文艺复兴的故事

04

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日】盐野七生－著　李艳丽－译



中信出版集团·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作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李艳丽

ISBN:978750866661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

在意大利愉快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却在一个偶然邂逅的人[注]怂恿之下写出了第一部作品，那就是这本书。学习与执笔的时期是我29岁到30岁的时候。我记得这本书先是在《中央公论》[注]杂志上连载的，大概是第二年吧，又集结出了单行本。

第二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这个没有经过杂志的连载，而是专为出版单行本新写的，是我在写完本书之后马上撰写的作品。因为一写完本书，我便立刻开始着手写《优雅的冷酷》了。尽管如此，它摆上书店的柜台已经是我32岁以后的事情了。

第三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出版后的第二年就早早开始动笔的《神的代理人》。同本书一样，它先是在杂志上连载，而后出版了单行本，那时我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都是我20多岁到30岁出头时写就的。

对于这些作品，如果要让撰写的本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多年后重读的感想，那就是“微苦笑”[注]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三部作品都清晰地体现出“青年时代撰写”的特征，里面有些负面的东西让我觉得肩膀很吃劲。总之，就是有的地方会让我看到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然而，如果说一切现象都具有两面性是一种正确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写作也可能转变为正面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说是当时填满我胸中的想法一举喷出而成的作品。

我从前就不是大家通常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过了思春期进入青年时代后，我越来越讨厌当时日本社会中充斥的那种不冷不热的氛

围。什么“大家都很和睦”之类，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的日本精英都深信不疑地认为，只要大家和睦，社会便会因此进步，我对他们尤其厌恶。我的这种想法是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的历史相“对抗”之中产生的吧。

因为无论我写的是女人还是年轻的男子、成熟的男人，对象虽然变了，但是作为写作者的我，心中充满了感受，我想把这些告诉日本人——好孩子是无法生存的。在古代的欧洲，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些坚强的人。这种想要倾吐的心情简直就好似我自己就是等待被喷出的岩浆一般。

在我还是姑娘家的时候，读过安德烈·纪德[注]的一个作品，书名不记得了，他这么写道：

“托尔斯泰这座山，你站在山脚下也看得见。但是，当你登上托尔斯泰这座山后，你能看见在他的对面耸立着一座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山。”

本书与《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看得见的山。所以，舞台都集中于我当时居住的罗马与意大利各地。这是即便闭上眼睛也能区别分明的土地，所以我选了它作为故事的舞台。

于是，当我爬到山顶，进入我眼帘的是对面高耸着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登上这两座山的成果就是收获了《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接着，当我登上这些山之后，进入我视野的是远方绵延不断的古罗马山脉。等我又花了15年的时间将其一一登遍之后，我发现夹在文艺复兴与古代之间的中世纪尚未沾手。于是，我决定还要登上能够体现1000多年的中世纪的“三座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1000年中海盗与海军的故事，就是我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注]的这部作品。罗马和平[注]时代崩溃后，地中海成为从北非袭击而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海盗而建设了海军与其对抗的南欧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第二座山，虽然也属于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剧烈冲突，但这是从北欧向中东、近东攻击而来的基督教徒与为之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注]。

第三座山是正在准备的作品，题目尚未确定，所以在此还不能写上[注]。这三部作品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海都物语》，凭借这四部作品，我认为大概可以“问鼎”漫长的中世纪的要地了。

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以“青年时代撰写的三部曲”为开端的我的作家生涯，也因为登上了眼前出现的一座座山而进行了下去。也就是说，这个“三部曲”成为作为历史作家的我的起点。

诚然，青年时代的作品存在着那个年纪的缺陷，但是我没有去改正它。因为我觉得年轻时候的那种气势就那么被保留着更好，因为在年轻的不成熟中也有其相应的好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神灵栖息于琐碎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哪怕是一次，我也拒绝撰写所谓“一册书通晓世界史”“简明西方史”之类的书籍。因为我认为要描绘出历史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类世界，快速地总结是不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简单的归纳是对努力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不敬。

因此，我每次都会严谨地写好细节，就是因为这个，最后变成了厚厚的一册书。对于购买了我的书又读了它的您，我常常觉得很愧疚。但是，请您念在“真理就存在于细节之中”而原谅我吧。非常抱歉，我的态度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

又及：

因此，这本书描绘的是生存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的四个女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女人常常被描绘成男人的牺牲品。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没有沿用这一观点。也许从一开始，作为著者的我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

另外，虽说是活在500多年前的女人们，对我而言，却完全没有遥远时空的隔离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 Este），是一个让人不愿意与之交朋友的个性强烈的女人，与我有一点儿相似。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Lucrezia Borgia），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伊莎贝拉相反的女人，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身为长女，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

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注]那样的悍妇，就是我的模样。虽然明白对自己不利，却依旧奋勇前进的那一点，也是我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注]一章，其实我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但我还偏偏用一章的篇幅写她，这是因为我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这一章与后来的《海都物语》也串联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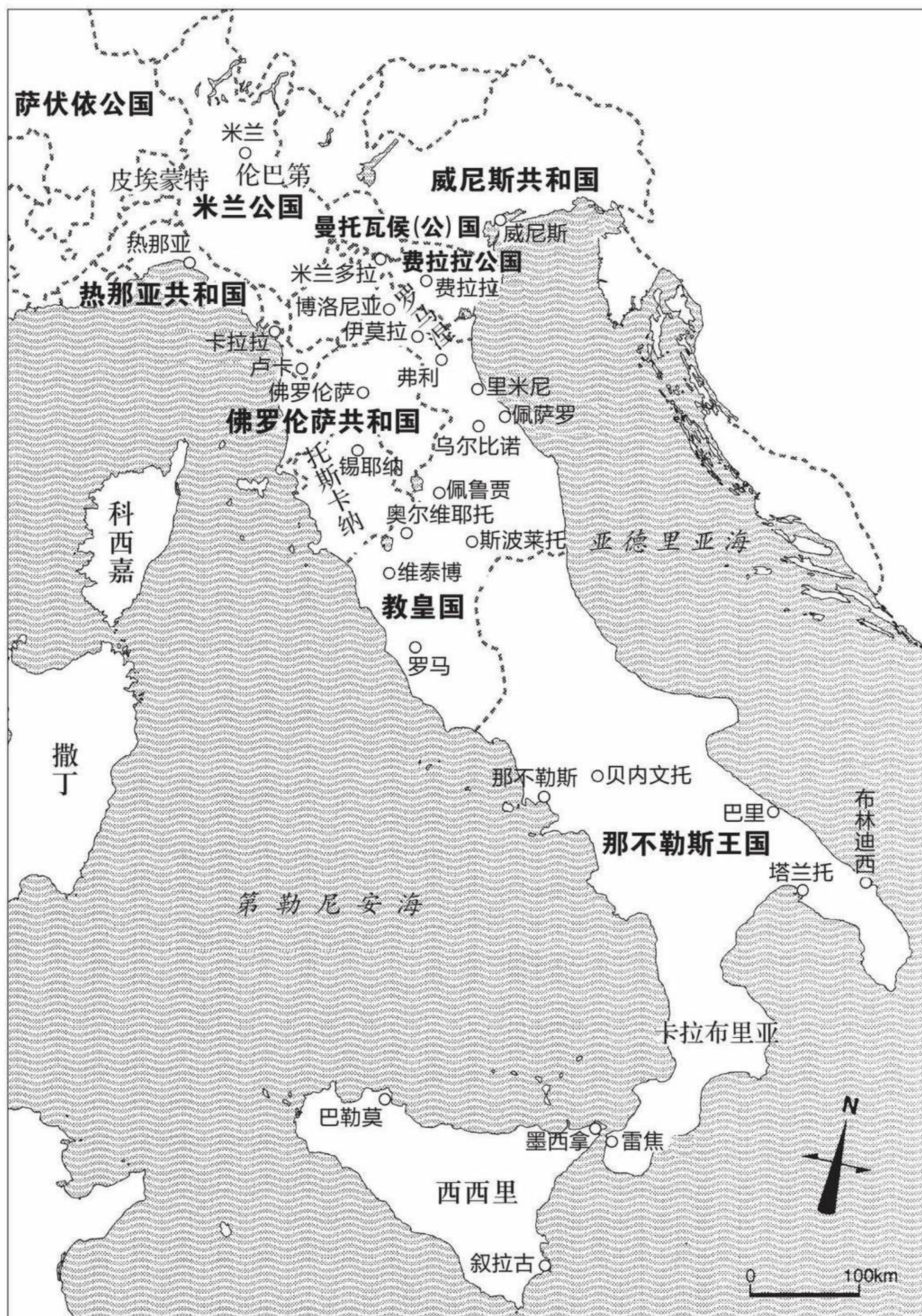
就这样，当我回想起撰写本书时的情形，恍如隔世。等今年过完生日，我就成为后期老年人[注]了，时间真是无情啊。

盐野七生

2012年春

---

1. 这个人指日本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参见本书后记。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错误之处，恳请专家指正。下同，略。
2. 《中央公论》是日本的月刊综合杂志，1887年创刊，现今依旧发行。
3. “微苦笑”一词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俳人久米正雄（1891——1952）造出来的词语。
4. 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伪币制造者》《如果种子不死》等。1947年6月，纪德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1月，因“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 《ローマ亡き後の地中海世界》，［日本］新潮社，2008——2009年。本书的中译本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田建国、田健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6. 罗马和平（Pax Romana），指罗马帝国的统治领域（地中海世界）内的和平。公元前27年元首制度建立之后，一直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再没有陷入长时间内战，境内相对安宁。18世纪，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五贤帝时代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时代”，造出了一个拉丁语“Pax Romana”，“罗马和平”由此广泛流传开来。
7. 《十字军的故事》日语版本为《十字軍物語》，［日本］新潮社，2010——2011年。
8. 此处指的是《皇帝フリードリッヒ二世の生涯》，［日本］新潮社，2013年。
9.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1463——1509），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女杰、女性领主。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庶出女儿，斯福尔扎家的领主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ian 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姐姐。
10.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1454——1510），15世纪塞浦路斯（Cyprus）的女王。她出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名门贵族科尔纳罗家，与塞浦路斯国王詹姆斯二世结婚成为王后。她1474年继承王位，至1489年一直统治塞浦路斯。
11. 日本将65——74岁的老人称为“前期老年人”，将75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后期老年人”。



萨伏依公国
米兰
伦巴第
皮埃蒙特
米兰公国
威尼斯共和国
曼托瓦侯(公)国
威尼斯
热那亚
费拉拉公国
米兰多拉
费拉拉
热那亚共和国
博洛尼亚
罗马涅
伊莫拉
卡拉拉
卢卡
弗利
佛罗伦萨
里米尼
佩萨罗
佛罗伦萨共和国
乌尔比诺
托斯卡纳
锡耶纳
佩鲁贾
科西嘉
奥尔维耶托
斯波莱托
亚德里亚海
维泰博
教皇国
罗马
撒丁
那不勒斯
贝内文托
巴里
布林迪西
那不勒斯王国
塔兰托
第勒尼安海
卡拉布里亚
巴勒莫
墨西拿
雷焦
西西里
叙拉古
N
0
100km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Nec spe nec me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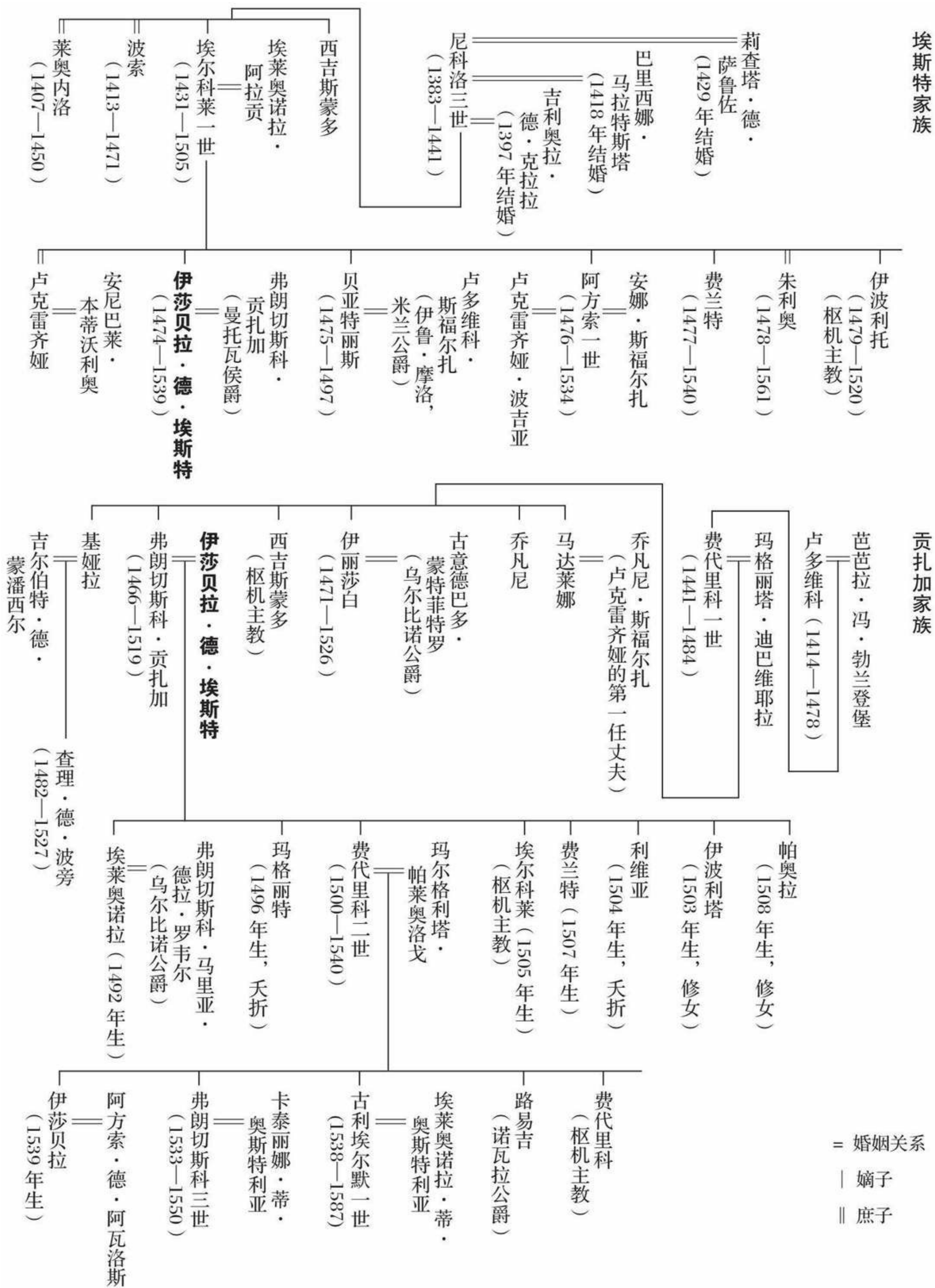
（无望无惧。）

达·芬奇所绘素描，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达·芬奇所绘素描，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家谱



埃斯特家族
莉查塔·德·萨鲁佐（1429年结婚）
巴里西娜·马拉特斯塔（1418年结婚）
吉利奥拉·德·克拉拉（1397年结婚）
尼科洛三世（1383—1441）
西吉斯蒙多
埃莱奥诺拉·阿拉贡
埃尔科莱一世（1431—1505）
波索（1413—1471）
莱奥内洛（1407—1450）
伊波利托（1479—1520）（枢机主教）
朱利奥（1478—1561）
费兰特（1477—1540）
安娜·斯福尔扎
阿方索一世（1476—1534）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米兰公爵）
贝亚特丽斯（1475—1497）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曼托瓦侯爵）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1474—1539）
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
卢克雷齐娅
贡扎加家族
芭芭拉·冯·勃兰登堡
卢多维科（1414—1478）
玛格丽塔·迪巴维耶拉
费代里科一世（1441—1484）
乔凡尼·斯福尔扎（卢克雷齐娅的第一任丈夫）
马达莱娜
乔凡尼
古意德巴多·蒙特菲特罗（乌尔比诺公爵）
伊丽莎白（1471—1526）
西吉斯蒙多（枢机主教）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1466—1519）
基娅拉
吉尔伯特·德·蒙潘西尔
查理·德·波旁（1482—1527）
帕奥拉（1508年生，修女）
伊波利塔（1503年生，修女）
利维亚（1504年生，夭折）
费兰特（1507年生）
埃尔科莱（1505年生）（枢机主教）
玛尔格利塔·帕莱奥洛戈
费代里科二世（1500—1540）
玛格丽特（1496年生，夭折）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乌尔比诺公爵）
埃莱奥诺拉（1492年生）
费代里科（枢机主教）
路易吉（诺瓦拉公爵）
埃莱奥诺拉·蒂·奥斯特利亚
古利埃尔默一世（1538—1587）
卡泰丽娜·蒂·奥斯特利亚
弗朗切斯科三世（1533—1550）
阿方索·德·阿瓦洛斯
伊莎贝拉（1539年生）
= 婚姻关系
| 嫡子
‖ 庶子

政治与美

传说的诞生，只需要一张素描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评述。历史上的人物经常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人物也不例外。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就是一位因其部分传说而被广为人知的女性，这些传说已远远超出了她真实的全貌。

我们对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了解，始于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内的达·芬奇为她绘制的素描，其次是雅各·布克哈特[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描述。这些艺术作品和历史资料在500年后的今天，在人们描绘她的肖像时依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对夫人的判断，几乎全部依赖于在这位美丽的夫人庇护下而硕果累累的艺术家与著述者。另外，夫人自己的书信中则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任何事情所动摇，沉着冷静，总是以观看恶作剧的态度应对事务的和蔼可亲的女性形象。这个宫廷很小很软弱，其金库也经常空空如也，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们，例如本博[注]、班戴洛[注]、阿廖斯托[注]、贝尔纳多·塔索[注]却都将他们的作品送入宫中。自古乌尔比诺[注]宫廷瓦解（1508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还能有如此高雅的社交集会了……伊莎贝拉夫人对艺术可以说独具慧眼。夫人虽然力量微薄，但看过她的集萃目录的艺术爱好者，无一不深受感动的。”[注]

布克哈特不仅在日本，在欧洲也很有权威。1903年英国人朱莉娅·卡特赖特出版了专著《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曼托瓦公爵夫人》，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伊莎贝拉的比较全面的传记。著者非常忠实于布克哈特的观点，即认为伊莎贝拉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文艺复兴艺术的资助者。

另外，1968年9月迎来了第五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奖”，对从全世

界范围内挑选出来的在文化、政治、科学等各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一并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我们对伊莎贝拉的印象。

可是，根据现今依旧保存于曼托瓦的她与别人来往的大量信函、摩德纳[注]保存的费拉拉年代记、威尼斯保存的萨努多[注]日记、梵蒂冈古文书库中的史料，以及通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曼托瓦古文书馆的馆长卢齐奥[注]所进行的精密的学术研究，一个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知的伊莎贝拉形象浮现了出来。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并没有度过这样一种虚有其表的漂亮而完美的人生。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复杂的政略和大大小小权谋之术构成了这个旋涡，而在其中生存就是他们的命运。今天的女人们，从出生到去世大都和政治没有关联，这与伊莎贝拉那个时代的女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幸或不幸，都是因为伊莎贝拉出生于一个中等贵族之家埃斯特家。后来，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她不像身为教皇女儿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从一开始就是在万众瞩目的环境中出生的。可是，伊莎贝拉的自尊心并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她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她自己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从15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中。据马基雅维利[注]称，15世纪的意大利有四大势力——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以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注]之死为分界点，佛罗伦萨最先脱离了意大利。接着，同年，通过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而增强了势力的教会总部，罗马兴起。然后，仅仅在数年之中，以外国势力进攻意大利为导火索，米兰、那不勒斯相继脱离，只剩下威尼斯与罗马两大势力的意大利，开始无休止地受到德国、法国与西班牙的威胁。最后，终于在1527年爆发了罗马劫掠[注]，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画

上了句号。两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意大利举行了加冕仪式，西班牙的黑白两色[注]涂盖了意大利原本丰富的色彩。

这就是伊莎贝拉生存的时代。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贝亚特丽斯[注]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这两个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吞并的对象，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与和她命运相同、置身于政治中的其他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相比——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卷入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尽管从正面进行了对抗，之后却落荒而逃；维多利亚·科隆纳[注]躲避于宗教之中——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从来也没有忘记用冷静的双眼去观察现实。这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天生的政治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具有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贯穿了她一生的激情大胆的气魄和立足于精准的现实主义之上的理性精神。当有了这些东西的支撑时，权谋术数也会变得非常美丽，有一种艺术之美。

通过对艺术家的保护，她一直想要成为美之友，而且也被公认如此。通过她的一生所体现出的朝气蓬勃的大胆气魄与精准的现实主义理性精神——这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其说她是艺术的保护者，毋宁说她就是美之友。伊莎贝拉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她一生都没有超越那个时代，但是也没有被历史的洪流卷走，至今还能久久打动我们内心的也正是这个原因。

姐姐与妹妹

意大利的北部，波河[注]缓缓流经的这片艾米利亚平原，与佛罗伦萨附近的丘陵连绵起伏的风景完全不同，这里甚至连地平线都能够一览无余。四处矗立的白杨树在冬天落尽了树叶时，人们常常可以透过树干之间的间隙看到一个巨大的金黄色太阳正在缓缓下落。由南而来的道路在临近渡河的地方分了叉：蓝底白字的路标右边写着费拉拉，这是伊莎贝拉的出生地——埃斯特家族统治的城市；左边写的是曼托瓦，这是她的出嫁地——贡扎加家族管辖的城市。

我是在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图书馆里找到费拉拉年代记的。这座城市16世纪时曾经是费拉拉公国的领地之一，后来在正统埃斯特家绝迹之后，分家移居至摩德纳进行统治，所以埃斯特家族的史料几乎都保存于摩德纳。如今，这里成了意大利引以为自豪的赛车法拉利与玛莎拉蒂的城市。当我在距离试行跑道不远处的古老的石砌古文书馆里追溯着15世纪时用费拉拉方言撰写的年代记和已经变成墨色的信函时，那些准备参加蒙扎[注]、蒙特卡洛[注]与大奖赛[注]的赛车也在反复进行着试车。赛车的引擎发出如虎啸一般的轰鸣声，震得玻璃窗簌簌发抖。

根据那些佚名的笔者所写的费拉拉年代记，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于1474年5月18日出生，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注]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注]的长女。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出生，而后三个弟弟又相继出生。

父亲埃尔科莱公爵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甚至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认可。在当时的意大利诸国中，他以文艺复兴式的政治统治闻名。

虽然处于被大国包围的中等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条件困难的环境中，但埃斯特家族一直保持着尊重文艺趣味的家风。宫殿中以皮萨内洛[注]、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注]的壁画做装饰，在旧宫殿阳台的墙壁上是雅

各布·贝利尼[注]绘制的示巴女王[注]访问所罗门王的场景。此外，费拉拉还有当时意大利最为完备的大学，那里的教授在整个意大利都很有名。他们常常是宫廷里会谈的中心。在宫廷偶尔举行的音乐会上，母亲弹奏竖琴，伯父莱奥内洛[注]弹奏吉他，弟弟阿方索演奏小提琴，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弹奏鲁特琴[注]。伊莎贝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母亲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可爱活泼的金发少女很早就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一直是宫廷里的小明星。比她年幼一岁的贝亚特丽斯，一头黑发，还有一双散发着深邃目光的黑眼睛，总是胆怯地注视着她。据说在那不勒斯的母亲那一方的阿拉贡家族中混有阿拉伯血统，贝亚特丽斯的身上就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

1490年2月，16岁的伊莎贝拉与邻国曼托瓦国主弗朗切斯科·贡扎加

[注]侯爵结婚。年轻的侯爵26岁，虽然在意大利贵族中属于长相不佳一类，但是他有着十足的男性魅力。他体格健壮，身材高大，脸上胡须浓密。他扁平的鼻子遗传了祖母的血统，是勃兰登堡公爵[注]家特有的。本质上，他是一名军人，马匹及马上的枪战才是他最钟爱的事情。在当时的意大利，他也是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另外，他也是一位翩翩君子。他有着活泼的北意大利性格，十分健谈，对待女人温柔殷勤，这也是贡扎加家族的传统——尽管还不至于说，因为是曼托瓦所以才有了威尔第的歌剧《弄臣》[注]的舞台。与歌剧里的侯爵相比，弗朗切斯科很爱妻子，像普通男人爱着年轻的妻子一样。

新婚的第一夜是如何度过的，谁与谁出席了婚礼，这在当时一般的贵族家里都会有所记载，但他们却违反了这个常规，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据说伊莎贝拉对亲近的女官说过，作为丈夫的弗朗切斯科充分完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的职责；伊莎贝拉作为妻子，也回报了应有的态度。听说她是得意扬扬地讲述这些事情的。以应该有的态度回报，这在她的一生中从未改变过，因为伊莎贝拉不是那种因为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本性的女人。

伊莎贝拉嫁到曼托瓦家的第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也结婚了，对方是绰号为“伊鲁·摩洛”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注]。他虽然只是摄政，却完全无视身为正公爵的侄子，是真正君临米兰公国的统治者。伊鲁·摩洛在10年前曾经向伊莎贝拉求婚，但是因为一个月前伊莎贝拉与曼托瓦侯爵定下了婚约，所以由妹妹贝亚特丽斯顶替订婚。因为这是出于针对米兰的宿敌威尼斯共和国而与费拉拉结成友好关系的政治联姻，所以伊鲁·摩洛对这个替换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而答允了。

1491年的冬天，伊莎贝拉随同要结婚的妹妹前往米兰，她第一次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当时，米兰这座城市号称有着欧洲最繁华的宫廷，

因实际的统治者伊鲁·摩洛的婚礼而沸腾。庆祝和祭祀的监督由达·芬奇及布拉曼特(注)担任。在伊莎贝拉写给留在曼托瓦的丈夫的信件中，表现出她对当时景象的震惊。她说，米兰的整个城市是曼托瓦与费拉拉无法比拟的大都会。接连不断举行的舞会、华丽而优雅的宫廷人，如此巨大规模的豪华让人对伊鲁·摩洛的权力深信不疑。

作为主角的新娘是以往总是躲在姐姐的背后、存在感淡薄的贝亚特丽斯，今天终于被推到了舞台的正前方。她迷上了这座豪华宫廷的中心——比她年长20岁的丈夫。伊鲁·摩洛也在众人的面前展示了这个年轻新娘的可爱。贝亚特丽斯在那几天之间突然就蜕变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变美丽，但她孩童般的面孔上已经充满了魅力，在黯淡之光中沉睡已久的黢黑眼瞳，现在因为收获满满的幸福而变得自信，开始焕发出光彩。此时的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只因一个月之差，她与10年前的幸运失之交臂。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

得到释放的贝亚特丽斯，看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伊鲁·摩洛也被这个热情奔放、自然随性的妻子深深吸引住了。

充满自信的贝亚特丽斯开始着手分开10年来待在丈夫身边的情妇——被称为米兰公国背后的女王，甚至连达·芬奇都给她画过肖像的美丽的切奇利娅·加莱拉尼[注]。首先，她至少成功地将其逐出公开场合的宴会。

贝亚特丽斯做的第二件事是向姐姐伊莎贝拉炫耀自己的幸运。80件最新款式、用黄金与珠宝镶饰的豪华礼裙，许多宝石都是一介小国曼托瓦侯爵夫人难以企及的东西。

对此，伊莎贝拉以独特的优雅穿着进行反击。清新素丽的装饰衬托出天鹅绒质地礼服的厚实感，这些与伊莎贝拉白皙而丰满的身材是非常匹配的。她一生穿戴都很时尚，后来，巴黎路易十二的宫廷女官们为了追赶伊莎贝拉兴起的流行风尚，甚至请求她寄来穿上相同款式礼裙的玩偶。伊莎贝拉并不是那种天生的丽人，但大家从来都认为她是美人。她选择礼裙的热情几乎就像在搞政治一般热心。

可是，最让伊莎贝拉接受不了的是贝亚特丽斯招揽了像达·芬奇与布拉曼特这样的大艺术家。慢慢地，对于妹妹的邀请，她开始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绝参加。与妹妹抗衡的方法只有一个。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曼托瓦都完全不是米兰的对手，伊莎贝拉剩下的只有以自身为资本了。因极高修养而小有名气的她，需要加倍提高自己的名声，晚年时期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极负盛名的“极高修养的曼托瓦侯爵夫人”就是从此时打下了基础。

婚后，伊莎贝拉重新捡起被中断了的学问。她将费拉拉大学的旧师格里诺[注]请到了曼托瓦，讨论希腊、拉丁等古典文学与历史，以及中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在她周围聚集的学者及文艺爱好者之间的谈话都使用特殊的语言，这种圈内的交流若不是她沙龙里的一员，是听不懂的。

与连续生了好几个女孩儿而沮丧不已的伊莎贝拉相比，两次都生了男孩儿的贝亚特丽斯似乎被允许做任何事情，但她也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她的丈夫伊鲁·摩洛。虽然是米兰的实际统治者，但正宗的米兰公爵却是侄子加莱亚佐·斯福尔扎[注]，米兰公国的第一夫人是相当于贝亚特丽斯外甥女的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因此每当出席公众宴会时，她都不得不落后于外甥女一步，这对于贝亚特丽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

贝亚特丽斯的心思与丈夫伊鲁·摩洛长年以来的野心完全一致，长年的摄政让伊鲁·摩洛慢慢地构建起篡夺公国的基础。米兰的民心也完全远离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公爵，这位公爵似乎综合了斯福尔扎家族与维斯孔蒂家族(注)性格上的缺陷，只对马匹、猎犬和女人感兴趣。而且，就连罗马教廷也在伊鲁·摩洛的掌控之中。1492年，在伊鲁·摩洛与其胞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的扶持下，罗德里戈·波吉亚以亚历山大六世的身份登上了教皇之位。

现在的障碍只有来自公爵夫人的娘家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的反对。必须将其摧毁，这成为伊鲁·摩洛的目标。对于贝亚特丽斯而言，那也是母亲的娘家，她也回忆起年幼的时候在那不勒斯宫廷里度过了8年的时光，但是这些事情对现在的她已经完全不成为束缚。

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王国索求上至古代的安茹家(注)的继承权。伊鲁·摩洛为了摧毁阿拉贡王族而利用了这一点。以允许法国军队顺利借道米兰公国领土为交换条件，这也正是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大利悲剧的根源、外国军队入侵的导火索。

1495年，那不勒斯被法国军队征服的同时，伊鲁·摩洛也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可是，对于被尊称为米兰公爵夫人的贝亚特丽斯来说，人生的巅峰却没延续多久就匆匆结束了。丈夫伊鲁·摩洛的新情妇的出现让她抓狂。一天夜里，城堡里同往常一样正在举行舞会，贝亚特丽斯自然是喧闹不休的舞会的中心。突然，她感到一阵剧痛，大家将她抬进了卧室。深夜，她产下一个死婴，而一小时之后，她也死了，在她的22岁生日即将来临前。

与力的相遇

意大利诸国在法国军队的身上第一次见识到了大国的权威。外国军队入侵意大利，让他们立刻感到自己身处危险境地。尤其对于刚刚成为正统米兰公爵的伊鲁·摩洛来说，他明白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个局面现在必须由自己去收拾，因为法国国王正通过与奥尔良公爵结婚的瓦伦丁·维斯孔蒂这层关系向米兰公国索取权利。

意大利迅速团结了起来。1495年3月，包括教皇、威尼斯、米兰、曼托瓦及其他城市在内，成立了反法同盟。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作为该同盟的总司令官从曼托瓦出发，他将公国的政务都托付给了妻子。

这对于伊莎贝拉来说，是自觉对政治产生兴趣的最初机会。与军人传统的贡扎拉家族不同，政治家埃斯特家族的血统在她的身体里苏醒。年轻的公爵夫人以缜密的心思和冷静的判断力处理着政务，在听取了丈夫的参谋们的一切意见后，曼托瓦的领地内没有一处不在夫人的掌控之中。每个市民无论何时都可以求见夫人，她也主动地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伊莎贝拉就这样慢慢地学习治国的所有事务。

另一方面，丈夫弗朗切斯科斩获了他人生中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荣誉。7月，在塔罗河战役中，弗朗切斯科率军大胜法国军队，查理八世历尽千辛万苦逃回法国。整个意大利都因这个胜利的捷报而沸腾了。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现在已经成了“意大利的自由”的英雄，曼托瓦也沉浸在无比喜悦与自豪之中。在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而建造的维多利亚圣母堂里，宫廷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绘制了《胜利的圣母马利亚》，现收藏于卢浮宫。弗朗切斯科因此获赠2000达克特的特别奖励，而伊莎贝拉也获赠1000达克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红包”令伊莎贝拉大喜过望，钱尚未到手便向威尼斯订购了礼裙与首饰。

可是，因为这样一点儿成功便高兴万分的伊莎贝拉的面前出现了两个男人，几乎将这喜悦一扫而尽。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一流的

人物，一个是妹夫伊鲁·摩洛，另一个是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这两个人，伊莎贝拉明白了真正的政治世界。

被称为伊鲁·摩洛而不知其权势之衰退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似乎也以1497年妻子贝亚特丽斯之死为转折点，运势开始走低。这一次，法国推出路易十二来逼迫米兰。

尽管如此，伊莎贝拉依旧信任伊鲁·摩洛的力量。在她的头脑中，曾经豪奢的米兰宫廷与国主伊鲁·摩洛光彩夺目的满满自信仍记忆犹新。再加上她经常想到自己本可以成为婚礼的女主角，却因为一个月之差而失去了机会，被妹妹取而代之。妹妹死后，这两人的关系也变得特别亲密，往复的信函更加深了伊莎贝拉对伊鲁·摩洛的爱恋与信赖。对一度想先拱手让出米兰而后再收复米兰而绞尽脑汁的伊鲁·摩洛，伊莎贝拉曾去信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那我将率领军队前去帮助你。"

可是，伊莎贝拉这种多情善感的预见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与路易十二的外甥女结婚，已经不再是米兰的同盟。米兰的仇敌威尼斯自不必说，不仅假装不知道，还去帮助法国。那不勒斯在5年前为赶走伊鲁·摩洛也出了力。所以，伊鲁·摩洛完全是孤立的。1500年，他在法国的逼迫下交出了米兰，成为俘虏，晚年死于法国领地内的洛什城堡(注)。

伊鲁·摩洛的没落让伊莎贝拉抛弃了幼稚的想法。即便在前一年丈夫弗朗切斯科因为伊鲁·摩洛的阴谋而被解除担任多年的威尼斯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职务时，她也没有动摇对伊鲁·摩洛的信赖。但是这一次让她明白，对于政治，任何信任和亲近的感情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在米兰没落后，曼托瓦受到来自北部的法国的威胁与来自南部的切萨雷·波吉亚的恫吓。虽然是中等程度的国家，但曼托瓦位于意大利半

岛的要害之处。如果不穿过曼托瓦，那么无论从南边还是北边，都不能纵横半岛。出于这一点，它注定成为诸国必争之地。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也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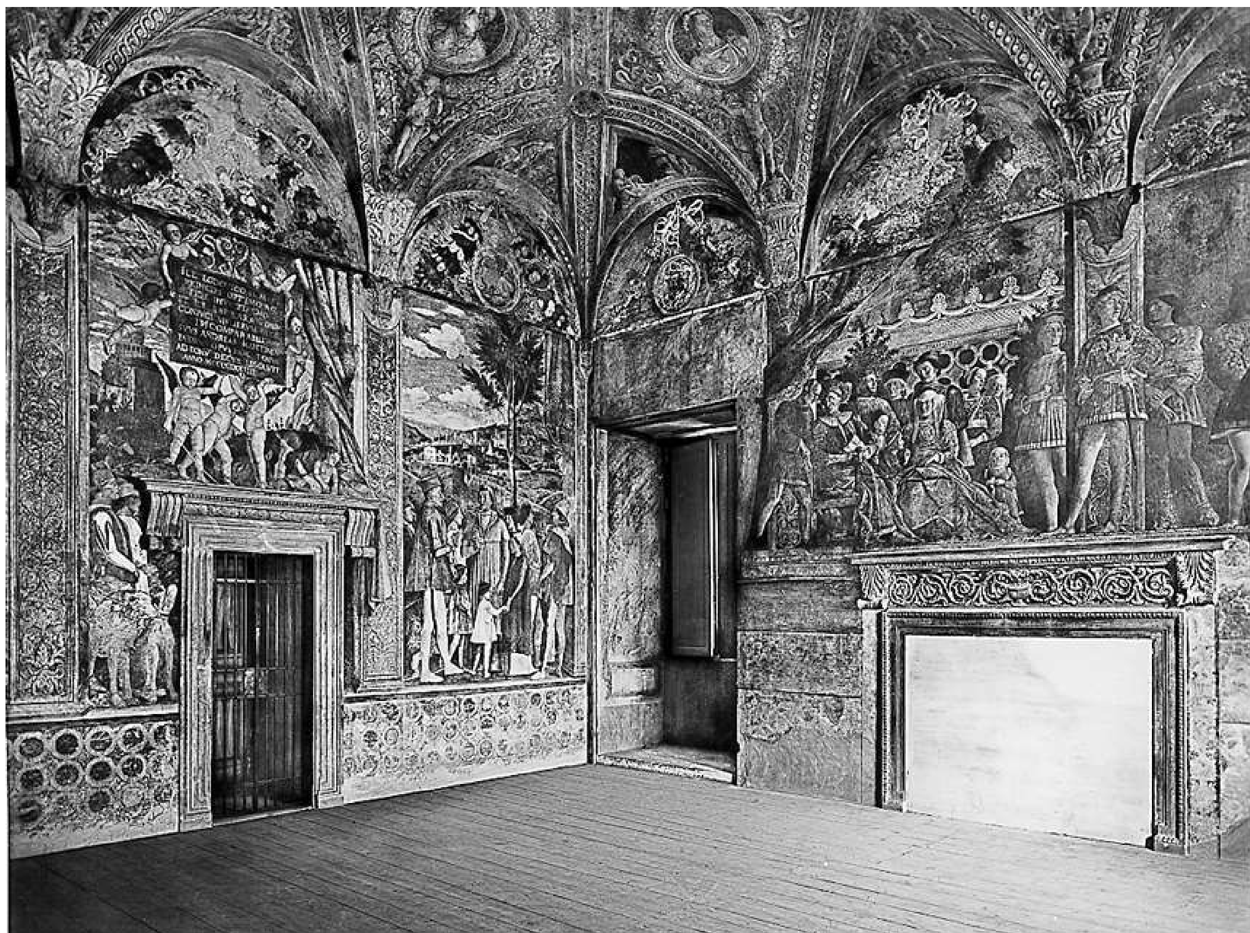
在米兰逐渐走向没落之际，伊鲁·摩洛的两个情妇——切奇利娅·加莱拉尼与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逃到了伊莎贝拉的身边。她亲切地迎接了这两位著名的“爱的技能者”。对于切奇利娅·加莱拉尼，她附上了自己写的推荐信，送往法国国王的宫廷。而卢克雷齐娅则带来了伊鲁·摩洛写的一封推荐信。这是用拉丁语书写的讲究排场的推荐信，直译为：“她爱的技能总让我十分欣喜。”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带着这张证明辗转而来。

米兰宫廷没落后，逃至曼托瓦的何止伊鲁·摩洛的情妇们，还有诗人尼科洛·达·柯勒乔[注]、镂金匠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注]。1499年年末，达·芬奇也在从米兰到威尼斯的途中经过曼托瓦。自从一年前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给伊莎贝拉看了达·芬奇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之后，伊莎贝拉就羡慕不已。所以，得知达·芬奇来访，她欣喜若狂地迎接了他。

在滞留曼托瓦宫廷时，达·芬奇主动拿起了画笔。他绘制的是穿着日常服饰、披散了一头金发、没有佩带任何宝石等装饰品的伊莎贝拉的身形，这幅画现在保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伊莎贝拉希望达·芬奇画的并不是这种素描画，而是真正的肖像画，但是她的请求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伊莎贝拉给达·芬奇展示了她收集的众多艺术品，但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著名的“新婚的房间”（Sala degli sposi）中曼特尼亚绘制的著名壁画也毫不关心。达·芬奇对曼托瓦唯一感兴趣的是被称为意大利最好的曼托瓦产的马匹。

伊莎贝拉在那之后也数次写信给达·芬奇，请他绘制肖像画，甚至

还调动曼托瓦驻佛罗伦萨大使出面请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一次回复。1506年，伊莎贝拉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佛罗伦萨的时候，虽然拉斐尔[注]去了乌尔比诺不在佛罗伦萨，但她见到了佩鲁吉诺[注]、洛伦佐·迪·克雷蒂[注]等艺术家。可是，达·芬奇因绘制壁画《安吉里之战》[注]失败而心情郁闷，正在菲耶索莱[注]专心研究水力学，所以根本就不愿见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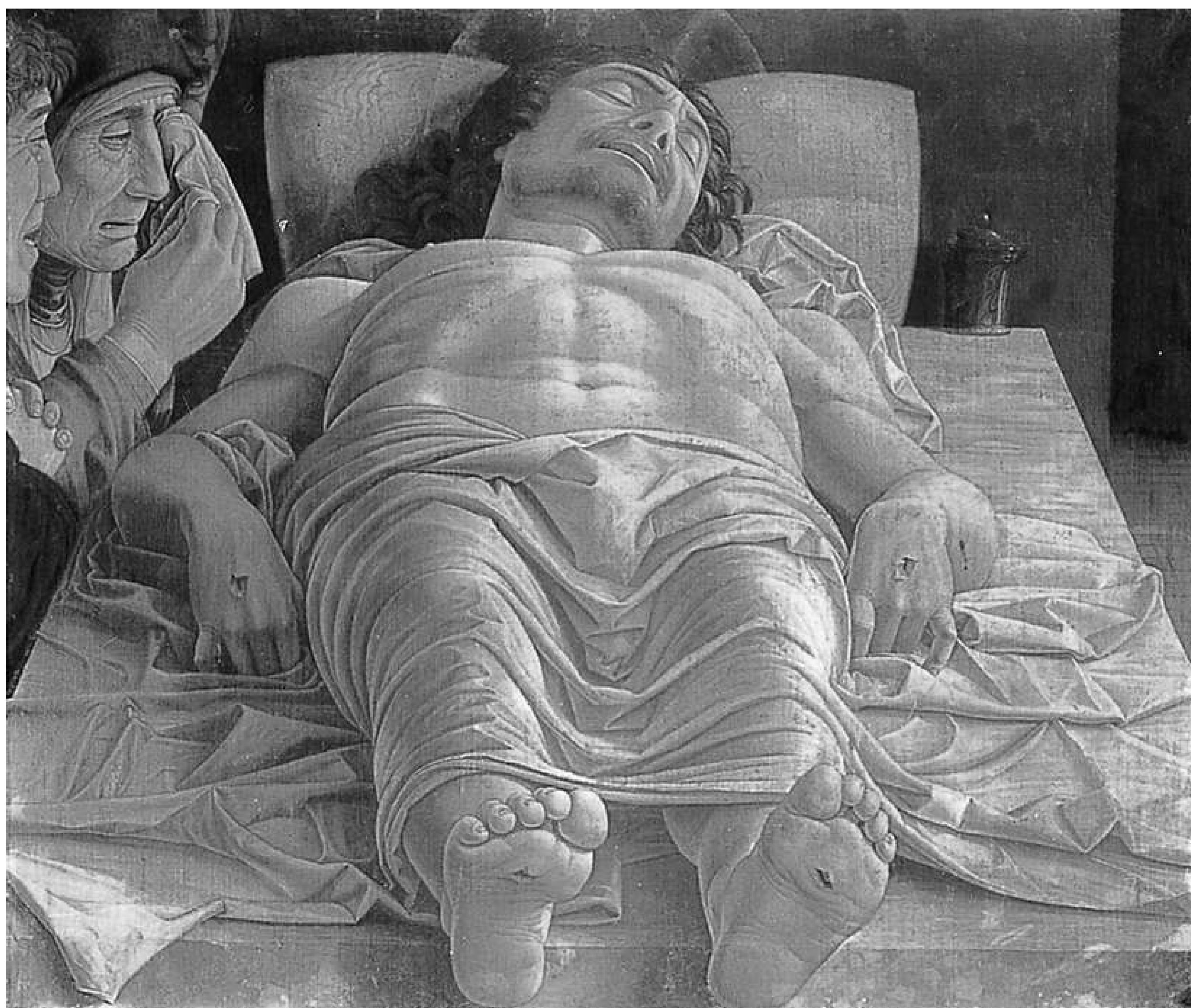
新婚的房间

忽视伊莎贝拉的人不止达·芬奇一个。与此同时，她也请求乔凡尼·贝利尼[注]绘画，并且多次支付了订金，但威尼斯的乔凡尼没有传来一点儿消息。1504年，伊莎贝拉对这种持续了两年的情形大发雷霆，她写信给乔凡尼说："如果不还钱或者不画画，那我就把一切情况告诉威尼斯总督[注]。"纵然是乔凡尼也只得回信了："侯爵夫人，我收到了订金，但

是我是那种做事非常迟缓的人，真的已经尽力了。画作我会尽快送去。”数月后，画作被送达曼托瓦。伊莎贝拉非常高兴并一直珍藏着，但可惜这幅画在1627年之后就流失了。

在历史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卢多维科·伊鲁·摩洛的著名艺术资助者。但是，与前两名相比，伊莎贝拉持有的财力显得十分微薄。曼托瓦的国库经常亏空，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她甚至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宝石。不过，她对于当时作为艺术资助者备受称赞的自己的修养与趣味显得过于自信，这使得她在最初的时候，连对待自己身边的来自费拉拉宫廷的诗人阿廖斯托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阿廖斯托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古典名诗《疯狂的奥兰多》的作者，但当时在伊莎贝拉的沙龙里，现在看来那些都是三流枢机主教诗人之间，他几乎被淹没和忽视了。阿廖斯托曾在诗中褒扬过伊莎贝拉，还将诗集献给了她，但这对于不得不依赖于费拉拉宫廷以获得生活资本的诗人来说，也只能说是情非得已。

不受伊莎贝拉重视的艺术家还有曼特尼亚。曼特尼亚虽然是意大利北部著名的一流画家，但当时他的地位是曼托瓦的宫廷画家。所以，就算他为伊莎贝拉绘制肖像画也不足为奇，可是奇怪的是，他现今却没有留存下一幅画作。这是因为伊莎贝拉不喜欢他那有些冷峻的写实主义画风。在现今留存下来的她写给亲戚乌尔比诺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注]的信中写道，她不要曼特尼亚给她作肖像画，所以希望派一个乌尔比诺宫廷画家到曼托瓦。根据她的这一请求被派到曼托瓦的画家是乔凡尼·桑蒂[注]，著名的拉斐尔的父亲。他是一个优秀的风景画画家，伊莎贝拉似乎对他很满意。[注]



曼特尼亚画《哀悼基督》

其实在当时，以曼特尼亚的名声足以被邀请至罗马。伊莎贝拉也厚待了他，据说在他死的时候，伊莎贝拉个人替他偿还了生前的所有债务。伊莎贝拉只不过不想保留曼特尼亚用冷峻的写实主义之笔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很多年后，消瘦而老丑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注)在拉斐尔的画笔下展现出一副安然的姿态。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比培育艺术更为重要的是要世间都知道“曼托瓦侯爵夫人的艺术沙龙”。只有通过这个才能超越她作为一介小国的侯爵夫人的地位。只是，聚集于此处的多是一些需要贵族支持的艺术家，像达·芬奇那种受到很多人邀请的艺术家，对此根本不予理

睬。她虽不遗余力地收集着艺术品，但那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书斋罢了，最终她也没能超越一个“小型收藏家”的格调。

1500年，对伊鲁·摩洛来说是毁灭之年，但对切萨雷·波吉亚来说，却是运势急速上升之年，对伊莎贝拉则是公私两方面都非常忙碌的一年。

先是5月份的时候，她生下了期盼已久的男孩儿，取名为费代里科(注)。而在选择洗礼的教父上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首先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注)。皇帝与弗朗切斯科有着多年的友情。为了不得罪皇帝的政敌法国路易十二，这个选择的理由被说成是为了庆祝稍早之前皇帝的孙子诞生之喜事，皇帝的孙子就是后来的查理(注)。伊莎贝拉当然想象不到，这个刚出生的皇帝的孙子后来对意大利，对她自己的儿子带来了多么重要的影响。第二个教父选的是枢机主教圣塞韦里诺。他虽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关系密切，但尚有潜在的势力。最后一个教父是现任教皇的儿子，在当时以不可匹敌的势力与才华而最令人敬畏的切萨雷·波吉亚。切萨雷在接到这封充满了喜悦的信件的同时也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弗朗切斯科与伊莎贝拉都不是单纯到接到他的信就会得意忘形的人。曼托瓦非常清楚这个男人的危险性。那时，费拉拉驻罗马大使写给伊莎贝拉这么一封信：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对教皇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看起来，公爵也非常清楚自己对坚强的精神与名声的欲望。可是据我判断，他虽然很擅长征服，治理和固守的手段却少得可怜。前几日，教皇对我说：“公爵虽然是一个异常优秀的男人，但若受到侮辱，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经常对公爵说：‘罗马是一个自由的都市。’于是，公爵这么回答我：‘那对于罗马来说是件好事啊。可是我要教会他们：罗马市民还是不要使用那样的自由才更合算。’”马基雅维利口中的“寡言而经常行动的男人”，对于曼托瓦而言是一个极其毛骨悚然的存在。

1500年7月，切萨雷的野心逐步付诸实践。首先，他在梵蒂冈宫殿里杀害了妹妹卢克雷齐娅的第二任丈夫、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家的庶子阿方索。之后，那不勒斯马上被与波吉亚联手的法国征服，切萨雷控制了罗马涅地区。数周后，波吉亚家又提出了刚刚成为寡妇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在安娜·斯福尔扎死后一直独身的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之间的婚事。但埃尔科莱公爵与阿方索对此都毫无兴趣。得知这一消息的切萨雷让妻子——法国贵族家的女儿夏洛特·德·阿尔布雷(注)的亲戚，也就是埃斯特家的保护者、法国的路易十二强迫他们答应。埃斯特家再也不能拖延答复了。1501年8月，婚事谈妥。

卢克雷齐娅的婚礼结束后不久，一封信函让整个曼托瓦都感到恐慌。那是来自切萨雷·波吉亚的信件，他提出了贡扎加的继承人、两岁的费代里科与他女儿的婚事。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切萨雷的企图。曼托瓦非常慎重。根据以往的事例，显而易见，无论教皇的近亲现在有多么大的势力，也不能保证将来。可是切萨雷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尚十分健壮，更不知死期何时。伊莎贝拉与弗朗切斯科决定尽量拖延婚事，同时也要非常小心不能惹怒切萨雷。面对切萨雷接连不断的催促，曼托瓦侯爵提出了条件：将弟弟西吉斯蒙多(注)升级为枢机主教。这对拥有枢机主教任命权的教皇，也就是波吉亚来说，意味着最后一张王牌。罗马对此没有回复。

为了让曼托瓦调转这一要求的矛头，切萨雷这回提出的条件是在结婚的时候退还巨额的礼金。对此，伊莎贝拉回复如下：“现在曼托瓦的国库中可没这么大的一笔钱款，里面有的只是我的宝石。但是从年纪尚轻还很喜欢佩戴宝石的女子身上夺取宝石，就算15年后儿子结婚时再归还，到那时人都老了，早已过了喜欢宝石的年纪了。真正的绅士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就此，切萨雷再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在那期间，曼托瓦周边的公国也陆续被切萨雷征服。1503年6月，由达·芬奇担任技术总监的切萨雷大军征服了斯波莱托，侵入了乌尔比诺领地。乌尔比诺公爵与夫人伊丽莎白逃至曼托瓦。同月21日，切萨雷进入乌尔比诺城，将宫廷里的所有东西洗劫一空。接着佩鲁贾(注)、锡耶纳(注)、比萨、卢卡(注)也被切萨雷悉数收入囊中。

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到曼托瓦避难的三天后，伊莎贝拉得知自己从前在公爵收藏品中见过的米开朗琪罗制作的维纳斯与丘比特的雕像都被切萨雷连同其他艺术品带去罗马了。那是她一直以羡慕的目光远眺的东西，所以特别想要得到它们。那个时候，她正在建造一间自己的藏品室。于是，在这个念头的催促下，她迫不及待地给罗马的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向切萨雷请求。数周后，切萨雷的家臣将雕像送至曼托瓦。喜出望外的伊莎贝拉为了表示致谢和庆祝战争的胜利，向切萨雷赠送了狂欢节上使用的100个面具，以及她满怀温柔女性情感所写的信函。此刻的她好像毫不在意被驱逐出国而寄身于曼托瓦的乌尔比诺公爵的痛苦心情。切萨雷立刻回了信，这也是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信的结尾处没有署名罗马涅公爵，却代之以调侃的“来自你年轻的弟弟，切萨雷”。他比29岁的伊莎贝拉小一岁。

1503年8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梵蒂冈宫殿里短期患病之后突然去世，切萨雷也几乎同时躺在了病床上。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们是被下了毒，但实际是患了疟疾。在得知教皇的死讯后，整日因切萨雷担惊受怕的意大利诸国都欢欣雀跃起来。

切萨雷在父亲死后将罗马涅地区拱手献给了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可是他在前往那不勒斯途中却仍难逃脱被捕的命运，之后被押送至西班牙。世态炎凉，法国与那不勒斯也纷纷转过头去对他不再理睬，就连罗马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便忘记了他。

可是，仍有很多人没有忘记切萨雷·波吉亚，伊莎贝拉就是其中的

一个。18岁时因为父亲即位教皇而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28岁时又因父亲之死而没落，这个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都搅和了一通的个性鲜明的男人，曾是波吉亚支持者的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就连称得上是反波吉亚派的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注)也不得不承认切萨雷的行动力及其人格魅力。尽管素未谋面，伊莎贝拉却对他印象深刻。

悲剧的间奏

无论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不伦之恋的禁忌都是不可触犯的，更何况还是别人引起的爱情纠纷。在一个阴谋与亲属之间的争斗属于家常便饭的时代，不伦之恋必然会以悲剧的形式来结束，这就是它的宿命。

首先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的不伦之恋。切萨雷·波吉亚在1507年死于西班牙之前，从心底里关心的只有妹妹卢克雷齐娅。当四处散发的苦苦请求帮助哥哥的信件全部落空时，安慰绝望中的卢克雷齐娅并与她亲切商量的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他们两个人都处于拥有相互稳固的协作关系的埃斯特家族兄弟姐妹的外围，并且两人都不太能理解沉浸于深厚修养氛围中的埃斯特家族。

以往，对于弗朗切斯科的女性交往经历，伊莎贝拉都假装不在意。10年前，一个女子生下了丈夫的孩子而公开了恋情。但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所以根据当时的风俗，她选择了无视，但这次的对手是她的弟弟阿方索的妻子。她非常爱这个弟弟，而且她也很清楚弟弟爱着妻子。当丈夫在波河河畔与卢克雷齐娅相会并将她带回曼托瓦城附近时，伊莎贝拉并没有感受到嫉妒或是愤怒，只有轻蔑。

弗朗切斯科与卢克雷齐娅的关系，究竟是单纯的亲密还是有更深的感情，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不久之后，两人不再通信，因为在

他们之间传递信函的男人不知被谁谋杀了。阿方索派人杀害的嫌疑很快就被洗清了，也找不到伊莎贝拉指使的证据。

还有一个恋爱的悲剧，发生于1505年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这场真实的悲剧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让埃斯特家族处于灰色的阴霾之中。

当时，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嫁到埃斯特家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官安杰拉·波吉亚[注]。她与伊莎贝拉同父异母的弟弟、年轻俊美的朱利奥[注]相爱了。爱上美丽的安杰拉的不只有朱利奥，还有另一个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可是，对于枢机主教的爱恋，安杰拉断然拒绝说："你的一切都比不上朱利奥那双美丽的眼睛。"为此愤怒嫉妒得发狂的伊波利托在数日后的费拉拉城外，与几个家臣一同袭击了急匆匆地孤身一人回城的朱利奥，用手指抠掉了他的双眼。

受伤的朱利奥向哥哥阿方索诉说了这件事。可是，伊波利托是基督教枢机主教，所以就算是阿方索也无能为力。更让阿方索担心的是，在处置枢机主教的事情上，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会如何刁难费拉拉，因为费拉拉从不掩饰与法国的密切关系，而被尤利乌斯二世视为永远的眼中钉。费拉拉是教皇册封的公国，正如曼托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册封的一样。阿方索命令朱利奥必须忍耐，并且恢复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关系。

怀恨在心的朱利奥向另外一个哥哥费兰特吐露了心思，同情他的费兰特与朱利奥计划了一个谋杀阿方索的方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实施的勇气，一拖再拖。就这样，计划被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获悉，他紧急通报给当时正前往南意大利而不在费拉拉的阿方索。阿方索急忙返回费拉拉。费兰特跪在哥哥的面前请求原谅而被捕，朱利奥则逃到伊莎贝拉身边。伊莎贝拉为自己的弟弟们发生这起事件伤心不已。她虽然暂时让朱利奥避开了追捕者，但非常清楚这是没有用的，她能做的只有努力请求将死刑稍微减轻一点儿，至少减成终身监禁。只是，这么做的只有伊莎

贝拉一个人。

处刑之日来临了。在费拉拉城前的广场上，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个埃斯特家的兄弟及其附和的家臣都被带了出来。在众人的目光下，先是家臣们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后轮到埃斯特家的兄弟时，国主阿方索公爵感念手足之亲，免除了二人的死刑，宣告终身监禁。人群中响起了如释重负的欢呼声。

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人分别被幽禁于城堡角落里一个白塔之中的上下两个房间，通往房间的入口被墙土牢固地封住，除了偶尔前来传达事务的人以外，禁止任何人会见。房间的上方只开了一个洞，餐饭由此传递。过了一阵，他们可以从面向费拉拉城外的窗户，眺望远方的人们往来的情形。又过了一段时间，上下两个房间被打通，变成一个可以互相联络、通风良好的大房间。26岁的费兰特在被幽禁了37年后病死于牢房之中，而25岁的朱利奥在费兰特死后还活了19年，他在这座塔中足足待了56年，直到他去世的两年前才被释放了出来，真正是半个世纪的执念啊。在这一期间，阿方索死了，埃尔科莱二世也死了，已经到了孙子阿方索二世的世代了。费拉拉的年代记中是这么结语的："当这个老人从塔中走出时，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正是半个世纪前最流行的款式。"

深受打击的伊莎贝拉在这场悲剧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到访费拉拉，可是出于对娘家的深厚感情，后来当阿方索与教皇等人相继发生对立时，她总是帮助弟弟，帮助埃斯特家。阿方索也从这个姐姐的身上感到了超越任何人的真挚情谊。

曼托瓦的防卫

1509年夏天，伊莎贝拉·德·埃斯特35岁，正当韶光年华。可是这个

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件事将她置于一生中最大的试验场，将她从以往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扔进现实的政治斗争的热浪之中。但忍耐过这场考验后，她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并获得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应有的地位。

通过各种各样的史料将这漫长而错综复杂的一年架构起来后，事件的大致经过可以追溯如下：

在1508年10月，威尼斯共和国依靠强劲的势力背景，开始明目张胆地显露出对罗马涅地区与伦巴第[注]地区的野心，得知这一情况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侯爵等结成了同盟，对威尼斯宣战。此时，常年任职于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一反其以往的立场，第一次站到了反威尼斯的阵营中。

1509年4月，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此同时，教皇的军队在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注]的指挥下进军罗马涅。5月，威尼斯军队在各地的战役中遭受彻底的败北。威尼斯统治下的都市维罗纳[注]、维琴察[注]、帕多瓦[注]全部被同盟军占领。这个重创可称得上是“威尼斯在这800年间获得的东西全部失去了”（马基雅维利）。不过威尼斯的实力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击垮的，7月，威尼斯军队反攻，首先夺回了帕多瓦。

事件发生在8月8日的夜间，指挥帕多瓦包围军队的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在大意的、毫无防御的睡梦中遭到了敌人的奇袭。根据历史学家奎恰迪尼的说法，“侯爵几乎是赤裸地从窗户逃跑，后来被假装帮助的百姓抓住。他向百姓请求愿意支付高额赎金，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将他交给了威尼斯”。弗朗切斯科豪华的日常服饰与3000匹优良的曼托瓦马匹都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这一紧急通知在当天的半夜过后传达到了曼托瓦。伊莎贝拉简直要晕了过去，她立即派特使急速赶往当时受教皇之命在马切拉塔(注)担任枢机主教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多之处，让他马上回曼托瓦帮助遭遇如此不幸的自己与国家。这个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也传到了罗马，本来就易怒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这下更是怒火中烧，他“将头上戴着的贝雷帽扔到地上后，一边用可怕和不敬的语言叱骂圣人，一边怒吼着——你这个圣彼得的混蛋！”

伊莎贝拉再也没有闲工夫继续在宫廷中和女官们数落弟媳的长短，至于在教堂向神明祈祷或是依靠占卜术，那都是无用的。她日夜思索着能有效收拾这一不幸局面的办法，首先做了以下决定：1.守住曼托瓦，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更不能落入比敌人更为棘手的同伴的手中；2.营救丈夫弗朗切斯科，但是不能花费巨大的代价；3.通过势力或奸诈的计谋进行复仇。

曼托瓦本是一介小国，如今国主被擒，威尼斯势必乘此良机谋取曼托瓦，而同盟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路易十二、教皇亦不可信。更直白地说，这些所谓的同伴甚至比敌人更可怕，更棘手。总之，谁也不能信。

曼托瓦的市民们通过伊莎贝拉迄今为止摄政的实绩，充分了解侯爵夫人的深思熟虑与坚定的行动意志，全体人员都同意追随她，追随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点儿胜出希望却依然直面巨大困难的她。她首先召集了曼托瓦全军，紧接着向全体市民下达了布告：“中止全国的一切活动，男女皆穿朴素服装，全国厉行节约，这些最先在宫廷内实施。农民也要准备拿起武器，全国都要奋进，让侯爵在归国之际看到和从前一样的曼托瓦。”税金的设定与以往一样，于是，在这不幸的一年中能够提高税金的就只是没有义务拿起武器的犹太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

另一方面，伊莎贝拉继续写信，想借助外部势力来营救丈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波旁公爵[注]、萨沃亚公爵[注]、蒙费拉托[注]侯爵、佛罗伦萨长官、锡耶纳与卢卡等地方的统治者、巴伐利亚公爵、勃兰登堡公爵等人、美第奇枢机主教、阿拉贡与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匈牙利国王，此外还有土耳其的苏丹[注]。

当然，伊莎贝拉明白在这些人之中，向教皇求救是最好的方法。事发还不到一个月，她就派遣卢多维科·布洛涅罗为特别使节前往罗马，这一举动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非常满意。教皇向布洛涅罗转达了意思："侯爵夫人依赖于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我把夫人当作女儿一般对

待。”但是他也没有隐瞒自己对其夫弗朗切斯科并无好感，这是因为他以前就很不喜欢弗朗切斯科亲近外国势力的策略。教皇真正的想法是将外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为此从一开始就没有摧毁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的意图。在适当的场合，将威尼斯拉入自己的阵营才是重要的，在此之前，弗朗切斯科一个人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伊莎贝拉也非常清楚教皇打的如意算盘，正因为非常清楚，反而对教皇寄予了解救丈夫的希望。比起法国与德国皇帝只是瞄准曼托瓦的想法，教皇的考虑显得更为深远，不如乘此良机，也许能使丈夫的问题被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

伊莎贝拉的判断是正确的，路易十二并不同情弗朗切斯科的不幸。他对费拉拉大使说：“可别想用我这里的威尼斯俘虏与弗朗切斯科交换，就算不是最重要的俘虏，我也不会拿去交换的。”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他立刻给伊莎贝拉送来这么一封信：“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忠告，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守卫曼托瓦，我决定派100个法国士兵过去。”

伊莎贝拉非常担心法国派来的军士将成为征服曼托瓦的开端，但是其实她更害怕这会让威尼斯找到进攻曼托瓦的借口，毕竟曼托瓦与威尼斯的国境接壤。

特快信使飞奔至巴黎。“陛下，我衷心感谢您的好意。只是，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现在国民与家臣们都在非常忠诚地帮助我。倘若我接受了陛下的好意，那么在宣誓效忠的国民看来，这就成了我对他们不信任的证明。曼托瓦，将由曼托瓦的国民来守卫。”在这种危急关头绝不能树敌，无论是谁。于是她同时也寄给了法国王后一封信，一封完全改变了语气的想要博取女性同情的信。“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恐怕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请王后体谅体谅维持这种没有丈夫的生活的辛酸，对于女性来说，这真是比死还要痛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得知路易十二要求向曼托瓦派兵之后，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立即向伊莎贝拉转达了将要派遣德国军队驻扎曼托瓦的意思，而她也给皇帝送去了相同态度的信，拒绝了派兵。

另一方面，被威尼斯拘捕的弗朗切斯科在最初之时还高傲地忍耐其境遇。当他作为囚犯进入威尼斯的城市时，等得不耐烦的市民们用讥讽的语气向他打招呼："欢迎曼托瓦侯爵。"对此，他这么回答道："在这里的是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不是曼托瓦侯爵。曼托瓦侯爵是身在曼托瓦的我的儿子费代里科。"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丝毫没有要释放他的迹象，弗朗切斯科开始焦躁起来。他开始写信给妻子，无助地说道："请代我向神明祈祷。"

伊莎贝拉也非常担心丈夫的身体。她向威尼斯派去了照看丈夫的仆人与医生，还有给他排忧解闷的乐师与小丑，但都被威尼斯遣返了回来。为了能够让丈夫获得良好的待遇，在送衣服的时候，她甚至还谎称"我们夫妇以前就很尊重威尼斯，对威尼斯很有好感"，但威尼斯丝毫不予理会。受此冷遇的伊莎贝拉十分窝火，她给罗马大使写信说，这实在是太无礼了，请如实转告给教皇。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国库日渐亏空，伊莎贝拉还必须按照威尼斯的要求，支付丈夫及家臣们作为俘虏的滞留费用。不仅如此，威尼斯就连看管俘虏们的威尼斯警卫的薪水也要她一同支付。更让她头疼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与威尼斯开战为由向她索取军费。皇帝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都说："那个百家恶魔生出来的家伙，让全世界都变得贫穷。"因皇帝的索求苦不堪言的伊莎贝拉向教皇请求："请转告皇帝，曼托瓦已经没有可支付的金钱了。"可是，教皇却对曼托瓦大使回复道："就算我转告也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成为皇帝转向我索求军费的好借口。"无奈之下，伊莎贝拉变卖了自己的宝石，总好过提高税金。

然而，最令她悲伤的是，丈夫弗朗切斯科开始对她产生了怀疑。心

力交瘁、身心俱疲、动不动就生病的弗朗切斯科怯弱了，甚至在前来会面的威尼斯总督面前哭泣着乞求释放自己。然后，他相信了传入威尼斯的流言，说伊莎贝拉与娘家埃斯特家结盟后完全依附于法国，所以根本不希望释放自己的丈夫。

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向教皇倾诉，请教皇向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解释清楚。教皇因为认可以往伊莎贝拉对待德国皇帝及法国国王的态度，便向威尼斯派遣了使节，向弗朗切斯科阐明了伊莎贝拉的立场，但是弗朗切斯科依旧心存疑虑。

其间，在罗马也逐渐兴起了要求释放弗朗切斯科的运动。枢机主教们纷纷向教皇提出了请求书，并逮捕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以此作为交换弗朗切斯科的条件。可是，大使是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个方案失败后，伊莎贝拉提出了方案：请皇帝、路易十二、教皇同时派遣使节到威尼斯，要求释放公爵。但路易十二回复说，这至少要等到占领帕多瓦之后再谈，所以这个方案也失败了。

最终，伊莎贝拉深切地感受到，能够依靠的只有罗马。战役之初，教皇开除了威尼斯的教籍，当她察觉到威尼斯希望教皇解除除籍的动向后，并没有忘记请求教皇以此作为释放丈夫的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加快已经订了婚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注]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的婚事进程。乌尔比诺公爵没有子嗣，所以将外甥收为养子。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注]的外甥，也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伊莎贝拉想通过这样的姻亲而稍微增进一些与教皇的关系。

12月，沉浸在父亲不幸的悲伤中的埃莱奥诺拉嫁到了乌尔比诺。婚后，滞留于罗马的埃莱奥诺拉与乌尔比诺公爵一有机会便向教皇请求释放弗朗切斯科，但教皇每次都像炸了的炮仗一样，对着外甥乌尔比诺公爵怒吼道：“你小子是想学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吗？”尤利乌斯二世

对亚历山大六世受儿子切萨雷摆布的做法非常厌恶。

对这个总是因为弗朗切斯科一事受到反复烦扰，而且难以沟通的尤利乌斯二世，请求的时候可得需要小心翼翼。有的时候，教皇会出席罗马举行的赛马会。每每优秀的曼托瓦产的马匹获胜的时候，民众都会欢呼喝彩“曼托瓦！曼托瓦！”教皇也非常高兴。这时，伊丽莎白与埃莱奥诺拉心想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分别向教皇请求释放弗朗切斯科。教皇也因为心情好而答应下来，但只说不要着急。

150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威尼斯军队集结了全军之力对扎营在波河河畔的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发起了总攻。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立刻向路易十二派去信使，告知在自己提出请求之前，法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向曼托瓦派军。紧接着，曼托瓦发布了全国紧急动员令，农民和商人都拿起了武器。守卫城墙的全军还接到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下达的这个指令。“就算威尼斯军队将侯爵强行押至城墙之下，说如若不打开城门就杀了侯爵，也绝对不能开城。比起一个侯爵，哪怕是本国的国主，守住曼托瓦才是最重要的。”

威尼斯军队入侵曼托瓦的行动功败垂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率领的费拉拉军队拥有阿方索擅长的近代兵器，一举击破了威尼斯军队，使其沉入了波河之底。

在罗马，教皇也终于有所行动。1510年2月，教皇与威尼斯之间开始交涉。教皇首先提议：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总指挥官，然后予以释放。不言而喻，这一方案达成的基础是教皇与威尼斯一致默认要共同将法国赶出意大利。威尼斯同意了。可是这一次，伊莎贝拉却成了反对者。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曼托瓦将会遭到德国与法国的肆意践踏。不能给任何一方找到侵略曼托瓦的借口，伊莎贝拉出于这样的担心，自然持反对意见。只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得不第一次站在教皇

的对立面。

果然，她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得知教皇与威尼斯之间的动作——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军队的总指挥官之时，他开始暗示曼托瓦将其继承者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德国。身为母亲的伊莎贝拉心痛不已，10岁的费代里科是她最疼爱的儿子。而且，将费代里科送到德国当人质，在政治上也绝对不是最好的计策。伊莎贝拉立刻向曼托瓦驻德国大使送去了指令。“如果皇帝开了口，这一人质事件将会使得曼托瓦全体人民为此克服的困难与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以请转告皇帝，我们绝对不会答应。而且要强调，这是最终回复，绝对不会改变。”

伊莎贝拉的难题源源不断。威尼斯虽然将弗朗切斯科变成总指挥官，但并不信任他。随时都可能被公爵背叛的威尼斯，要求伊莎贝拉将儿子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意思是，只有当费代里科被送到威尼斯时，弗朗切斯科才能成为威尼斯总指挥官，然后才能被释放。伊莎贝拉当然拒绝了这一屈辱的要求。于是，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让妻子代替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无论将妻子带到威尼斯还是法国，或者是世界的尽头都没关系。”威尼斯没有理睬他，他们认为弗朗切斯科的这个提议一定是因为喜欢拈花惹草的他想要把糟糠之妻赶走。

5月，威尼斯出现了示威游行。圣马可广场[注]上聚集了市民，弗朗切斯科被一片高呼“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民众簇拥其中。

这个消息马上传到了法国宫廷。路易十二立刻派特使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到曼托瓦，要求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法国。伊莎贝拉先是找理由推托：“儿子尚幼，前往巴黎路途遥远，不堪重负。”得知推托不过后，她一改态度，强硬地回道：“费代里科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儿子，对于曼托瓦国民来说，他还是当今的国主，肩上可是承担着凝聚整个曼托

瓦团结的重任。我既然不答应皇帝的要求，自然也不会答应法国的同一要求。”法国特使维斯孔蒂出于个人对伊莎贝拉的尊敬之情，回避了强硬的话，将其所述进行了平淡的转告，没有触怒路易十二。

但是，同样的要求，这次由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了。伊莎贝拉给丈夫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我不想听你的要求。就算将费代里科送去威尼斯，你的自由又能得到多少保证呢？反而可能会被利用，因而被延迟释放。如果事情发展成那样，那么将会给法国军队侵入曼托瓦提供绝好借口。皇帝与法国国王都放弃了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你却又提出来。法国特使进入曼托瓦城时，我谨慎到甚至让他卸掉武器。请耐心等待下。我和你的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两个人会尽全力保卫曼托瓦与你的安全的。”这封信在弗朗切斯科此前的疑虑之上又点了一把火。他一边哭着一边喊道：“你这个淫妇！我弟弟什么也不知道。”然而，伊莎贝拉完全无视丈夫的怒火。

她考虑得非常清楚。首先，她反对丈夫通过成为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而获得自由，因为这将给所有敌人提供入侵的借口。其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丈夫的自由。她的这个看起来像是打小算盘的想法，在教皇与威尼斯，现在又加上了曼托瓦的家臣中评价很差。伊莎贝拉完全是孤立的。教皇毫不顾忌地对她发了火。“那个淫荡的侯爵夫人，自己统治得有趣，根本不希望释放丈夫。”

可是，事态渐渐地向着有利于伊莎贝拉的方向发展。对于她的想法——如果不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那么任何交涉都是无用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首先做了让步。他开始盘算，与其让弗朗切斯科成为威尼斯的总指挥官，不如成为教皇军队的总指挥官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他下命先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博洛尼亚的乌尔比诺公爵之处，然后等到弗朗切斯科被释放时再将其送去威尼斯。但是，伊莎贝拉又拒绝了。教皇又一次同以往一样大发雷霆，怒喝道：“等侯爵释放后，无论愤怒的他对妻子做什么，我都再也不会伸手帮助了。我以前还派使节去

威尼斯帮她解释，真是赔本生意。”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很快就不得不压下他的怒火。因为皇帝给伊莎贝拉送去了这么一封信：如果将费代里科交给威尼斯，那么德国军队将立即南下。教皇再次让步了。他提出了条件：将费代里科送到罗马教皇的身边，并且只要威尼斯希望，就一直将他留在罗马。伊莎贝拉终于同意了。这个同意是建立在两个约定上的：一是绝对不会将费代里科交到威尼斯的手上，二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

伊莎贝拉赢了。这一年，虽然被教皇和丈夫唾骂，但没有引起曼托瓦的战事。德国与法国都没有找到能够作为入侵意大利的借口。曼托瓦的国境守住了，无论是对威尼斯还是对其他国家。儿子被送去罗马作人质，这一点只能忍耐。虽说是人质，但因为是自己的同盟方，所以还能接受。整个欧洲都对她寄予了赞美与认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对她表示了认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说：“我简直被她迷住了。”法国的路易十二也毫不吝惜地称赞她的勇气，甚至连威尼斯人都说：“没有比侯爵夫人那个方法更好的了。”

7月16日，弗朗切斯科从大约一年的囚禁生活中恢复了自由之身。他前往博洛尼亚与当时正在那里的教皇会面，途中到达里米尼[注]时，伊莎贝拉派来的使者正在那里等候着他。使者对他说明了这一年来伊莎贝拉的辛苦。等到全部听完后，弗朗切斯科将自己戴的镯子摘下交给使者，让他转告自己对妻子的感谢。

在曼托瓦，终于结束了一切而松口气的伊莎贝拉，现在作为一个母亲担心起儿子的安危。这是儿子第一次离开她的身边。10岁的费代里科并没有那么悲壮地离开前往罗马，而且他还见到了途经博洛尼亚的父亲。母亲每天都给罗马的儿子写信。

被送到罗马的费代里科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可以一览罗马郊外风景的美丽的贝维德雷别墅作为住所，受到了根本不像人质的厚待。他常常在阿莱蒂诺[注]的向导下去游览罗马的街道。彼得罗·阿莱蒂诺，这个后来成为威尼斯娼妇们的首领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言论人之一的男人，作为10岁少年的老师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尤利乌斯二世非常喜欢这个少年，让拉斐尔给少年创作肖像画，毫不吝啬地让他观赏梵蒂冈的艺术品。在费代里科天真无邪地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尤其觉得《拉奥孔与儿子们》[注]雕塑像很了不起。

成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即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像新教徒那样的见解，即认为精神的东西与肉体的东西之间不存在纠葛。那充其量是不具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分析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北方新教徒式的看法，是萨伏那罗拉[注]对其夸大的评价，也是对当时教皇们的堕落一言以蔽之的理由之一。在意大利，这两种东西在人的身上得以调和共存。换言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从30岁的后半到40多岁，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更加深刻地融入这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之中。

在确保丈夫的自由与曼托瓦的安全之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平静

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改换了敌人，将威尼斯换成了法国。教皇首先瞄准的是与法国关系密切的费拉拉，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统治的费拉拉。这一次，她千真万确地不得不应对这场亲属间的战斗。

1511年，教皇的军队从博洛尼亚向着费拉拉进军，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与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弗朗切斯科被释放后就被教皇任命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如今，自己的丈夫与女婿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这让伊莎贝拉痛苦不堪。教皇军队很轻松地拿下了费拉拉的领地摩德纳与米兰多拉[注]，但阿方索拼死也想守住费拉拉。

伊莎贝拉又一次变卖自己的珠宝，贿赂了医生。她让医生写下了诊断书：作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而加入费拉拉进攻战役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因为此前俘虏生活过度疲惫而患病，不能继续执行军务。伊莎贝拉的计划成功了，毫不知情的丈夫被撤离战线。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前来支援费拉拉的法国军队成功地将教皇的军队赶回了博洛尼亚。眼看时机成熟，伊莎贝拉提议休战，还提出需要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大使们在曼托瓦就这一事件进行会谈。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野心未能得逞，被击溃的军队返回了罗马。

8月，在曼托瓦召开了由伊莎贝拉组织的会议，欧洲各国的大使们与意大利各国的代表汇聚一堂。已经37岁的伊莎贝拉依旧充满了魅力。她不仅具有闻名整个欧洲的修养和知性，而且，在中年时原本活泼而机敏的性格更获得了成熟与精炼，使得她浑身透出一种优雅的气质。代表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几乎被伊莎贝拉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她还有更深远的考虑。在会议的间隙或者晚上接连不断地举行舞会与音乐会，从曼托瓦宫廷里精挑细选出的美女们华丽地点缀其间。

会议按照伊莎贝拉的意图进行着。费拉拉正是因为没有可靠保障，才变成今日这个现状。再加上米兰自1499年以来，隔了11年之久才回到

斯福尔扎家族的手上，回到贝亚特丽斯与伊鲁·摩洛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的手上。米兰完全是意外的收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者都希望将米兰公国送给孙子卡洛斯，但是遭到了教皇的坚决反对。威尼斯与其他意大利诸国也都赞同教皇的意见。利用了这一对立，马西米利亚诺才得以进入米兰城。当然，这也受到了伯母伊莎贝拉巧妙的帮助。

在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正处于垂死之际。1513年2月20日，这个因为自己的感情而实话实说，常常会因为过于愤怒而暴粗口的充满人性的教皇，这个将教会变得强大，努力保卫意大利不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唯一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去世了。教皇理解并赞同伊莎贝拉，认可了她，尽管他常常会怒喝其为淫妇。但伊莎贝拉却没有理解尤利乌斯二世崇高的志向，对她而言，统一意大利等与她完全没有关系，曼托瓦与费拉拉才是重要的。所以，与得知教皇死讯而欢喜的阿方索·德·埃斯特一样，她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儿子费代里科就能回到曼托瓦了。

那时，伊莎贝拉正住在米兰宫廷。为了帮助外甥马西米利亚诺即位米兰公爵，也为了直接从德国、西班牙等国获得保障以保卫费拉拉的平安，她重施故技，调动了美女女官。

成为米兰公爵的马西米利亚诺虽然年满19岁，但是长期以来瑞士的流亡生活在这个青年的身上落下了惨痛的阴影。他怎么也不会笑，只有对着侏儒和小丑时，他才会显示出好像一个孩童的兴趣，和他们在一起才会开心。至于统治米兰公国之类对他完全没有吸引力，他的一些古怪的举动不是让人们感到惊异，而是觉得可怕。伊莎贝拉对这个外甥也没抱任何期望，她考虑的是，既然可能近期就会失败，那就必须提前做好之后的准备。

可是，那个时候，让她困扰不堪的是自己的女官们与滞留于米兰的各国大使之间的绯闻。此前在曼托瓦成功的这个方法，现在在米兰却有

点儿过头了。伊莎贝拉不得不解雇了一个女官，她与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之间的流言传得太厉害。这个女官被送到戈伊托[注]附近的一个修女院，在那里作为总督的情妇生活着。

听到这一传闻的弗朗切斯科大怒。他给伊莎贝拉去了一封信。“对这样一个什么都自以为是的妻子，我深感耻辱。”弗朗切斯科自从因妻子的计谋而被撤离战场起，就变得体弱多病而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于是，他非常不痛快地盯着妻子浮夸的政治行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忘不了在自己被俘期间妻子的做法。作为一国国主姑且不论，即便从个人感情来说也是无法释怀的。于是，他的不满便在此时爆发了。伊莎贝拉立刻写了回信。“米兰发生的丑闻，确实可以说是我的责任。但是，这是我为了曼托瓦，为了费拉拉而做出的举动。比起一个丈夫娶了怎样的妻子来说，你更应该向我表示感谢。就算你爱我，敬重我，对迄今我所做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回报得了。”（1513年3月11日）在这封信中，她没有像以往那样署名“你的妻子伊莎贝拉”，而代之以“曼托瓦侯爵夫人”。

伊莎贝拉失去了丈夫的爱，在失去的同时，她自己也切断了对丈夫的爱。现在曼托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丈夫弗朗切斯科正将自己疏远国政，而40岁的她对政治也感到一丝疲惫。她决定出去旅游，前往向往已久的罗马。

罗马是一个大都会，古老富饶而又十分繁华，这一切立刻俘获了伊莎贝拉。因为新教皇利奥十世[注]曾邀请过她，所以这一次整个梵蒂冈都对她相当热情。伊莎贝拉在罗马找到了她所有的旧友。以前出入曼托瓦宫廷的毕比印纳[注]成了枢机主教，诗人本博也在。在到达罗马之后的6个星期中，她一心埋头于游览古罗马的遗址与梵蒂冈。

以前从克里斯托弗·罗马诺及本博等人的口中，从儿子费代里科年

轻感动的语言中幻想出的罗马，直到此时，伊莎贝拉才第一次亲眼看见。她也见到了《廷臣论》[注]的著者卡斯蒂利奥内[注]、毕比印纳称赞的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注]、优雅完美的拉斐尔的壁画。本博、毕比印纳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注]、卡斯蒂利奥内为她做了向导。拉斐尔也很高兴为她向导了自己亲自担任发掘指挥的“提图斯浴场”[注]与尼禄的“黄金宫殿”[注]遗址。其间，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她举办舞会及音乐会。梵蒂冈以她为主宾上演了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卡兰德利亚》[注]，教皇也出席了。

1515年的狂欢节临近了。可是，想要观看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丽的罗马狂欢节的伊莎贝拉，迫于丈夫的命令不得不回国。教皇希望她留在罗马的关怀也落空了，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罗马。在抵达曼托瓦的当夜，她立刻给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写了一封信。“为了履行对丈夫的义务，我现在回到了曼托瓦。但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的无聊生活更让我无法忘记在罗马的梵蒂冈那间大厅和那些无与伦比的日子。我的身体虽然回到这里，但心依然留在那里，留在了罗马。”

可是，伊莎贝拉并没有时间去无尽地感伤，因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利奥十世教皇开始扶植自己的美第奇家族。乌尔比诺的国主即前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突然被逐出乌尔比诺公国，乌尔比诺交到了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注]的手中。尚在病中疗养的朱利亚诺从前与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及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关系亲密，所以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两个月后，朱利亚诺死了，教皇立刻让其外甥洛伦佐·德·美第奇[注]继任乌尔比诺公爵。到了这个时候，教皇已经完全忘记了对伊莎贝拉的友情。他将前任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即伊莎贝拉的女儿驱逐出境，没有丝毫犹豫。

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他的孙子查理五世

（他也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马上即位，全权统治德国、西班牙、荷兰及那不勒斯。法国进入了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注]的时代。

3月，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垂死躺在床上。29日的早上，他传唤了公证人。他将曼托瓦侯国的继承权交给了费代里科，另外两个儿子埃尔科莱与费兰特分别得到8000达克特的年薪。他给进入修女院的两个女儿以3000达克特的陪嫁金，给两个庶出的女儿每人400达克特。给妻子伊莎贝拉一份属于她个人的财产，保证每年能获益1.2万达克特。他向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与乔凡尼·贡扎加托付了遗言执行的责任，请他们在费代里科年满33岁之前对国政给予协助。女儿埃莱奥诺拉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对流亡的他们一家每年给予6000达克特的资助。吩咐完了之后，弗朗切斯科让人叫来妻子与孩子们，向站在床铺周围的他们辞行。他把自己的头发给了费代里科，对他说要好好治理国家。最后，他见了伊莎贝拉。他将孩子们托付于她，告诉她自己信任她的知性与才能，所以非常安心。然后，他在僧侣朗读《圣经》的声音中平静地死去。

伊莎贝拉悲伤不已。她人生的所有记忆，无论是好或坏，都是与弗朗切斯科这个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最后的几年，虽然这对夫妇失去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被互相牵挂的深刻亲情相连。她委托罗马的拉斐尔设计丈夫的墓，不过因为拉斐尔的突然离世未能实现。

整个欧洲都对伊莎贝拉寄予了同情与安慰。教皇利奥十世在送去一封充满了善意温柔的信函同时，还将伊莎贝拉的友人同时也是教皇的秘书官彼得罗·本博派去曼托瓦。来自各国的吊唁不断，其中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送来一封充满了乞求原谅的悲伤心情的信函。她自己也躺在病床上，就在弗朗切斯科去世的3个月后，卢克雷齐娅也死了。

伊莎贝拉现在完全掌握了实权。费代里科年纪尚轻，两个小叔子人品也很好，而且都支持伊莎贝拉。外国来的信息都由她的友人——教皇

特使弗朗切斯科·吉艾利卡提送来。还有来自伦敦的亨利八世[注]的宫廷、来自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的宫廷的消息。这些消息准确地显示即将进入诸国兴起的新时代。尽管伊莎贝拉明白意大利外部的这种急速变化的情势，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她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费代里科当上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她从未怀疑过教会势力的影响力。1521年，这个愿望在卡斯蒂利奥内的强劲后援下实现了，伊莎贝拉大喜过望。按照教皇的要求，她制作了费代里科署名的誓约书作为对教会的忠诚的证明，与梵蒂冈的重要文书一同收藏于保险箱。可是，在后来卡洛斯的大军逼近罗马的时候，伊莎贝拉又非常惊慌地想要取回这个文件。

在任命费代里科的同时，利奥十世给伊莎贝拉出了一道难题——将乌尔比诺侯爵一家驱逐出曼托瓦。伊莎贝拉断然拒绝驱逐她的女儿及伊丽莎白，侯爵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辗转于威尼斯与维琴察。像是穷追猛打一般，教皇接着又明示了将费拉拉变成教会领地的意图。因为此前伊莎贝拉拜托罗马的卡斯蒂利奥内打听教皇的意图，所以秘密信函紧急送到了她身边，这让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恶报接连不断，自己依赖的法国军队被赶出了米兰，而且还是费代里科指挥的教皇军队与皇帝一方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注]联合才战胜了法国军队的罗特莱克。这个消息让罗马的教皇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他想让美第奇枢机主教成为米兰公爵。而伊莎贝拉与此相反，她支持的是伊鲁·摩洛与贝亚特丽斯的次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似乎所有的事情教皇都得偿所愿了，但是5天后，教皇在狩猎时感染风寒，当天傍晚就死了，时年45岁。谣传他是被人下了毒，但真相并不清楚。

利奥十世在身后留下了30万达克特的欠债。不仅如此，教会的宝石、金子、教皇的三层皇冠[注]、主教们的头冠、银制的餐具、用来装饰西斯廷教堂[注]的昂贵的挂毯等，全被抵押了。威尼斯大使写下："没有一个教皇像他这样在坏名声中死去的。"曼托瓦大使给伊莎贝拉写了这么一封信："利奥十世像一只狐狸一般紧紧地抓住了权力，像一头狮子

一般治理，并像一条狗一般死去。”

费拉拉的阿方索如释重负，赶紧制作了纪念章，刻下了“Ex Ore Leonis”（虎口余生）。乌尔比诺公爵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返回曼托瓦，向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借了金钱与军队前往乌尔比诺。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在市民们的欢呼声中，他重新回到了乌尔比诺。

罗马劫掠

1527年“罗马劫掠”的舞台静静地却没有停滞地逐渐被搭建完成，时代的风云人物一个又一个在此地汇聚。

那时，有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前来拜访曼托瓦。他是基娅拉·贡扎加（Chiara Gonzaga）与吉尔伯特·德·蒙潘西尔（Gilbert de Mompensier）的儿子，伊莎贝拉的外甥查理·德·波旁（Charles de Bourbon）。这个后来给意大利带来深重灾难的英俊贵公子，他那朝气蓬勃的高贵精神与优雅举止给伊莎贝拉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虽然他与查理八世的侄女结婚而获得了波旁姓氏，可是在妻子死后，他被王太后路易斯·德·萨瓦(注)算计并挤出了宫廷。卡洛斯将他迎接到自己的身边，让他负责西班牙——德国联合军的指挥。就这样，查理·德·波旁怀着对自己著名的伯母的深深敬爱之情离开了曼托瓦。



费代里科·贡扎加

意大利暂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教皇克莱芒七世(注)自1523年即位

之际起，继承了伯父利奥十世的政治方针，他一方面与卡洛斯的政治手腕进行着较量，另一方面推进与弗朗索瓦一世的交涉。克莱芒七世在维持西班牙与法国两大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谋求自身教会势力的壮大，卡斯蒂利奥内作为教皇的特使被派至西班牙宫廷。这些举动，让伊莎贝拉不得不重视卡洛斯的存在。于是她将年满17岁的第三个儿子费兰特送到了西班牙宫廷，与以前将长子费代里科送到巴黎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一样，是出于相同的想法。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但她只关心儿子们，女儿们根本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尽管父亲视她们为掌上明珠。长女埃莱奥诺拉因为从前的婚约而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但对另外的两个女儿，她为了节省陪嫁金而送她们进了修女院。当时，父亲弗朗切斯科哭了，母亲伊莎贝拉却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三个儿子在伊莎贝拉的关心下得到了最高等的教育，茁壮成长的儿子们在大君主的宫廷里也被认可了才能而受到重用。

当弗朗索瓦一世最终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在伊莎贝拉的身边发生了一件令她悲伤不已的事情。她最疼爱的长子费代里科表现出对母亲的违抗。大约20岁的时候，他恋上了一个名叫伊莎贝拉·博斯凯蒂（Isabella Boschetti）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情人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费代里科决定与她正式结婚。可是，他17岁的时候已经订婚了，对方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后裔蒙费拉托侯爵的女儿玛丽亚，这个婚约才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可是，如今费代里科为了情人，在城外不远处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让她居住在那里。这座由朱利奥·罗马诺[注]设计的美丽宫殿被称为“茶之宫”（Palazzo de l Tè）。此外，他还向教皇请求与玛丽亚的婚约无效。整个曼托瓦宫廷开始围绕伊莎贝拉·博斯凯蒂这个中心运转起来。城堡中的伊莎贝拉常常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华丽的年轻人们围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乘坐着马车熙熙攘攘地通过，自己身边却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儿子常常只是为了听取意见而来，不想母亲再插手国政之事。孤独的浪潮一下子向自己扑打过来，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自己老

了，那时她51岁。

不过，她可是被人文主义学者称为“罕见的不死鸟”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她一点儿也没有就此老去的想法。在人生的大海之中，她决定再一次起航。为了次子埃尔科莱能晋升为枢机主教，她再赴罗马。1525年春，她出发前往罗马，旅途中还在打听着弗朗索瓦一世与皇帝军队的战况。

罗马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枢机主教毕比印纳、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拉斐尔都死了，卡斯蒂利奥内去了西班牙。不过，教皇的秘书官萨德莱托、保罗·焦维奥[注]、吉埃里卡提还在。在政治情势紧张的局势中，教皇克莱芒七世也不能将曼托瓦弃之不顾。教皇虽然答应任命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一职，可一谈到具体日期，教皇却只是顾左言右。伊莎贝拉打算在埃尔科莱戴上红帽子之前决不离开罗马。她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在她的沙龙里进行文艺知性的交谈之余，还常常乘坐马车游览阳光普照下的古迹。

1526年1月，皇帝军队在帕维亚战役[注]中大败，连弗朗索瓦一世自己都沦为俘虏，他在答应放弃对那不勒斯的法国继承权后被予以释放。5月，对已经强大起来的卡洛斯势力感到恐惧的教皇发起号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法国结成了反卡洛斯同盟。但是，曼托瓦根据伊莎贝拉从罗马发来的指示，并没有参加同盟。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是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认为曼托瓦会加入，可是费代里科并没有动静。教皇想要拿出从前的誓约书，不料已经被伊莎贝拉千方百计地从梵蒂冈的金库里盗取了。这件事获得了整个意大利的好评。因为，比起批评伊莎贝拉的道德（偷盗，而且是以金钱收买人员）与人性（让儿子背负背叛者的污名）来说，这可是出于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的行动。

曼托瓦的费代里科也秘密地与卡洛斯交换着信息，达成了秘密协议。双方约定，由曼托瓦向皇帝军队提供军队及大量的军需品，并允许皇帝军队借道曼托瓦的领地。伊莎贝拉母子背叛了意大利。

当得知曼托瓦侯爵永远都不会行动之后，教皇暴跳如雷。可是，事到如今，想要进攻曼托瓦已经是预料外的紧急事态，只能放任不管了。

9月，罗马遭到了皇帝一方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的袭击。其情形被到达罗马以来一直住在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看得一清二楚，因为科隆纳军队就是在这个宫殿的前面集合的。教皇逃往圣天使堡[注]，他许诺撤销同盟。可是，当科隆纳的军队撤回后，教皇便召来了教皇军队，将科隆纳的军队驱散一清。

11月，德国——西班牙联合军与1.2万名德国雇佣兵一同，在弗伦茨贝格[注]的指挥下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不久，弗伦茨贝格患病，改由查理·德·波旁指挥。曼托瓦的费代里科接连不断地给伊莎贝拉送去信函，请她火速回国，至少要离开罗马。他非常担心身在罗马的母亲的安危。可是，伊莎贝拉待在罗马没动，因为皇帝军队的指挥是外甥波旁公爵，而且三子费兰特也被卡洛斯委任负责皇帝的一支队伍，再加上埃尔科莱的红帽子还没有到手。伊莎贝拉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想到半年后会发生令罗马毁灭的恐怖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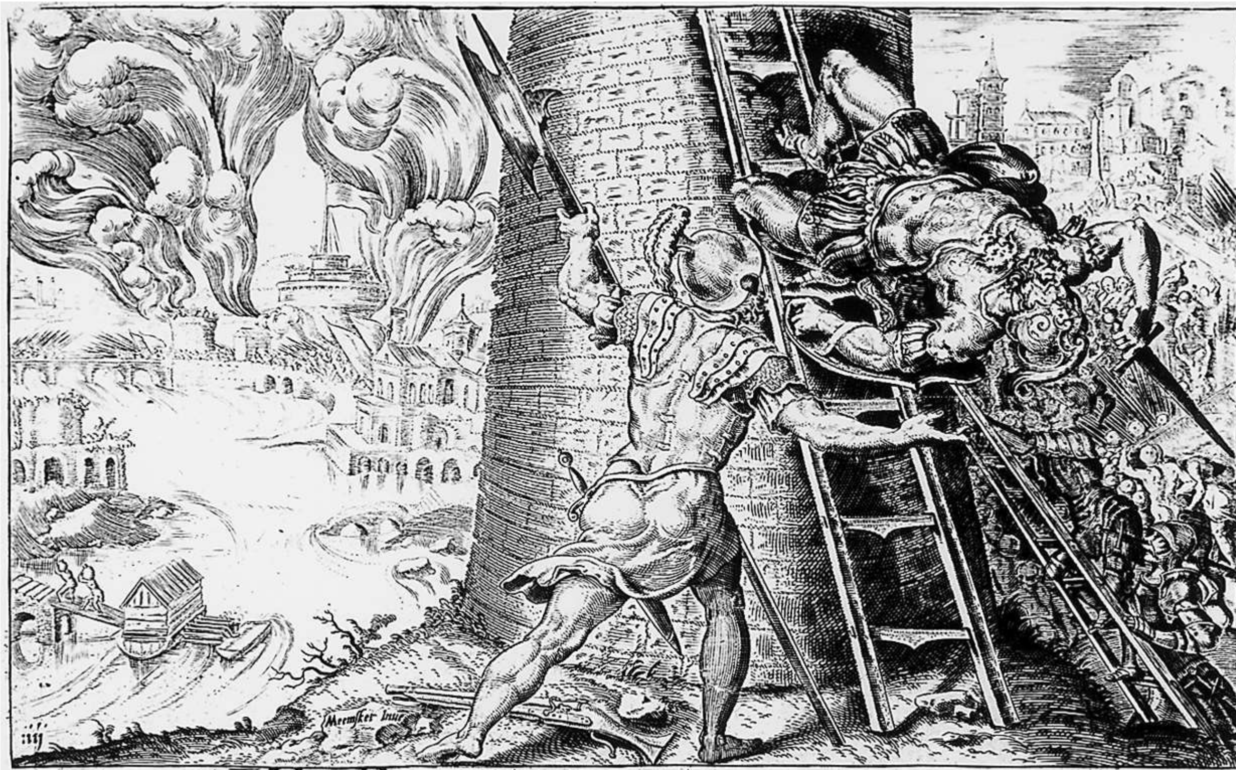
1527年5月，波旁公爵到达维泰博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教皇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危机。很多察觉到危险的市民们开始将贵重物品运送至圣天使堡，或者埋到地下。得知市民们开始向罗马城外避难，教皇下令将逃出城外者处以死刑，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罗马所有的城门都被封锁了。只有伦佐·迪切里（Renzo di Ceri）率领的少量兵士守卫城墙。“这天早上——法国大使杜贝莱写道——我与教皇一同度过。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心中的恐惧。教皇请伦佐再集结1000名士兵。但是，这在经济上来说，对于现在的他是不可能的了。”

教皇想通过任命新任枢机主教来摆脱这一经济困境。以每人支付4万达克特的方式，5位枢机主教获得了任命，其中也有埃尔科莱·贡扎加。周围的人都反对，举出费代里科的背叛、波旁公爵与费兰特的事例，但是对于教皇来说，就算不能换来4万达克特，他心中还藏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为最坏的事态来临时做的准备：一旦发生什么事，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不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吧。

5月5日，波旁公爵率领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抵达罗马城墙之下，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红帽子也到了科隆纳宫殿里的伊莎贝拉手中。伊莎贝拉的愿望至此终于实现，但她也没有料到此时已无法从罗马脱身。她秘密地派使者至波旁与费兰特的阵营，向他们转达自己的希望：请他们在占领罗马之后也能保障她所在的宫殿的安全。波旁公爵向她送来了安全保障的约定。于是，伊莎贝拉立刻下令在宫殿外修建防御栅栏。在修建期间，人们也察觉到伊莎贝拉身边很安全，就都跑来向她乞求保护。伊莎贝拉没有拒绝。不过，那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因为“身为一个公爵的女儿，就得像一个公爵的女儿一样生活”的认识，也就是出于上级对属下具有保护义务的责任感。于是，罗马的上流市民与贵族们陆陆续续来到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身边避难，加上此前已有的人，合计达到了3000人。所有的准备都完成了。伊莎贝拉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1527年5月5日夜间，皇帝军队通过了马里奥山脉[注]，在罗马城墙的正下方布下阵营。午夜，号角吹响，袭击开始了。攻击点在梵蒂冈的山丘上、门塔与圣灵大教堂之间，低矮的城墙部分成为瞄准的目标。皇帝军队的士兵们虽然躲避于台伯河上白色的烟霭之后，但是从城墙上方防守的伦佐的军队与从圣天使堡发射出来的大炮的强大火力，将他们蜂拥而至的队伍击散开来。

波旁公爵身穿银色的甲胄护卫住身体，英姿飒爽地骑在马上指挥着城墙上的军队，夺走靠在坎波桑托（Camposanto）附近城墙上的梯子，叱咤着激励跟随他的将士们，自己还亲自站到城墙上。全军看到他的样子，都欢呼胜利。就在那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旁边的人听到了波旁公爵的叫喊：“啊，圣母马利亚，我要死了！”他从城墙上滚落下来，奥朗热（Orange）公爵为他盖上自己的披风，让士兵们将他送到附近的教堂。在死前的半小时，查理·德·波旁一直在说着这样的胡话“向着罗马！向着罗马！”然后就咽气了。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

皇帝军队在得知敌军司令官的死讯后，斗志激昂，士气重新高涨，终于攻破了圣灵大教堂的城墙，军队一拥而入。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教皇正在梵蒂冈中，伏在圣彼得像的膝盖上。他看见梵蒂冈的瑞士卫兵们与入侵军队的对抗，然后他听到罗马街上响彻的叫声：“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侍从们引导教皇从秘密通道去往圣天使堡，13个枢机主教跟随着教皇。保罗·焦维奥将自己的大

红色披风给教皇披上，自己则以白色上衣吸引敌人的注意，并拉起了圣天使堡的吊桥。迟到的老枢机主教阿尔梅利尼在门阀降落之后才匆匆赶到，被人用吊篮给拉了上去。还有一个迟到的枢机主教普奇（Pucci），因为恐惧与疲惫几乎是半死的状态，是从窗户给人拽上去的。英法的大使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后来被伦佐救助。但是，那些负责梵蒂冈警卫任务、护卫教皇而奋战的瑞士雇佣兵，在这天的战役中全部阵亡。时至今日，去梵蒂冈游览的人还能在那里见到身穿鲜艳制服、担任警卫工作的瑞士雇佣兵们。他们有一年一度特定的悼念日，那就是纪念500年前，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进行抗争，为了守卫梵蒂冈而全军覆没的他们的朋友们的忌日。

早上五点半，战斗越过了关口。德国军队集结于百花广场，西班牙军队则在纳沃纳广场扎营。费兰特·贡扎加看守着通往圣天使堡的桥梁。无秩序的、现在已经变成强盗一族的德国雇佣兵与粗暴的西班牙士兵们袭击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市民，甚至连妇女与孩子也不放过。掠夺与破坏持续进行着，教堂与祭坛也受到洗劫。来不及逃跑的枢机主教们，被卡住脖子拉着到处转。

奥朗热公爵将住所移至梵蒂冈，这至少能够抢救出教廷珍贵的古文书与贵重物品。可是，法兰德斯产的挂毯与拉斐尔的画稿都被偷了，雇佣兵们将拉斐尔的湿壁画房间变成了马棚。大型金质的康斯坦丁(注)十字架，从圣彼得的门口不知被运到了什么地方，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遭到了盗窃。对于这个完全失去了秩序的军队，连西班牙自己都被震惊了。卡洛斯的“办务官”加提那雷向皇帝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整个罗马都被毁坏了。圣彼得教堂与教皇的宫殿现在也都变成了马棚。我们的队长奥朗热公爵虽然想要努力挽回士兵们的秩序，但已经变成了强盗的雇佣兵们不再听从指挥。德国的雇佣兵们更是如此，所谓对教会没有一点儿尊敬的路德教徒就是这样一种人，和我们所认为的野蛮人一模一样。所有的贵重物品与艺术品都被大肆破坏，都被偷走了。”

伊莎贝拉从科隆纳宫殿俯视着这一切，听到了垂死之人发出的呻吟、女人们的悲鸣。从圣天使堡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恐惧不已，不知自己是生是死。她所寄予希望的波旁也没有发来任何消息，没有一个人前来救援。

当宫殿前的广场将要沉浸于暮霭中时，在黄昏隐约的微亮中，只见一个身穿黑、红、白皇帝军队颜色服装、戴着头盔的骑士从广场斜穿奔来。大家都凝神屏息。骑士来到了宫殿的门前。就在那时，伊莎贝拉的女官，也是她的亲戚卡米拉·贡扎加惊喜地欢呼起来，说是哥哥亚历山大来了。她立即放下绳索，将他从窗口拽拉上来。伊莎贝拉看到这个男性亲戚后松了一口气。亚历山大向伊莎贝拉报告说，波旁公爵在翻越城墙的时候死了，现在他的遗体被安置于圣天使堡，教皇与枢机主教们都逃到了圣天使堡。他的话音未落，西班牙骑士唐·阿方索·德·科尔多纳便到了。他对伊莎贝拉说，昨天晚上阵亡的波旁公爵命令他守卫她的宫殿，但是因为战事混乱一直来不了。伊莎贝拉与其他人听了这些之后，稍微缓解了点儿担忧。而后，等到晚上10点的时候，费兰特本人也到达了。在那之前，他无法离开他的岗位。自从三年前儿子赴西班牙之后，伊莎贝拉就没有见过他，看到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伊莎贝拉满心喜悦地迎接了他。

之后的7天，罗马全市遭到了无情的掠夺与毁坏。枢机主教们的家自不必说，就连卡洛斯的外甥、葡萄牙大使的家也未能幸免。费兰特在宫殿的前面重新修建了防御栅栏。

因为这场“罗马劫掠”，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一大中心地罗马化为了废墟。每年的狂欢节上，华丽的假面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平日里也熙熙攘攘的科尔索大街现在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有时候，喝醉了的变成强盗的德国雇佣兵们会高声喊叫，时不时迸发出枪声，将躲藏在倒塌的墙角里的人们吓得半死。尽管如此，大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算好的。夜晚，

当夜色的黑暗将一切都笼罩起来的时候，人们的恐惧达到了顶点。谁也不敢说出“夜”这个字，因为他们听到的不是“夜”而好像是“死”[注]。

从科尔索大街进去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科隆纳宫殿，对于在那里避难的人们来说，“夜”与“死”听起来就是同义词，加上饥饿的痛苦更是如此。为了填饱3000人的肚子，伊莎贝拉搜集来的粮食已经差不多见底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伸出干瘦的胳膊乞讨一丁点儿的食物，场面十分悲惨。可是，那些裸露着丰满的白花花的肉体，穿着豪华的衣服，戴着宝石，将头发时髦地盘起来的贵妇人，平日里脸上一副好似布施了很大的恩惠一般，习惯于只让信徒亲吻他们的戒指的位高权重的圣职者们，态度傲慢的宫廷人等，连他们也都扑向那一点点面包的场景，更如同人间地狱。

周围的人们从这凄惨的地狱中看到，唯有伊莎贝拉一人似乎很安然的样子。但其实她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因为皇帝派的科隆纳公爵将他自己的宫殿提供为住所；皇帝军队总司令官波旁公爵是她的外甥，虽然阵亡了；儿子费兰特是皇帝军队的队长，因为这一切，她的安全获得了充分的保障。

可是，宫殿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这帮失控的军队，对于“罗马”这个词语只意味着财富与财宝聚集地的从北部而来的德国雇佣兵来说，科隆纳与波旁的名字都毫无意义，更不要说只是一个队长贡扎加的名字，又能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呢？要说有什么好的期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伊莎贝拉非常明白这个情况。她也知道，那般优雅而美丽建造起来的罗马宫殿，如果遭到疯狂的袭击，将会片瓦不留。这让她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吧。再加上通过儿子费兰特，她想必也听说了那些出生于欧洲北部的新教徒是如何破坏罗马市街与罗马艺术品的劣迹的。

罗马，没有几个词语能够像这个词语一般让人感到性感而丰富。耶路撒冷，每当人们说起这个名字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悠长的感觉；罗马

与它不同，在2000年中一直给人们以另外一种感觉。

更不要说，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罗马是她一生中憧憬的都市。每当她决定要打开局面、寻找方策时，总是将腿迈向罗马。只有罗马，才是能够引起她造访兴趣的唯一都市。就是这样的罗马，现在正遭受着不懂美的价值的德国雇佣兵泥腿的践踏。连教皇也不得不逃出罗马，亡命于奥尔维耶托[注]。处于“罗马劫掠”这一象征意大利文艺复兴终结的巨大事件之中的伊莎贝拉，无论对这场悲剧留下怎样哀伤的悼词，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吧。于是，作为具有高度修养的艺术的理解者与保护者，她的名字因此坚定不移；布克哈特也一定无法拒绝诱惑，一定会将她说过的话放在那部名著中进行介绍。

可是，在这恐怖的一个星期内，伊莎贝拉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封信。那是写给曼托瓦的费代里科的。她只是平淡地记述了她所听到的罗马城里与梵蒂冈内发生的事情、科隆纳宫殿修建防御栅栏的事情、从宫殿里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枪声与女人的悲鸣之类。只是，在信的最后一行，她诙谐地加上：“今天的餐饭好像也只有涂了大蒜的面包。”从中看不见恐惧，也看不见担忧，只有站在彻底的现实主义之上的合理精神与大胆无畏的微笑。不过，另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伊拉斯谟[注]留下了这样的话：“罗马并不是一个只有基督教徒的城市，而是贵族的高贵精神与缪斯[注]居住的，好似我们全体人员的母亲一样的地方。此次，我以深深的哀悼之心收到这个悲伤的消息。”（写给萨努多的信）

晚年

迈过50岁门槛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开始投掷她人生中决定最后胜负的骰子。都说“曼托瓦侯爵的价值很少”，在过于著名的母亲之下，玩

世不恭的儿子费代里科只是在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怀中寻求慰藉，并不值得一提。伊莎贝拉的决战对手是“罗马劫掠”之后几乎贯穿了意大利历史的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他的意志。她冷静地计算着卡洛斯的实力，在不让对方察觉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实力来为自己做必要的准备。

“罗马劫掠”事件使得天主教帝国的皇帝卡洛斯受到了舆论的谴责。皇帝明白不能总将教皇放置于如此屈辱的状态之中，必须求得和解。现在，问题转移到了卡洛斯这边。

不过，挫败了法国的野心并将那不勒斯与米兰都收入囊中，可以说卡洛斯获得了完美的胜利。1529年8月12日，他第一次将脚踏进意大利的国土——热那亚，为了实现他长年的期望——在罗马，让教皇用双手为他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可是，意大利人并没有忘记两年前的“罗马那桩恐怖事件”。出于这一考虑，教皇与卡洛斯会见的地点选择了罗马与热那亚中间的博洛尼亚。意大利各地的贵族们陆陆续续前往博洛尼亚。伊莎贝拉没有理由错过这一机会，11月，她也带领着那些美丽的女官前往博洛尼亚。

伊莎贝拉此行的目的有三个。首先，将曼托瓦的侯爵地位升级至公爵；其次，如果顺利的话，以当今米兰公国的国主、外甥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病体为由，将米兰与曼托瓦合并；最后，因为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的费拉拉公国与历代教皇之间关系不和，所以希望借卡洛斯的力量进行消解。为此，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之间经常信函来往，商量计策。

1529年11月，在16位枢机主教的陪伴下，教皇克莱芒七世与另一位也是威风凛凛的、在盛大队伍陪伴下驾着马的卡洛斯，先后进入博洛尼亚城。从这个时候起，西班牙风格的黑白色服饰取代了迄今色彩鲜艳的文艺复兴风格。这似乎也象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崩溃。

翌年2月2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经教皇之手，光辉灿烂地戴到了卡洛斯的头上。每天晚上，贺宴舞会不断。在那之间，伊莎贝拉的愿望基本也都一一实现了。公爵晋升一事已经获得了卡洛斯皇帝的许诺。不过，关于米兰公国合并一事，因为皇帝对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亲爱，而没有希望实现。费拉拉与教会之间的和解也完全达成了。卡洛斯在加冕仪式之后，不顾教皇的反对，立即将阿方索·德·埃斯特叫到罗马。阿方索是卡洛斯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唯一认可的具有统治能力的男人。3月初，急忙赶到罗马的阿方索与教皇和解了。

但是，这一次，伊莎贝拉的女官们又发生了绯闻。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骑士们为了她们而争斗，结果一个晚上死了14个人。伊莎贝拉不得不火速带领女官们离开博洛尼亚。尽管如此，年轻的卡洛斯皇帝依然对伊莎贝拉从心底里怀着善意与近乎尊敬之情。他夸赞了她的儿子们，据说在西班牙的宫廷里，卡斯蒂利奥内一直向他讲述伊莎贝拉的事情，于是他答应在归途中顺便去一下曼托瓦。

3月25日，顺路经过曼托瓦的卡洛斯将费代里科晋升为公爵。长子获得了公爵的头衔，次子埃尔科莱升为枢机主教，三子费兰特已经被送至卡洛斯的宫廷，这时伊莎贝拉的身边传来了消息：代替奥朗热公爵指挥皇帝军队的费兰特攻陷佛罗伦萨。被视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这一年瓦解了。

皇帝在离开曼托瓦之前，为费代里科订下了婚约。曼托瓦公爵已经30岁了，17岁的时候与当时8岁的玛丽亚订了婚，但是他为了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向教皇请求婚姻无效，并获得了许可。无效的理由据说是玛丽亚的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指使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预谋毒杀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也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如今，曼托瓦现任国主费代里科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彻底放弃了自己成为公爵夫人的念想。

那时，皇帝传来了话，选定的新娘是朱莉娅公主[注]。她是阿拉贡家族中唯一生存的王室女儿，相当于费代里科的表姐。朱莉娅长得很难看，而且已经40岁了。费代里科就连假装接受也不愿意，但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却建议他结婚。她打的算盘是，朱莉娅是一个又丑又老的女人，所以不可能给费代里科生下孩子，而且他也不会爱上她。这样一来，自己的孩子就能成为继承者。伊莎贝拉默不作声地看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这一举动，没有采取行动，她在等待着时机。

可是，这个时机却来得意外的早。年幼的蒙费拉托侯爵从马上摔下来，突然去世了。于是，继承权就转到了女儿玛丽亚的身上。感到一切都提早了的是费代里科，他赶紧向教皇与皇帝寄去信函，请求说他有不能与朱莉娅结婚的理由。因为之前与未婚妻玛丽亚的婚姻无效的手续还没有办好，所以与朱莉娅的订婚是无效的。皇帝与教皇都大为震惊，不过还是将决定延期了。接着玛丽亚也去世了，而继承者这次变成了她的妹妹玛尔格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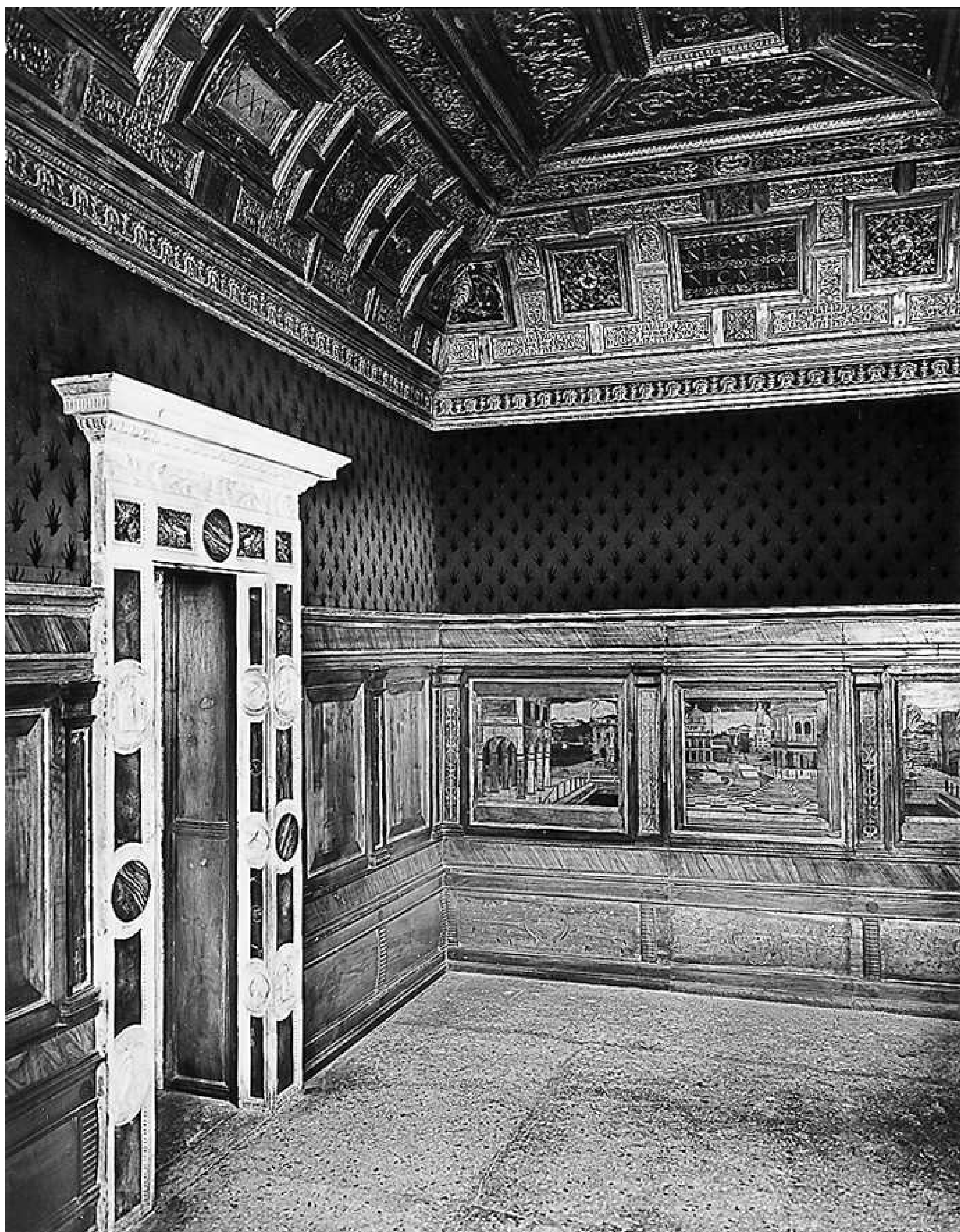
到了这个时候，伊莎贝拉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年轻的继承者玛尔格利塔的身边，来自各地的求婚蜂拥而至。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希望女儿与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结婚，米兰公爵也是如此希望的。伊莎贝拉首先去说服母亲侯爵夫人。在伊莎贝拉出色的外交面前，侯爵夫人根本不是对手。伊莎贝拉甚至说，“只要女儿同意的话”，立刻将费代里科派到玛尔格利塔的身边。在费代里科巧妙的求爱下，玛尔格利塔被俘获了。她说：“如果不能与费代里科结婚，那我就去当个修女。”伊莎贝拉同时还向教皇和皇帝采取了行动，贿赂了听取费代里科忏悔的牧师，让他在复杂宗教的教义之上编写戏剧。其理由是：因为之前婚约无效时的忏悔不合教理，所以婚约无效不成立。对此，教皇与皇帝都不得不同意。而且，订了婚的姐姐死后由妹妹替代，这样例子也不是很少见。1531年7月，费代里科·贡扎加与玛尔格利塔的婚事对外宣布。11月，年轻的新娘到达曼托瓦。三年后，蒙费拉托侯国与曼托瓦公国合并。

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10年的情人费代里科为了这桩婚姻抛弃了她，虽然不至于被流放，但她留下了孩子们后离开了曼托瓦。伊莎贝拉也许胜利了，但她在这10年来的敌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特征。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儿子费代里科的婚事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政治行为。年近60岁的她，在去世前的9年中，很多时候都在自己的书斋里静静地度过。宫殿中有两个被称为“洞穴”（GROTTA）与“书斋”（STUDIOLO）的房间，里面用收集而来的众多艺术品点缀着，虽然小却有一个面向中庭的大窗户，充足的阳光就从那里照射进来。

1534年，弟弟阿方索去世。接着，米兰公爵、乌尔比诺公爵以及与她同时代的人，几乎都不在了。世代变更，但伊莎贝拉深以为豪的精神独立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衰弱的迹象。虽然女儿埃莱奥诺拉、儿子埃尔科莱等人已经成为维多利亚·科隆纳[注]的沙龙中热心的一员，但是，伊莎贝拉与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宗教般清洁的精神结合”完全无关。

正如书斋的入口处挂着的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所显示的一般，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的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她虽然对维多利亚·科隆纳彬彬有礼，但那并非尊重她的“高贵的精神”，而是因为维多利亚的外甥是当时最有势力的阿方索·德·阿瓦洛斯（Alfonso d’ Avalos）。如同伊莎贝拉期望的那样，这个西班牙贵族后来与伊莎贝拉的孙女结婚了。



伊莎贝拉的“书斋”

最后的几年，伊莎贝拉将热情都倾注于一个名叫索拉罗洛（Solarolo）的小地方的统治上。她如其所愿地对这个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小城市进行管理，进行清晰的行政区划，征收合理的税款。现在从博洛尼亚往里米尼去的路上，稍微偏离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小镇，镇上的中心广场被称作贡扎加广场。

她的这一统治受到了高度评价，人们都称赞道："这是一位应该生为女王的女士。"可是，这其实也是伊莎贝拉被儿子费代里科从曼托瓦国政中隔离出来后对寂寞的逃避。但是，她没有抱怨，也从未想过取代儿子，因为她觉得已经为曼托瓦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即使到了这个年纪，她依旧是一个快活的，而且非常时髦的女人。

1537年6月，伊莎贝拉仅有的几个同世代的朋友中的一位、老友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到曼托瓦来拜访她。在他滞留的5天中，参观了她那个现在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曼特尼亚、柯勒乔、贝里尼、提香注的绘画，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希腊的大理石像及古罗马诸多的雕刻上都印满了她的回忆。本博与依旧拥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精神的伊莎贝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带着这个深刻的印象，他离开了曼托瓦。数日后，伊莎贝拉的儿子埃尔科莱收到了来自本博的一封信。"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贤明和幸福的女士。"

两年后，1539年2月13日，伊莎贝拉去世，时年65岁。

---

1.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2. 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
3.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1485——1561），意大利小说家。他出生于北意大利，在帕维亚大学学习后，成为多米尼克会的修道士。他喜欢冒险而具有野心，对政

治与军事有兴趣，侍奉于埃斯特家族与斯福尔扎家族。他曾入军籍，后任主教，专心于学问与创作。

4. 卢多维科·阿廖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早期写有讽刺诗和《列娜》《妖术》等风俗喜剧。他的代表作长诗《疯狂的奥兰多》对欧洲的叙事长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1493——1569），意大利诗人、宫廷人。

6. 乌尔比诺（Urbino），位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虽然是山间的一个小城市，但它以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被称为艺术之街。“乌尔比诺历史地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 引文选自日译本《世界の名著45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中央公论社，柴田治三郎译，1966年。柴田治三郎（1909——1998），日本文学研究者、德国文学家、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有著作《莫扎特——与命运斗争的永远的天才》及译著多部。

8. 摩德纳（Mod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内，是摩德纳省的首府。

9. 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1466——1536），威尼斯贵族、历史学家、政治家。

10. 亚历山德罗·卢齐奥（Alessandro Luzio，1857——1946），出生于意大利的圣塞韦里诺——马尔凯，是一位记者、历史学家和意大利档案学者。

11.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1513年出版名著《君主论》。

12.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最盛期的领主。他虽然没有公爵的头衔，却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具有卓越的政治、外交能力，在调整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利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民众慷慨大方，拥有极大的支持，也是一个著名的学问与艺术（尤其是文学）的赞助者。

13. 罗马劫掠（Sacco di Roma）指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arl V）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在教皇国的罗马进行杀戮、破坏、抢夺、强奸等事件。

14. 此处的黑白两色指代西班牙服装。

15.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Beatrice d’ Este，1475——1497），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妻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女性。

16.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意大利佩斯卡拉（Pescara）的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16世纪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琪罗艺术交流甚深。

17. 波河（Po），横穿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它的源头为阿尔卑斯山脉，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总长逾650公里。

18. 蒙扎（Mo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伦巴第区，在米兰的东北方向，距离约15公里。

蒙扎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心城市，其纤维业与出版业等工商业发达。该城市有著名的蒙扎运动（F1赛事之一），此外还有收藏了象征意大利王位的伦巴第铁王冠的蒙扎大教堂（Duomo of Monza）、蒙扎公园与王宫（Royal Villa of Monza）等观光地。

19.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四地区之一。“蒙特卡洛”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查理三世之山”，在其统治期间命名。它拥有国营赌场、高尔夫球场、美术馆、豪华酒店等设施，举办众多的艺术节与体育节。

20. 大奖赛（Grand Prix），意为大奖、最高奖励，是对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内的最优秀者授予大奖的奖励。

21. 埃尔科莱·德·埃斯特（Ercole I d’ Este，1431——1505），费拉拉公爵。自1445年起，他在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宫廷里接受了15年的教育，培育了高度的修养，后来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艺术资助者。

22. 埃莱奥诺拉·阿拉贡（Eleonora Aragon，1450——1493），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Ferdinando）一世的女儿，1473年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结婚。

23. 安东尼奥·皮萨内洛（Pisanello，1395？——1455？），15世纪活跃的意大利画家，哥特式代表画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纪念章作家。

24.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2——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画家。

25. 雅各布·贝利尼（Jacopo Bellini，1400？——14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出生于威尼斯。

26. 示巴女王，《圣经·旧约》中出现的女王，示巴古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

27. 莱奥内洛·德·埃斯特（Leonello d’ Este，1407——1450），费拉拉侯爵（在位时间：1441——1450）。

28. 鲁特琴，拨弦乐器，主要指中世纪至巴洛克时期欧洲使用的古乐器总称。

29.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一世·贡扎加与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的女儿玛格丽塔·迪巴维耶拉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即位曼托瓦侯爵，1490年2月12日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女儿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更新了贡扎加家与埃斯特家的传统同盟关系。

30.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祖母是芭芭拉·冯·勃兰登堡（Barbara von Brandenburg，1423——1481），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家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卢多维科三世·贡扎加的妻子，丹麦王妃多罗西娅（Dorothea）的姐姐。

31. 《弄臣》（Rigoletto）是威尔第作曲的三幕歌剧，1851年在威尼斯凤凰剧院（Teatro La Fenice）首次上演，被称为威尔第中期的杰作。

32.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1452——1508），米兰公爵，15世纪至

16世纪米兰的统治者。他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四子，绰号是“伊鲁·摩洛”。据说“伊鲁·摩洛”的名字来自像“摩尔人”（柏柏尔人）一样黑的意思，引申为黑心肠。他曾统帅瑞士军队，是达·芬奇的早期资助者。

33. 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表建筑家，对后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

34.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Cecilia Gallerani，1473——1536），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爱妾。据说她是达·芬奇《抱银鼠的女子》的原型，是一个擅长拉丁语、会作诗、能够辩论哲学的才女。

35. 格里诺（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人文主义教师，出生于意大利维罗纳（Verona），在佛罗伦萨等地创办了古典语的寄宿制学校。1492年，他被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聘为家庭教师，在费拉拉大学教授修辞学。他完成了三段式的人文主义教育课程，为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制定了方向。

36. 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1468——1494），米兰公爵（在位时间：1476——1494），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个妻子博纳·迪·萨沃亚（Bona di Savoia）所生的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皇后比安卡·马里亚·斯福尔扎（Bianca Maria Sforza）的哥哥。他7岁的时候因父亲被暗杀而继承了米兰公爵的封号，叔父卢多维科摄政，掌握实权。

37. 维斯孔蒂家族是意大利的贵族门第，在13世纪，家族中出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ius X，1210——1276，在位时间：1271——1276），确立了对都市国家米兰的统治权。1395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受皇帝认可，成为米兰公爵。15世纪后，其统治权移交于斯福尔扎家族。

38. 安茹家是法国统治安茹地方的贵族门第，具有四个系统。其中第三个系统安茹家族是法国国王家族卡佩家的支流，在意大利被称为Angiò家族。当金雀花家族被没收了在法国的领地之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于1247年被封为安茹伯爵，从而以查理为祖先的安茹家族重新成立。查理于1246年成为伯爵，1266年即位西西里国王。因此，其家谱也被称作安茹——西西里家族。查理虽然失去了西西里，但是子孙却继承了那不勒斯的王位。14世纪，这一家谱中还出了匈牙利波兰国王。

39. 奥尔良公爵（duc d’ Orléans），法国公爵之一，在法国公爵爵位中属于级别特别高的一种，以其最初的封地奥尔良命名。这一称号主要授予王室的亲王。

40. 瓦伦丁·维斯孔蒂（Valentine Visconti，1366？——1408），奥尔良公爵（瓦卢瓦）的路易一世（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的王后，是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与第一任妻子伊莎贝尔·德·弗朗斯的女儿，出生于米兰。伊莎贝尔是法国国王让二世的女儿，奥尔良公爵路易是瓦伦丁母亲的表弟。路易十二以瓦伦丁的血统为根据，要求维斯孔蒂家族的继承权而引起了意大利战争。

41. 1495年7月6日的塔罗河战役是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与法国军队在塔罗河岸（福尔诺沃附近）发生的激战。同盟军死者3000人以上，法国军队未足200

人。以往的意大利战役中，死者都很少，而此次塔罗河战役则是意大利第一次杀戮与流血的战役。

42.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帕多瓦派的代表。1450年，他应卢多维科·贡扎加侯爵的邀请移居曼托瓦，1460年后成为曼托瓦侯爵家的宫廷画家。

43. 此幅作品于1496年绘制，是为了纪念1495年塔罗河战役，由弗朗切斯科二世委托作者为曼图亚的一个圣母小教堂而创作。画中间的是圣母马利亚，左边跪着的是曼图亚的侯爵，右边跪着的是他的夫人，圣母的披风被拉开，象征保佑他们战争胜利。上面的棚架装饰着水果和各种鸟。此画于1798年进入卢浮宫。

44. 洛什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谷（The Loire Valley），是中世纪建造的古堡，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查理七世即位之前的居城。

45. 尼科洛·达·柯勒乔（Niccolo da Correggio，1450——1508？），诗人、制作人，也曾是战士、宫廷人，对费拉拉的歌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46. 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Gian Cristoforo Romano，1456——1512），艺术家、雕塑家。

47. 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ti，1483——1520），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代表画家、建筑家，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美术三杰”。拉斐尔所绘画的画以“秀美”著称，画作中的人物清秀，场景祥和。

48. 佩鲁吉诺（Perugino，1448？——152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派（Umbria）的代表画家。1481年，他应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邀请，参与梵蒂冈宫殿西斯廷教堂的壁画装饰工作。

49.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1459？——1537），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曾对达·芬奇产生影响，后反受达·芬奇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其画作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容貌相似。

50. 《安吉里之战》（Battaglia di Anghiari），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府的大会议室（容纳500人）中达·芬奇制作的壁画。很多研究者认为此画现在依旧保存着。其中心部分经卢浮宫博物馆中的彼得·保罗·鲁本斯摹写而广为人知。1504年，达·芬奇受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委托开始制作壁画，与此同时，在其壁画的对面，米开朗琪罗正制作《卡希纳之战》（Battaglia di Cascina）。

51. 菲耶索莱（Fiesole），位于佛罗伦萨北部4公里开外300米海拔的山丘上，现今依旧保留着伊特鲁里亚（Etruria）——罗马时代的遗迹。

52.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威尼斯派的第一代代表画家。

53. 威尼斯总督（Doge），指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国家的元首。

54. 伊丽莎白·贡扎加（Elisabetta Gonzaga，1471——1526），意大利曼托瓦侯爵贡扎加家的女儿，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的教养与美德兼备的贵妇人。

55. 乔凡尼·桑蒂（Giovanni Santi，1435？——1494），乌尔比诺的宫廷画家。

56. 《哀悼基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曼特尼亚的画作（1480），原题为“Cristo morto”，是曼特尼亚的代表作之一，收藏于米兰的布雷拉美术馆（Pinacoteca di Brera）。

57.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时间：1503——1513），著名的艺术爱好者，资助了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委托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重修西斯廷教堂，让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58.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公爵（在位时间：1519——1540），蒙费拉托（Monferrato）侯爵（在位时间：1536——1540）。

59.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澳大利亚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493——1519）。他因奠定了家族隆盛的基础而被称为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他勇武而身材高大，也是艺术的保护者，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骑士。

60. 查理即查理五世（1500——1558），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519——1556），作为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516——1556）而被称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

61. 夏洛特·德·阿尔布雷（Charlotte d’ Albret，1480——1514），法国贵族阿兰·德·阿尔布雷与弗朗索瓦丝·德·沙蒂永的女儿。她在法国王室里长大，是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的妻子安妮·德·布列塔尼的侍女，据说是一个知性的美女。1499年，她与切萨雷结婚，当然这是切萨雷与路易十二为了加强同盟的政治婚姻。

62. 西吉斯蒙多·贡扎加（Sigismondo Gonzaga，1469——1523），1505年12月1日被尤利乌斯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

63. 佩鲁贾（Perugia），意大利中部城市，位于罗马以北、台伯河上游的山地丘陵。

64. 锡耶纳（Siena），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南部大约50公里处，是一座中世纪古城。

65. 卢卡（Lucc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区的西北部，由超过4公里长的城墙围住的城塞都市，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诞生地。

66. 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友人。他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等优秀历史书，被称为“近代历史学之父”，是美第奇派的重臣之一。

67. 安杰拉·波吉亚（Angela Borgia），相当于切萨雷与卢克雷齐娅的表妹，不过，其父相当于卢克雷齐娅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外甥。作为父亲政治外交的棋子，卢克雷齐娅被多次出嫁，安杰拉是她嫁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时带的侍女。

68. 朱利奥·德·埃斯特（1478——1561），埃尔科莱的第七子，是埃尔科莱与妻子的侍女

伊莎贝拉·阿尔杜伊诺生下的庶子。他是一个拥有美丽眼睛的美男子，这也是后来他的悲剧的起源。

69. 伦巴第（Lombard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西北部，首府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

70.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1490——1538），意大利军人，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1503年即位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其伯父。1508年，他与埃莱奥诺拉·贡扎加结婚，育有五子。

71. 维罗纳（Vero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Veneto）大区的西部。

72. 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文艺复兴时期优秀的建筑家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亲自建造的美丽的城市。

73. 帕多瓦（Padov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经济与通信的中转地。

74. 马切拉塔（Macerata），意大利共和国马尔凯大区的一个城市。

75. 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法国公爵之一，在波旁王朝之前，由波旁家族世袭。

76. 萨沃亚公爵（Duca di Savoia），1418——1860年间萨沃亚家族在统治萨瓦时使用的世袭君主称号，现在是萨沃亚家族的一种礼仪称号。

77. 蒙费拉托（Marchesato del Montferrato），位于意大利波河沿岸的皮埃蒙特南部与都灵东部的侯国或侯爵领地。

78. 苏丹是伊斯兰世界里的君主称号之一，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权力（者）、权威（者）。

79. 埃莱奥诺拉·贡扎加（Eleonora Gonzaga，1493——1570），意大利曼托瓦公爵家的女儿，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一世的妻子。她与母亲一样，热衷于文艺振兴，与彼得罗·本博、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托尔夸托·塔索等人文主义者亲交。

80. 吉多贝多·达蒙泰费尔特罗（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1472——1508），意大利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他与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的妹妹伊丽莎白结婚。婚后，他因无性能力而没有子嗣，但妻子没有同意与他离婚。

81. 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威尼斯的中心广场，被回廊式建筑包围，拥有总督府、圣马可教堂等建筑，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82. 里米尼（Rimini），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一个城市。

83. 彼得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作家、诗人。

84. 《拉奥孔与儿子们》（Gruppo del Laocoonte），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是一组用大理石制作的古希腊雕像。

85. 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佛罗伦萨神权共和国领导。

86. 米兰多拉（Mirandol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摩德纳县，在费拉拉以西约44公里外。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城塞都市，自14世纪以来4个多世纪都是米兰多拉公国的首府，世代由皮科家族统治。

87. 戈伊托（Goito），曼托瓦近郊的一个小镇。

88. 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13——1521）。他为美第奇家族出身，喜欢华丽的活动，在他的治理下，罗马的文艺复兴文化迎来了最盛期。

89. 贝尔纳多·多比奇·达·毕比印纳（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1470——1520），枢机主教、喜剧作家。

90. 《廷臣论》（Il Libro del Cortegiano），卡斯蒂利奥内的代表作，1528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描写了上流阶级的社交术及教养，长期被欧洲上流阶层视为有教养人的规范。

91.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1478——152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作家，因《廷臣论》一书闻名。

92. 《创世纪》，梵蒂冈宫殿内西斯廷教堂天井上的米开朗琪罗的绘画作品，是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表艺术作品，1508——1512年制作。

93. 雅克·萨多莱托（Giacomo Sadoleto），利奥十世的秘书。

94. 提图斯浴场（Thermae Titi），公元80年由第十代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罗马的埃斯奎利诺山丘上建造的罗马浴场。

95. 黄金宫殿（Domus Aurea），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代皇帝尼禄建造的大宫殿，公元64年在罗马大火之后建造起来，所以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

96. 毕比印纳在乌尔比诺创作了喜剧《卡兰德利亚》（La Calandria），由当时被称为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家吉罗拉莫·真加进行编剧上演。它当时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意大利语表演的，是一出好色与滑稽的戏剧。

97.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1479——1516），意大利的贵族、政治家，佛罗伦萨的僭主。

98.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1492——1519），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僭主（1516——1519年保有其权力），乌尔比诺公爵。

99. 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er de France，1494——1547，在位时间：1515——1547），瓦卢瓦王朝第九代法国国王。因父亲的表哥路易十二去世时没有子嗣，所以弗朗索瓦作为后继者于1515年即位。他扩大王权，奠定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基础，是法国最初的文艺复兴的君主。

100.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都铎王朝（the Tudors）第二代英格兰国王

（在位时间：1509——1547），爱尔兰国王（在位时间：1541——1547），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次子。

101.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1460——1523），米兰公爵。

102. 三层皇冠是象征罗马教皇地位的皇冠，因其三段重叠的造型，又被称为“三重冠”。

103. 西斯廷教堂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的名字“西斯廷”便是来源于当时的教皇之名“西斯都”。西斯廷教堂是罗马教皇的私用经堂，也是教皇的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

104. 路易丝·德·萨瓦（Louise de Savoie，1476——1531），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沃亚公爵菲利贝托（Filiberto）二世是她的同胞弟弟，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三世是她的异母弟弟，路易十一的王后夏洛特·德·萨瓦是她的叔母。

105. 克莱芒七世（Clemens VII，1478——1534），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23——1534）。他出身于美第奇家族，曾经在教皇利奥十世的手下担任枢机主教，发挥了才干。但当他即位教皇以后，被卷入了动荡的国际情势，酿成了罗马劫掠的悲惨事件。

106. 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499？——1546），文艺复兴中期的建筑家、画家。1513年时，他是拉斐尔工作室里最重要的人物。

107. 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2），意大利医生、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圣职者。他留下了很多名人传记、意大利战争记录。

108. 帕维亚战役于1525年发生于意大利的帕维亚城。意大利与西班牙（帝国联合军）共同作战，在帕维亚城外米拉贝洛巨大的狩猎场攻击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的法国军队。

109. 圣天使堡（Castel Sant’ Angelo），位于台伯河畔，古罗马地区的最西端，有数条桥可通往台伯河西岸。由贝尔尼尼设计的这座桥可说是巴洛克式装饰艺术杰作。

110.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忠实军人，德国雇佣兵师团的诞生之父。

111. 马里奥山脉，意大利最高的山脉，海拔139米，环绕于罗马城的西北侧。

112. 康斯坦丁（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年）。

113. 意大利语“夜”：Notte。“死”：Morte。发音相近。

114. 奥尔维耶托（Orvieto），位于意大利共和国翁布里亚大区泰尔尼县，是建造在山丘上的要塞都市，现在还留有16世纪时在罗马劫掠中逃跑至该地的教皇克莱芒七世建造的井的遗址。

115.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荷兰出身的人文主义学者、天主教的神甫、神学者、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愚人颂》等。

116.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9个女神，体现了古代希腊时代对诗歌艺术的完整理解。

117. 朱莉娅·德·阿拉戈纳（Giulia d’ Aragona，1492——154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伯母。

118.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诗人。她与米开朗琪罗交换诗歌，艺术交往深厚。

119.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画家，威尼斯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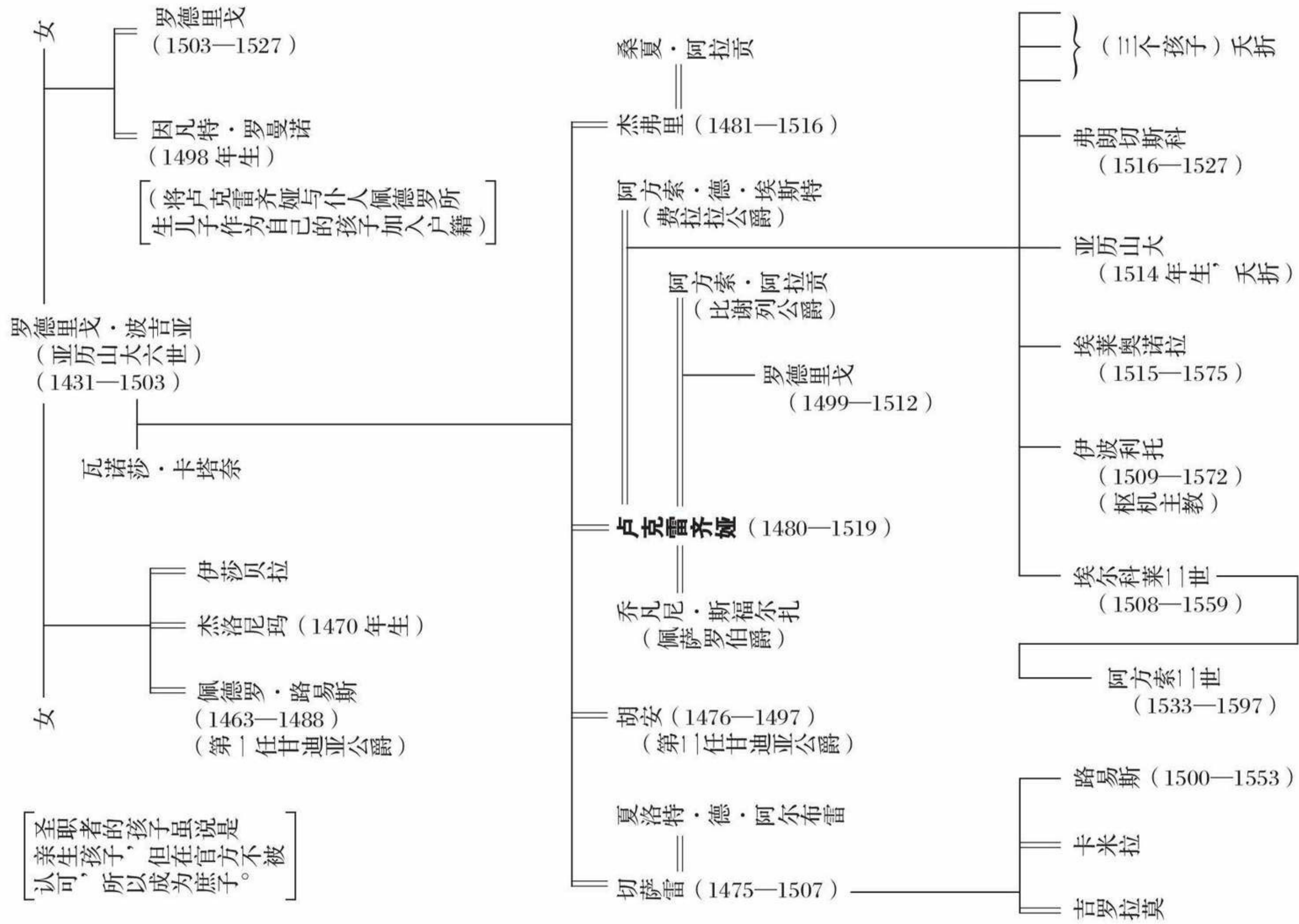
“Aut Caesar aut nihil.”

（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



平托瑞丘绘，梵蒂冈的“波吉亚寓所”壁画

卢克雷齐娅家谱



女
罗德里戈（1503—1527）
因凡特·罗曼诺（1498年生）
（将卢克雷齐娅与仆人佩德罗所生儿子作为自己的孩子加入户籍）
罗德里戈·波吉亚（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
瓦诺莎·卡塔奈
伊莎贝拉
杰洛尼玛（1470年生）
佩德罗·路易斯（1463—1488）（第一任甘迪亚公爵）
女
圣职者的孩子虽说是亲生孩子，但在官方不被认可，所以成为庶子。
桑夏·阿拉贡
杰弗里（1481—1516）
阿方索·德·埃斯特（费拉拉公爵）
阿方索·阿拉贡（比谢列公爵）
罗德里戈（1499—1512）
卢克雷齐娅（1480—1519）
乔凡尼·斯福尔扎（佩萨罗伯爵）
胡安（1476—1497）（第二任甘迪亚公爵）
夏洛特·德·阿尔布雷
切萨雷（1475—1507）
（三个孩子）夭折
弗朗切斯科（1516—1527）
亚历山大（1514年生，夭折）
埃莱奥诺拉（1515—1575）
伊波利托（1509—1572）（枢机主教）
埃尔科莱二世（1508—1559）
阿方索二世（1533—1597）
路易斯（1500—1553）
卡米拉
吉罗拉莫

历史与女人

罗马的夏天非常热，却总让人感到有股清爽的气流通过。微风穿过梵蒂冈的石砌建筑物，从深邃的窗口吹进来，轻轻拂过灼热的肌肤。这个季节里到访的众多游客，无一不是为了参观米开朗琪罗的壁画而匆匆奔赴西斯廷教堂，而位于教堂左拐处的“波吉亚寓所”[注]则显得十分冷清。

那里有平托瑞丘[注]描绘的波吉亚家族壁画像。左手边，站在圣·卡特里娜前面的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壁画上右边的人物是弟弟杰弗里[注]及妻子桑夏[注]。最右边的是身穿时兴的土耳其风格服饰的哥哥胡安[注]。在下一个房间入口处的墙壁上，画着身穿教皇礼服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不过，唯独不见长兄切萨雷。

俯瞰中庭，喷水池中水花四溅，身着黑色僧服的人在一旁来来往往。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而500年前，卢克雷齐娅从这个窗口远眺到的是同壁画描绘一般的山野。对于她而言，这是铭刻了她一生的房间。

最初，她与第一任丈夫佩萨罗伯爵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举行的。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比谢列公爵[注]也正是在这个房间里，被她的亲哥哥切萨雷所残杀。为了与第三任丈夫阿方索·德·埃斯特举行婚礼而前往费拉拉的当天，她与教皇父亲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做了最后的道别，之后再无相见。并且，因为教皇父亲之死、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深感绝望的切萨雷也被囚于此屋。壁画上她的肖像，曾经被熠熠生辉、五光十色的宝石装扮着。现如今，在头部和胸部曾镶嵌有宝石的地方却只留下凄惨的凹印。唯有她那甜美的容颜，至今未减分毫。

卢克雷齐娅拥有一头金色长发，却从不盘发，只随意地散在肩头。正是这样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女人，一生与波吉亚家族，尤其是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哥哥切萨雷纠缠不休，她的悲剧也始于其父教皇的即位。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相比之下，卢克雷齐娅太过于平常了。她虽然拥有教皇之女的地位，在罗马教会这一权力中枢的培育下长大，却最终没能成为舞台上的女主角。她拥有天生的美貌及受男性爱慕的女性美，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父亲及兄长的势力来强调自我。她是一个无所欲求的女人。

按说卢克雷齐娅至少也能嫁给地方贵族，安稳地过着贵妇人的娴静生活。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一生竟会如此悲剧。这个看似平凡的女人最大的不幸，皆因整个人生都未曾脱离她那过于非凡的父亲和兄长的控制。

歌德曾说：“了解女人就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果想要深刻认识某个时代，那就得好好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些为卢克雷齐娅作传的作家，兴趣也全然不在她的性格特点，而是在叙述她的同时也叙述了她周边的人群。也就是说，在描写男性的时候，有可能忽略女性；但是，在描写女性的时候，却不能不写男性。正因为如此，虽是描写女性，却绘出了一幅更近似于历史真相的画卷。卢克雷齐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人。在意大利作家之中，就数玛丽亚·贝隆奇[注]撰写的卢克雷齐娅传记最为细致，其标题亦记为“卢克雷齐娅及其时代”。历史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的她，其父亲及兄长才是众人的兴趣所在，毕竟他们都是历史上极富个人魅力的第一流的男人们。

波吉亚家族的人们

1492年7月25日夜间，或是26日的凌晨吧，性格软弱而且晚年爱听信谗言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留下的只是一堆毫无头绪的难题。

在意大利的外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天主教诸国不禁深感压迫。但是，对于罗马教皇来说，比起土耳其帝国，更为现实的威胁是眼前的西欧天主教诸国，也就是逐渐强大起来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专制国家势力的抬头。这些国家虽然在其成长为一个帝国的过程之中利用了教会的势力，现如今却对意大利燃起了更大的领土野心。

在意大利国内，教会亦处于各大势力的夹击之中。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四大势力为保持各方势力均衡，一致认为要尽量抑制教会势力。

罗马教廷已经无法掌控其领地罗马涅地区，该地逐渐被野心勃勃的威尼斯共和国所侵蚀。在罗马市内，奥尔西尼[注]、科隆纳[注]、萨韦利（Savelli）等豪族，因为背后有着牵制教会势力的各列强的支援而肆意横行，教会对此却无计可施。

教会的势力一落千丈。教廷已然成为意大利内外列强利用的一个机构。虽如此，关于教皇继任的阴谋却在险恶地进行着。瞄准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与米兰的伊鲁·摩洛联手，将他的胞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推举为枢机主教；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则成了那不勒斯派的朱利亚诺·罗韦尔[注]枢机主教的后盾。威尼斯静观其变。佛罗伦萨则因为四个月前洛伦佐·德·美第奇之死而失去了重要的外交政治家，无计可施。教皇之位的争夺俨然成了斯福尔扎与罗韦尔两大枢机主教势力的交

锋。

当时只有37岁的斯福尔扎毕竟太年轻了，罗韦尔则因行为粗鲁、政治目的过于明显而受人厌恶。二者之间脱颖而出的是同为枢机主教的罗德里戈·波吉亚[注]。身为西班牙人的波吉亚也并不是没有劣势，因为对于格外讨厌外国人当教皇的意大利枢机主教们来说，“加泰罗尼亚[注]人”这个词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

拥有强大的米兰公国势力背景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与那不勒斯王国联手；作为英诺森八世的第一近臣朱利亚诺·罗韦尔，拥有着政治势力上的支持；而波吉亚又拥有什么能够一较高下的法宝呢？

那便是金钱。具有枢机主教中第一资本家经济实力的波吉亚，将自身最大的财产——对现实的冷静判断与计算——大胆地投入一个个要点之中。34年来，他担任着枢机主教之中最重要的职位副大法官，由此获得的经验也让胜利的天平向他倾斜。自认年纪太轻的斯福尔扎这一次放弃了自己成为教皇的念头，波吉亚便笼络斯福尔扎作为自己的强力后援，这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处。

得知波吉亚这一动向的罗韦尔暴跳如雷，而波吉亚的阴谋也渐渐浮出表面。在英诺森八世临死的四天前，就在这位绝望的躺在病床上的教皇面前，波吉亚与罗韦尔之间的争执爆发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般地站在教皇的面前——波吉亚瞪着罗韦尔——就能向您表现出谁是副大法官了吧。”“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罗韦尔也大声地吵嚷着——就能看出是谁不敬畏您了吧。”（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的信）

教皇死后8天，8月3日早上，23名枢机主教出席，召开了第一次教皇选举秘密会议。

卡拉法㊟获得了9票，波吉亚7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到两票。

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尚未显现出效果。斯福尔扎派将票投给了年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到有效票数的2/3，所以延期至下一次表决。聚集于圣彼得广场等待结果的罗马市民们也纷纷散去。

第二次教皇选举会议按照惯例，仍在西斯廷教堂召开。

卡拉法9票，波吉亚8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了一票。

斯福尔扎派严守约定，井井有条地将选票全部投给了卡拉法。虽说才早上9点，夏天的罗马已暑气炎炎。信使们接到未有定论的消息后，便飞驰于意大利国中。马蹄扬起的尘烟，白茫茫一片，久久地笼罩在圣彼得广场之上。第三次，仍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依照惯例，自下一次选举会议起，只能向枢机主教们提供面包和水。此时，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在拉取选票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金币被巧妙地藏匿于大量的美术品及银器之中，偷偷地从波吉亚的宫殿运至斯福尔扎家中，纳佩堡也作为礼物送给了斯福尔扎。不仅如此，波吉亚约定，在即位之际任命斯福尔扎为副大法官，政治上亦与斯福尔扎联手。这一切，都在8月10日至11日间完成。于是，斯福尔扎派原本投给卡拉法的选票转投给了波吉亚。胜负已定，波吉亚17票，超过了有效票数的2/3。得知这一结果的罗韦尔感到大势已去，乘夜逃回自己在奥斯蒂亚㊟海岸边的城堡。

8月11日的早晨，罗马的市民们在圣彼得广场上眺望着。当新教皇被选定时，那拉丁语的宣告声让此前涂固的窗台处的砖头剥落得更为厉害。㊟“枢机主教罗德里戈·波吉亚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即位教皇。”

真正的贵族不会讨论市民的道德等问题，开始关心市民的道德之

时，就是贵族阶级没落之日。新教皇罗德里戈·波吉亚正是秉持这种真正的贵族之心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西班牙瓦伦西亚（València）附近的哈蒂瓦（Xàtiva）是波吉亚家族的领地，罗德里戈便出生于此。其家族的飞跃始于1455年伯父即位教皇。教皇加里斯都三世在即位之时，分别授予两个西班牙外甥以要职：哥哥佩德罗·路易斯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弟弟罗德里戈任枢机主教，并且马上升为副大法官。赐封还不仅仅如此。当时的记录中还记载了教皇将主教区中最富裕的地区赐予了外甥。从那时起，罗德里戈的才智慢慢地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只有25岁的他，还稍微显得有些稚嫩。

聪明过人的罗德里戈，在枢机主教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不仅如此，面对当前事态，他还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沉着冷静。就在三年后伯父加里斯都三世去世之际，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同以往一样，在教皇去世之际发起了暴动。哥哥佩德罗·路易斯决定逃离无政府状态的罗马，罗德里戈将孤身一人的哥哥送出罗马城后返回了梵蒂冈，静静地祈祷着，任由暴徒掠夺。但是，没有一个暴徒能够将手伸向那样镇静的他。外表看似平静的他，一想到哥哥在逃亡途中被奥尔西尼杀害，心绪就沸腾不已。



亚历山大六世

此后，34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在这期间，四位教皇相继即位而后过

世，而他依旧是副大法官。罗德里戈一直坚忍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时刻来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他的势力与经济能力也愈发强大起来。

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罗马，罗德里戈并不像僧侣那样封闭自己，而是过着王公贵族一般的生活。他喜欢狩猎，豪华的祭典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至于学问与艺术，对于他而言就像对于很多文艺复兴人士一样，不过是家常便饭。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特地赞助和支持学问和艺术的发展，从而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很贵族式的，可以说这一点是他，也是波吉亚家族的特征。他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算在豪华的宴会上甚至是礼拜堂内，他都自然不拘。

这正是波吉亚教皇“堕落的真相”。虽被同时代及后世戏称为“最性感的基督”，可生性厌恶伪善的他，毫不在意来自敌对方的宣扬及新教徒对他的责难，任由所有流言蜚语自生自灭。然而“历史总有一天，会对这光辉的生涯给予正当的评价”（胡安·洛佩斯[注]），即便在同时代的人之中，也并不只有洛佩斯一个人这么认为。

当然，如果想要对这位“最性感的基督”那过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责难的话，一一列举事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北方的新教徒来说，让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的是，教皇在作为一个圣职者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梵蒂冈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团体，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是天主教会和其他大型宗教所共通的宿命。这一本质在现代也没有丝毫改变，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强烈要求政治性的时代。可是，从所有的层面上来说，无论是在宗教、政治还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欲望上，这个被称为“能够在自己出生的年代里生存下来的男人”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是一个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人。

28岁的时候，随同教皇庇护二世[注]出席曼托瓦会议的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朴素的农村姑娘瓦诺莎。他们之间的恋情此后整整持续了30年。即使后来二人之间已不再有两性关系，可在他的心中，对瓦诺莎的

爱情与尊重也从未消失。早已成为别人妻子的她，被枢机主教波吉亚请到罗马，为他生了四个子女：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可是，孩子们一出生便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波吉亚的表妹阿德里安娜·米拉的身边抚养。在波吉亚的宫殿旁边，波吉亚为瓦诺莎构建了一个家。她在那里除了等待波吉亚的来访和偶尔去看望孩子们外从不抛头露面，做了一辈子教皇背影里的女人。

与瓦诺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生于罗马贵族之家的朱莉娅·法尔内塞[注]。她在枢机主教波吉亚成为教皇的数年前就是他的情人。“美丽的朱莉娅”拥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美，芳龄不足20的她将年近60的波吉亚对女人的思慕与宠爱集于一身，享受着华丽丽的、受人注目的地位。

根据波吉亚的安排，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米拉的儿子奥尔西诺·奥尔西尼举行了名义上的婚礼，但人们背地里都称她为“基督的新娘”。她的哥哥亚历山大通过妹妹的情人教皇的帮助当上了枢机主教，后来又成为保罗三世，坐上了教皇的位子。

提到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性不受约束、大胆追求肉体享乐的生活，就不得不提他那几个私生子的名字。

长子佩德罗·路易斯生于1463年，不知生母为何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西班牙，成为一名将军。他深受费迪南多国王器重，不仅被国王封为甘迪亚公爵，还与国王的侄女订了婚。可是命运弄人，本可以承载父亲所有期待的他却在父亲即位教皇的4年前英年早逝。

其次是瓦诺莎生育的4个孩子。父亲即位教皇那年，切萨雷17岁，胡安16岁，卢克雷齐娅12岁，杰弗里11岁。

当时切萨雷尚在比萨大学念书，依循那个时代“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入神职，三子从军事”的惯例，这个学校里面的优等生已经是潘普洛纳[注]的主教了。不过，在他的同年级学生之中还出了一位枢机主教，那

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即后来成为利奥十世的乔凡尼·德·美第奇。然而，同才华横溢的切萨雷相比，这位后来的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岂止是落后一步，经常不得不退让波吉亚家族三分。

遗传了波吉亚家族修长体态的三子胡安，着装极其时髦，是当时罗马社交圈里的主角。或是连坊间也流传着关于他那些散漫放纵行径的话语，竟使得略有耳闻的教皇父亲为之吃醋。不过，父亲想让他代替死去长子的位置，对他也是爱护有加的。

再说说有着长长的金发、青灰色眼睛的卢克雷齐娅，在父亲即位教皇之后，便住进了梵蒂冈教皇宫近侧的宫殿，通过西斯廷教堂可以随意往来。与卢克雷齐娅同住的，一个是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儿子戴上了最大的绿帽子的女人——阿德里安娜·米拉，卢克雷齐娅自1480年4月出生以后就一直与她居住在一起；另一个则是父亲的新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

对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来说，探望这个奇妙组合的三个女人居住的宫殿是非常快乐的。至于让女儿卢克雷齐娅与自己的情人居住在一起的事情，教皇似乎没有一点儿担心。不仅如此，在一些罗马高级妓女们出入的晚宴上，他也泰然地偕女儿一同前往，这正是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即位教皇后的亚历山大六世想要更加有效地利用他的女儿，因此早已许配给西班牙一个贵族的卢克雷齐娅不得不再婚。年幼的杰弗里暂时无法在任何决议中发挥作用，不过在数年后，他也成了教皇政略上的一个砝码。

就这样，波吉亚的子女们，尤其是备受教皇关爱的瓦诺莎生育的四个孩子，无一幸免地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

白色婚姻

即位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雷厉风行。在5天后召开的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将迄今为止他所担任的瓦伦西亚大主教一职任命给儿子切萨雷。与此同时，他决定将时任蒙雷阿莱大主教的外甥乔凡尼升为枢机主教。切萨雷不仅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还被赋予了西班牙最高宗教职位的资格。梵蒂冈的其他要职也都被波吉亚家族所垄断。当时费拉拉的大使给埃斯特家送去了这样一封信："新教皇为了当新教皇，彻底实施了亲族主义，亲党占满了整个教廷。"

从这时起，亚历山大六世开始了他"重振教廷威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最初他的关注点在外交政治，直到查理八世率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后，他才幡然醒悟到要搞军事政治。那就是，教廷一方面要突破迄今为止来自意大利内部四大势力的压制，另一方面还要分割四大势力以获得鹬蚌相争的利益。

米兰（伊鲁·摩洛）+法国势力，体现为梵蒂冈内部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的强势；那不勒斯（费兰特国王）+罗韦尔枢机主教的后援，也让奥尔西尼家族在罗马市内横行霸道，而这些都在威胁着教皇。至于宗教上的问题，自萨伏那罗拉以来对教廷统治的残暴和腐败的问题抨击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不过，对于没有强大势力做后援的波吉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重振一落千丈的教廷威信，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依靠扶植亲戚（亲信）来巩固教皇地位也就成了非常必要的手段。

曾经在选举亚历山大六世中充当了主要角色而以功臣自居的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如今发现自己当初打错了算盘。因为他自认为完全在自己掌控中的新教皇，却露出要与他的政敌那不勒斯结成友好关系的迹象。对教皇的意图完全不明白而感到十分不安的他，从原本以为能够掌控主动的一方，一下子翻转为被对方控制的一方。而这一点，阿斯卡尼奥竟尚未察觉，这正是亚历山大六世的老练之处。为了达成哥哥伊鲁·摩洛的野心，阿斯卡尼奥也就是米兰这一方，现在无论如何都

要将教皇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于是，刚满12岁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成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她的结婚对象被选取为相当于伊鲁·摩洛及阿斯卡尼奥的表弟的乔凡尼·斯福尔扎。这个亚得里亚海畔的佩萨罗的小领主之前曾与曼托瓦侯爵的妹妹马达莱娜·贡扎加（Maddalena Gonzaga）结过婚，妻子过世后就孑然一身了。

1492年10月中旬，佩萨罗伯爵被邀请至罗马，秘密地商谈了结婚事宜。至于卢克雷齐娅与那个西班牙贵族之间的婚约则花了3000达克特就解除了。

在阿斯卡尼奥的策动下，婚约极其隐秘地筹备着，但是那不勒斯也并非没有察觉。费兰特国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眼下，法国对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已昭然露骨，米兰与教皇又日益亲近，这对他而言是不能置之不理的问题。那不勒斯方面也立刻提出了婚约。切萨雷入了神职，胡安将要继承长子之位，所以对剩下的杰弗里提出了与阿拉贡王室的女儿结婚的议案。杰弗里才11岁。阿斯卡尼奥一得知那不勒斯方面的动静，就立刻感到仅仅依靠婚约是不可靠的，于是急忙推进结婚的进程。但是教皇提出了条件。他考虑到卢克雷齐娅年纪尚小，所以要求在婚礼过后一年才将女儿正式嫁过去。

1493年，新一年的春天，佩萨罗伯爵兴高采烈地来到罗马，成为拥有巨额陪嫁金的教皇的女儿、年轻貌美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为了不逊色于梵蒂冈的豪华，他在来罗马之前向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借来了引以为豪的精工制作的金质胸章。不过，后来在婚礼上，这引来了曾经看到过这一胸章别在曼托瓦侯爵胸前的曼托瓦和费拉拉大使们的嗤笑。

6月12日的早晨，在平托瑞丘已经开始描绘壁画的梵蒂冈的波吉亚房间里，婚礼开始了。教皇由8位枢机主教环绕着从客人中间穿过，等他一入席，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曼托瓦侯爵金质胸章的女婿便入场了。阿斯卡尼奥与自己的第一心腹费德里科·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交换了胜利的目光。新娘的两位哥哥，切萨雷身穿简单的主教服，静静地站着，胡安则完全与其相反，身穿当时最流行的镶嵌着豪华宝石的服饰，吸引了一众女宾的视线。在两个不大的房间内，有150余名宾客出席，简直再无立锥之地。



波吉亚寓所

新娘入席了。没有佩戴宝石的服装，映衬出卢克雷齐娅的美丽和未经世故的青涩。她静静地走到教皇父亲的跟前，那轻盈的步子，没有让人感到一丝政治联姻的重负。在她的身后跟随着黑人少女奴隶，那是当

时流行的一种风俗。然而，人们将视线齐刷刷地投向了紧随其后入席的教皇的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那妖艳的身姿。她那琥珀色的肉体，简直要溢出来了；那走路的样子，也带着一丝轻佻。婚礼简单地结束了，之后是观看戏剧，宴会持续至次日早晨。席上的花魁不是卢克雷齐娅，而是朱莉娅，是哥哥胡安。祝福的彩纸糖故意朝着女宾那袒露的胸脯深处，在一片华贵的娇声中撒开。

6月13的早晨，卢克雷齐娅终于将筋疲力尽的身躯横放于睡床上。脱下的新娘礼服被扔在一旁。房间依旧是昨日婚礼之前的那个房间，睡觉时也依旧是一个人，生活上也毫无变化。同往常一样，她与阿德里安娜·米拉、朱莉娅·法尔内塞持续着三个女人的生活。

通过女儿的“白色婚姻”[注]，教皇封住了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的嘴巴。他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召集了枢机主教会议，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同时，他还任命伊波利托·埃斯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等13名新枢机主教。这么一来，阿斯卡尼奥的势力仅仅在人数上就已经被反超了。阿斯卡尼奥再次被教皇如愿以偿地设计了。

同年，胡安·波吉亚继承了死去的哥哥佩德罗·路易斯的封号，成为甘迪亚公爵。继而，他替代哥哥前往西班牙结婚。次年，年仅13岁的杰弗里也与比他年长三岁的阿拉贡国王的庶出女儿桑夏[注]在那不勒斯结婚。

到了这个时候，佩萨罗伯爵才终于有点儿不安起来。约定的一年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新婚妻子却依旧和睦地与另外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教皇没给任何音信。卢克雷齐娅与朱莉娅的关系很好，对于这个与自己一样年轻却更华美的父亲的情人，卢克雷齐娅没有一丝嫉妒。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为嫉妒而痛苦过。

在教皇的宠爱之下，居住着三个女人的宫殿理所当然地成为盛大的社交中心。对于那些携带着请愿书希望转交给教皇的访客，卢克雷齐娅

总是无法拒绝而接受下来。不过，时间长了之后，她常常在最爱的舞会中忘记那些信函，而将它们遗落在房间的角落里。

佩萨罗伯爵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打算无论如何都要将妻子卢克雷齐娅带回佩萨罗。如果不这样做，他觉得这场婚姻好像就不了了之了。教皇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但是又提出了条件：不仅带上卢克雷齐娅一个人，还要带上阿德里安娜与朱莉娅两个女人一起离开。当时，罗马市内黑死病肆行，所以教皇心中盘算的是为了避难而允许卢克雷齐娅她们离开极短暂的一段时间。他向阿德里安娜下达了维系“白色婚姻”的指示。可是，这个佩萨罗短期避难的计划结果却让三个女人在佩萨罗滞留了很久，完全违背了教皇原本的意图，因为正好遇上查理八世率领法国军队侵略意大利这一重大事件。

1494年成为意大利“最悲惨时代的元年”（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侵入意大利的法军不可思议地受到了热烈欢迎，查理八世继续意大利南下之行。

当时，可以说除了被法国瞄准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外，在领导者中几乎只有亚历山大六世一人明白法军的入侵有多么危险。他运用了一切外交手段，力图改变查理八世征服那不勒斯的意志。可对于这个丑陋的小个子法国人而言，脑中全是成为伟大的查理曼大帝[注]后继者的妄想。此外，在教廷内部，依靠法国势力的斯福尔扎派的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自不必说，就连曾经是那不勒斯派的罗韦尔现如今也倒戈于法国。所以，亚历山大六世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与他亲近的奥尔西尼家族也很可能像罗韦尔一样发生叛变。这对教皇而言，无异于在罗马城中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两年前曾是劲敌的罗韦尔与阿斯卡尼奥联手了。先是罗韦尔接近查理八世，召集宗教会议以此逼迫波吉亚退位，并向法国进言应当重新选

举新教皇。其理由是两年前教皇的选举是在行贿下产生的。听取这一建议的查理八世派来的使者，正是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

来到梵蒂冈的阿斯卡尼奥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间持续了一场6小时单刀直入的会谈。单刀直入的会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今会谈的双方就是两年前教皇选举中的买卖者。可是，教皇拒绝了法国派这一强制性的提议。“教皇不是法国国王的奴隶”，在这场会谈结束之后，教皇对费拉拉大使也坚定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11月末，教皇将二度前来胁迫的阿斯卡尼奥监禁于圣天使堡。12月，奥尔西尼家族同预料的一样投靠了法国。守卫罗马的只剩少数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的士兵，罗马变成了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城市，教皇只能默许法国军队入城。亚历山大六世此时深切地感受到教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是强有力的军备。他的这个愿望后来由切萨雷实现了。

那年的最后一天，查理八世进驻罗马城。持续了6个小时的军队行进，在法国国王进入下榻之处圣马可宫殿（今威尼斯宫殿）之后依旧没有停止步伐。法军一如既往地开始掠夺，甚至连卢克雷齐娅的母亲瓦诺莎家都没有放过。教皇波吉亚透过梵蒂冈的窗户，默默地看着法军掠夺的景象，看着阿斯卡尼奥大摇大摆地走出圣天使堡。



切萨雷·波吉亚

1月6日，查理八世带着胜利者的炫耀，进入了梵蒂冈。这是为了与

教皇的第一次会面。会面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迫教皇认可法军对那不勒斯的征服，二是召开宗教会议。可是，当查理八世在梵蒂冈的房间里与亚历山大六世一对一谈判时，查理八世在政治上完全不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面对教皇天生的感性外交，原本要求的两件事竟被不经意地敷衍带过，甚至连国王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第一次会面就这样在天主教国家的国王对教会首领的公式访问中结束了。教皇赐予查理非圣职者最高的金制玫瑰赏赐，查理对此也十分满意。

然而，亚历山大六世对法军驻扎罗马的既成事实感到十分可怕。尽快将其驱逐出罗马城成为首要问题。他无奈地接受了法国国王的以下要求：1.允许法军借道教皇国。2.将附带养老金的人质、滞留于教廷的土耳其王子杰姆与教皇的亲生儿子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作为人质进行交付。不过，切萨雷作为人质只有4个月的期限。

1月28日，查理八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作为人质的切萨雷也与国王并肩前行。在其身后的10匹马背上摇摇晃晃地驮着19件行李，上面用饰有切萨雷徽章的美丽的黑色天鹅绒覆盖着。不过，在这19件行李之中只有两件是他的东西，其他的17件装的都是些破烂货。道路行进不久，驮了那两件行李的马匹便悄悄地脱离了大部队，躲藏了起来。当天夜里的歇宿之处是罗韦尔的领地韦莱特里（Velletri）。到达住处后，夜里大家都入睡了，19岁的切萨雷轻松地走进查理的房间行晚安之礼。他又跟国王友好地说了一会儿话，才回到给他安排的房间。

次日清晨，巡查人质情形的查理家臣发现白色床铺上扔下的枢机主教的猩红色圣袍，切萨雷已无影无踪。

查理立刻写信向教皇抗议。“枢机主教干了坏事，简直是太坏了。”这是现存书信的直译。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王来说，写得多么幼稚啊。当时即便在意大利，小国的外交官也不会写出如此幼稚的文章吧。在查理提笔写下这封抗议信的时候，切萨雷已经到了罗马。他与教皇父亲秘密会见之后又离开罗马，两日后抵达斯波莱托。得知这一

消息的查理向斯波莱托市提出了交还切萨雷的要求。但是，斯波莱托市却做出了如下回复："枢机主教已经离开，随行仆人两名，马仅三匹。当您认为影在此处时，人却已笑着到了彼处。"教皇也只声称："到处也找不到枢机主教，我们也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啊。"

2月5日，在徒劳了8天之后，查理只能放弃，继续向那不勒斯出发。两天后，那些装了17个破烂货行李的马匹一行，在随从的牵引下愉快地回到罗马。一直到3月末，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切萨雷的去向。

因为儿子的逃跑闹剧而变得一身轻松的亚历山大六世迅速开始反击。在教皇的号召下，意大利诸国纷纷响应。法军入侵的肇始者伊鲁·摩洛、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加入其中。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

轻取那不勒斯后沉溺于胜利之中的查理，一听说这个同盟成立的消息，"为了不成为征服之地的俘虏"，便急忙命令全军返回法国。归途中，查理希望与教皇会面，但亚历山大六世回避了，他向防守坚固的奥尔维耶托、佩鲁贾出发。无奈之下，查理及其军队急行至绵延的阿尔卑斯山，距离上次为侵略意大利翻过阿尔卑斯山尚不足一年。可当翻越亚平宁山脉后，法军在塔罗河岸遭遇了由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两相交锋，法军一败涂地。查理八世也舍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友军，在艰难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逃回了法国。法军在此次入侵中给意大利留下了一个礼物，那就是被称为"法国病"的疾病。当然，法国人自己是不会使用这个名称的，他们将这一羞耻的疾病也就是性病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

在佩萨罗眺望着亚得里亚海的卢克雷齐娅迎来了15岁。从罗马一同

前来的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二人，早已厌倦了佩萨罗的单调生活而返回了罗马，只剩下卢克雷齐娅孤身一人留在佩萨罗。摆脱了法国威胁的教皇父亲开始着手将女儿唤回膝下。对于迅速察觉出米兰衰败迹象的教皇而言，没有必要再与米兰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当教皇在罗马一心一意想着对付查理的对策时，佩萨罗伯爵一方面作为教会的军人接受着俸禄，另一方面又投靠了米兰。在教皇的强烈要求下，卢克雷齐娅由丈夫陪伴，于6月16日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教皇身边，那时教皇滞留于佩鲁贾。之后，当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她与教皇父亲回到了罗马。

次年，亚历山大六世开始真正着手切断女儿与佩萨罗伯爵之间的关联。佩萨罗伯爵大为震惊，他在罗马、佩萨罗、米兰之间奔波着试图改善事态，却都徒劳无功。他寄希望于米兰的伊鲁·摩洛与阿斯卡尼奥两人，但他们都不愿因此加深与教皇的恶劣关系，所以对他的苦苦哀求置若罔闻。可是，在天主教的教义中，离婚是不被认可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难办好。梵蒂冈的档案馆为了查到适合的条文而忙碌了起来。就在匆匆翻查书页之中，一年也就过去了。

1497年，著名的萨伏那罗拉的论敌、僧侣马里亚诺·达·杰纳扎诺（Mariano da Genazzano）被教皇派遣至佩萨罗，目的是让佩萨罗伯爵承认“与卢克雷齐娅的婚姻，因为丈夫的性无能而有名无实”。面对老练的僧侣马里亚诺的逻辑，佩萨罗伯爵不堪招架。绝望之下，他请求一周的宽限。他策马至米兰，打算与伊鲁·摩洛商量一下。

正当米兰的伊鲁·摩洛伯爵取笑佩萨罗伯爵“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要不要试试看找别的女人在证人席上做证？”之时，一直都在罗马愉快生活的卢克雷齐娅，突然有一天在驾马远行的途中躲进了一座修女院。即便父亲下了命令，她也不愿外出。可是，想要逃离这场离婚喜剧的她，最终还是在婚姻无效的文书上签了字。走投无路的佩萨罗伯爵现在的担心是，结婚时教皇为卢克雷齐娅支付了三万达克特的陪嫁金。那年年末，当得知不用偿还这笔款项时，他在确认自己作为性无能的丈

夫的文书上也签下了名字。

黑暗之中

卢克雷齐娅在修女院里躲了8天。6月14日，她的母亲瓦诺莎将波吉亚的亲戚邀请至自家的庭院，举办了一场初夏的晚宴。这是一个家族内部的孩子们的聚会。众人围绕在这位依旧十分美丽的母亲身旁，享受了一个甜蜜而美丽的夏夜。

脱去主教圣袍的切萨雷穿着一身普通人的服饰，同往常一样，毫无贵族的华丽。不过那精心裁剪的服装，将他竹节似的修长身躯显衬得淋漓尽致。他皮肤微黑，头发乌黑，一双略带青灰色的大眼睛里总透射出深邃的目光。唯有那性感的黑胡须及埋藏其中的嘴唇，勉强将他那稍稍一动就会显得严峻的容貌软化了一些。

晚宴上最华贵艳丽的人当属胡安，他在去年被父亲从西班牙召回。当时打算重组教皇军队的教皇父亲任命胡安为“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承载了父亲无限期望的他却在指挥与奥尔西尼的作战中铩羽而归。不过，他对这场战役的失败毫不介意，将妻子留在西班牙后，自己回到罗马依旧十分快乐地生活着。在罗马傲慢横行的他屡屡和阿斯卡尼奥发生冲突，不过，不得不忍让的一方常常是阿斯卡尼奥，谁让胡安集教皇父亲万千宠爱于一身而权势盛极一时呢。那个初夏的夜晚，衣裳华丽的胡安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他将一个戴着面具的陌生男子拉到了身边。至于这个面具男子是谁，对于席上的其他人来说完全是个谜。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感到不安或是奇怪。大家窃窃私语的大概也只是胡安热情的同性之爱吧。

杰弗里也与妻子桑夏一同回到罗马。这名来自那不勒斯的女子，一

头黑发，热情似火。不满足于年幼的丈夫的她刚到罗马便与切萨雷发生了关系，甚至当胡安从西班牙回来后，两人也发生了关系。她与叔伯之间发生的绯闻，令教皇烦恼重重。

半夜时分，众人纷纷告别瓦诺莎后就各自回家了。深夜里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波吉亚的一家人缓缓地散着步，朝着梵蒂冈宫殿的方向归去。当走到台伯河畔快到宫殿时，胡安说想要一个人再去呼吸一下夏夜里的凉气，身边只带了一名马夫，便同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骑着一匹马离开了。大伙儿都说，这太危险了，至少带上武器吧。可是，他只是笑着说马上就回来。此时罗马家家户户早已关窗入睡，幽暗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一些墙面上镶嵌着的圣像前仍点着长明灯外，剩下的只有茫茫黑夜里的恐怖暗影。胡安就消失在那黑暗之中。

第二天在梵蒂冈宫殿内，教皇一早就为筹备那不勒斯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忙碌不停。直到过了晌午还不见胡安身影，教皇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因为胡安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他留宿于妓女的家中，为了不被人看见他从妓女家中出来，直到傍晚才回来——所以教皇心想这次大概也是那样的情形。可是，夜幕降临，依旧不见胡安回来。教皇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西班牙籍的禁卫军冲向了街头。所有的道路上都奔跑着武装的西班牙士兵，吓得市民们差点儿以为奥尔西尼或科隆纳的军队袭击罗马来了。有人发现了甘迪亚公爵的马夫，可是他已经快要咽气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就死了。所有人的心中都浮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一个睡在台伯河畔的船中的船夫被带了过来。这个叫作乔治的船夫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6月14日的晚上，他同往常一样睡在船中，却被一种异样的动静吵醒。那是来自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医院方向的两个男人发出的响声。他们谨慎地环顾四周后走到河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骑着一匹白马过来，马鞍后面驮着一个被绑着的人，左右两边还有两个马夫扶

着。他们在河岸边停了下来，骑士调转马头，发出指示。男人们从马鞍上卸下那个不能动弹的身体，投入河中。船夫清楚地听到骑士向男人们确认是否投进了河中。“是的，主人。”男人们回答道。骑士再次调转马头。缓缓流淌的河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浮着，那是顺水流去的死者身上被风吹得鼓鼓的披风。男人们朝尸体扔了石头。骑士再次下令让男人们清除掉泥土上留下的痕迹，众人这才离去。夜晚恢复了宁静。

船夫说自己不敢去报告，是因为他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最后也都被深埋于黑暗之中。

听到此处，教皇瞬间虚脱了。他怎么都不能相信。其他人的心里都已明白那不祥的预感终究还是发生了，唯独教皇不愿相信。于是，台伯河的全面搜索开始了。300艘船撒下渔网，数千支火炬把台伯河照得透亮。河畔两岸，夜如白昼，直至天明。次日中午，甘迪亚公爵的尸体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被打捞了上来。他双手被缚，全身9处伤痕，喉咙处被深深地剜了个口子，这被定为最终致命伤。他身上的佩剑和钱包中的30达克特仍在，披风里浸满了泥沙。公爵的尸体被运送到圣天使堡，脱去肮脏的衣服洗净身躯后，换上公爵的礼服，胸前佩戴上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徽章。那年，他只有21岁。

当天傍晚，在大约120支火炬的照明下，一支由亲族、僧侣、贵族紧随左右的送葬队伍，穿过寂寥无声的人群，从圣天使堡朝人民圣母教堂行进。“从城堡敞开的一扇窗户中，人们似乎听到在那幽暗的窗户背后，教皇哀号着失去的儿子的名字。”（萨努多）

教皇痛苦不堪，犹如自己受到拷问一般，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事发5天后，他一脸憔悴地出现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这真是莫大的打击！”教皇一口西班牙口音，声音低沉得时断时续，“我从心底里爱护着公爵。如果一切能够恢复原样，该多好啊。虽说都是因为自己造的罪孽而遭到报应，但那般惨死实在是太可怜了。”他哭了。然后，他环视了枢机主教继续说道：“我想实行教会内部的重组并废除亲族主义，

以后教会的职位只授予那些适合的人才。”这时，教皇的语气已经恢复了坚定，并立刻任命枢机主教科斯塔（Costa）为改革主管。

其间，教会的警察继续进行搜查。首先追查当天夜里与胡安在一起的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却连其生死都不得而知。嫌疑犯的名字被一个一个地列了出来。

第一个嫌疑人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他的暗杀动机非常明显，世人皆知他与死去的胡安关系不和。而且，现在在教会中处于孤立状态的米兰派除了暴动之外难成其他气候。所以，当法国再度将野心对准米兰时，米兰无论如何都要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而甘迪亚公爵正是反米兰派的先锋，这就构成了暗杀动机。此外，公爵最后消失的地点正巧在阿斯卡尼奥的宫殿附近，这无疑也加深了他的嫌疑。警察搜查了其宫殿宅院，但一无所获。最后，教皇宣布阿斯卡尼奥清白无罪。

第二个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他在奥尔西尼战役中与甘迪亚公爵同行，战败被俘后，甘迪亚公爵置其不顾独自逃跑了。所以，警察怀疑他怀恨在心，遂生谋杀之念。可是，众所周知，乌尔比诺公爵性格温厚诚实，所以他也洗清了嫌疑。

至于常常受人嘲笑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佩萨罗伯爵，事发当时被证明身处米兰，所以无罪。杰弗里因为妻子与自己的哥哥通奸而怀恨谋杀了胡安，这个嫌疑也不成立。树敌众多，甚至可以说周围全是敌人的甘迪亚公爵暗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十一天，7月5日，教皇突然宣布停止搜查。与此同时，波吉亚家族的人被隔离于梵蒂冈之外。杰弗里与桑夏被命令返回那不勒斯。22日，切萨雷也离开了罗马，出席那不勒斯国王的加冕仪式，原本这一天他准备与死去的胡安同行的。

当意大利全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起梵蒂冈秘密暗杀时，当坊间的传言“为了展示他还是一个网罗民众的渔夫，亚历山大六世用渔网将自己的孩子打捞了上来”[注]慢慢平息时，也就是事件过去8个月后的1498年2月22日，人们第一次在暗杀者的名单中看到了切萨雷·波吉亚的名字。当天，费拉拉公国驻威尼斯情报官阿尔贝托·德拉·皮尼亚（Alberto della Pigna）向埃斯特公爵寄了这样一封信：“根据我获得的最新消息，甘迪亚公爵之死是其身为枢机主教的哥哥所为。”

好奇的眼光重新投向了波吉亚家族。事件发生之后的所有情况，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过去的8个月中没有一点儿关于切萨雷的传闻，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传言他的暗杀动机有这么6条：1.因为与弟媳桑夏的关系而对胡安产生嫉妒。2.因为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恋导致兄弟间产生纠葛。3.因嫉妒教皇父亲对胡安宠爱有加。4.事发之际，教皇曾说过：“我知道是谁干的。”5.母亲瓦诺莎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刻面会教皇，而后教皇发布了停止搜索的命令。由此看来，瓦诺莎知道谁是暗杀者。6.切萨雷从那不勒斯归来后，教皇只让他行吻手礼，也没有跟他说话。可是，就上述1、2、3条而言，可能是当时大量逃进威尼斯的奥尔西尼党羽所做的恶意煽动，所以这三条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以切萨雷的性格来说，显然不是那种因为女人会产生嫉妒之心遂去杀害弟弟的心胸狭隘之人。可是，在这个22岁的“美丽而神秘的男人”心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根据他那雄伟的野心及势在必行的坚强意志，以及后来他继承了弟弟的一切，除了甘迪亚公爵头衔的情况来看，很可能被视为当时并不罕见的兄弟间暗杀案中的一例。对此，史学界至今依旧意见分歧。不过当时，至少教皇父亲表现得十分明显，认为凶手是切萨雷。即便如此，教皇还是想努力保护波吉亚家族。

阿皮亚古道[注]的附近，伞松林立，四周寂静无声，圣西斯特修女院就坐落在那一带。卢克雷齐娅深居于修女院高高的土墙之中。对她来

说，哥哥的惨死及父亲一手酿成的使丈夫蒙受耻辱的离婚喜剧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温柔亲切的哥哥的惨死虽然令她十分悲痛，但是她放弃了深究。她开始觉得，当自己的身边再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唯一能够保全自己的方法只有逃离。

每天都在不安与寂寞之中度过的卢克雷齐娅，很自然地将视线停留于身边唯一一个男子身上。这个名叫佩罗托·卡尔德龙（Perotto Calderon）的年轻人是教皇父亲的一个仆人，也是教皇与卢克雷齐娅之间的信使。在安静的修女院里，她将自己交给了这个热情英俊、身材高大的仆人。

这件事当然瞒不过教皇与切萨雷的眼睛。卢克雷齐娅怀上仆人的孩子的消息令他们非常愤怒，而街头巷尾的纷纷议论又让他们焦头烂额。一天，在梵蒂冈，就因为佩罗托跟切萨雷顶了几句嘴，怒不可遏的切萨雷便拔刀追向佩罗托。在教皇的面前，他将佩罗托的颜面砍得鲜血四溅，仆人就此消失了。数周后，台伯河中发现了一具手脚都被捆绑着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的卢克雷齐娅面不改色。三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教廷的悲剧

切萨雷开始慢慢地将他建立王国宏图伟业的野心付诸实践。在那不勒斯，阿拉贡王国富饶但不安定的国情尽收他的眼底，这让他看见了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不过，长年对那不勒斯虎视眈眈的法国是切萨雷不能轻视的对手。于是，他一方面写信请求教皇打探路易十二的动静，另一方面，为了更加接近王权，他试探性地向阿拉贡王室提出与国王嫡出的女儿结婚。因为就算他能与桑夏之类的庶出女儿结婚，也是毫无意义的。联姻作为整个伟业的第一步，他又谋划着让妹妹卢克雷齐娅与阿拉

贡王室的王子结婚。对方是桑夏的哥哥阿方索，和桑夏一样也是庶出。简单会谈后，结果很明显。对于阿拉贡王室来说，把与王权密切相关的嫡出女儿嫁入波吉亚家族，尤其是嫁给切萨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至于庶出王子与卢克雷齐娅结婚倒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能够借此加深与教皇的关系，阿拉贡王室也乐意至极。

1498年7月，在梵蒂冈举行了一个只有家族内部成员参加的婚礼。无论这场婚礼有着怎样的背景，卢克雷齐娅都是幸福的。她的新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但是具有开朗温和的南欧人性格。和美丽动人的妹妹桑夏一样，他也有一张精致漂亮的面孔，是个十足的美男子。在这场婚姻中，阿拉贡王室的阿方索得到了比谢列的领地和公爵的封号。但是他并不想就此回到领地，而是在罗马的社交界中尽情享受作为教皇女婿的高贵地位。他们两个人住进了卢克雷齐娅居住至今的宫殿。倘若二人能够就这样过下去，一生不再与波吉亚家族发生关系，也许会非常幸福。可是，切萨雷并没有就此罢手。

一个月后，23岁的切萨雷终于脱下猩红色的圣袍，佩上了宝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宣布自己将放弃枢机主教的神职。同时，他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里昂附近的瓦朗斯（瓦伦蒂诺）领地及公爵的封号。为了从教皇那里得到离婚许可，路易十二对教皇的这个儿子不得不给予厚待。因为只有与妻子离婚，路易十二才能与查理八世的遗孀——大富翁安妮·布列塔尼再婚。

现如今已是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手持教皇的离婚许可书，离开深秋的罗马前往法国。为了试探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真意，他策划着与从小就生活在安妮女王宫廷中的阿拉贡国王之女卡洛塔联姻。看着在秋日温柔的阳光中身穿镶着金色花边的白色绸缎上衣，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的切萨雷骑在雄健的苇毛马上的美丽身影，教皇十分满意。他指示切萨雷也必须像这样威风凛凛地驾马进入法国，好让年幼的孩童们心生敬慕。

秋去冬来，眨眼已是翌年春意阑珊的5月，法国使者带着切萨雷结婚的消息来到罗马。新娘是纳瓦拉国王的妹妹，路易十二的表妹夏洛特·德·阿尔布雷。在法国宫廷，切萨雷已经知晓路易十二征服那不勒斯的坚定决心，因此法国国王不希望切萨雷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结婚。于是，他立即改变了方针，舍阿拉贡而取法国，直接与路易十二的表妹结婚。从这时起，切萨雷的视线瞄向了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涅及托斯卡纳。这对于卢克雷齐娅而言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可是，她对此尚一无所知，只与丈夫过着和睦的日子。

梵蒂冈又开始听到久违的笑声。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教皇父亲也感到十分满足。就在那时，法国信使带来的切萨雷婚礼的消息，更使整个梵蒂冈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巴黎出发的信使连续不断地换乘快马，4天后到达罗马时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住了。可是忧心忡忡的教皇迫不及待，特别赐予一把椅子给还未喘过气来的信使坐上，让他面对面地连续汇报了7个小时。

信使首先汇报了国王与女王都出席了婚礼，并圆满结束，之后的宴会非常精彩。新婚的第一夜，路易十二也亲自出席，当了见证人。只是新郎切萨雷每次结束后都要对国王使个信号，直到第六次，就连国王也豪爽地笑了起来，说切萨雷比自己还要“精彩”。包括卢克雷齐娅在内，在场的人都爽朗地笑个不停。当夜，为了庆祝切萨雷的成功，梵蒂冈大摆宴席直至深夜。

可是，卢克雷齐娅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切萨雷成功的政治联姻让教会与法国拉近了关系，对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来说，无疑是法国的乌云开始笼罩那不勒斯上空的前兆。乌云也压迫着波吉亚身边的这位来自那不勒斯的比谢列公爵，深感不安而情绪失控的他，有一天没有与妻子说一句话便悄悄逃回那不勒斯了。卢克雷齐娅神经质地笑出声来。“佩萨罗伯爵与比谢列公爵，我的丈夫们都逃离了梵蒂冈。”那时

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盛怒之下，教皇将桑夏遣回了那不勒斯，并对那不勒斯国王说："自己的东西还是自己保管的好。"女儿的悲伤也得想个解决的办法才行，于是教皇委任女儿为教会领地斯波莱托的执政官，希望因被丈夫抛弃而蒙羞的女儿能够向世间展示即便她一个人也能做好一个执政官，并让弟弟杰弗里同行。

丈夫逃跑5天后，8月8日，卢克雷齐娅一行出发前往斯波莱托。对于被丈夫抛弃的19岁的卢克雷齐娅和一直遭受妻子桑夏背叛的18岁的杰弗里，教皇以一个父亲的关爱，细心周到地安排了队列，同行的贵族和女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为了让身怀六甲的卢克雷齐娅旅途轻松，父亲还特别为女儿准备了饰有美丽绸缎的轿子，轿子里放了两个绸缎靠垫。当轿子从教皇站立的阳台下通过时，卢克雷齐娅与杰弗里都高高举起宽檐帽向父亲告别，卢克雷齐娅的金发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教皇看着从自己眼底下渐行渐远的姐弟俩，再三挥手道别，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方肯从阳台上离去。

得知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最终落入路易十二的手中，那不勒斯预感法国的下一个矛头将指向自己而深陷绝望。这种绝望几乎可以形容为："如果教皇抛弃了阿拉贡，那么依靠的就只有土耳其了。"为了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阿拉贡王室准备将逃回来的比谢列公爵送回妻子的身边，以稍稍平息教皇的怒火。9月中旬，比谢列公爵无奈地前往罗马。但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见教皇，只在罗马城墙的四周徘徊了一阵后便直接去了斯波莱托。即便如此，丈夫的归来还是令卢克雷齐娅欢天喜地。她扔下斯特莱托的政务，和丈夫一起去纳佩城堡，只为了两个人享受美丽的翁布里亚的秋天。

10月4日，卢克雷齐娅和丈夫返回罗马。5天后，她诞下一个男婴，取了一个与祖父相同的名字：罗德里戈。

此时，切萨雷正与米兰的路易十二的军队相呼应，稳健地推进征服罗马涅地区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经决定斩断与阿拉贡的关联。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将法国与威尼斯作为后盾。为此米兰已经被牺牲掉了，接下来就必须牺牲那不勒斯的阿拉贡。

6月末，梵蒂冈遭到雷击，教皇受伤。虽无大碍，卢克雷齐娅和从那不勒斯赶回的桑夏一同在梵蒂冈住下，悉心照料教皇。

7月15日，比谢列公爵同往常一样到梵蒂冈看望妻子与妹妹，并与教皇共进了晚餐。闲聊一会儿后，他离开梵蒂冈，这时已是半夜1点。在一个仆人的陪伴下，他从教皇住处的阳台下面通过，正打算横穿圣彼得广场。1500年时，从欧洲各地到罗马的朝拜者特别多，而那些贫穷的朝拜者就常常睡在圣彼得教堂的屋檐下。就在比谢列公爵正要横穿广场的时候，突然，几个黑影从那片看似正在熟睡的人群中跃起，瞬间包围了公爵。黑影拔出身上的佩剑，朝着公爵冲了过去。公爵原本就很擅长剑术，自然没有逃跑的念头，也拔出了佩剑。无奈黑影人数众多，公爵的披风被斩断，落在了地上。他上衣的金质徽章掉了，衬衫也被砍破了，鲜血直流。最后，公爵伤痕累累地倒下了。因为过于恐惧而发不出声的仆人这时才终于反应过来，他奔向梵蒂冈，敲响大门大声求助。一听到这个声音，正准备将倒在地上的公爵拖上马背的暗杀者们扔下公爵仓皇而逃。当梵蒂冈的卫兵赶到时，暗杀者们早已跑得不见踪影，只听到他们远去的马蹄声。

卫兵们将脸色惨白、浑身是血的比谢列公爵抬回了梵蒂冈。就在不久前，他还在这里与妻子和妹妹享受着快乐的时光，而她们此时还在继续闲聊。奄奄一息的公爵艰难地说出自己是被谁的手下砍伤的，听到那个名字的卢克雷齐娅发出了绝望的悲鸣。

卢克雷齐娅无法将身负重伤的比谢列公爵带出宫殿，她向震惊而又恐惧的教皇恳求，将丈夫搬至梵蒂冈宫殿内的一个房间，并安排了16名信任的卫兵守卫着，又立刻传唤了那不勒斯大使，让他火速请那不勒斯

国王的御医到罗马来。之后，她与桑夏两个人平静地陪伴在丈夫左右。

次日清晨，这一事件已传遍整个罗马。虽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暗杀的主谋是谁，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

比谢列公爵被安置于“波吉亚寓所”里休养，脸色苍白，发着烧，不过意识还清醒。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将临时赶制的床铺搬进了同一房间，睡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丈夫的一日三餐都是她们用军用炉子在这个房间里烹饪出来的，这样可以防备遭到意外的毒杀。而且在隔壁房间住着那不勒斯的医生随时听候差遣，房间外由教皇信任的卫兵及公爵的几个家臣守护着。

一个月快要过去了，年轻的公爵逐渐康复，已经能够走到窗边了。卢克雷齐娅对整个事件只字不提，全心全意地守护在丈夫身旁。她甚至向那不勒斯国王转告说，等公爵再稍微恢复一点儿，自己就带他一同回那不勒斯。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公爵现在也只信赖妻子，夫妻之间此刻才产生了真爱。两人无话不谈，唯有一个名字被他们努力避开了。

8月18日，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受教皇传唤，她们将比谢列公爵一个人留在了房中，穿过两道门去见教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守卫在房外的士兵与医生瞬间都被抓捕了。当切萨雷的“右手”唐·米凯洛托[注]进入房间并从里面锁上了房门后，尘埃落定。不一会儿，两个女人回来，看见房门外站着陌生的武装士兵。唐·米凯洛托向二人说明了情况，称公爵自己一不小心摔死了，她们想再看一眼遗体的请求也被无情地拒绝。比谢列公爵的遗体当夜便被秘密地埋葬了。几日后，卢克雷齐娅丝毫不顾教皇父亲的哀求，一个人带着儿子罗德里戈离开了罗马，前往纳佩城堡。

离开罗马

在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下，切萨雷实现了教皇父亲壮大教会军队的梦想。从身披猩红色圣袍的主教摇身一变成了佩剑骑士，前后形象真是对比鲜明。“教皇军队总司令”带来了军事统治力和“教会的旗手”的地位，政治权力也掌控在自己手中。切萨雷相继征服了伊莫拉（Imola）、法恩扎（Faenza）、弗利、佩萨罗与罗马涅。这让周边的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公国拼命地想打探出这位刚满25岁“寡言却极有行动力的男人”（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现在任何人都清楚，教皇已完全被儿子的绝对影响力左右了。

但是，切萨雷明白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以防年迈的教皇父亲突然辞世，从现在起就必须推进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意大利的其他公国，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费拉拉以及曼托瓦。对威尼斯，他以前就已经频频传递了这个意图；而对佛罗伦萨，他也表现出依靠的样子，巧妙地隐藏了征服托斯卡纳地区的终极野心；至于曼托瓦，他打算通过让自己的女儿与曼托瓦侯爵的儿子结婚而达成同盟。

将卢克雷齐娅从纳佩城堡唤回罗马，则是为了对付最后剩下的一个公国费拉拉。这回的结婚对象是费拉拉的国王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

但是，对于被挑中的埃斯特家来说，简直就是“被狮子盯住的狐狸”的心境。当时与威尼斯比肩、堪称完美的费拉拉和曼托瓦的信息网全部被调动起来，因为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怀疑在这个结婚提议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不仅他，就连曼托瓦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在拼命地收集信息。一日之间，无数封信从罗马发出，为的是彻底调查有关切萨雷、教皇以及卢克雷齐娅周围的情况。

另一方面，费拉拉也做好各种逃避的必要措施，通过官方大使宣称阿方索公爵已经与法国的某个遗孀订婚。但这是白费心计。因为罗马方面传来回音——那样的话就换成与次子费兰特结婚，但是需要附赠摩德纳和雷焦领地。这对于费拉拉而言，就是将国家分割为两半的意思。而且费拉拉公国是教会的封土，如果教皇有意向，甚至可以征收整个国家。埃尔科莱公爵选择了长子的婚姻，况且他还收到了来自路易十二的要挟（路易十二受波吉亚之托），已经无路可逃了。

其间，在梵蒂冈架起信息网的费拉拉与曼托瓦捕获了意外的消息。



阿方索·德·埃斯特

其间，在梵蒂冈架起信息网的费拉拉与曼托瓦捕获了意外的消息。

结婚的提议显然是出于切萨雷的政治意图，但是与前两次婚姻不同的是，教皇父亲对此颇感兴趣。为女儿的不幸而深感痛心的教皇认为，无论从门第还是从性格来看，阿方索·德·埃斯特都是最适合女儿的丈夫。而卢克雷齐娅也非常希望离开罗马。

得知这一消息的埃尔科莱公爵并没有坐以待毙。狐狸虽然是狐狸，但是他可是只老狐狸。为了抬高陪嫁金，他立刻特派一名熟悉二者经济状况的家臣作为大使前往罗马。从1500年年末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一直到举行婚礼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的交涉几乎都集中于此。

然而，教皇想看见女儿的笑颜，便答应了埃尔科莱的所有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尽情地赞美埃尔科莱是“伟大的公爵”，赞美阿方索是“最俊美的青年”，伊莎贝拉是“罕见的知性与美德、美丽的融合”。可是，唯独切萨雷非常讨厌顽固的埃尔科莱公爵。“简直就像个商人。”他鄙夷地说道。接着，教皇为了清理干净即将出嫁的女儿过去的情史，甚至将从前的仆人佩德罗与卢克雷齐娅生下的孩子因凡特·罗曼诺（Infante Romano）改成切萨雷的孩子，还在别的咨文中登记为自己的孩子。

1501年年末，一切准备就绪。卢克雷齐娅的嫁妆以30万达克特成交。10万达克特现金、纳佩城堡及另一座城堡、罗马涅的小领地，就连宝石与服装也价值7.5万达克特。此外，教会还赠予费拉拉诸多优惠与保障。埃尔科莱牢牢抓住了这些证书和契约。以卢克雷齐娅前两次婚姻来看，每次都不过3万达克特陪嫁金；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时获得了2.5万达克特的陪嫁金，可见这一次是多么大的破例。

终于，费拉拉派遣埃斯特家的四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及次子费兰特到罗马迎接新娘。

1502年1月6日，罗马难得下了一场雪。那天早上，卢克雷齐娅在她

住了20年的宫殿里吃了在罗马的最后一顿早餐。梳妆之后，她去了儿子罗德里戈的房间。孩子还在睡梦之中，她没有唤醒这个不得不留在罗马、留在教皇父亲身边的孩子，就出发前往梵蒂冈。

教皇早已在屋子里等候多时。卢克雷齐娅跪在父亲的面前，低头沉默不语。大家都出去了，屋内只留下他们两个。过了一会儿，切萨雷被唤了进去。

临行的时刻到了。埃斯特家的伊波利托及费兰特通知即将出发。卢克雷齐娅由切萨雷、伊波利托搀扶着双臂站起身来。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再一次回头看了看父亲。教皇用西班牙语说道："放心去吧。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来信。"然后，似乎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懂，他用意大利语又重复了一遍。

雪开始下了起来。一行人在雪中出发了。卢克雷齐娅在一边哥哥，一边伊波利托的护送下，驾马前行。教皇踏着碎步从一个窗口移到下一个窗口，目送她的离去。父亲与女儿此后再也没有相会。

当一行人终于走完了一天，快要到达当夜的住宿地时，切萨雷突然与妹妹告别。卢克雷齐娅一直以为哥哥会送自己到住宿地，这出乎意料的离别让她说不出话来。切萨雷与伊波利托道别后，径直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这时，卢克雷齐娅才第一次感到离开罗马的痛楚。

费拉拉

位于波河下游广袤土地上的费拉拉公国，冬季严寒，几乎每天傍晚，河面上蒸腾起的雾气就将这里笼罩得白茫茫一片。有时候，整个小镇从早到晚都被白雾包裹着。为了抵抗严冬的酷寒，本地人除了爱喝葡

萄酒外，还喜欢口味极重的菜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性格粗鲁，勇敢而又狡猾，所以只有冷静而老奸巨猾的统治者才能驯服他们。

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作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统治者既需要具备统率公国内麻烦的小领主的能力，又因费拉拉与大国威尼斯共和国边境接壤而需要具备机敏的外交手段。作为统治者，埃尔科莱公爵不仅拥有这些才能，并且他知道如果要十二分地发挥君主的能力，首先需要的就是金钱的力量。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外界称他为吝啬鬼。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年之中定好在某些日子亲自走访领地内的富翁及商人之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数目的捐赠。在费拉拉的年代记中就记录了诸如从谁家那里得到了20只鸡，又从谁家那里得到了奶酪与三桶橄榄油之类的事情。

可是，即便在背地里嘲笑埃尔科莱公爵吝啬，儿子们也都竭尽全力地依赖着父亲生活，没有一个人怀疑公爵的执政能力，费拉拉也在公爵的统治下秩序井然。公爵对费拉拉出身的萨伏那罗拉非常沉迷和崇拜，建造了大量的修道院。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宫廷中悠闲地让人演出了许多风流喜剧。就在临死前，他还让人演奏竖琴，边用手打着拍子边听着，看上去悠然自得。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继承了埃尔科莱这种性格的是长女伊莎贝拉及四子伊波利托。关于嫁给了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伊莎贝拉的事情，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写过了。不过，对于嫁入埃斯特家的卢克雷齐娅来说，伊莎贝拉是一个相当不好对付的小姑子。一个单字署名“僧”（Il Prete）的信使将罗马的消息、卢克雷齐娅前往费拉拉的旅途中的消息、结婚后的费拉拉宫廷里的消息，但凡与卢克雷齐娅有关的消息都悉数汇报给伊莎贝拉。

四子伊波利托是枢机主教，但更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修养良好，头脑冷静，在父亲去世后成了哥哥阿方索的得力助手。次子费兰特与庶出的三子朱利奥都是天生的美男子，但不过都是平庸的宫廷贵族，

此二人后来设计谋杀哥哥阿方索的阴谋也以失败告终。对既做不成坏事也做不了好事，也就是像他们这种什么都成就不了的人而言，文艺复兴可是非常严峻的时代。

成为卢克雷齐娅丈夫的阿方索，是当时贵族公子之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第一任妻子安娜·斯福尔扎早逝之后，他在21岁的夏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某日正午，一个赤身裸体的青年只在背上负了一把宝剑，穿行于费拉拉的中央广场上，把这里的人们吓得四处逃窜。这个赤裸的青年正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阿方索。当时整个广场就像被捅了马蜂窝一般骚乱不堪，而他镇定自若地穿过人群，后面还跟着几位正在吵吵嚷嚷的朋友。”阿方索与朋友打赌自己能赤身裸体地穿过中央广场，于是他赢了。可是得知这一消息的父亲埃尔科莱大发雷霆：“简直放肆！”听闻父亲暴怒，阿方索吓得不敢回城，直接逃往曼托瓦的姐姐家。在父亲怒火平息之前，他就悠然自得地住在姐姐家中。

阿方索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小提琴演奏得比专业人员还要内行。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所痴迷的是旅行与大炮。他在出发旅行的时候，总能上报最合适不过的理由与目的地，于是连布克哈特都表扬他为了打开眼界而出游。但实际上，那些往往都成为冒险的流浪之旅。当然，结果他确实大开了眼界，所以他非常讨厌像一个贵公子出行一般带着众多仆人。像他那样对自己强健的身躯充满了自信的人，有时觉得连护卫都是多余的，所以总是尽量少带人，基本就带两三个仆人，悄悄地出发。遇到不得已需要顾及体面而不得不携带众人一行的情况，他也只妥协在出费拉拉城之时装个样子，等到一离开领地，便马上将众人赶回去，依旧只带两三个人去旅行。这种性格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自己成为公爵时也没有改变。

讨厌宫廷，厌恶社交宴会，用餐时只喜欢一个人的他，在旅行途中立刻结交了许多朋友，都是些士兵、渔夫或者商人。曾经有一次，他本打算去西班牙的，却在港口结识了两个威尼斯海军船长，便神迷一般跟

着他们的排桨船，追逐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当时，威尼斯公国可是将亚得里亚海视为自己国家的海洋，为了保守秘密甚至不能制作海图。当他们得知同行之人正是费拉拉的国主时，顿感问题棘手。万幸的是，两个船长只是在监狱里关了一阵。

在不外出旅行的时候，阿方索会在手工制作坊里待上一整天。他一坐到车床前面就哪儿也不去，摆弄那些铁铜之器，但正是他的大炮后来成为费拉拉军事的骄傲。当他既不出游也不摆弄大炮时，便从宫廷的窗户眺望广场上的人群。为了看到更多的民众，他甚至不顾恶臭，将最热闹的鲜鱼市场特意开在了自己房间的窗下，常常边看窗下的风景边吃饭。

作为君主，他的才能足以让人信服。虽然他做事不像弟弟伊波利托那般喜欢讲排场，但他坚强的意志及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力，使得费拉拉公国变得强大起来。他首先认可的就是妻子的哥哥切萨雷。埃尔科莱公爵信奉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势力均衡政策，即列强共存路线，切萨雷·波吉亚则持反对意见，这使得他获得了阿方索的认同。切萨雷势力全盛期时，父亲埃尔科莱尚在位，所以两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切萨雷对阿方索准确的远见及现实主义赞不绝口，称其为“我们新的一代……”。认可阿方索人品的不仅是切萨雷，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也对他褒赏有加。再到后来，卡洛斯皇帝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尊重的人也只有他一个。

他对待卢克雷齐娅的态度，与之前她的历任丈夫也完全不同。在她的出嫁一行即将进入费拉拉城的前一天夜里，大家正在临睡前闲聊的时候，忽然听到窗下传来了马蹄声。从博洛尼亚起就陪伴在一旁的本蒂沃利奥[注]公爵从窗口往下一看，大叫了起来：“是阿方索公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卢克雷齐娅急忙用手捋了捋头发，整了整衣服。费兰特从门口飞奔出去时，阿方索已经下了马。他抱着弟弟的双臂说：“啊，你带我去新娘的那边吧。”费兰特还没来得及接话，二人就来到了卢克雷齐

娅的跟前。卢克雷齐娅灿烂而略带羞涩地微笑着，迎接她那位无视常规而突然来访的丈夫。阿方索一直盯着卢克雷齐娅的脸看着。然后，他似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做了初次见面的寒暄。在这场不拘常规的两个多小时的会面中，阿方索对卢克雷齐娅说："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她也答应了。他希望她明白，成为他妻子的，不是以波吉亚为背景的卢克雷齐娅，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卢克雷齐娅。从第一次起至此后20年的婚姻生活，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可是，像阿方索这种类型的男人很难让女人理解，就连卢克雷齐娅最终也都没有真正理解他。

婚礼过后的次日上午，卢克雷齐娅从甜蜜的倦怠中缓缓眯开睡眼，身旁的阿方索已经不见身影。客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早早起来的伊莎贝拉周旋于各国大使之间，完成了政治会谈。而此时，卢克雷齐娅仍在床上享受着懒觉，即便在费拉拉这种寒冷的空气中，她也没有改变罗马式甜美的懒觉习惯。拖拖拉拉了许久，已经快到晌午了，她才传话准备简单的早餐，在慵懒的心情中慢慢梳妆打扮起来。

婚礼后持续的狂欢会上，她尽情地享受着自己最喜欢的活动——舞会。舞会季一结束，她又回到了无聊的日子中。她的丈夫阿方索依旧埋头于旅行加大炮的生活，频繁出入于她的宫廷的只有女官们的心仪对象费兰特与朱利奥。她每天早上很迟才起床，慢悠悠地梳妆打扮之后，在自己的礼拜堂做弥撒，然后吃早餐。她会见几个客人，与女官们聊会儿天，或者挑几件新做的衣服。有时，她会朗读圣人的故事或西班牙的爱情诗歌，有时，她会从匣子里取出从前的信函看看，日子就这么打发过去了。她常常会想起与已死去的比谢列公爵的婚姻生活，那时候他常常陪在她的身边。

夏末，她产下了一个7个月大的死婴，那一阵子卢克雷齐娅的身体非常虚弱。某天傍晚，切萨雷忽然来到费拉拉城，他是来看望妹妹的，随从仅有13名骑士。他在热那亚与路易十二会面之后急行至费拉拉。躺

在病床上的卢克雷齐娅看到前来探望的哥哥，欣喜万分。那天夜里，埃斯特家的宫廷人只见到兄妹俩整夜在城中的回廊里走过来走过去，用瓦伦西亚方言交谈甚欢。次日清晨，切萨雷同来时一样，突然离去。留下来的卢克雷齐娅在哥哥走后再次躺倒在病床上。

那段时间，诗人埃尔科莱·斯特罗齐[注]慢慢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位天生残疾而不得不拄拐的费拉拉诗人，却有着贵族式的优雅。他立刻将卢克雷齐娅那颗单纯的心操纵自如。阿方索本就希望妻子的宫廷中有些文艺的氛围，所以对诗人的自由进入宽容大量。诗人会陪着卢克雷齐娅去修道院，有时还被委托去威尼斯挑选新做的衣服。后来，他甚至担当了她与恋人们之间的爱情传递桥梁。

在卢克雷齐娅的健康状况终于有所恢复的那年仲秋，从威尼斯来了一位美男子彼得罗·本博。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一个完美的宫廷人。在当时被誉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的贵公子”的本博迅速征服了卢克雷齐娅的沙龙。他在费拉拉结识了大量的朋友，有斯特罗齐、萨多莱托、阿廖斯托。在他们的烘托下，卢克雷齐娅的身边即刻洋溢出文艺的氛围。



彼得罗·本博

当笼罩在城市上空一整个冬天的白雾散去，4月的一个春日，斯特罗齐给卢克雷齐娅看他写给本博的一封信。信中充斥着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美貌极尽赞美之词。看到这封信的她，很喜欢那些将自己描绘得十分美丽的辞藻。第二次，在信函封口之前，她取了一张空白的信纸，亲自写上彼得罗·本博的名字。她只写了名字，就将信纸塞进了信封。身边的女官们看着她这种耍弄人的小把戏，都嗤嗤地笑了。不难想象，收到这封信的本博，心里一定会对卢克雷齐娅萌生愉快的亲近感。两个人的爱情由此产生了。

俨然已经成为每年的定例活动，阿方索又离开费拉拉外出旅行去了。他走后，卢克雷齐娅与本博之间的感情也急速升温。本博不在宫廷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信函频繁往复，而传达者往往就是斯特罗齐。卢克雷齐娅用西班牙语给本博写信，或者抄写西班牙的歌曲。其实最初的时候，那些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但是有一次本博在来信中写道："可爱的西班牙语的甘美，是托斯卡纳语中所没有的东西。你就用它，用你生下来就会的西班牙语书写吧。"于是，卢克雷齐娅就用西班牙语来写信了。对于出嫁至费拉拉以来总感到自己与稳健的埃斯特家风格格不入而丧失了自信、变得不安的她来说，用母语写信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恢复自信、找回自我的方式。如果本博在自己的身边，她觉得宴会也罢舞会也罢，甚至连服饰穿着都变得流畅自然起来。信函也从"我的彼得罗"起句，结尾只署名FF。FF是拉丁语"Firmitas Fidelis"，意为"矢志不渝"。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在这个夏天，在父亲的离世与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的浪潮中被冲走了。8月，伊波利托枢机主教带来的教皇父亲的死讯，让卢克雷齐娅坠入了绝望的深渊。身披孝服的她，蹲坐于黑幔笼罩的房间里，既不点灯，也不吃不喝不睡。

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彼得罗·本博立即赶了过来。当他看到茫然蹲坐在地上的卢克雷齐娅时，将刚踏进房门的脚又缩了回去，默不作声

地回去了。然后，他送来这么一封信：“现在你的哭泣，虽然是为父亲大人的离去而悲伤，但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想到今后在埃斯特家中的地位艰难。我这么写，也是提醒我们两个必须稍微注意一下了。可是，我们必须坚强地生存下去，尤其是你……”

对于醉心于彼特拉克的这位诗人来说，以往的卢克雷齐娅不外乎缪斯中的一人。然而现在，诗人想全身心地温暖她，鼓舞她，安慰她，不再是作为诗人得到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热爱的女人。

在旅行途中获知教皇死讯的阿方索，也急忙折回费拉拉。面对惊慌失措的妻子，他也什么都没做，但也没有像本博那样写信给卢克雷齐娅。相反，在以父亲埃尔科莱为首的世间对波吉亚——现在已成为所有人的敌人的、“恶”的代名词——冷眼相待之时，在路易十二说“卢克雷齐娅对阿方索公爵并不合适”之时，他不允许有人动妻子一根手指。这就是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情。

可是，似乎是为了忘记父亲去世的悲伤，到了秋天时分，卢克雷齐娅对于本博的爱恋已经变得毫不顾忌四周的眼光了。她让人用自己的黑色天鹅绒制作了西班牙式的豪华披风赠送给本博，据说是为了能够从城堡的窗户里早一点儿辨识出前来的他。诸如“你的爱是那印在我手背上的吻，甜蜜得快要让我窒息……”“我的心为了爱的答复，热烈地渴望吻上你的嘴唇”“我手背上的你的吻，比以往任何一个和我接过吻的男子都要温柔，都要甜蜜”之类的信函连续不断地送给本博。

这样的举动对于现在已经不再惧怕波吉亚这个名字的人们来说，显然成为一段明目张胆的绯闻。于是，阿方索借口外出狩猎，前往本博居住的费拉拉的郊外。相见之后，不知二者之间究竟进行了怎样的交谈，总之，三天后，本博离开了费拉拉前往威尼斯。

恋情结束了。第二年，本博出版了一本咏叹至高无上的爱的诗集《阿索拉的人们》[注]，献给了卢克雷齐娅。

1503年夏天

因为波吉亚家族的没落，卢克雷齐娅在费拉拉被逼得狂乱不已。而我们正是通过贵族们的悲惨结局才看到了古典悲剧的本质，并且这些不幸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突发的。

1503年夏天，当最后一个地区乌尔比诺被征服后，罗马涅地区完全处于切萨雷的统治之下。他也获得了罗马涅公爵的称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伊鲁·摩洛的手下在米兰的宫廷生活了17年，既不拘泥于曼托瓦也不逗留于威尼斯，每天都在佛罗伦萨研究水力学的达·芬奇——这位众人争相聘请的博学之人——主动请缨侍从切萨雷。切萨雷向达·芬奇颁发了空白委任状，任命他为技术总监，称他为“我的阿基米德”，并允许他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是切萨雷27岁，达·芬奇50岁时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与切萨雷会面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切萨雷对佛罗伦萨非常苛刻，又秘密地窥视着整个托斯卡纳，因此马基雅维利与他的交涉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就从“这个拥有完美才能的男子”的身上看到了《君主论》的具象体，一个对于意大利的悲剧——“能够将刀刃从伤口处拔出”的人，也就是能够消灭今日分裂状态之根源的人。马基雅维利认为，“既为民众所畏惧又能为民众所敬仰，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的”，除了切萨雷之外别无他人。由此诞生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理想的统治者必须具备狐狸（冷静的现实主义）与狮子（大胆的魄力）两个特质。

“对我而言，只有敌人或者朋友，没有中立。”切萨雷对马基雅维利如是说。切萨雷的未来，无论在谁的眼里看来都是辉煌的。他轻而易举

地镇压了雇佣兵队长等人的暴动，还是运用了艺术“完美的欺骗”的手法（保罗·焦维奥），最后当然是杀了他们。他事先通过个别谈判以破坏其团结，然后将全员招待于一堂全部杀掉。他无情地将敌人斩尽杀绝。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卡在教会咽喉的骨头”（奎恰迪尼）的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也被他彻底打进冷宫。

切萨雷行动向来敏捷而果断。因为这样的他，最后整个意大利被搅得晕头转向。一日，他为了见路易十二而来到热那亚。次日，他为看望妹妹去了费拉拉。而后一日，他又去巡视罗马涅地区的伊莫拉与乌尔比诺。接着，为了与法国国王谈判，他马上前往佛罗伦萨。就在那一期间，他还愉快地去打猎。然后在接下来的8天里，他都去向不明，服侍左右的人宣称他生病了，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各国的情报官不得不常常向他们的君主写信道歉，因为他们无法追踪到切萨雷的行踪。可是这个时候，他为了与教皇秘密会见，已经到了罗马。“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他就这么在自己军队的大旗上写出了他大胆的魄力。拉丁语的“恺撒”用意大利语来读的话，就是“切萨雷”。切萨雷的宏愿眼看就要实现了。

可是，悲剧突然间降临了。那个酷热的夏天没有一丝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水开始腐臭，疟疾肆虐了在酷暑中煎熬的罗马城。当时的记录中写道：所有枢机主教的宫殿都变成了医院。能够死在屋檐下的人算是命好的，很多人死在道路的石阶上或者连水都喷不出的喷泉旁边。没有办法处理遗体，只能任由尸体遍地。而当尸体腐烂后散发出的臭气开始浸染城中时，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们到处恐惧地喊着：黑死病㊟、黑死病。但其实那不是黑死病，其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恶性疟疾。

先是佛罗伦萨的大使死了。紧接着，教皇的外甥乔凡尼·波吉亚枢机主教也死了。得知外甥的死讯，已经72岁的教皇为自己越来越衰弱的

肉体深感疲惫。凡是能够离开罗马的人全都抛弃了罗马，枢机主教们也逃向自己在郊外的别墅，各国的大使与情报官们分别向自己的君主请求离开罗马。

教皇与切萨雷都意识到离开罗马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切萨雷，他准备前往罗马涅。可是为了纪念8月11日教皇即位11周年，二人都必须留在罗马。出于对他们这一情况的考虑，8月4日，此前担任教皇秘书官的现任枢机主教阿德里亚诺·达·科奈特在他郊外的别墅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午餐会。

8天后，8月12日，教皇发高烧、呕吐，病倒了。次日，切萨雷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躺在了病床上。

人们都说，这是波吉亚家族没落的开端。甚至有传言说，原本用来杀害枢机主教的毒葡萄酒被教皇直接误饮了，切萨雷则兑水喝了毒葡萄酒。威尼斯传来了消息：“8天前出席午餐会的其他枢机主教们也都倒下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奎恰迪尼、保罗·焦维奥、萨努多以及后来的雅各·布克哈特都相信这个毒杀的传言。

但是，当时的记录官与年代传记作者们没有留下一个与毒杀有关的字眼儿。“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是黑死病的疾病而死亡。教皇与切萨雷公爵也倒在了病床上，有时候间隔了一段时间后突然高烧与呕吐，这与其他病人的症状完全相同。”卡塔奈、科斯塔比利、比卡尔[注]等人留下的记录中写道：Febbre terzana（发烧持续约三天，当时的用语称“疟疾”）。后代的历史学家帕斯特、路奇奥等人都站在反对毒杀说的立场。因为要杀死一个72岁的老人根本不用花费近两周的时间，而且午餐会上同席的枢机主教们之中最年长的几位都没有死。无论如何推测，在所有的记载中都显示他们两个人完全是恶性疟疾的症状。虽然毒杀说能让波吉亚家族的悲剧更具戏剧性，可如果对此认真调查的话，可以知道其真实性的证据是非常薄弱的。

8月12日倒下的教皇与晚一天倒下的切萨雷，时而发热时而打寒战。8月14日，医师们给教皇进行放血治疗。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放血被视为唯一的治疗方法。放血后的教皇依旧高烧不退，他筋疲力尽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而衰弱得像死人一样的切萨雷同样被医师团团围住，灼热的高烧反反复复地折磨着他，令他恶心得厉害；而每次发热带来的头疼更让切萨雷痛苦得满地打滚。大家都认为他的病情比教皇父亲还要严重。

就算在反反复复的发烧期间，切萨雷也很担心教皇父亲的病势。他心里念叨着：趁还来得及一定要救活我，奥尔西尼、科隆纳的复仇很危险，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法国都不能信任。

枢机主教们各自回家，静观情势变化。而此时各国的情报官们笔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这二人时时变化的病情，信使们带着这些信函快马加鞭，马蹄扬起的白烟消散在意大利国中。真是不眠之夜啊。

然而，比起大家都认为病情更严重的切萨雷，年迈的教皇仿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发病后的第六天，8月18日的早上，他希望在病房里举行弥撒。弥撒过后，教皇进行了忏悔，拜领了圣体。晚钟时分，众人为濒死的他举行了涂香油的圣礼，整个病房被乌云般的沉默笼罩着。当夜，亚历山大就死了，因为他那颗衰老的心脏再也不能承受更高的病热了。

教皇之死立刻通知了楼上房间里的切萨雷。可是，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他，连从病床上起身的力气都没有。马基雅维利后来写道："他对我说，'父亲死时，我必须能接手一切事务。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所有的事情，也制定好了对策。可是我没有想到，父亲死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垂死边缘'。"如今，父亲撑到自己恢复健康的最后期望也破灭了。一切都结束了。

替代苦苦挣扎于重病之中的主人守护梵蒂冈的唐·米凯洛托，此刻他那让敌人都羡慕不已的忠诚充分发挥了出来。首先最重要的是保护梵蒂冈不受暴徒的掠夺，于是他下令关闭梵蒂冈与圣天使堡的所有大门，然后将梵蒂冈内所有贵重物品都搬到切萨雷病房的临近房间。以史为鉴，此刻即便是侍从们也不能信任。教皇的病房里除了床上横躺着的遗体外几乎空空如也，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好后，他按照切萨雷的命令第一次对外宣布了教皇的死讯。

另一方面，教皇的遗体由教会的礼仪官也是冷静的记录者、斯特拉斯堡出生的德国人比卡尔转移至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给遗体洗净穿上教皇的礼服，安放于插了两根蜡烛的铺着紫色锦缎的桌子上。紧闭着的房间闷热极了，纹丝不动的烛火成了唯一的守灵者。

次日清晨，遗体被运往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枢机主教没有一人出席。葬礼上甚至连祈祷所用的《圣经》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圣歌队也急急忙忙地唱完歌了事。卫士们还在为争夺火炬而相互高声谩骂着，出席的僧侣们都害怕地逃进了圣具室。

在接受民众的最后告别时，安放于窗户对面的遗体在炎热的天气里渐渐腐烂，变得乌黑的尸体开始肿胀并散发着恶臭。在教堂中排着队的民众也害怕得浑身战栗。可是在看热闹的从众心理催使下，毛骨悚然也变成了麻木，络绎不绝的队伍一直排到了下午。尽管如此，教皇的遗体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完全变得不忍目睹，被人盖上了布。

将近夜半，几把零星燃着的火炬组成了寂寞的送葬队，朝梵蒂冈附近的墓地走去。除了一个主教及其辅祭之外，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随从。下葬的时间到了，可教皇那肿胀的尸体却怎么也装不进预备好的棺材，最后还是两个身强力壮的掘墓人用脚好不容易将他踹进了棺材。而每次要将尸体的一部分塞进棺材时，尸体都会弹起，这个残酷的场景在火炬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惊悚。棺材的盖子终于盖上了，落葬结束。送葬者熄灭了火炬，在沉默中匆忙离去。

在短短的15天之前，切萨雷还正在荣光之中逐渐地实现他的宏愿，但现在重病的他却只能躺在床上，连站都站不起来。他感到世界在崩塌。虽然倚靠父亲的地位背景和凭借自己天才般的政治头脑与军事能力筑造起波吉亚家族这座势力宏大的建筑，但是其基石是薄弱的，势力也尚未成熟。不管怎么说，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教皇突然离世，与此同时，自己也身患重病，这些不幸让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首先发动暴动的是乌尔比诺和佩鲁贾。不过，罗马涅地区是绝对忠诚于切萨雷的，这个地方即便在后来切萨雷处于最恶劣的境遇之时也没有叛变。而且切萨雷尚肩负着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官衔，这是让敌人无法忽略的。

可是，枢机主教团必须赶紧选举出新教皇。切萨雷想要选出对其有利的新教皇，但他的身体状况也只允许他想想而已。而且，作为军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司令官，如果继续在罗马滞留，都违反了选举会议的**传统**。于是，枢机主教团以**传统**为由要求切萨雷离开罗马，切萨雷坦然接受了。但这是他犯的第一个失误，因为留在罗马虽不至于说对波吉亚家族多有利，但至少可以努力选出不持有敌意的任期较长的新教皇。而且当时他的军队已经行进到距离罗马100公里开外的奥尔维耶托。高烧不仅烧坏了他的身体，还让他敏锐的头脑与冷静的判断力也变得迟钝了。

9月2日，切萨雷离开罗马前往纳佩城堡。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大使们一直送他到纳佩城堡的墙外。他躺在一顶由8个仆人抬着的拉上了大红色窗幔的轿子里，消瘦得判若两人，脚已经浮肿了，仍处在头疼欲裂的痛苦之中。轿子后面跟着的是头一回没有驮着主人切萨雷的那匹骏马，马背上面用镶嵌了公爵徽章的黑色天鹅绒罩着。

9月16日，秘密选举会议在罗马举行。在枢机主教中，法国派也还是推举了时任鲁昂大主教和深得路易十二信任的昂布瓦斯（Amboise）

枢机主教。昂布瓦斯是由亚历山大六世升级为枢机主教的，所以对切萨雷来说是有利情况。西班牙派则推举其他主教，而威尼斯派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可惜他们不知道后来因此招来了祸患。就在三者互相牵制的格局中，9月22日，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注]被选举为庇护三世新教皇。以80岁的高龄当选新教皇的他早已是久卧病床之人，谁都明白这只是过渡时期的选举。对波吉亚深感同情的庇护三世，对他那形同枯槁的身体委以教皇之位确实过重了，即位仅26天便去世了。

切萨雷从纳佩返回罗马，先是滞留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的宫殿。之后，为了避开满大街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奥尔西尼一党，他又在圣天使堡待了一阵。切萨雷为下一次秘密选举会议赌上了自己的命运。他掌握了至今忠实于波吉亚名字的西班牙人枢机主教12票，相当于总票数37票的1/3。

10月29日，他前往梵蒂冈，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会面。他开出的条件是：波吉亚的票数将在秘密选举会议上投给罗韦尔，罗韦尔则确保他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及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罗韦尔答应了这个条件。

切萨雷一直凝视着罗韦尔的眼睛。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很多人背叛。并且就政治而言，情感永远不会是真实的居所，它只存在于有效性之中。这一点他完全清楚。可是，这两个人之间，在迄今为止的行动中都有一种互敬的感情。倘若将这两个人伟大的而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合而为一的话，意大利之后的悲剧或许是能够避免的。可是，就算现在罗韦尔对切萨雷表露的是真实的态度，而且也在谈论着切萨雷的女儿与自己外甥的婚事，但他从未忘记过这11年来波吉亚家族让他尝尽的所有苦头，从未停止过对波吉亚家族的憎恨。信任罗韦尔是切萨雷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失误。他赌输了，在政治上彻底落败了。数日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即位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尤利乌斯二世

切萨雷不得不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尤利乌斯二世对他的态度也在一天一天改变，甚至还公开宣称罗马涅应当属于教会。可是，这次的失误对他来说过于大了些。他的举止变得就连旁观者都觉得“完全失去了从前的公爵的样子”（马基雅维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他向尤利乌斯二世申请前往罗马涅的通行证，想借此从奥斯蒂亚经海路到达利沃诺，在那里，凭靠对自己忠诚的罗马涅军队东山再起。那个时代的男子，一般习惯于重新来过。只是，对现在的切萨雷来说已经欠缺了一些东西。在奥斯蒂亚准备乘船的那一瞬间，他被尤利乌斯二世的追捕者逮捕。被送往罗马的切萨雷，在梵蒂冈中被称为“波吉亚寓所”的曾经是自己家的房间里受到了客人一般的接待。可这其实是监禁。迄今为止，从来与他无缘的绝望、苦恼、泪水一下子蜂拥而来。超人的精神开始解体。

那个时候，切萨雷听说他的家臣唐·米凯洛托、塔代奥·德拉·沃尔佩[注]被佛罗伦萨军队俘虏，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依旧保持忠诚，他们都认为比起投降于佛罗伦萨军队，不如选择俘虏之身。切萨雷也听说罗马涅的民心依旧在自己这一边，可是如今被捕的状态加之法国路易十二对自己的离弃，令他感到万念俱灰。于是，他接受了教皇提出的交换条件：放弃罗马涅军队则恢复其自由之身。就此，他也放弃了对意大利所有的宏图展望。

翌年，1504年2月，恢复自由的切萨雷离开了梵蒂冈。他将罗马这个对他来说记录了荣誉与耻辱的首都扔在身后，去那不勒斯投靠波吉亚家族以前的亲密友人——西班牙王国的那不勒斯总督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注]。可是，万万没想到前往那不勒斯成为他的第三个也是最终的失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以其幕后指使谋杀甘迪亚公爵胡安·波吉亚的罪名，命令将切萨雷送还西班牙。以勇将著称的总督科尔多瓦重情重义，对切萨雷也尊敬不已，尽管心中苦苦挣扎，可他没法违背国王的命令。

5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被科尔多瓦请去。科尔多瓦提议说，街上有一些可疑之士徘徊，所以还是在他的城堡里比较安全。切萨雷相信了他。两个朋友一边共进晚餐，一边愉快地交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科尔多瓦将切萨雷送到了寝室，又在那里聊了会儿天。切萨雷对贡萨洛·德·科尔多瓦说自己想要休息了，让他也回去休息。可是朋友摇了摇头说："因为我接到命令，要我待在你的身边，不许睡觉。"切萨雷面色惨白，大叫一声："圣母马利亚，我被出卖了！"

8月20日，一艘扬起了白色船帆的帆船在阳光的沐浴下，从那不勒斯港口朝西班牙起航。

青春之死

身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十分担忧哥哥的处境。她给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当权者写了信，苦苦哀求释放切萨雷，向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请求将切萨雷送至费拉拉。可是，教皇一边看着罗马的费拉拉大使带来的她的信，一边说"埃斯特家并没有这个打算吧"，并不将信函当作正事。那个时候，费拉拉的国主埃尔科莱正处于垂死边缘，埃斯特家也不能无视教皇的意愿而接受卢克雷齐娅的请求。路易十二给她送来了一封亲切礼貌的回信，但是，已经放弃了切萨雷的法国国王的回信不过是对女性的外交辞令。同时，教皇在写给埃尔科莱的信函中明确表示，根本不会考虑将切萨雷安置于法国的领地内。他在给埃尔科莱的信中甚至还这么写道："不用管那个和尚的私生子了。"卢克雷齐娅请求至少让自己领养失去了监护人的年幼的孩子们，但最终也只有公文书上成为切萨雷孩子的因凡特·罗曼诺被允许领养，也不是在费拉拉，而是由附近的卡尔皮（Carpi）的一个小领主抚养。与比谢列公爵生育的孩子罗德里戈则被送往巴里的伊莎贝拉·阿拉戈纳(注)的宫廷。但是，对于尚未与卢克雷齐

娅获得后嗣的阿方索来说，这也不得不说是合理的处置。

卢克雷齐娅这样的担忧与恳求，结果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理睬。人们都觉得这是年轻而不懂事的女孩子的行为。事实也如此，她所做的事情都是感性的，缺乏慎重考虑，马上就要24岁的她却依旧只是个“永远的少女”。

在这段时间，温柔地安慰、支撑卢克雷齐娅的，是她的小姑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丈夫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作为曼托瓦国主的弗朗切斯科并非傻瓜，他非常清楚卢克雷齐娅的所作所为都是幼稚而徒劳的，可是生性善良的他看到这个美丽而无依无靠的女人那么拼命地为哥哥想办法时，内心被打动了。而且卢克雷齐娅也一直都需要在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个让她安心倚靠的男人，一个可以温柔地包容自己的男人。

弗朗切斯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人，但是他的身上具有现实的男人的魅力。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浅黑色的精壮肌肉，微微睁开的眼睛散发出温柔的目光，他那个扁平鼻子反而让人觉得亲切。他骑马时的身姿和那匹曼托瓦产的马一样挺拔，甚至比雕塑还要美丽，沉稳而大气地渐渐驰去。他爱饮葡萄酒，像爱着女人一般。

两个感性的人亲近起来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曼托瓦距离费拉拉很近，两人又是亲戚关系，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是，就这样，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这次帮助二人传递书信的联络人是诗人斯特罗齐，书信中使用的全是假名。弗朗切斯科使用的是居伊，卢克雷齐娅使用的是巴尔芭拉，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是卡米洛，其弟伊波利托枢机主教是提古利诺，弗朗切斯科的妻子伊莎贝拉是蕾娜，而斯特罗齐是吉罗。信函的传递路线是：从卢克雷齐娅传送给斯特罗齐，斯特罗齐转给居住于曼托瓦的他的弟弟，然后由弟弟转给能够自由进出曼托瓦宫廷的亲戚乌贝尔特，再递到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的手上。从弗朗切斯科发出的信函则是通过相反的路径到达卢克雷齐娅的手上。信函大多都是关于切萨雷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信函往来：“卡米洛明天早上出发去法

国。”1506年的秋天，在波河的河畔，两人相会了，弗朗切斯科甚至将卢克雷齐娅带回了曼托瓦城。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私底下议论着两人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都以谈论切萨雷为名而毫不在意。至于阿方索，他不是那种嫉妒心外露的性格；伊莎贝拉也出于自尊心对此不闻不问，却只是蔑视二人。

弗朗切斯科听了卢克雷齐娅的恳求之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教皇及西班牙国王送去了请求释放切萨雷的信，可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复。卢克雷齐娅每天都心事重重的，直到有一天费拉拉终于收到了一条让她雀跃的消息。

1506年10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成功地从关押地、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城堡中出逃。6年前，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切萨雷将发疯的雄牛一头一头地击倒，最后仅仅用刀背就击倒了第六头牛，使得罗马群众为之狂热。当初年轻的体力好像在他的身上又复苏了。逃亡的一个多月后，避开了追捕者而消失了踪迹的他，在12月3日，出现在妻子的娘家纳瓦拉的首都潘普洛纳。卢克雷齐娅得到的消息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切萨雷获得自由的这个消息，不仅卢克雷齐娅，整个欧洲都为之欢呼。人们传言，以那不勒斯为立足点瞄准意大利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准备将军队交给切萨雷管理，苦于应对威尼斯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任命切萨雷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等等。但是教皇、西班牙国王和法国的路易十二根本没有将一只鹰招揽到自己怀里的意思。切萨雷最后留在了纳瓦拉，就这一点已经让卢克雷齐娅高兴万分了，她立刻写了一封喜悦的信函汇报给弗朗切斯科，并在修道院里做了感谢上帝的弥撒。

转年到了1507年，卢克雷齐娅也还是过着平静的日子。4月，阿方索将国政托付给她，自己一如既往地旅行去了。那段时间的某一天下午，在城堡中的一个房间内，人们围着卢克雷齐娅，热闹而活跃地杂谈

着。就在那时，城门之前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精疲力竭的西班牙人。他下了马，对卫兵简单地通报：“切萨雷·波吉亚公爵去世了。”

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给了卢克雷齐娅，她一动不动地僵在人们的视线之中。等她开口时，就激动地迸出诅咒上帝的话来。“当我越是试图取悦上帝，他对我的考验就越发严酷！我真是要更加感谢上帝吧，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这般考验我。”[注]

切萨雷的那个西班牙仆人被传唤了进来，由他说明了情况。切萨雷在纳瓦拉与表哥等人与当地的一伙豪族斗了起来。不知怎的，切萨雷脱离了伙伴，只自己一个人被敌人团团围住。午夜过后，他最终负伤而死。敌人将他的武器及铠甲都剥了下来，将赤裸的他丢在黎明时分的冰冷地面上便逃走了。同伴发现切萨雷的尸体时，已经是早上第一束阳光照射四周，天边泛白之际。

卢克雷齐娅默默地听着，一直保持着微微低头的姿势。人们看着那样的她，都十分佩服她坚强的意志。但实际上，卢克雷齐娅的苦闷与绝望只是被封在内心深处，不再表露在外而已。数日后，埃斯特家的人也罢，宫廷里的人也罢，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哭泣。她与往常一样生活，白天也处理丈夫留下的国政事务。可是，到了晚上，附近房间的女官们听到她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用西班牙语的瓦伦提亚方言自言自语。

12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卢克雷齐娅39岁了，嫁至埃斯特家也快满18年。生育的孩子们，除了三个男孩儿夭折之外，还有四个健康的孩子。长子埃尔科莱二世后来与法国国王的女儿结了婚，次子伊波利托也成为枢机主教，建造了著名的埃斯特庄园[注]，现今依旧保留于罗马郊外的蒂沃利[注]，里面拥有众多美丽的喷水池。

可是，波吉亚家族却非常凄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及哥哥切萨雷去

世之后，1512年，卢克雷齐娅与比谢列公爵所生育的孩子、小公爵罗德里戈在其收养地巴里去世，年仅13岁。卢克雷齐娅出嫁到费拉拉的那天，他尚是在襁褓中的婴儿。自从那天她与睡梦中的儿子告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每年她都会把比上一年稍大一点儿的孩子的衣服送往巴里，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4年后，她最小的弟弟杰弗里，一个一直躲在背后的乡村贵族，在那不勒斯走完了一生。第二年，母亲瓦诺莎也逝于罗马。剩下的只有已经死去的哥哥胡安留在西班牙的家人，以及在法国长大的切萨雷的女儿，此外就只有卢克雷齐娅领养到的费拉拉的庶子们。其中没有一个人遗传了光辉的父亲或哥哥的风貌。

切萨雷·波吉亚，可以说，这个哥哥给卢克雷齐娅带来了几乎所有的不幸。可是，她非但没有因此怨恨，反而比谁都更热爱，更依赖哥哥。在这个哥哥去世后，她似乎第一次获得了平和的时间。这个时期，费拉拉虽然与罗马之间进行着苦战，但是作为国主夫人，她什么也没做，也不要做任何事，只要躲在丈夫阿方索这棵大树的背后就行。因为与两个前夫相比，阿方索具有相当出众的气量与对妻子的爱。卢克雷齐娅也不再寻求情人，在这12年间，她接连不断地生了5个孩子。

然而，尽管是悲剧人生，但是可以说，卢克雷齐娅真正意味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间吧。她是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亡的，在与波吉亚家的荣光及其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1519年年初，这一年，卢克雷齐娅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正处于第十次孕期。在曼托瓦，长期身患“法国病”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也处于濒死边缘。到了3月，昔日卢克雷齐娅信中所写的那个“我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秘密的人”的男人也进了黄土。

6月14日，她早产了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这个看起来非常虚弱的早

产儿，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能活得长久。她立刻决定进行洗礼。在昏暗的灯光下，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被取名为伊莎贝拉·玛丽亚。

可是，作为母亲的卢克雷齐娅却躺下不动了。到了次日，她依旧头疼欲裂，发热厉害。她那美丽的长长的金发因为碍事，在她倒在病床后第一次被剪短了。她双手僵硬，头往后仰，痛苦的脸上已失去了血色。不一会儿，她的鼻子里喷出了血。这个状态间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次，持续了一个星期，周围人都能看出她苦苦挣扎的样子。对于医师的忠告，不管什么她都接受，药也勉强地喝了下去。阿方索一直陪伴在这样的妻子身边，但他没有握住她的手给她力量，只是在病房中焦虑地来回走动。无论是谁前来商谈政务，都被他怒骂赶走。

6月22日，在任何人的眼中看来已经无可救药的卢克雷齐娅喝下一碗浓汤后，说要给教皇写信。深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她，现在的担心是教廷与埃斯特家之间反复加剧的不和关系。

在罗马，费拉拉大使与利奥十世会面了。他说道："教皇圣座[注]，公爵夫人的健康情况非常糟糕，对于这封信不能亲笔书写，她表示非常抱歉。"教皇的心中也许浮现出昔日在比萨大学里曾是同窗的切萨雷以及后来波吉亚家的荣耀与没落。他开始阅读卢克雷齐娅的信。

"自从两个月前我度过了严重的妊娠期后，在神明的帮助下，14日的黎明，我得到了一个女儿。我祈祷着，从此我的健康就能恢复了吧。可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恶化了。我们的创造者已经赐给我女儿这个礼物，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几个小时后大概就远离尘世了吧。

"忏悔与圣餐都已经结束了。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便罪孽深重也想向教皇圣座请求。为了赐予我贫瘠的心灵以精神的宝物，请圣座以慈悲之心，在圣座神圣祝福的同时，也为我向神明祈祷调停和解。然后，对于不得不留下来的我的丈夫与孩子们，请在赐予神明保佑的同

时，也赐予圣座宽广的慈爱……”

看完这封信，教皇默默地画了个十字，做了祝福。

两天后，卢克雷齐娅显得十分安详，但是已经没有了意识。当天夜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后去世了。

尽管从临终的卢克雷齐娅那里收到如此情深意长的为了丈夫与孩子们的请求，但不到两年，教皇就与费拉拉宣战了。她所做的事情，再次以徒劳告终。

---

1. “波吉亚寓所”（Borgia Apartment）是梵蒂冈宗座宫殿内的一组房间。
2. 平托瑞丘（Pinturicchi，1454——151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
3. 杰弗里·波吉亚（Gioffre Borgia，1482——152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人、政治家。
4. 桑夏（Sancia of Aragon，1478——1506），出生于那不勒斯的北部地区，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庶出女儿，据说是一位黑发的性感美女。
5. 胡安·波吉亚（Juan Borja，1476——1497），西班牙的第二任甘迪亚公爵。
6. 比谢列公爵（1481——1500），阿方索·阿拉贡。他是那不勒斯前任君主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和现任君主的侄子，杰弗里美丽的妻子桑夏是他一母同胞的妹妹。
7. 玛丽亚·贝隆奇（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著名历史作家。
8. 奥尔西尼（Orsini），意大利贵族家庭，是中世纪意大利和罗马复兴中最有影响力的王侯家庭之一。
9. 科隆纳（Colonna），是意大利非常古老及显赫的贵族家庭，可追溯到12世纪，其原籍在罗马附近的科隆纳镇，家族姓氏由此而来，历史上曾出过一个教皇和许多枢机主教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科隆纳家族与奥尔西尼家族的世代仇隙严重影响着罗马的政局，直到1511年罗马教皇颁布训令，两大家族的对立才停止。
10.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Guiliano della Rovere），即尤利乌斯二世。
11. 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Rodrigo Borgia，1431——150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间：1492——1503），加里斯都三世的侄子。
12.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2世纪时是西班牙边境的一个伯爵领地，现为西班牙自治区，首府是巴塞罗那。

13. 卡拉法（Carafa）家族是那不勒斯的名门贵族，后来分支移居罗马。

14. 奥斯蒂亚（Ostia），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罗马第十区，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

15. 在秘密选举会议进行时专门将窗户封闭起来的砖墙，在选举结果产生后则被推倒。

16. 胡安·洛佩斯（Juan López，1455？——1501），教廷掌玺院长（在位时间：1492——1496），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96——1501，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任命）。

17. 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458——1464）。1459年，他召集欧洲诸国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提出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十字军东征。

18. 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1474——1524)，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爱妾之一，被称为“美丽的朱莉娅”（Giulia la bella）。

19. 潘普洛纳（Pamplona），西班牙东北部城市，10世纪到16世纪初期的纳瓦拉王国首都，现为纳瓦拉大区首府。

20. 白色婚姻（nozze bianca），指无两性关系的婚姻。

21. 桑夏是阿方索二世与情妇生下的女儿。

22.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后人称其为查理曼。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引入了欧洲文明，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

23. 语出自圣纳扎罗（Iacopo Sannazzaro，1456——153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那不勒斯，仕阿方索王家，擅长拉丁诗文，创作有《渔夫之歌》《维吉尔的诞生》等作品。

24. 阿皮亚古道（Via Appia），现存罗马街道中最有名的一条，又称为“街道的女王”，公元前312年开始修建。

25. 唐·米凯洛托（Don Michelotto，？——1508），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是切萨雷的朋友，他最信任的亲信。

26. 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教皇代理，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博洛尼亚实际的统治者家族，13世纪时显露头角，在桑特（1445——1462）及乔安尼二世（1462——1506）时最为繁荣。1506年，他受尤利乌斯二世所率教皇军队攻击，而被驱逐。

27. 埃尔科莱·斯特罗齐（Ercole Strozzi，1473——1508），出生于费拉拉，是佛罗伦萨的斯特罗齐家的分支，费拉拉宫廷诗人，其作品受到高度评价。

28. 阿索拉（Asola）是威尼斯领地的城市。《阿索拉的人们》（Asolini）被认为是向卢克雷齐娅咏叹爱情的诗集。1503年左右，卢克雷齐娅向彼得罗赠送了一束头发，现收藏于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Ambrosiana）美术馆。

29. 即鼠疫。

30. 约翰内斯·比卡尔（Johannes Burckard，1445——1506），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出生的德国人，是主教、教廷书记长、教廷礼部官员。他的日记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但是，因为他过分的想象力而描写很多男女乱交关系与杀人等绯闻，可信度很低。他对波吉亚家的描写相当恶劣。

31. 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Nanni Todeschini Piccolomini，1439——1503），庇护三世（在位时间：1503年9月22日——10月18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在佩鲁贾学习法学，22岁时任锡耶纳大主教、枢机主教。皮科洛米尼家是13世纪时兴起的锡耶纳的贵族，经营贸易与银行业。文艺复兴时期出了庇护二世与庇护三世两个教皇。

32. 塔代奥·德拉·沃尔佩（Taddeo della Volpe，1474——1534），出生于伊莫拉。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文武双全的人物。

33.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1453——1515），西班牙国王的将军。据说他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伟人形象的原型。

34. 伊莎贝拉·阿拉戈纳（Isabella d’ Aragona，1470——1524），米兰公爵吉安·斯福尔扎的王妃，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与伊波利塔·玛丽亚·斯福尔扎的长女。他被认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原型，拉斐尔也为她作过肖像画。

35. 卢克雷齐娅说这番话是有背景的。根据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曾钰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的说明，当时她在流产之后，按照萨伏那罗拉的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祈祷仪式，为自己的许多罪孽寻求宽恕。

36. 埃斯特庄园（Villa d’ Este），位于意大利蒂沃利的埃斯特家的庄园，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占地4.5公顷的巨大的园内，建造了小提琴喷水池、多产的女神、百喷水池等500多处喷水池，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庭院，被称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喷水庭院。

37. 蒂沃利（Tivoli），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拉齐奥大区罗马县。自古罗马时代起，它就是著名的疗养地，建有哈德良皇帝与众多贵族的庄园。

38. 原文使用的是“猊下”，指代高僧、硕学、宗教神职者的首领。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La virago d’It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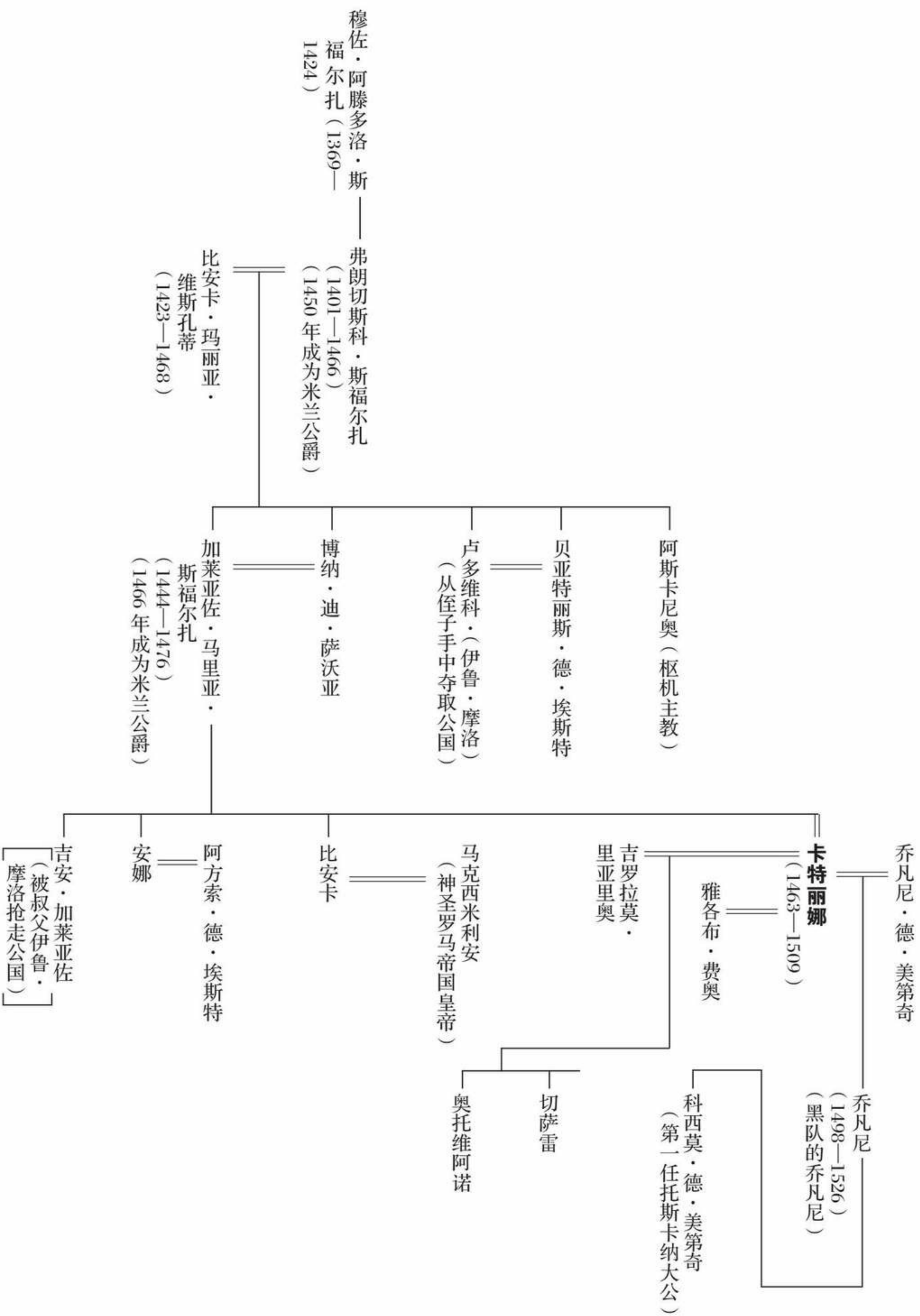
（意大利的女杰）

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藏



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藏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家谱



穆佐·阿滕多洛·斯福尔扎（1369—1424）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比安卡·玛丽亚·维斯孔蒂（1423—1468）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1444—1476）（1466年成为米兰公爵）
博纳·迪·萨沃亚
卢多维科·（伊鲁·摩洛）（从侄子手中夺取公国）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
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
吉安·加莱亚佐（被叔父伊鲁·摩洛抢走公国）
安娜
阿方索·德·埃斯特
比安卡
马克西米利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卡特丽娜（1463—1509）
雅各布·费奥
乔凡尼·德·美第奇
奥托维阿诺
切萨雷
科西莫·德·美第奇（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
乔凡尼（1498—1526）（黑队的乔凡尼）

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为故土而战，

无人相助，众叛亲离。

我远方勇敢的王啊！

你何时才能

全副武装，策马驰骋到我身旁。

那一声“法国”的呐喊，

震惊全世界。

意大利势力，

轰然扫地。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与故城命运相连，

与粮秣大炮金币，还有

众多兵士，

同生共死。

除我之外，又有何人？

能掌管这座城塞，

对着圣油(注)式起誓。

除我之外，无人能信！

因为，谁想尝

那背叛的滋味。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如果那个教皇儿子——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

在这之后也想留在弗利，

那他最好改换职业。

当个泥瓦匠甚好，

随时能修补城市。

因为在我狂怒之时，

可能会彻底地

破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选自16世纪初，罗马涅地方的小曲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

外城墙已经被攻破了。敌兵越过外城墙与内侧的城塞之间护城河上的两座防栅后，又通过了用一捆一捆木柴加急建造起来的桥，就像蜘蛛的幼虫一般开始攀登内城墙。

城塞之中原本还有3000名守军，但是对于爬上城墙的进攻者，他们本应集中开火的炮筒却没有打出几发炮弹。其间，进攻者中的一人攀上了四座塔中一座塔的屋檐，成功地夺取了旗帜。进攻者看到这一幕都振奋不已，斗志激昂，势不可当地涌入了城塞。

城池已经困守了将近一个月，此时敌军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侵入呢？城塞的主人、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虽不能确定原因，但她依旧命令守军在敌人入侵路线的近旁点燃炸药，试图以此阻止敌人的入侵。可是她的命令并没有被传达下去，城塞四座塔中的两个守卫队长与雇佣兵队长之间达成了背叛女主人的协议。因为3000名守军中的大部分都是以金钱雇来的雇佣兵，在有胜利希望的战役中尚能奋勇杀敌，一旦

出现衰败之势，那么雇佣兵队长就只会考虑自己团队的利益。

看到对自己的命令毫无反应的队长们，卡特丽娜这才如梦初醒。在这之前，她还站在城墙之上，身穿铁制的胸铠，外面套着暗黄色的袍子，手持宝剑，叱咤鼓励着守军。有两三次，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她也不曾后退一步。

可转瞬间失去了大半士兵的她，身边只剩下几个部卒。大势已去，身陷绝境，城墙上已然失去了防卫。无奈之下，她决定躲进位于城塞四座小塔中心位置的大塔，继续最后的绝望的防卫。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

手持宝剑、身穿黄色袍子的卡特丽娜跑上塔内的螺旋楼梯，后面跟着少得可怜的士兵。夹杂在黑色铁甲之中的黄色，瞬间吸引了在守军的默认下涌入城塞的敌兵的视线。还来不及关上门，敌人便一下子涌到了中心塔的入口处。那狭窄的50厘米左右宽、连窗户也没有的螺旋楼梯变成了地狱，为了保护伯爵夫人而将敌人从楼梯上踢落的士兵们，与从下往上犹如洪水一般涌来的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站在死者的尸体上砍杀着，敌我已难分辨。受伤的士兵身上，又垒起了被一击倒下的别的士兵的尸体。临死前的呻吟声与盔甲兵器的相接声回响于整座塔中。

可是，不论敌兵倒下多少，后援部队都源源不断。不知不觉中，卡特丽娜的部队开始被迫退向楼梯的上方，再上方。二层已经完全落入了敌手，不得不退到了塔的顶层。对于亲自与敌人砍杀，手也负伤的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逃脱的方法，更不要奢望能够守住这块地方了。但她并没有完全绝望，甚至做好了与塔一同化为灰烬的准备，于是她命令点燃炸药库。她的期望是，在炸药库周围的木柴捆燃烧的时候，敌人可能会因为害怕爆炸而退出塔，而她则在那时寻找逃出敌人包围的机会。

最终，她的打算落空了。木柴燃烧的烟雾上升到楼上，楼梯里虽然弥漫烟雾，但浓烟之中的敌人却在火还没烧到炸药时就把火灭了。被浓烟笼罩的守卫主人的士兵们丧失了最后的斗志。

进攻部队的总司令官是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他在军队成功侵入城塞时就部署好了军队，下令不许一个人从城塞中逃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悠闲地离开军营回到了城里。但当他看到城塞的一角升起了白旗，就立刻骑马返回护城河畔。随从吹响了号角，传达了切萨雷

希望与伯爵夫人对话的意向。塔的顶层的小窗上出现了伯爵夫人的身影。切萨雷骑在马上，对她郑重地说，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流血悲剧，请她交付城塞并降下城塞的渡桥。卡特丽娜沉默不语。此时进攻军的两个法国队长紧逼在她身后。明白自身处境的她，已经无力抵抗了。

半夜，火把照着道路，总司令官切萨雷与法军司令官达莱格莱进入了城塞。战役结束了。切萨雷军队的450名死者、法国军队的700名死者都还放置在城塞之中。从那些尸体中穿行而过的切萨雷，径直进入塔中的一个房间。在那里，卡特丽娜站在数名侍从与女官的中间。切萨雷走近她的身边，既没有胜利者的骄傲，也没有对失败者的轻蔑，只是举止郑重向她简单说明了将她俘虏的意思。卡特丽娜一言未发。

过了一会儿，她那负了伤而虚弱的身体，在切萨雷与达莱格莱的左右搀扶下走出了城塞。从崩塌的城塞之中，从横躺的尸体之间走出的她面无表情。那是1500年1月12日夜间的事。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时年37岁。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是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具有教廷势力的背景；他刚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成为亲戚，受到了国王的全面资助，权势可谓如日中天。唯独有一人挡在了切萨雷的面前，那就是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当全意大利的男子对切萨雷束手无策只能屈服时，她虽然战败又是一介女流，可她的勇气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的赞扬。马基雅维利说，当时有很多人创作了赞颂她的歌曲，在街头巷尾传唱，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本章开篇的那一首《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不仅仅是意大利人对卡特丽娜毫不吝惜掌声，法国人，他们深信自己才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尊敬美丽而勇敢的女子——的继承者，也被这位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的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及其展现出的勇敢深深地迷住了。法国为这个最为棘手的女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因此激赏她，为之着迷。

对于这些法国人来说，成为胜利者的切萨雷所使用的手段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出于两件事情，他们对波吉亚的不满爆发了。首先是切萨雷将卡特丽娜从城塞之中直接带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且在那天夜里与第二天一整天，都只有他与她两个人待在房间里。对一个战败者、一个失去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行为，简直亵渎了他们奉为信条的骑士精神。全意大利的舆论都谴责切萨雷的这一行为。“可怜的伯爵夫人啊，连作为女人的自尊也被伤害了。”可是，当事人切萨雷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对于想要的女人，哪怕是别人的东西也要抢过来变成自己东西的他来说，骑士精神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12岁，浑身散发出成熟与美丽，甚至从一开始就对他赤裸裸地表现出轻蔑态度的女人，他只不过无论如何都想把她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已，并且实践了。“如果城塞所有的守军都能像她一般英勇，那么城塞也许就不会沦陷了。”切萨雷对曼托瓦大使这么说道，实际上他也是被卡特丽娜的魅力所迷住的人中的一个，只是被迷住的方式不同而已。就算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也一点儿不会想要去尊重她，切萨雷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当然，没有人知道卡特丽娜自己对此有何反应，责难切萨雷的行为并留下这些记录的都是男人。然而，女人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卡特丽娜被切萨雷关在他的房间内，旁人一律不得进入。这让法国士兵们对卡特丽娜愈发同情，而对切萨雷也愈发不满，队长达莱格莱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一个。因为伯爵夫人是被法国士兵俘虏的，所以他认为她的在押理应安置于法国国王的身边。而且，根据法国的法律，战时不能俘虏女人，所以他主张她不是波吉亚的俘虏。可是，切萨雷先是接到了教皇父亲杀死她的命令，后又接到将她押送至罗马的命令，所以不能同意达莱格莱的主张。切萨雷与达莱格莱之间持续协商。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作为法国国王的俘虏，委托教皇波吉亚监管。

法国士兵的第二个不满是关于赏金。当时，因为在城塞攻击中遇到了未曾预料的强烈反击，所以切萨雷布告说，生擒伯爵夫人者赏赐一万

达克特。可是后来，切萨雷本应对直接俘虏卡特丽娜的两个队长赏赐两万达克特的，却仅仅给了一成的赏金。队长们要求全额。他们甚至说，如果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全额，就杀死卡特丽娜。对此，切萨雷以在城塞最后沦陷之前都没有俘虏伯爵夫人为由，最多只肯支付4000达克特而不再让步。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笔巨款了，队长们接受了这个数字。这对于想要通过归属于法国国王，从而有机会利用相应的法国法律免除俘虏之身的卡特丽娜来说，意味着断绝了最后的希望。后来，马基雅维利这么写道：

“伯爵夫人，被法国以4000达克特卖给了瓦伦蒂诺公爵。”

切萨雷任命西班牙人贡扎罗·德·米拉芬特斯为沦陷的弗利和伊莫拉的总督，之后率领全军1.5万名士兵于1月23日离开弗利前往罗马。在那个雾霭蒙蒙、晨光微弱的清晨，人们聚集在切萨雷一行通过的广场上，想再看看曾经是自己的领主而现在身为俘虏的卡特丽娜。只见她穿着黑色的绸缎衣服，头上罩着面纱，骑着白马。切萨雷与达莱格莱骑着马护在她的左右，她身后跟着的两个老仆与两个女官也都骑着马。连一直都很憎恨卡特丽娜，在她奋起组织防御切萨雷之时拒绝听从指挥的弗利市民们，在看到自己的女主人如此面目全非的样子时，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他们的感叹更多些。所谓民众之类，都是不负责任的家伙。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也因他们的呼声湿润了双眼，一一报以应答。被称为“弗利的夫人”，在丈夫里亚里奥[注]死后12年间君临该国的她，现在失去了一切。100年前，斯福尔扎家族从罗马涅的一个农村豪族崛起。祖先写下军人光辉的历史，最后登上米兰公国的王座，自由自在地掌握了权力。如今，祖辈留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精神由这位卡特丽娜画上了句号，因为米兰公国的蛇与木棉花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徽章被法国王室的徽章所取代了。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

给洛伦佐·德·美第奇送去这封信的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美而又最残忍的女人。后来，她对切萨雷·波吉亚也说：“我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在她的身上，奔腾着斯福尔扎家族那宝剑横空出世的血和魂。

今日，对于具有男性性格的女人的评价非常苛刻。大胆而勇敢的女人被人们称为女杰或女强人，不过是一种很戏谑的称呼。但当时这种词语完全没有轻蔑的意味，相反是一种赞叹之语。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的女杰”——美丽、残忍而勇敢的女人。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男人眼中，她是一个勾起无数男人征服欲的充满了魅力的女人。

这样的卡特丽娜广受追捧。就像今日的肖像写真店[注]一般，当时弗利的街上有很多大量复制她的肖像画的商店，据说其肖像画非常畅销。她身边的作为佛罗伦萨特使而被派到弗利的马基雅维利也说过，他的朋友请他购买伯爵夫人的肖像画并尽快送达给他。

可是，她这样的人气也是出于她对敌人不让丝毫的勇气，虽身为女流却令男人自愧不如。特别是当她从谋杀丈夫的那些人手中逃脱，再次将国家收复于自己的手中；与一代枭雄切萨雷·波吉亚对决之时的勇敢，显示其作为女中豪杰足以名垂青史的资格。

尽管如此，对于“意大利第一夫人”（Prima donna d’Italia）这一评价也并非没有一点儿异议。当然，当时没有一个女人像卡特丽娜·斯福尔扎那样处于政治的前沿。在那样艰难的时代里，至少在丈夫死后12年中，她坚守了弗利与伊莫拉。可是，她作为君主的政治才能却不得不逊色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注]相较之下，伊莎贝拉的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君主，但也并非那么不济，而且还活得久了一些，所以她没有卡特丽娜那么幸运，得到更多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

可是，对于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女人的政治才能，也不得不承认其作为女人的局限性。只考虑曼托瓦、费拉拉两国安全的伊莎贝拉和为了守护弗利、伊莫拉而不瞻望时代新潮流，并鲁莽地与切萨雷对决的卡特丽娜，将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尤利乌斯二世等人相比，与他们那种贯彻极善至恶的雄壮的政治相比较，大概可以明白文艺复兴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男人的时代了吧。历史上有过男人的时代与女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

即便如此，伊莎贝拉“不流血”的政治中所见的“狮子与狐狸的结合”的成熟，是卡特丽娜所没有的。卡特丽娜不像狐狸，而更像狮子。在这一点以及其生涯的悲剧性结束上，可以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而且，就像切萨雷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人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青春很美，特别是，那不是将青春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那就更美丽了。

卡特丽娜便是这种青春之美，并且她还努力使自己变得更美。为了保持修长的体形，她非常注意饮食。在对同时代的女人们评价时，对于拥有深厚修养同时被认可美貌但身材稍显雍容丰满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如此说道：“曼托瓦侯爵夫人那么胖还毫不介意。”

1515年，卡特丽娜死后6年，她的一个亲信卢卡托尼奥·库帕诺伯爵整理出卡特丽娜夫人的“美的处方笺”。此人是她最小的儿子，即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个军人“黑队的乔凡尼”[注]的部下。对于这位在“罗马劫掠”前，对犹如怒涛一般南下的德国——西班牙军队进行抵抗的唯一意大利军人“黑队的乔凡尼”，诗人塔索赞美他为“意大利的剑、盾与自豪”。在库帕诺伯爵整理的这份处方笺中，我们选择几项来看看。

首先，要想使肌肤变得美白而润滑——将新鲜鸡蛋的蛋白煮熟，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祛除脸上的雀斑——将鹭鸶的喙切成碎末，加葡萄酒煮，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消除眼部疲劳——将河鱼的脂肪在太阳下暴晒，再用蜂蜜搅拌，涂在眼部周围。为了让头发生长速度加快——待三叶草的叶子与根腐烂后，与米糠一起煮，再用水与醋搅拌，使用过滤后的水洗头。为了让手变得美丽——将苦杏仁的果实清洗干净，切成碎末，在水中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将水扔掉，再将两个白芥末与四个萨拉逊[注]芥末切成碎末，加鲜奶油搅拌，涂在手上或手指上，慢慢地靠在火上，一直靠到红色的水分渗出，剩下的脂膏形成白色的黏土状，冷却后洗净……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卡特丽娜的手十分美丽，这是有口皆碑的。她就是这般细致地记录了有关美容、健康等内容，甚至还有堕胎的方法。

可是，正是这个处方笺，第一次将巴黎宫廷推广到整个欧洲的社交界。这是因为，卡特丽娜通过第三次婚姻与卡特丽娜·德·美第奇，也就是后来在法国实行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注]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注]成了亲戚。后者将处方笺带进了法国宫廷，从巴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宫廷与社交界。所以，卡特丽娜的时尚在很多年间影响了全欧洲的贵妇人。她不仅这样成了当时贵妇人的流行先驱，还是流行的创造者，她的美貌必然吸引了众多男人的视线。听说来到罗马的弗利的使节们每次在拜谒教皇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首先要问：“如今伯爵夫人还依旧那么美丽吗？”对于美丽而勇敢的女人的赞美，只要真正的男人活着，也许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乡野武夫的崛起

空荡荡的房间里，墙壁上没有半点儿壁挂装饰，光秃秃的一片，墙

上仅有的窗户也很小。在一张很大的木桌上，摆着很普通却非常丰盛的食物和葡萄酒。吃饭时，归来的男人们将武器扔在一旁，随便坐下，拉过盘子便吃。二三十人在吵吵嚷嚷中填饱了肚子后，衣服也不脱倒头便睡。这个只经过简单分割，连大门都没有的宽敞房间里，四处摆放着床铺，男人们就躺在连床单都没有的铺上，呼呼大睡。其中一些男人在吃猪蹄时眼睛就瞄上了上菜的女人们，刚一填饱肚子就将女人们强行按倒在床上，开始填补其他的欲望。另外一些没有吃完的男人豪爽地笑着，烤全猪的脂肪在火上滋滋地滴着油，一旁经过仔细检修的武器被火光映照出幽暗的光泽。这里的一切都在理所当然地重复着。“Lo sforzo”（洛·斯福尔扎，意思是心想事成者）是穆佐的绰号，后来又成为阿滕多洛[注]一族的姓氏——斯福尔扎。上面那段话描写的就是斯福尔扎家族的日常生活，距离1500年卡特丽娜与切萨雷对决败北大约100年。当时，罗马涅偏僻的乡村科蒂尼奥拉（Cotignola）的豪族阿滕多洛仍保留着中世纪风格的粗野与奔放，与近邻纷争不断，因而老百姓在工作时武器从不离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阿滕多洛一族粗野地发展着自身力量，女人也不例外。在与科蒂尼奥拉地方的仇敌帕索里尼一族家常便饭般的争斗中，女人也是手持武器的，哪怕是在她们不间断的孕期。

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最初主要由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来的外国人构成，不过很快就被意大利人所取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可能性都是打开着的。

1382年的一个傍晚，阿滕多洛家中一个名叫杰克莫的人，像往常一样在耕田。忽然远处传来笛声和鼓声，有人在大喊：“村民们，扔掉锄头到我们这里来吧！扔掉你们的锄头去找寻自己的幸运吧！”这是著名的雇佣兵队长波尔特里诺·达·帕尼卡雷的士兵们，在他们的后面已经跟随了一些想要扔掉锄头的百姓。被称为“穆佐”的杰克莫听到了，他想了想，然后将锄头扔向旁边的橡树，心里做了决定：如果锄头掉了下来，

那么就像以往一样继续做个农民；如果锄头挂在了树上，那么就扔掉锄头跟他们一起走。锄头挂在了橡树上，没有掉下来。于是，穆佐悄悄地回到家，偷走了父亲的一匹马，追随他们的队伍而去，那时他只有13岁。

两年后，穆佐成为斯克鲁齐奥队长的侍童回到了科蒂尼奥拉。这一次，他已不再是偷父亲的马匹了，而是问父亲讨了四匹马与武器盔甲，然后带领着20多个弟兄，再次离开了科蒂尼奥拉前往战火纷飞的地方，前往命运等待他的地方。

10多年后，这个有着半个农民身份的穆佐被取了一个绰号：洛·斯福尔扎。他须发浓密，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双粗糙的手，长了一个鹰钩鼻子，长相显得很粗鲁，为了方便常年戴头盔而将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很短。身为雇佣兵队长的他的价值之高，引得米兰与佛罗伦萨为了他而争持不下。他与四个教皇、四个国王都战斗过。



米兰城之塔㊟

在拥有军人的优秀才能的同时，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狡猾习性。他虽然不会写数字，但从来没有搞错过，也从未拖延支付士兵薪水。他这种对于金钱严谨而朴实的作风让银行家们非常信任他。他自己的财产自不必说，即使在战败时也有很多人愿意借钱给他。对于部下，他能记住每个士兵的名字，从不疏忽；虽然他是个严肃的长官，待人却非常公正，因而赢得了人心。

他不会写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也是在一次被俘后于牢狱中学会的。虽然字迹幼稚，但那是他自己的。尽管如此，他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让人为自己翻译成意大利语进行学习。他的秘书只雇用僧侣。因为在当时，出于宗教原因，僧侣被允许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进出，所以常被当成间谍使用。

婚姻对他来说，同打胜仗一样，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他没有同为他生了5个孩子的情人露西娅（Licia da Terzan）结婚，直到50岁时才与那不勒斯国王的遗孀乔安娜结婚。

至此，他的生涯也很快迎来了终点，在5年后的战场上。佩斯卡拉河在大雨过后河水陡涨，他在行军渡河的途中伸出手想要救助一个侍童，却因为身上穿戴的甲胄太重致使马失去了重心，掉进了河里。这位穆佐·斯福尔扎就是卡特丽娜的曾祖父。

1/4个世纪过去了。以自称为“幸运女神的丈夫”的著名雇佣兵队长皮奇尼诺之死为界，即便是百姓出身的武夫，也可以仅凭自身的手段就能扶摇登上一国之主宝座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对于“幸运女神”，一般的说法都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但是后来马基雅维利说：因为幸运之神是女神，所以要想将其纳入手中，就必须像将女人弄到手一样支配她才行。

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终于开始形成列强之间的均衡状态，已经

不再是轻易就能诞生一个新雇佣兵队长国家的状态了。其中，穆佐的儿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谨慎地使用了幸运及自身的才能，收获了米兰。1441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成为米兰共和国实际的国主，与菲利普·玛丽亚·维斯孔蒂的庶出女儿比安卡·玛丽亚结婚。接着，他在1448年维斯孔蒂去世之后一度与威尼斯共和国对抗，但很快就倒戈，成为米兰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与维斯孔蒂的正妻玛丽亚·迪·萨沃亚[注]及其娘家萨沃亚公爵家[注]相战。在胜利之后，他以解放者的姿态接受了米兰的欢迎。那是1450年的事情。米兰封其为公爵，共和国变成了公国。虽然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百姓的长相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弗朗切斯科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自信与沉着成就的君主的威严。

正如马基雅维利与布克哈特所指摘的那样，他是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最为匹配，并且出色地加以运用的典范。

可以认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通过连续16年的统治，强固了米兰公国的基础，将其变成意大利的四大势力之一。

他的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在22岁时继承宝座，这之后的10年中，可以说矛盾不断发生。他虽然在内政与外交上都算不上特别卓越，但也发挥了相当才能。可是，不可控制的欲望却像失去了掌舵的大船一般。当时，有一个家臣被活活地装进箱子，当作一具尸体给埋了，还有一个臣子只因为与他的情人说话便被砍了双手。在当时的费拉拉年代记中，记录他为“拥有欲望与才能之力的怪物”。

为了改善自1450年以来与萨沃亚公国之间的关系，他力排母亲的反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女儿博纳[注]结婚。他从这场婚姻中获得了5个孩子，另外还有5个庶出的孩子。在嫡出的子女中，吉安·加莱亚佐后来虽然成了国主，却被其摄政的叔父伊鲁·摩洛夺取了政权；比安卡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还有安娜，她成为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第一个结婚对象。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

卡特丽娜出生于1463年，是庶出。

在当时的意大利贵族社会，嫡出与庶出的孩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在继承家业的场合中，嫡子优先。当然，嫡子被实力雄厚的庶子所取代也是常有的事。据说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兰特也是庶子出身。

可是，与这些相比，更重要的特征是男子与女子具有完全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教导。女子与男子一样爱好拉丁语、希腊语的学问，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在卡特丽娜快到11岁的时候，因为她的婚事，她的名字忽然开始往来于罗马和米兰之间。对方是时任教皇的西斯都四世的外甥、罗马第一实力者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当然，在这个婚约的背后，交织着当时意大利政界特有的策略。

首先，对于罗马而言，事事皆与教皇关系不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主权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早已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想将很久以前起就与美第奇家族有亲密关系的米兰斯福尔扎家族拉拢到罗马这一方来。其次，新娘卡特丽娜带来的作为陪嫁金一部分的伊莫拉领地，美第奇家族垂涎已久。因此，教皇想将领地变成自己外甥的地盘，以挫败洛伦佐的野心。显然，教皇从这个婚约中看到了以上两个政治目的同时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斯福尔扎家族的公爵不仅希望将米兰收入囊中，还野心勃勃地打着旁边的伦巴第的主意。就为了这一点，他也必须与教皇搞好关系。于是，订婚很简单地达成了。

可是，在婚礼之前，米兰发生了一场不幸，这在斯福尔扎家族和卡特丽娜的记忆中留下了深远的阴影。这一事件与两年后佛罗伦萨发生的著名的“帕齐阴谋”[注]成为15世纪意大利的两大暗杀事件。

1476年12月末，自春天起便南征北战而离开了米兰的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同往年一样，为了与家人一同过圣诞节，正准备返回米兰城。正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军营里收到了一个急件。报告说米兰城中他的房子发生了火灾，被烧光了。他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而不知所措，但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了。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伦巴第，冬季酷寒。队伍缓缓地行进于笼罩在雾霭之中的灰色伦巴第平原上。忽然，公爵的头顶飞来三只乌鸦盘旋不去。侍者们再三驱赶这不祥的鸟儿，可乌鸦依旧不肯离开公爵的头顶。公爵对此也心生厌恶，他勒住了马，双手合在一起，犹豫着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原路返回。犹豫之际，马儿又开始跑了，公爵也没有强行阻止自己的坐骑向前，众人又继续前进。

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之前偶然遇到的事情往往会被视为预兆。但若什么事件也没有发生的话，大家又会完全忘记之前偶发的事情。正是这一次，米兰公爵的预兆应验了。

暗杀公爵的阴谋早已在6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以在米兰开设了辩论术私塾的科拉·蒙塔诺[注]煽动学生为开端。他对学生们强调，伟人只出生于共和制之下。在今天的米兰这种君主制下，优秀的人才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所以，每当米兰公爵的队伍通过私塾的前面，他总要说：“僭主一日不倒，米兰就无法拯救。”他征引古罗马的事例，赞扬暗杀恺撒的布鲁图[注]与卡西乌斯[注]。被他煽动起来的是兰普尼亚尼[注]、维斯孔蒂[注]、奥尔贾蒂[注]三人。在这四个人之间，暗杀公爵的念头一天比一天高涨。但是，从心底里相信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暗杀只有22岁的奥尔贾蒂一人。对于另外三个人来说，对公爵的私愤才是他们参与这次阴谋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科拉·蒙塔诺。他以前曾经在公众的面前受过鞭打的刑罚，所以对米兰公爵非常怨恨。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被前任公爵弗朗切斯

科·斯福尔扎宣告死刑，是现任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赦免了他。可是，只要米兰还是在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下，那么他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另外一个是卡洛·维斯孔蒂，他对被斯福尔扎合并的当今维斯孔蒂家族的现状非常不满。并且，他对妹妹在受到米兰公爵的诱惑后又被抛弃寄予的同情变成了愤怒，为谋杀阴谋点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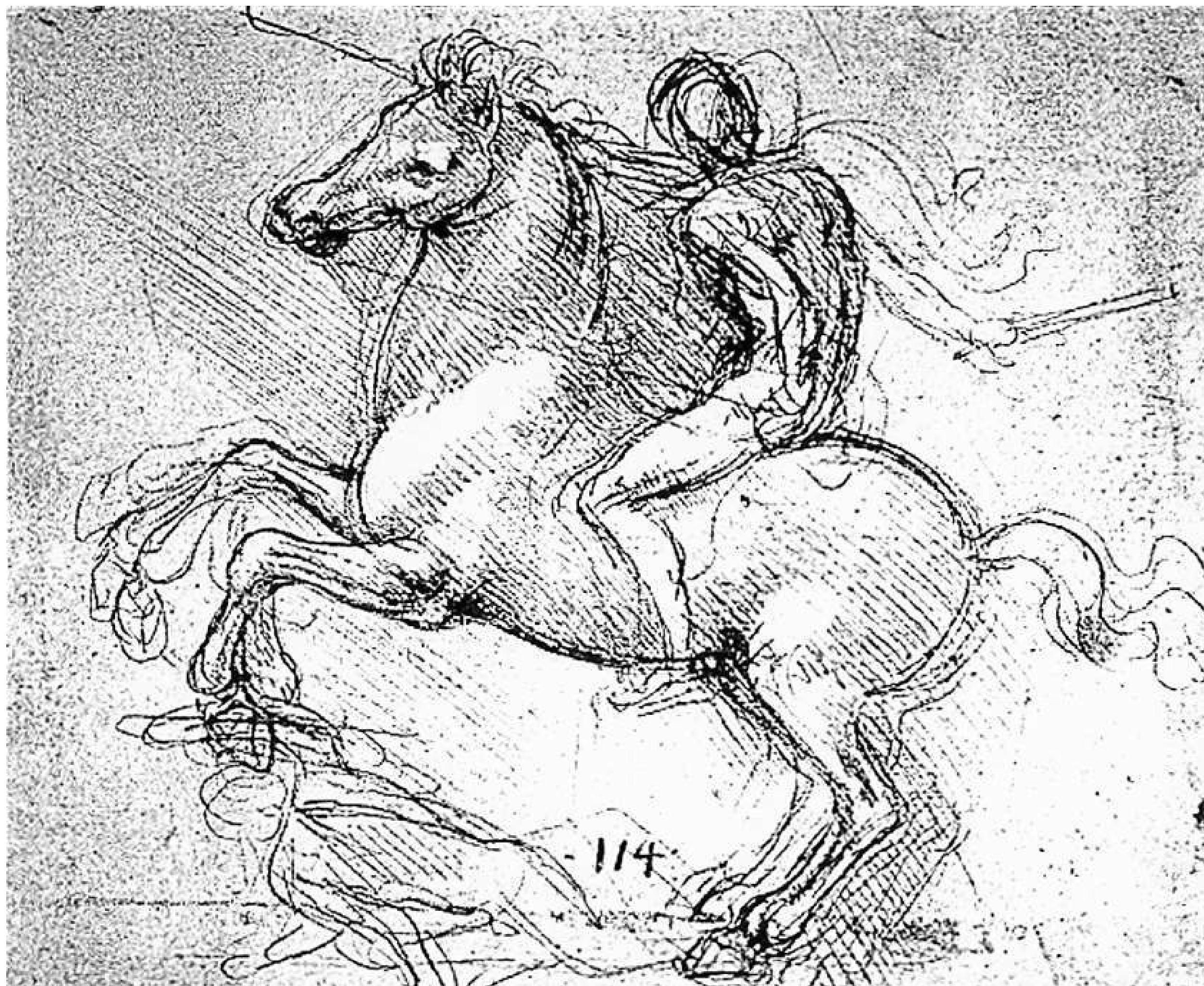
除去只煽动而并不参加实际行动的蒙塔诺以外，三个人多次在兰普尼亚尼的家中为实施暗杀做着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选定场所。城内的警备周全，几乎没有下手的可能。狩猎的时候也很危险，所以不能采用。他们最后想出来既能够确保公爵出席，又被大批群众包围，使得事情能够顺利进行的机会，就只有教会的节日了。实施谋杀的时间与场所定为圣斯特凡诺节(注)，在举行弥撒的圣斯特凡诺教堂。决定日的那天，他们集合于纪念米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布罗焦教堂的植物园，发誓若背叛计划就等同于叛国。

到了圣诞节的次日，终于等到了实施行动的日子。将近正午时分，带领着公爵前往教堂的队伍，渐渐地通过城市的中心地带。从早上开始就将城市包裹得白茫茫的雾霭散去了，太阳微弱的光芒照射在15世纪初被穿戴着五颜六色的金银丝线刺绣服饰的骑士一行身上。尤其是米兰公爵的随行者，其装备之奢华在当时的意大利远近闻名。从远处看去，那支队伍好像是一条蠕动着的闪闪发光的蛇。

一行人通过了狭窄的石板路，两旁的房屋都很矮，几乎每个人家都只有一层或两层，屋檐从两侧戳出来，节日的人群熙熙攘攘。贵族、医生、公证人、圣职者们给马和驴子套上了或华丽或简陋的骑具，来来往往。披着深色斗篷的贫穷的民众东跑西蹿，不过，女人们还是在衣服上稍微增添了几分色彩。

他们分散地站在公爵的队伍将要临近的道路两旁。米兰公爵跟在护

卫兵及侍从的后面骑马前行。年轻的32岁公爵身材高挑，穿着华丽的衣服。民众看着他的身形，说不上是赞美还是敬畏的心情。就算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在骑马前进的公爵自己的心中，也许正偷偷地感到不安。因为他本来在出发之前听从公爵夫人的建议，在衣服的里面穿上了胸甲。可是他觉得看起来很胖，就脱掉了。人们只注意到骑马前进的公爵脸色阴暗、视线黯淡。从人群中发出低声细语：“多么严肃的一位先生啊。”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的草图）

圣斯特凡诺教堂的前面也聚集了想要一睹公爵的群众。三个暗杀者早已到达此处，只待伺机而动。兰普尼亚尼在衣服之下从头到脚都用甲胄包了起来，与同样武装起来的奥尔贾蒂一同躲在教堂入口的右侧吵吵嚷嚷的人群之中。维斯孔蒂则与事先雇用的三个职业杀手躲在了入口的

左侧。看到维斯孔蒂后，公爵的仆从克里奥觉得很可疑，因为那天在公爵的侍从中本不应该有这个人出现。克里奥后来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以前维斯孔蒂出入过米兰宫廷，所以这个仆从见过他。克里奥是先出城，在教堂里等待着主人的。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确认周围有没有可疑之人，公爵的队伍就临近了。马蹄声响起，仿佛在挑衅暗杀者。人声鼎沸，公爵骑着马从分成两路守候着的护卫兵中间穿过，下马将缰绳交给黑人仆从后，安静地走向教堂入口。正在那时，从圣歌队的席位中传来一句圣歌："荣光转瞬即逝"（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就在那个时候。兰普尼亚尼用双臂撑开一条道，叫喊着"让开，让开！"跳到了公爵的面前。然后，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左手持帽，好像是要请求什么似的，跪在了僵住的公爵面前。突然，他将一把藏在袖子里的短剑与他的身体一同朝着公爵的腹部顶了上去。公爵踉跄了一下。可是，兰普尼亚尼的第二下击中了公爵的喉咙。奥尔贾蒂也紧接着刺中公爵的喉咙、左胸与手臂。维斯孔蒂撞上背部与肩膀，数次都集中撞到了公爵。公爵"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只稍微呻吟了一下。

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护卫兵们甚至都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听到包围着公爵的暗杀者旁边的群众"死了""死了"的喊声。可是，只有距离公爵最近的黑人仆从，从逃跑的暗杀者之中发现了被女人的裙子下摆勾住而绊倒的兰普尼亚尼，用矛枪刺中了他。从背后被刺中背部的他，口吐鲜血倒在现场。

暗杀的现场陷入了极大混乱中——被流血惊吓得哭喊的女人、四处逃散的群众、好不容易才搞清事态而去追捕犯人的护卫兵们。唯有公爵与兰普尼亚尼两具尸体横陈于血海之中，谁也没有工夫去理会尸体。僧侣们一下子逃进了圣具室。直到教堂内的声音都消失后，他们才把公爵的尸体运进圣具室，脱去被血浸透的衣服，洗净身体。公爵的身上有15

处伤口，但是，第一击的短剑上似乎涂抹了毒药，所以他们认为公爵没有感觉到后来伤口的疼痛就死了。

暗杀事件立即传遍了大街小巷。除了逃走的两人，受雇的职业杀手们被活活地斩去四肢，吊在面向街道的城墙上，甚至还能听到他们最后绝望的呻吟。

兰普尼亚尼的尸体被绳索拖曳着，一条街一条街地示众，持续了三天，石板路上黏附了血和肉。最后已经辨不清人的形貌了，仅剩的一条腿还被挂在了城墙上。维斯孔蒂在数日之后被逮捕。经过拷问，他全盘招供，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年轻的奥尔贾蒂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他先是逃到了父亲身边，却被了解了情况的父亲赶出家门；而后他逃到一个主教的家，躲在床底下。但是，当他得知经过门外的群众的欢声是为了拖曳他的同伴兰普尼亚尼的尸体时，他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全自己。可是，在数日后被捕的他，经过了严刑拷打，骨碎肉绽时，只有他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罪过，也没有失去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自豪。临死之际，依旧很壮丽。煽动者蒙塔诺被米兰驱逐出境。逃到那不勒斯国王身边的他，后来在与那不勒斯国王交战的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命令之下，被处以绞刑而结束了一生。

本打算仿效古罗马事例的他们，重蹈了布鲁图与卡西乌斯的命运，只是又一次成为证明暗杀君主并不能改变政权分毫的案例罢了。

可是，这次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暗杀事件对于世情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号称意大利最强国的国主被杀，而且还是在教堂中发生的。全欧洲都向遗孀博纳给予了同情，因而年仅8岁的后继者吉安·加莱亚佐的即位也很顺利。

卡特丽娜的婚礼也照常举行。父亲死后才4个月，宫廷尚在服丧

中。从父亲惨死的巨大创伤中尚未恢复的14岁的卡特丽娜从米兰出发，前往罗马举行婚礼。

罗马

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用剑征服了米兰。那么，罗马的里亚里奥家族，也就是卡特丽娜的夫家里亚里奥一族，是用什么征服了罗马的呢？

这一族的崛起始于1471年8月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成为教皇西斯都四世。57年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出生于热那亚附近一个贫穷的渔夫之家。9岁的时候，他进入弗朗切斯科派的修道院，而后在帕多瓦、博洛尼亚、帕维亚、锡耶纳、佛罗伦萨以及当时最好的大学获得哲学神学的学位，再之后被选为弗朗切斯科派[注]的总会长（Padre General）。

1467年，他由弗朗切斯科派的总会长升为枢机主教。在他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之时，连购买礼服的钱都是朋友们凑给他的，这才好不容易出席了任命仪式。僧侣时代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弗朗切斯科派修道士，直到4年后，成为教皇的他一改当初的节俭生活态度，同时将自己的政治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基雅维利在关于他的部分写道：教皇这一地位究竟能够实现多少事情，他是显示其可能性的首位教皇。

当时的罗马，道路狭窄肮脏，四处充满恶臭，完全是疫病的温床。传闻1475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在访问罗马后对西斯都四世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绝对成不了罗马之王的。在这么狭窄的街道上，就算是两边屋里的女人们扔石头，也能将你的士兵们驱逐出去。”这句话仿佛深深

打动了教皇。他立刻开始了罗马街道的规划，道路被拓宽并尽量改成直道相连，其中也含有消除疫病隐患的目的。如今的罗马市就是在西斯都四世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注]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斯廷教堂，都是他命令建造的。当时罗马最有名的画家们——曼特尼亚、佩鲁吉诺、波提切利[注]、基尔兰达约[注]、菲利波·利比[注]都接到邀请为教皇作画，梅洛佐·达·福尔利[注]也在其列。他为西斯都四世及其外甥们制作的肖像画现今依旧保存于梵蒂冈绘画馆内。

可是，就算是被称为“亲族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位展现了怎样将重用近亲做到极致的教皇。据说他有15个外甥，不过在历史上留有记录的只有其中的4个：后来成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枢机主教、集教皇的期望于一身却在28岁时早早离世的彼得罗·里亚里奥[注]枢机主教、其胞弟吉罗拉莫伯爵，以及最年轻的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注]。

在这4个外甥中，教皇最宠爱妹妹比安卡的两个儿子：彼得罗与吉罗拉莫兄弟，其宠爱程度甚至令马基雅维利等人深信此二人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偷偷觊觎下一任教皇之位的彼得罗死后，弟弟吉罗拉莫更将舅舅教皇的宠爱集于一身。

吉罗拉莫获得了“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教会的旗手”的称号，不仅一手掌控罗马的军事与政治权力，还是圣天使堡的城主，连司法权都几乎成了他的玩物。这位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被罗马市民畏惧地称为“大教皇”（Arci Papa）。

而作为这位里亚里奥伯爵妻子的卡特丽娜，在罗马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华的时期。教皇西斯都四世特别喜欢他这个年轻优雅又十分活泼的外甥媳妇，还经常批评吉罗拉莫伯爵对妻子过于冷淡了。教皇身边很久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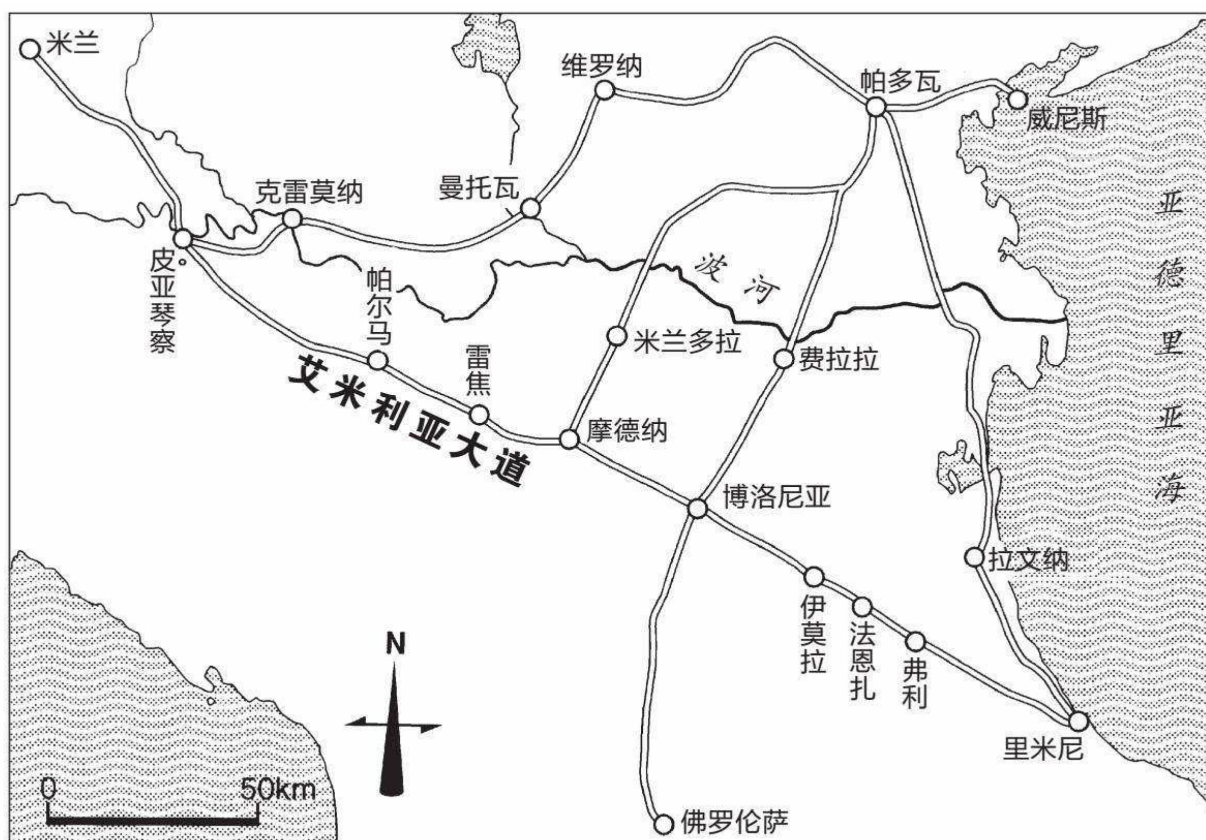
有贵族家的年轻女孩儿了，所以卡特丽娜作为罗马宫廷的第一夫人，在所有的娱乐活动、音乐会、节日、宴会上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愉快地过着每一天。

据说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被教皇舅舅叫到罗马与卡特丽娜结婚之前，是萨伯纳市政府里的一个文书员。对于境遇的突然改变，他自然是想将之变得更为稳固。只是对于没有受过教育而行为粗暴的他而言，在实现自己野心的道路上选择的敌人实在是过于强大了。对手是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像切萨雷·波吉亚那般幸运，才干上也远远不及切萨雷。



这次暗杀事件的手段虽然拥有精致的趣味与优雅，但性质却极其凶残暴戾与大胆鲁莽。如此鲜明的对比，更让“帕齐阴谋”出色地描绘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格。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激发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与艺术家的想象。

可能有人不能理解怎么能够将阴谋评价为出色，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25年后，在塞尼加利亚(注)发生的对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的阴谋中，经切萨雷巧妙而大胆处理后，阴谋者被统统杀光。这样的切萨雷被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家保罗·焦维奥评价为“欺骗的杰作”。如果切萨雷那么做是有必要的，就应该超越单纯的善恶判断并果断实行，而且其做法所具有的艺术美感也足以让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这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根源所在——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抛弃了狭隘的伦理束缚。



艾米利亚大道及周边

被称为“大教皇”的里亚里奥伯爵在罗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一切事情，但他也有一些不安。他通过与米兰公爵的女儿卡特丽娜的婚姻而获得了伊莫拉领地，但他非常清楚，这块地从很久以前起就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垂涎之物。此外，他还了解到美第奇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距离伊莫拉仅仅13公里的法恩扎[注]。如此一来，在他以伊莫拉为据点而将势力延伸至罗马涅地方的野心面前，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国主、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势必成为最大的障碍。他的这种想法，与以前就对德·美第奇的政治不满的舅舅西斯都四世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便是将美第奇家的兄弟洛伦佐与朱利亚诺扳倒，再在佛罗伦萨树立亲教皇派的政权。剩下的就只是在佛罗伦萨找到适合执行该计划的人了。

帕齐家族就算在佛罗伦萨众多的名门望族之中也是第一流的门第，长期以来，甚至有着比美第奇家族还要重要的地位。可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逐渐掌握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统治权，这让帕齐家族产生了巨大不满并与日俱增。

帕齐家族的长者雅各布·德·帕齐对于本族的困境也不知应如何应对，而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对美第奇家族这种深刻的怨恨，让他无法忍耐再待在佛罗伦萨，便来到了罗马。

在他滞留罗马期间，凭借其所从事的银行家职业，得到了很多出入教廷的机会。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获取教皇西斯都四世的信任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待在教皇的身边也需要相当的胆识。教皇、里亚里奥伯爵、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三人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秘密会谈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最著名的“帕齐阴谋”就是这样从教廷的内部发起了。1478年，复活节临近，一切准备就绪。

以教廷为幕后并布置得十分周详的计划，却在4月26日，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实施时彻底失败。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朱利亚诺，但只刺伤了洛伦佐的手。这不过是确认了佛罗伦萨市民的心完全站在美第奇的一边罢了，罗马方面的意图完全失败了。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天起，里亚里奥伯爵将开始夜不能寐的日子，因为他要提防弟弟被杀害而自己活下来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复仇。10年之后，执着的洛伦佐终于成功实现了复仇。

打倒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失败后，里亚里奥伯爵将眼光瞄向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此时，费拉拉与以前关系不和的威尼斯共和国之间拉起了共同战线。但是，以仁政闻名的费拉拉埃斯特家的长者埃尔科莱公爵对被教皇逐出教会毫不在意："就算被开除基督教的教籍，对我作为费拉拉的国主也没有丝毫的妨碍。"他还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对教皇势力增大毫无兴趣的其他意大利诸国的援助。威尼斯与罗马之间曾经交换的秘密条约——将费拉拉归属于里亚里奥伯爵，将摩德纳、雷焦归属于威尼斯——就这样不为人知地夭折了。里亚里奥的野心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说，都受到了挫败。

现在只有弗利及伊莫拉成为自己的领地，而他不得不感到心满意足。而这两个领地之间还夹了一个洛伦佐的奸细据点法恩扎，这个恶劣条件也让他束手无策。他这种无处发泄的郁闷和不满，便只能朝着罗马的科隆纳一党爆发了。听说罗马城每天都会沾染上某个科隆纳家族人的鲜血。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然而，教皇近亲的势力只有教皇在位期间才能得势。1483年的冬天，教皇的宿疾痛风恶化，里亚里奥伯爵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敌人众多并不是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但是，面对敌人只是顾此失彼稍加攻击而不能彻底消灭，则可能招致别人怀疑他作为统治者的能力。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那段时间，每天只能用支离破碎的发狂般的残忍伪装着自己。

对于这个残忍的每日酗酒的丈夫，卡特丽娜慢慢地冷眼旁观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比起丈夫，她更关心自己家的事情。她认为至少要努力改善自己与丈夫的仇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关系，对于暴发户的丈夫，她那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意识在此时开始孕育于胸中。

8月12日，教皇西斯都四世去世。卡特丽娜与丈夫及三个孩子在罗马市内的阵地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紧接着，枢机主教团发来了命令：在新教皇选举之际，里亚里奥伯爵必须驻留于罗马城外。里亚里奥遵循了这一命令，带领全军离开了罗马。

可是，卡特丽娜根本不打算服从这一命令。她拒绝的理由是圣天使堡的主人不需要服从枢机主教团的指示，在选出新教皇之前，作为城主有义务守护城塞。当然，这也合情合理。但她其实是担忧自己的家族因庇护者西斯都教皇之死而变得前途暗淡，所以为了能够让选出来的新教皇稍微对自己有利一些，就只能凭借圣天使堡向新教皇施加压力。她对枢机主教团的回答如下："西斯都四世全权授予我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为城塞的城主，并不从属于枢机主教团。因此除了下任教皇外，城塞不能交付给任何人。"卡特丽娜在给出这一答复之后立即采取了行动。

那天，罗马市民度过了充满惊奇的一天。伯爵夫人率领了150个士兵占领了圣天使堡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台伯河从城塞前流过，河岸上不断地聚集起群众。他们因据守于这座被称为"统治圣天使堡的人将统治罗马"的难攻不破的城塞城主是女人而狂热不已。人群之中响起了称赞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呼喊："公爵！公爵！"

卡特丽娜站在圣天使堡的石砌回廊上巡视着，从那里可以眺望眼前流动的台伯河，河的对岸是整个罗马，右边则是梵蒂冈。这个时候，指挥着守卫兵们的卡特丽娜美丽的身影上闪烁出格外残忍的美。

可是，背叛就出在身边。首先是枢机主教团的首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为了自己的野心，抛弃了亲戚里亚里奥家族。他物色好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下任教皇。在枢机主教中赞成他意见的还有拉斐尔·里亚里奥、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他们两个人也是卡特丽娜在枢机主教中的亲戚。枢机主教团通告说，如果不交出圣天使堡，就不召开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他们向卡特丽娜递交了强行通告之后，又开始与她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进行其他的交涉，命令里亚里奥将圣天使堡交给枢机主教团并带领家族离开罗马，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他们给出的条件是：如果执行，枢机主教团将支付给里亚里奥8000达克特，并确保弗利与伊莫拉的领地权。金币堆在了里亚里奥伯爵的面前。

当收到消息称丈夫接受了一切要求时，卡特丽娜醒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反抗是没有用的。25日的夜里，她离开了城塞。她在追赶丈夫前往弗利的途中得知选出了新教皇英诺森八世。这位新教皇齐伯[注]在西斯都四世的时代，是其反对者中最右翼的一个。而且，新教皇选举的幕后人乃是罗韦尔，这使得里亚里奥家族的前途看不见一点儿光明。

返回弗利的里亚里奥一家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虽然里亚里奥伯爵努力想成为一位好君主，但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教皇外甥地位的他，这样的努力为时已晚。他为了抓住民心而使用怀柔政策，或者采用强硬的镇压政策，但没有一样能够彻底执行。要统治已经习惯了几个世纪无政府状态的罗马涅地方民众，对于他而言，是过于沉重的担子。此外，他还必须考虑比这更为棘手的外敌。

1488年1月，他最大的敌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女儿马达莱娜与教

皇英诺森八世的儿子弗朗切斯凯特结合了。联姻意味着里亚里奥伯爵的两大敌人——罗马与佛罗伦萨缔结了稳固的关系。对于前教皇亲族主义下提拔的近亲，没有一个新教皇会对他们有好感，更不要说对罗马涅地方虎视眈眈且不忘杀弟之仇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了。不难推测，他与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获得领地的教皇联盟，从而瞄准里亚里奥伯爵的领地。拔除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作战根基，就在达成联盟时完成了。然后，只要时刻注意伯爵领地内的动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弱点，使之集中于反里亚里奥就可以了。弗利市内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奸细网络，向佛罗伦萨的洛伦佐汇报的信息骤然增加了。

里亚里奥伯爵为了俘获民心，首先强行实施了减税。他废除了被称为“达奇”的关税，这是在他还持有资产期间完成的。可是，积蓄的资产总有用完的一天。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的他，减税政策自然没过多久就停滞了。里亚里奥伯爵因为他那愚蠢的政治，只使得民心更加远离他。那个时候，担任征收税款、缴纳国库之职的奥尔西犯了一桩侵占事件。本就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不开心的里亚里奥在公众面前严厉地责骂了奥尔西，奥尔西吓得浑身发抖，深信自己一定难保平安。队长潘塞奇与伦奇两人正巧前来请求支付薪水，也因伯爵的不高兴而遭殃，被怒斥了一顿赶回去了。

看中这三人的是洛伦佐·德·美第奇。通过完美的信息网，弗利的情况逐一进入了洛伦佐的耳朵。在此之前，他计划了很多次暗杀里亚里奥的阴谋。虽然那些计划全都失败了，但他依旧执拗地寻找机会。佛罗伦萨向这三个人秘密地送去了金钱与武器。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仿佛像乘上了一艘大船一般充满了干劲儿。

三个阴谋者迅速开始了行动。奥尔西的一家甚至决定全体加入计划，准备在暗杀伯爵成功的同时，他们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而举行暴动。现在剩下的就是要尽量寻找里亚里奥伯爵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过，这一点也解决了。伦奇有一个外甥是伯爵的侍童，所以双方约定，

等到晚饭后伯爵一个人的时候，侍童就从城内的窗口发出信号。

1488年4月14日的傍晚，在衣服底下全副武装好的阴谋者全体集合于城前的广场上。那一天是广场的集市日，所以广场上挤满了正准备关上店门的商人、农民和急急忙忙购物的人们。阴谋者们就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只时不时地与伙伴交换下确认的视线。他们等待着侍童的信号。就在那时，他们看见了侍童从城内的窗口挥动着帽子的信号。转瞬间，奥尔西、潘塞奇、伦奇三人离开了人山人海的群众。城门的守卫兵在城市的势力者奥尔西与军队的两个队长的面前，只保持了直立不动的姿势。三人很顺当地进了城。

里亚里奥伯爵在城内自己的房间里吃了晚饭后，正悠闲地倚在窗户上，与两个秘书与侍从谈笑。看到奥尔西进了房间，他还很高兴地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还清被我侵吞的全部金钱了。"奥尔西一边说着，一边靠近伯爵，装作要下跪的样子，却从袖子底下抽出藏着的短剑，刺向伯爵。伯爵伸手想挡，可第二击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叛徒！"伯爵大喊，并用桌子当作盾牌想要逃跑。听到他的这一声，早已躲藏在屋外的潘塞奇与伦奇比他的动作还要快，一拥而入，哪还给他逃跑的机会。二人一把抓住准备逃跑的里亚里奥的头发，重重地将他摔在地。倒在桌子底下的里亚里奥，瞬间被短剑刺成了蜂窝，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死时42岁。

被吓得呆若木鸡的秘书与侍从，这时候才终于回过神来。"伯爵被杀了！"他们大喊大叫着跑出了房间。听到呼喊，4个侍从跑了过来。可是，这个时候广场上伺机多时的阴谋者们早已蜂拥入城，城内瞬间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伯爵夫人卡特丽娜连跑出自己房间的时间都没有，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并结束了。她刚毅地将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孩子们护到身旁，用椅子将房间的门抵住，但这些都是徒劳的。城内与广场上充斥着暗杀者的喊声：“自由了，自由了！伯爵死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别丈夫的遗体，她与孩子们便成为暗杀者的俘虏了。

好看热闹的广场上聚集了群众，奥尔西与潘塞奇从两侧挟持着卡特丽娜，从中徒步穿过。在卡特丽娜的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在了地上，发出了声响。那声音是暗杀者们把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从城内的窗户扔到广场上发出的。有人叫了起来：“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向我们征收苛税的家伙！”广场上的群众随着那喊声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蜂拥着冲到了尸体的旁边，剥去伯爵的衣服，拖着赤裸的伯爵尸体在广场上绕圈。在这疯狂的喧闹声中，卡特丽娜被带到了奥尔西的家中。

意大利的女杰

卡特丽娜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自我的女性。谋杀者们沉醉于成功暗杀里亚里奥的喜悦之中，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俘虏卡特丽娜之前短暂的间隙里，卡特丽娜已经派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去拉瓦迪诺城塞（Ravaldino）求见城主托马索·费奥（Tommaso Feo）。这个家臣带着她下达给城主的命令，告知了伯爵遭遇暗杀的事情，并命令托马索·费奥在坚守城塞的同时以伯爵夫人的名义火速向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与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请求救援。

被俘在奥尔西家中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僧侣们的轮番游说。阴谋虽然成功实现了，但是谋杀者们这才注意到，他们唯一倚赖的后盾洛伦佐·德·美第奇并没有丝毫动静。他们开始不安起来。然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在终于完成10年来的复仇后，打算隐瞒自己才是阴谋的幕后黑手。

他很担心自己的一点点举动会为一则来自威尼斯信息的传闻——“伯爵暗杀戏剧的真正作者是洛伦佐·德·美第奇”——提供证据。甚至当三个主谋在暗杀成功之后向洛伦佐写信请求保护时，洛伦佐也没有写一封回信，假装与他们毫无关联，彻底抛弃了已没有利用价值的三个人。

面对洛伦佐的冷酷，三个人绝望了。要将阴谋变成既成事实，不论怎样都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后盾。他们转向教会寻求帮助，弗利是教皇封土的国家。他们认为，通过成为教皇的直辖领地，就能守住自己获得的实权。为此，将切塞纳[注]的总督也是司祭的萨韦利设置为弗利政府的首席长官。不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让遗孀卡特丽娜主动将弗利呈献给教皇。为了说服卡特丽娜，僧侣们这才轮番前来拜访。对于那些一边称呼她为“我的妹妹啊”，实则巧言令色想要说服她侍奉天主的僧侣，卡特丽娜根本不予理会。她叫来了奥尔西，好像扔弃什么东西一般，只说：“带到一边去，我连他们的脸都不想看见。”即便如此，她开始考虑，如果在罗马教廷下达决定通知之前事情没有了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能回到自己的手中了。

谋杀者们正为卡特丽娜的刚毅大伤脑筋之时，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首先是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以米兰公爵的名义送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书，从米兰出动军队也只是迟早的问题。再加上，与弗利城临近的城塞城主托马索·费奥向里亚里奥家族发誓忠诚，更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交付城塞更没有半点儿可能。不安的他们想到的唯一法子就是把伯爵夫人卡特丽娜带到城塞前，让她来交涉。于是，卡特丽娜在谋杀者的包围之下被带到了城塞前。听到伯爵夫人有话要说，托马索·费奥站到了城墙之上。卡特丽娜请求他交出城塞，但托马索只一味拒绝。

于是，卡特丽娜将计就计。她对奥尔西一伙说自己进城去说服城主，但他们一伙人并不相信她。卡特丽娜继续说道：“你们的手上不是有我6个孩子作为人质吗？只要给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定会说服城主回来的。”托马索·费奥也趁机说，只允许伯爵夫人一个人进城。司祭

萨韦利首先同意了，奥尔西等人虽然焦虑万分，却也只能勉强应允。

城塞里从护城河的上方降下了渡桥。卡特丽娜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近城塞，过了渡桥。当渡桥被拉起的时候，牵拉的铁锁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正当那时，卡特丽娜一下子转过身来，两手做成拳头状，将大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间挥动着。就算不是贵妇人，这也是十分下流的动作，意思是性交，是在极端侮辱对方时的骂人手势。奥尔西一伙看到她这个动作自然怒不可遏，可是他们仍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他们按照约定，像傻瓜一样一直等着。

进入城塞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城主托马索·费奥的热泪相迎。他们马上就坐上了餐桌。卡特丽娜也忘记了两天来的俘虏生活，大快朵颐，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入睡了。

按照与卡特丽娜的约定，一直在城塞外等着卡特丽娜回来的谋杀者们，这才醒悟到自己上当了。他们大声威胁着，但那种虚张声势卡特丽娜只当耳旁风。奥尔西一伙无奈之下只能就此返回城里。

第二天，谋杀者们将卡特丽娜两个年长的男孩儿带到了城塞前，试图通过孩子要挟她。

被剑顶着的孩子们哭泣着呼唤母亲。

城墙上出现了卡特丽娜的身影。她赤着脚，披散着头发。奥尔西说，如果她不出城塞，就杀死这两个孩子。对此，她的答复正是马基雅维利等所有历史学家都在传述的一句话。

从从容容的卡特丽娜，一下子掀起裙摆，大声喊道：

“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

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都懵了。

25岁的美丽伯爵夫人的这一胆量，让张口结舌的奥尔西一伙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完全呆若木鸡，因为从城塞发射出的炮弹就落在了他们身边。一众狼狈地逃回城内。

卡特丽娜并没有抛弃她的孩子们。在她被俘的时候，她告诫因为恐惧而哭喊的孩子们一段广为人知的话："这之前都没有杀你们，所以你们应该明白，这以后也不会有危险的。而且，你们不也流着以勇猛著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血吗？"卡特丽娜只是想先拔除敌人的爪牙，以此挫败谋杀者的意图。对于她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对于从未认为自己受过弗利市民们极大支持，也并不期待他们极大支持的卡特丽娜来说，最为幸运的是谋杀者不仅优柔寡断，而且真正的敌人罗马教皇与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如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所记录的那样，当时大家都认为里亚里奥暗杀事件只不过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与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为了占有弗利，好将它送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弗朗切斯凯特·齐伯而演的一出戏。



洛伦佐·德·美第奇

在这样的舆论面前，教皇与洛伦佐都不能随便地出手干预。特别是

洛伦佐，虽然在背后支持了暗杀阴谋，但在暗杀成功之后就擦擦嘴巴，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所以，暗杀者奥尔西等人就变得孤立无援了。

抓狂的他们周旋于市民之间，向他们说明几天后教廷就将送来金钱与援军，所以在那之前必须攻击城塞，至少也要稍微破坏些城塞才行。

可是，民众对情势的洞察非常敏锐，没有一个人打算行动。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一直对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心存敬畏的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在米兰斯福尔扎的督促下，终于准备行动了。

卡特丽娜指望娘家斯福尔扎的救援而争取时间的计策成功了。29日，丈夫被杀的15天后终于传来了情报：米兰军队已经逼近弗利8公里之外。不仅有米兰的军队，还有博洛尼亚、曼托瓦以及费拉拉的援军，总计1.2万名。

得知这一消息的弗利民众当即决定了立场。先前被称为解放者的奥尔西等人，立刻变成了被讨伐的暗杀者。而给予谋杀者毁灭性打击的是罗马教廷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咨文宣布，被暗杀的里亚里奥伯爵长子奥托维阿诺[注]为弗利的正统国主，遗孀卡特丽娜为其正式监护人。

那天半夜过后，奥尔西、潘塞奇、伦奇及参与了阴谋的所有人，拖家带口，逃离了弗利。他们起初逃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切尔维亚[注]，但威尼斯没有接纳他们。不得不离开的众人，开始了一生流亡的命运。

另一方面，在拉瓦迪诺城塞等待时机而待了13天的卡特丽娜心里明白，米兰军队的到达也就意味着她的胜利。按说应该沉浸于喜悦的她却显得过分冷静。她拒绝让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如果高兴得过头而将米兰军队迎进城里，那么在1.2万人的铁蹄之下，弗利城是不可能保全平安的。当时的军队不能按时领得薪水，所以在征服地进行掠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获得了半公开的认可。对于米兰军队来说，一定也是计

划着在到达弗利后进行掠夺的。卡特丽娜明白这一点，所以拒绝了援军进入弗利城。丈夫死后，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将民众的感情挽留于她的一边。

然而，就算是真诚出于对民众的关心，在她时常和平民划清界限的贵族心里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排斥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因为她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

根据以往的经验，卡特丽娜明白所谓亲族是根本靠不住的。尤其是自己的弟弟加莱亚佐虽为当今米兰国主，但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叔父卢多维科·伊鲁·摩洛手中。她甚至连娘家斯福尔扎家族都不相信，如果以米兰送来的援军为后盾，让军队驻扎于弗利，那么，小国弗利在这种形势之下势必变成大国米兰公国的属国。情况恶劣的话，还可能被吞并。这才是卡特丽娜最为担忧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男性国主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打着这儿的算盘，所以哪怕是亲族也不得不提防。8天后，在没有表露出一点儿真正意图的她的出色外交下，米兰全军非常平和地再次返回北部。

1488年4月30日，这一天正是卡特丽娜执政的第一天。在四周米兰军队的将军们的随从下，卡特丽娜骑马出了城塞，进入弗利城，胜利而归。半个月前，那些一边拖拽着丈夫的尸体一边大声喊叫“奥尔西！奥尔西！”的民众，此时又朝着马上的她喊道：“卡特丽娜！卡特丽娜！奥托维阿诺！”

搜捕暗杀者的行动开始了，三个主谋早已逃跑，只抓住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奥尔西的父亲及几个女人。这个85岁的老人被施以极其残忍的刑罚。老人在屋中被捕后，头颈上被拴了绳索，前胸的衣服敞开着，袜子只剩一只，双手捆在后背上，被士兵连推带搡地带到了街上。他被判处了死刑。被带到广场上的老人，脚被士兵拴在马上。在广场上用圆石子

铺成的石板路上，马将活生生的老人不知拖曳了多少圈，老人终于死了。同暗杀者对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所做的行为一样，老人的尸体从城内的窗口被投到了广场的石板路上。

但是，女人们都被无罪释放了。卡特丽娜似乎不想再执拗地搜捕暗杀者了。以卡特丽娜后来的残忍来看，此时她的复仇是如此简单，令人有点儿不可思议。不过，卡特丽娜好像并不怎么爱她那个被杀的丈夫。他比她年长17岁，只是一个粗鄙的暴发户，尤其是晚年的时候经常生病而心情不好的他与卡特丽娜的生活，对于卡特丽娜来说并不是那么愉快。一年前，米兰大使以她弟弟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建议她访问米兰。自从她结婚后，连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卡特丽娜对大使所说的话都记录于大使写给公爵的信函中。为了将拒绝邀请的卡特丽娜的话传达给米兰公爵，维斯孔蒂大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写着信，那时，卡特丽娜悄悄地走了进来。她流着泪请求再也不要以米兰公爵的名义来邀请自己——因为如果丈夫认为是我太想去米兰而在背后搞动作，让公爵来邀请我的话，那我会被苛待的。她婚后的生活情形，便是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出来了。埋藏于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的丈夫的坟墓，卡特丽娜活着的时候从未去拜祭过。

一名青年倚靠在窗边，绯红色的缎子上衣外，一件金色锦缎制作的短披风轻轻地披在肩上。女子将椅子拉近到青年男子的身边，上身穿了一件轻柔的白色缎子的短袖，松松地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面对着男子。佛罗伦萨的大使普奇向美第奇报告说，当他进入弗利城的一个房间时，二人在黄昏柔弱的光线中浮现出的身姿犹如绘画一般，美得令他在一瞬间静止而不能移动。

卡特丽娜恋爱了。

柔美的肉体，年轻得无法抑制冲动的大胆和热情，安静的举止中灼

人的目光，她对这个比自己年轻10岁的雅各布迷醉得不能自拔。

可是，这场热烈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过多的障碍。刚满18岁的雅各布·费奥，虽然是卡特丽娜独一无二的忠臣托马索·费奥的弟弟，但其身份却是死去的里亚里奥伯爵的侍童，与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的身份天差地别。

这场恋爱的传闻不仅流传于弗利的大街小巷，还远传至米兰与佛罗伦萨。米兰的伊鲁·摩洛甚至发来信函，强硬地命令卡特丽娜注意自己的行为，提醒她现在丈夫刚刚去世，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她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引起局势动荡的动作。

对于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失去米兰的支持将意味着全面孤立，可是她继续装聋作哑。为爱情疯狂的她，非但没有接受叔父的忠告，反而好像在1490年秘密结婚了。为了与爱人维持关系，卡特丽娜也过于忠实自己的心了。最先得知结婚消息的是佛罗伦萨方面。对此，不仅米兰，连罗马教廷也大吃一惊。弗利的正统国主是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作为遗孀的她担任了摄政。法律规定，当她与其他男人再婚时将失去摄政权。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依旧作为弗利事实上的主权者而留下了，这成为征讨弗利的绝好理由。

无论米兰、佛罗伦萨与罗马如何执拗地进行调查与质问，卡特丽娜仍旧隐瞒结婚的事实。那个时候她的书信，让人充分体会到一个在危险中求生、恋爱的女人的气息。面对外部时表现得如此强硬，连一步都不肯退让的卡特丽娜，在情人的面前却是个保守的女人。为了情人，她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甘愿冒失去国家主权的危险，坚决地秘密结婚了。继而，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际，她向国王求得了法国男爵的称号。

可是，要让雅各布珍视卡特丽娜这般深切的爱情，他未免太不成熟了。他慢慢地滥用起她的爱情——俨然是一国之主，出城的时候若没有

大批侍从跟随，他就不肯出去；国家财政大权也一手独揽，其骄横权势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

不过，比起这个，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对卡特丽娜怀有强烈的嫉妒心。他决不允许她与其他男人单独待在房间里，即便那个男人是家臣，他也必须在场。在公开的宴席上，也从没有过雅各布不在卡特丽娜身边的情况。国政也变成由卡特丽娜讲述，再由雅各布进行确认的样子。有一次，那不勒斯的将军卡拉布里亚公爵访问弗利，雅各布不离卡特丽娜左右，这件事成了整个意大利的笑料。

不管怎样说，卡特丽娜是一位有官方立场的女性。形势演变成不得不发生什么了。

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16岁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很自然地，在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肆意摆布母亲的雅各布的怨恨。

一天，在全体家臣都在场的宴席上，雅各布稍微取笑了一下奥托维阿诺。就在那时，在奥托维阿诺心中积聚起来的不满便向着雅各布爆发了。愤怒的雅各布刚一站起来，就对少年掴了一巴掌。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卡特丽娜。她坐在那里，脸颊上涌起了血丝，眼泪汪汪。但是，她只是嘴唇直哆嗦，没有说出一句话。从那时起，家臣们对奥托维阿诺的同情变成了对雅各布的憎恨。

两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家臣们被雅各布抢占了权力，便越来越憎恨他。特别是已故伯爵里亚里奥的家臣盖第兄弟等人，在奥尔西暴动之际对卡特丽娜保持了忠诚，现在是奥托维阿诺身边的重臣，他们对雅各布的愤怒尤为强烈。于是，为解救不幸的伯爵夫人与奥托维阿诺，以盖第兄弟为首的重臣们开始设计刺杀雅各布。

1495年8月27日，当《圣母颂》的钟声响起时，黄昏微弱的阳光将灰色的矮矮的石头街道晕染上一层金色。卡特丽娜正要返回即将沉没于暮色之中的弗利城。那天她与两个年长的儿子及雅各布一同去狩猎，天气非常好，收获了许多猎物。就连大批陪同的护卫兵与女官们也很愉快，一行人唱着歌，穿过了通向市街的基法诺伊亚城门，来到了莫拉提尼桥。

可是，那里埋伏着谋杀者们。乘着马车的卡特丽娜最先通过了。接着，骑马的两个儿子也过了桥。最后是雅各布骑马来到桥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男人窜了出来，堵在了他的马前，是安东尼·盖第。受惊的马前蹄悬空，雅各布刚想拉住缰绳时，安东尼·盖第二话不说，拔出短剑便撞了上去，剑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腹部。雅各布禁不住踉跄了一下，缰绳脱了手。此时在一边等待的多米尼克·盖第一把夺下了缰绳，跨上马，压在受了伤的雅各布身上跑了。多米尼克·盖第策马跑进了附近的圣贝尔纳多教堂(注)，等待多时的两个僧侣与其他谋杀者的剑如雨点般刺进了马与雅各布的身体。临死的痛苦呼喊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的尸体被直接扔到了井里，这时他刚满24岁。

听到第一次声响的时候，卡特丽娜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从乘坐的马车中下来，取了护卫兵的马，骑马跑向城塞。

护卫兵们与谋杀者之间的砍杀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安东尼·盖第大喊道，这次的暗杀是受伯爵夫人之命。不久，他们开始呼喊："奥托维阿诺！卡特丽娜！"这一呼声由盖第兄弟带头，朝着城堡前的广场，一条街一条街地扩散开来。

一到广场，安东尼·盖第就向聚集的群众说明，这次谋杀是按照伯爵夫人及奥托维阿诺殿下的命令执行的。可是，有的人并不相信，他们去城塞向伯爵夫人询问安东尼·盖第所言是真是假。卡特丽娜传见了他

们，可是，恋人被杀的悲伤与愤怒，令她说不出话来。她目光呆滞，手攥成了拳头，嘴里好不容易迸出了一句话：“谋杀！混账东西！”听到这个回答，先前还站在广场中央的安东尼·盖第等谋杀者们现在成为士兵与群众到处追赶的对象。

次日夜里，雅各布的尸体被运往圣哲罗姆教堂，以骑士的身份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席上，沉浸于巨大悲伤之中的卡特丽娜公布了她与雅各布·费奥正式婚姻的事实。

接着，卡特丽娜开始了疯狂的复仇。她首先抓捕了受了伤的安东尼·盖第。他赤裸着身体，头颈被吊在大教堂的阳台外，尸体在那里挂了三个月。弟弟多米尼克虽然逃跑了，但另一个人却因受拷问而全盘招供。包括2个僧侣在内，7个谋杀者全部被带出广场，被一圈圈地捆起来后再由飞驰的马拖曳到雅各布被杀的桥上。紧跟其后的士兵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地痛骂谋杀者，被搞得精疲力竭。在城堡前的广场上，雅各布的侍从处决了谋杀者们，有两个还未咽气的僧侣也和其他鲜血淋淋的尸体一样，被悬吊在安东尼·盖第的尸首旁。或许在今天，人们对这样的残酷可能还抱有厌恶感，可是，后来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王朝制定了三个F作为治理民众的三大原则，即Farina（小麦粉）、Festa（祭祀，庆典）、Forca（绞首台）。当时的民众经常将第三个F与第二个F等同看待，观看沾满鲜血的裸体刑罚之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欣赏。

就算此时卡特丽娜停止因恋人被杀而泄愤的行为，这些动作也足够残忍了，可是一切还没有结束。她早就派了刺客去刺杀那个唯一逃脱成功的多米尼克·盖第，同时，将他留下来的身怀六甲的妻子与三个孩子带到城塞，在那里杀害了他们。哥哥安东尼·盖第的家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5岁的长子被砍了头，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与他们的母亲都被活活地扔进城塞中的枯井，被锁上了井盖。奥尔乔利、马尔克贝利等人虽然出身名门，却也无法避开她的怒火。参与了阴谋的全体人员的家人与亲戚、女人与孩子统统被杀光。“给我赶尽杀绝到家谱的尽头！”

卡特丽娜的这个命令被冷酷地执行了，连她自己也说：“今日处决这个，明日处决那个，面不改色地宣判极刑。人数之多，连我自己都不能一一记得名字了。”在十余天里，40人被处以死刑，50人被投入监狱。弗利城中，被拖走的女人与孩子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就连整个罗马涅地方都对之不寒而栗。她的极端残忍不仅让罗马涅地方哑口无言，就连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教皇责难了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随心所欲的态度。在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写给米兰公爵伊鲁·摩洛的信函中，以及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写给米兰公爵的信函中都能看出当时的舆论一致谴责卡特丽娜过激的行为。

在此之前一直将卡特丽娜作为半个女人而轻视的弗利人，受到了严重打击。看似因恐惧而恭顺不已的弗利民众中，也有人对她慢慢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甚至在500年后的今日，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弗利市，据说母亲在责骂孩子的时候还会告诫：“卡特丽娜伯爵夫人来了。”

卡特丽娜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因恋人被杀而愤怒得忘记了一切，做出了肆意的愚蠢行为。她那近似疯狂的复仇，使得处境较之从前愈发艰难。对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意图，不能放松警惕；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动向也不能忽略。威尼斯的游击队以前允许弗利的前国主奥尔德拉菲（Ordelaffi）流亡至拉文纳，试图利用他们达到对罗马涅地方的野心，这些游击队也经常对弗利的周边造成威胁。

在周边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至少国内都应该凝聚于其座下。可是，家臣们对于卡特丽娜的忠诚心也开始动摇了。现在他们好不容易能够聚集在一起，可以说，那是出于对她的畏惧心理。

可是，没有什么比长子奥托维阿诺的背离更伤透一个做母亲的心了。已经快要20岁的他，虽然是正统国主，但至今都没有获得行使实权

的机会。并且，他的婚姻大事也是由母亲一手给回绝了。米兰的伊鲁·摩洛为曼托瓦贡扎加家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及其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所生爱女提亲，罗马方面为教皇女儿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前来提亲，她都根本不予理睬。特别是关于卢克雷齐娅的婚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恳切地拜托她，可是卡特丽娜强烈地抵触这个曾经与乔凡尼·斯福尔扎——与自家同姓的斯福尔扎家——同床共枕的女人，拒绝让她与儿子结婚。这又引起了教皇的怒火。至此，如果奥托维阿诺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男人的话，就可能将母亲作为对手，引发什么重大的事件。可是，身材肥胖的他只是个跟在女人们屁股后面跑的无能之辈。

普通的母亲会为儿子的结婚而高兴，但卡特丽娜不同。对于她来说，儿子结婚就意味着自己将失去权力。

弗利，地处由北至南纵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节点上。当时，比起翻越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山脉，从米兰经摩德纳、博洛尼亚，穿过伊莫拉、法恩扎、弗利，到达里米尼、佩萨罗与亚得里亚海岸，从那里再进入内陆，来到乌尔比诺、佛罗伦萨及罗马，这样的路径才是主要路线。由此可见，弗利虽然是一个小国，却非常重要，它之所以被称为罗马涅地方的门户，原因也就在于此。

可是，小国毕竟是小国。卡特丽娜作为这个贫穷小国的国主，经常为金钱所困，不得不制造武器以出售，或者将士兵借给他国以赚钱。

1494年10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米兰的伊鲁·摩洛请求卡特丽娜允许法国军队借道弗利。但她明白，这个叔父不仅从自己年轻的弟弟正宗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那里夺取了实权，还抢走了他公爵的爵位；法国军队的入侵，就是叔父为了掩护野心而进行的设计，是叔父一手引导的。她对伊鲁·摩洛老奸巨猾的政治手段早已怀有戒心。卡特丽娜对叔父的要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给予答复。可是，法国军队为了到达佛罗伦萨，无论如何都要从她的弗利领土上借道。换言之，这意味着弗利的伯爵夫人的动向对于法国军队的正面敌人——那不勒斯国

王与罗马教皇而言，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局势。罗马赶紧派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前往弗利，那不勒斯也派了卡拉布里亚公爵到她的身边。

这一瞬间，卡特丽娜变身为商人，她掂量着依附哪一方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米兰与法国方面的使节、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的使节连日来交替前来拜访，请求卡特丽娜的答复。她虽然没有拒绝会见，但是都不给予明确的回答。不久，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终于提出了提供1.6万达克特的条件，卡特丽娜便定下了主意。为了金钱，她暂且假装附和罗马和那不勒斯，私底下则允许法国军队秘密通过。因为对于她来说，米兰依旧相当于庇护者，伊鲁·摩洛的意愿不可忽略。

自那之后过了5年，1499年7月，一个年轻的佛罗伦萨人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到达弗利。他就是时年30岁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派他与弗利的女国主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就其长子奥托维阿诺出任佛罗伦萨军队职务一事进行交涉。从上一年起，奥托维阿诺就率领了一支军队，与佛罗伦萨军队一同参加了比萨攻防战。但是，从那之后，在关于契约的续约上，因为弗利与佛罗伦萨之间对雇佣兵费用的异议而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首先，对于卡特丽娜来说，每年1.7万达克特的收入是不可忽略的金额。而且，就算没有表露在外，但弗利对佛罗伦萨一直持有好感，是非常愿意继续执行雇佣兵契约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方面打算将雇佣兵费用降至每年1万达克特。可是，如今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两个共和国因为比萨战役而关系恶化，所以卡特丽娜的城塞对佛罗伦萨而言，在与威尼斯的对抗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基雅维利接受的指示就是，既要尽量减少雇佣兵费用，又要维持与弗利的友好关系。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对于马基雅维利个人来说，这也是30岁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

更不用说对手是以残忍、勇气、胆量而闻名的当代歌剧的女主角。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信心满满地前往弗利也是自然之事，可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登台却是以伯爵夫人的全胜而告终。

7月16日，马基雅维利抵达弗利。他立刻提出与伯爵夫人会面。夜里10点，他在城堡中一个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与这个著名的女人会面了。卡特丽娜已经36岁却依旧美丽苗条的身体上披着华丽的衣服，那凛然的美貌让头脑冷静的马基雅维利仿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次日，为交涉而登上城堡的他，首先为城堡内佛罗伦萨人的人数之多吃了一惊。他更无法理解在会谈的场所中为什么要列坐米兰宫廷的家臣。伯爵夫人的心思究竟是在佛罗伦萨一方还是在敌人米兰一方，他根本判断不出。

显然，年纪尚轻的马基雅维利不能理解卡特丽娜的这一策略。卡特丽娜对马基雅维利总是很亲切温和，让他安心。但是，她对交涉的事件却一点儿也没接受的意思。在那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城堡向米兰运出武器与人马。马基雅维利渐渐变得焦虑起来，陷入了卡特丽娜的算计中。

6天后，卡特丽娜对依旧强力主张“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了与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准备着做任何事”的马基雅维利，轻轻地还了一句：“与其继续讨论事情，不如找出共同点更为合适吧。”要之，在雇佣兵费用的问题上要互相让步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只得妥协，在佛罗伦萨指示他的1万达克特之上又增加了2000达克特。

24日，协议签订。马基雅维利在这第一次外交官的经历中清楚地看到了被大国包围的小国政治的真实情况。在那之后，他对弗利的伯爵夫人也怀着深刻的敬爱之心，称其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

在国政方面发挥了巧妙才干的卡特丽娜也是一个一定要爱上某个人，一定要由某个人来爱她才能生存的女人。

在马基雅维利访问弗利的三年前，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由众多侍从跟随的男人出现在弗利的卡特丽娜面前。那是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的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他的祖父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祖父是兄弟。可是，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正宗国主——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皮埃罗逃出了佛罗伦萨，所以在那之后，乔凡尼与哥哥洛伦佐的出头之日也到来了。这个乔凡尼作为大使，被送至罗马涅地方的要塞——弗利。

29岁的他虽然没有贵族的称号，却是出身于比贵族还要贵族的美第奇家族。与此前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人相比，他具有自由民主的态度，而被称为“民众之人”（Il Popolano）。但是，他那贵族式的优雅与细腻的举止、深厚的修养，依旧诚实地体现出他出身于名门之中的名门。

他也被称为“美男子”（Il Bello）。我们从现今留存于佛罗伦萨的瓦萨里[注]的肖像画中也能感受到他优雅而纤细的外貌，湿润而性感的嘴唇，甜蜜的眼睛，垂在头颈上美丽的卷发，是与嫡系洛伦佐·德·美第奇或者弟弟朱利亚诺的托斯卡纳情调——尖刻而生硬的风貌迥异的。比起他们，他更像波提切利笔下的男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

此外，这个年轻的公子还非常多情。以前，他曾经因为某个贵妇人，甚至用剑对准了皮埃罗·德·美第奇。不久，年长他4岁、依旧美丽而

热情的卡特丽娜与他产生了爱情。

乔凡尼在卡特丽娜安排好的城塞中住下了，卡特丽娜平时也更喜欢住在城塞里。可是，在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关系不好的时期，佛罗伦萨大使与弗利统治者之间的爱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获得周围的祝福。米兰的伊鲁·摩洛命令博洛尼亚的米兰大使火速查明二人之间关系的真伪，顺便也威逼卡特丽娜自己做出回答。

卡特丽娜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忽略对于她来说现在唯一的庇护者、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而擅自行动。她语言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是没有叔父大人的允许是不会结婚的，若是听信博洛尼亚地方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传闻，那么自己已结了十余次婚了。

可是，婚礼还是秘密举行了。将所爱的男人一直作为情人，对卡特丽娜来说是做不到的。不同于之前那个出身于侍童的雅各布，她与乔凡尼的婚礼在门第上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必须考虑政治上的因素——米兰的伊鲁·摩洛、威尼斯，以及意图从罗马涅地方的名义主人转变成实际主人的波吉亚教皇。在那个时代，以她一个小国国主的地位，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与所爱的男人结婚的。

卡特丽娜的这场婚姻，在官方方面继续隐瞒着。不过，似乎没过多久，就借孩子出生的机会，独独获得了叔父伊鲁·摩洛的认可，尽管是秘密地。1498年7月，佛罗伦萨市对卡特丽娜及其孩子们授予了佛罗伦萨市民权，但是在文件中完全找不到乔凡尼的名字。

他们在弗利的城塞中秘密而幸福地经营着二人世界。1498年4月，一个男孩儿出生了，取了伊鲁·摩洛的名号。这个取名为卢多维科的孩子，在后来父亲去世后，与父亲一样也被称为乔凡尼。

在卡特丽娜诸多的子女中，这个孩子是唯一一个继承了母亲血脉的孩子，后来他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军人。他有一个绰号是“黑队的乔凡尼”，其由来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全部身穿黑色的军服。

可是，卡特丽娜这场最后的恋爱，也没有维系很久。乔凡尼·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在儿子出生数月后，在与佛罗伦萨军队共同作战的比萨战场上，因病无奈归来。据说他患的是美第奇家族遗传的胃病。他去了弗利附近的温泉疗养，病情并不乐观，但卡特丽娜国政紧张，不能脱身。

正巧那时米兰公爵的使节抵达弗利，他的信函中显示出她艰难的立场。“抵达弗利后，我立即拜访了公爵夫人，可是夫人似乎马上要出发去什么地方。夫人说她去郊外的城镇散散心就回来。但是我派人秘密进行了探访，她似乎是去了圣皮埃罗的温泉看望乔凡尼·德·美第奇。他的病情非常糟糕。”最终，卡特丽娜还是遭遇了丧夫的不幸。乔凡尼死在了匆匆赶来的卡特丽娜的怀中。他的遗体被运回佛罗伦萨，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墓地。

乔凡尼死后，为了他留下来的儿子即后来的“黑队的乔凡尼”，也应美第奇家族的希望，卡特丽娜公布了与他的婚姻状况。现在还留存着当时制作的刻有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德·美第奇字样的纪念章。这个斯福尔扎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意大利名门之中的名门的结合——诞生的“黑队的乔凡尼”及其后代都非常出色。他的儿子科西莫（Cosimo）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升为公国时的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国[注]的公爵，其子孙遍布整个欧洲的王室。在法国，从亨利四世起一直延续到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在西班牙，一直延续到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英国，一直延续至查尔斯二世[注]。

敌人——波吉亚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曾这般断言的卡特丽娜，终于遇到了让她心脏受到击打的时刻。1499年的夏天，切萨雷·波吉亚终于有所行动。那是她对年轻的对手马基雅维利展开出色外交仅仅几个月后发生的事情。她虽然是一介女流，却以一国之主的身份在12年里坚守了国家。对于这样的卡特丽娜来说，以往的对手都是轻量级的。她用镇压政策一一平息了领地内的阴谋、叛乱与游击战；而与那些大型的外敌如佛罗伦萨、罗马教廷、威尼斯等，暂时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他们，她以巧妙的外交小谋略处理了至今的一切事项。可是，这次的敌人是一个大人物，卡特丽娜必然感到自己头一次遇到了难关。

在回到开头那场战斗的场面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事情的经过。当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的猩红色圣袍被宝剑取代后，他通过婚姻成为瓦伦蒂诺公爵，背倚教皇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教会势力，又接受了妻子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以再度征服教会领地的名义征服了罗马涅地方，意欲将其作为建立自己王朝的开端——他的这种野心终于开始付诸实践了。对于意大利来说，遇到了同5年前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入侵时相同的危机。

但是，与上次相比，情况有所不同。第一，5年前的彼时，查理虽然具有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最终也将米兰公国的伊鲁·摩洛升级为正统公爵，但他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一点儿野心，只有那不勒斯王国占据了他的头脑。对于这位查理，意大利的其他诸国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托瓦，与他至少都是对抗的关系。

但是这一次，情况逆转了。那不勒斯王国虽然依旧是被瞄准的目

标，但米兰的伊鲁·摩洛成为对米兰公国要求继承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此外，通过罗马教廷的呼吁，英国国王、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与路易十二结盟；意大利诸国——与斯福尔扎家族处于仇敌关系的威尼斯自不必说，就连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也与教皇的行动一致。孤立一人的是5年前矜夸老练政治全盛的米兰公爵伊鲁·摩洛。“打倒斯福尔扎”的标语不仅是路易十二的，而且成为全意大利的呼声。瞄准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路易十二，抱有征服罗马涅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以及巩固二人背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整个意大利在这三人的面前，只能任由摆布。伊鲁·摩洛将全部精力都投在了防卫战，耽误了政治军事上的交涉。为了东山再起，他断然舍弃了米兰，逃到了德国。

轻易就将米兰攻陷的法国军队，终于按照与教皇的约定，将矛头对准了罗马涅，以援助切萨雷。

罗马涅——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这块地方，分立着11个小国。它从前曾经是教皇的领地，但在教皇长达70年的阿维尼翁俘虏时代[注]，大小豪族们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虽然从教会获得了教皇代理的名义，但常常延迟缴纳地租，事实上已经从教会完全独立出来。如何处置不恭顺的他们，对于历代教皇来说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除了著名的仁政国家费拉拉与乌尔比诺，其他国家都实行苛政与镇压，百姓的不满没完没了。

可是，这是站在全意大利的立场上的情形。对于成为众矢之的的罗马涅诸侯们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作为罗马涅的咽喉，弗利因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第一个攻击地。这也意味着卡特丽娜将迎来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她首先使用了外交手段，试图打开这一局面。使节携带着拖欠多年的地租前往罗马。但是，抵达罗马的弗利使节结果只吃到教皇的闭门

羹，亲戚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虽然从中斡旋，但也被教皇无视了。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曾经倚靠过死去的丈夫的佛罗伦萨，以及向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请求援军都失败了，卡特丽娜站在或是逃跑或是驻留应敌的岔道口上，已经完全孤立无援了。

很多人看到卡特丽娜在深秋的罗马涅原野上骑马奔驰的身姿，看到她在领地内的各城塞里进行整备以及指挥前线的身姿。特别是与弗利城相连的拉瓦迪诺城塞，为了能够在那里固守城池与敌人对战，运入了粮草、枪支、大炮、武器以及大量马匹。这座城塞对卡特丽娜而言，是有很多回忆的地方。在第一任丈夫被暗杀之后，她成功地进入城塞而重新统治国家；在艰难的国政间隙中，她与第二任、第三任丈夫也是在这座城塞中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时光。现在，她又选择将这座城塞作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场所。

为了准备防卫战，农业用水停止供应。可能成为障碍的树木被全部砍掉，农民们也被强迫在4个月内搬到市内。卡特丽娜命令每个市民都要承担若干百姓的住宿，但是她忽略了因为这件事引起的市民不满，而只专注于加固城塞。她的这一做法，后来被马基雅维利写进了《君主论》的“城塞有益或无益”一章中。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卡特丽娜来说，不引起民愤比加固城塞更为安全。绝对称不上仁政的卡特丽娜，因为对民众实施专制政治而使得民众的心完全离开了她。

但是，卡特丽娜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她的黑色缎子的衣服上，法式天鹅绒帽子的下面露出松松扎起的金色发辫；佩戴男式腰带，腰里挂着一个装满金币的袋子，准备用来散发给士兵们以示鼓励；手持长剑，话语也很少，或是徒步或是骑马奔走于士兵之间。美丽的伯爵夫人的身姿充满了残忍的美丽，令人恐惧却又心醉沉迷。卡特丽娜就这样等着切萨雷的到来。

11月9日，切萨雷·波吉亚率领1.5万人的大军终于从米兰出发了。大军通过了曼托瓦侯爵的领地，首先朝着伊莫拉前进。伊莫拉的民众觉得，只要能够将他们从迄今为止的灰色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者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他们向卡特丽娜发誓忠诚的舌根尚未干燥之时，又一致去迎接切萨雷了。11月25日，切萨雷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进入了伊莫拉城。接着，号称罗马涅地方最强战略工事之一的城塞也在15天后沦陷。

伊莫拉沦陷的消息给卡特丽娜以极大的打击，从未顾虑到一丝一毫民众意志的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好胜之人，只是给行政委员会会长送去了这么一封质问信。“弗利市民是打算对抗瓦伦蒂诺公爵，还是准备效仿伊莫拉市民？”长老们将答复带到了城塞，毕恭毕敬地坐在这位女国主的面前，但是回复的内容却与她暗自期待的大相径庭。“我们认为，与此前推翻了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这次又战胜了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法国军队进行对战是毫无意义的。”接着，他们还劝说，就算卡特丽娜此时回避应战，拱手让出弗利，但在教皇去世、切萨雷随之倒台时，她仍有机会再次回到弗利。

但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因为他们对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们的统治已经厌烦透顶了。并且，他们还听说切萨雷对沦陷的伊莫拉给予了宽厚的待遇。卡特丽娜再也不想听他们的意见了，她觉得与其被虚伪的忠诚背叛，还不如让他们自由选择，她也不再期望市民们的协助。此时，弗利实际上在切萨雷进攻之前就已经敞开了城门。

可是，卡特丽娜还没有放弃。因为有第三任丈夫的关系，她把儿子们与重要的证件及珠宝等一起托付给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她一个人与七拼八凑起来的2000名士兵备战绝望的防卫战，在城塞里闭门不出。她依旧寄期望于叔父伊鲁·摩洛东山再起，还有姐姐的婆家——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援助。她心想着要尽量拖延时间，其间，叔父与姐夫一定会派援军来的。

1499年12月19日，一大早就下起了雨。下午，切萨雷进入了弗利城。他骑着白马，在甲胄的外面套着丝绸衣服，头上戴着插了白色翎毛的黑帽。在他的身后，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官伊弗·达莱格莱也骑着马前进，后面跟随着弗利的高官们。在1.5万名大军的后面热热闹闹地跟着当时战争的附属物——酒店老板、厨师及妓女组成的人群。弗利的民众还给广场上的铜像穿上了教皇的礼服，以示欢迎之意。弗利的市民们家家户户都对切萨雷及全军提供住宿。

切萨雷在轻取伊莫拉之后，也准备一口气拿下弗利。他也得知，一度舍弃米兰的伊鲁·摩洛在瑞士获得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秘密援助，准备回归米兰。如果伊鲁·摩洛采取的行动对处于米兰的路易十二有所威胁的话，可以预见路易十二将对现在服从于自己的法国军队下达返回的命令。所以，他想在那之前攻下弗利。切萨雷必须加快速度了。这个时候，他也使用了他一贯的手段——弃力攻，主协商。

一天早上，在远离市街的城塞前忽然响起了喇叭，于是，城塞的塔上出现了数名士兵。喇叭手忽然大声喊道："公爵阁下想与伯爵夫人谈话！"此前一直骑在马上的切萨雷在那时下了马，站在城塞对面的护城河岸上。城垛上显露出卡特丽娜的身影。这个今天已成为监狱的城塞的城墙，高不足10米，从城墙上方向下面的护城河对岸喊话，感觉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

护城河的对岸站着刚才提到的头戴插了翎毛的黑帽子的切萨雷，他将帽子低低地拿在手里，优雅地低下了头。卡特丽娜面对他，也毫不示弱，和和气气地弯下了腰。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英雄与女杰的相会，当时，切萨雷24岁，卡特丽娜36岁。

"夫人，"切萨雷开始说道，"您应该知道所谓国家命运是一种如何善变的东西。我听说您在罗马的时候对历史非常有兴趣。现在，正是使

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了。在此，我不会解释我的目的与现在的形势，因为想必您是完全清楚的。我只是希望表示我对您的尊敬，请您了解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令您不幸与悲伤的想法。

“我会向教皇请求，保证您及令郎们受到良好的待遇。您可以搬到罗马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您喜欢的地方。我自己打算成为这一约定的保证人。如此，您与跟随您的很多人都将避免可能遭遇的灾难，避免这场腥风血雨。以前您是全意大利著名的英勇之女、贤明之女，但您是否知道现在的您被称为鲁莽而疯狂的女人？夫人，请听取我的请求，考虑开城投降吧。”

卡特丽娜站在城塞上听着，面不改色地说道：

“公爵阁下，运气是帮助勇士而抛弃懦夫的。身为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不论遭遇怎样的不幸，我都决然地准备将这不幸的轨迹一直画到我人生的终点。我也知道，国家命运是怎样一种容易改变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玷污作为我的心灵支柱即我祖先的名字，则是非常可耻的。您说，您不想告诉我您内心的目的，那是因为您并不想听我对那个目的做出的回复吧。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仍然怀有善意的心情。但是，我不能相信刚才以您的名义或是以教皇圣座的名义做出的那个承诺。您是否知道，世间认为波吉亚的话没有多少价值，对于为了儿子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的教皇又是多么不信任吗？正如您对我所做的行为一样，人们并不认为篡夺本国国主的地位是正当的。我具有守卫自己的力量，而您也不是没有进攻力的将军吧。至此，我决意以捍卫斯福尔扎家族的声名来回答您的善意，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卡特丽娜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再次向切萨雷亲切地弯了下腰，便从城墙上消失了。

二人的会面，后来还有过两次，但结果都与第一次一样。特别是第三回合，对着卡特丽娜热情演说的切萨雷身边落下了一颗按照她的命令

发射的警告炮弹。切萨雷再也不能维持他那优雅的骑士风度，急急忙忙地逃回城中。

就在这几次会面之间，阴云密布，好似要下雪的弗利也迎来了新年。尤其那一年是1500年，新年的狂欢比起其他年份都要盛大。广场上到处生起了火，在那周围陈列的桌子上，市民们将准备好的美酒佳肴摆得满满的。围攻的士兵们大吃大喝，特别是那帮酩酊大醉的法国士兵还在桌子上与妓女们跳起舞来。

可是，在法国士兵们尚未从宿醉中醒来的第二天清晨，对着城塞的炮击便开始了。在那之前虽然也曾经炮击过数次，但正式攻击此时才开始。城塞的周围到处安置了炮台，军马四处奔跑；足有一个人张开双臂那么宽的巨大弓箭，发出嗖嗖的声响，朝着城塞之上的守军射去。

围攻已达半月。外部的城墙渐渐被攻破了。但是，被四座塔包围的城塞安然如故。不仅如此，从城塞向包围军发射的炮击常常命中。这是因为树木都被砍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城塞的视线。法国士兵开始焦躁起来，毕竟米兰和伊莫拉都轻易地获取了，反而一个女人却让他们感到如此棘手。

可是，卡特丽娜很从容。她将远远围住城池，只会大声吵嚷的包围军当成一帮傻瓜，将炮弹打进他们的正中。当时的炮弹不像现在的炮弹里面填满了炸药，一碰就会爆炸，而是用炸药将普通的铁蛋——那个东西价格也很昂贵，或者普通的石蛋发射出去。所以仅仅是依靠发射出的力量来进行破坏的。现在，弗利的美术馆还保留着很多直径约30厘米的大炮弹和直径约10厘米的小炮弹。就算城墙被很多这样的炮弹击中，也只有那块地方会被打坏。卡特丽娜打进敌阵的炮弹也是这种。而且，她做了一个举动，更是把他们当成傻瓜耍。

那天，包围军们看到从城塞里飞出的炮弹，都大吃一惊，因为在石蛋的表面上用黑笔写了这么一句话：

“请慢慢发射大炮，否则你们的睾丸将被撕碎哟。”

当时的年代记里这么记录着：敌兵目瞪口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就连当时留下了最为精准的日记的威尼斯人马林·萨努多也赞赏了卡特丽娜从容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但似乎就连他也有点儿难为情，在写到“coglioni”（睾丸）时用“c”代替。因为“coglioni”在用来指代那个地方的词语中也是最下流的俗语。可是，这并不能将卡特丽娜看成一个特别下流的女人。以当时的风潮来看，这个词语不是下流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萨努多之外的年代记的作者们没有一个写成“c”的，而留下了“coglioni”。可是，作为一个女人说的话，还是有点儿大胆过头了。

10天过去了。城塞没有显露出一丝沦陷的迹象。法国士兵们的焦躁现在变成了对切萨雷的不满，且日益高涨起来。他们已经不再出城参加攻击了，切萨雷却也放任不管。

1月12日的早上，切萨雷向弗利的全体市民下令，收集尽可能多的木柴。瞬间，木柴堆成了一座山。他命令排列10座大炮，面对山那边的城塞同时并连续发射炮弹。在这样的掩护射击之下，士兵们将收集而来的木柴捆堆积于蓄满水的护城河中，一直堆到接近水面。随后，那天早上从拉文纳驰来的两艘船刚刚抵达弗利，就搁浅于木柴捆造成的浅水中。跨过护城河的渡桥造好了。之后，就只需等待在接连不断的大炮的集中炮攻下，连接这座匆忙赶造出来的渡桥的城墙倒塌了。这是一场2000守军与1.5万进攻者的战役，意味着胜败已分。

那天是周日。做好这些准备返回城里的切萨雷，在午餐席上称赞了同座的队长们的功劳，然后说道：

“看着吧，星期二，卡特丽娜就将在我的手里了。”

“为时过早。”法国队长回道。

“那么，我赌300达克特。”

“好！我也赌300达克特。”

其他队长们也都一致附和。

切萨雷只微微笑了一下。在此，切萨雷想要一决胜负的心理战获得了圆满成功。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总司令官的话通过队长们的嘴巴瞬间传遍了军中。在城里玩乐的法国士兵们也纷纷加入攻击队，高昂的气氛充斥于全军。

在炮火的集中攻击下，山那边的城墙上出现了两个缺口。城塞中的守卫兵们想要加固那两个缺口，却因为无数的炮弹与箭而无法靠近。沙尘笼罩了周围一片地带，在它的掩护之下，进攻者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而后就形成了多人群体，渡过了用木柴捆搭成的桥，成功地侵入城塞。从包围之日算起，这是第二十五天。

一个女人

“冤枉啊，冤枉！不是我！”4月的一天，从梵蒂冈内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卡特丽娜的喊叫声，站在门外都能听得到。切萨雷也在那个房间里，还传唤了三个弗利的证人，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亲自审问卡特丽

娜，因为卡特丽娜成了指使这三人去毒杀教皇的嫌疑人。

事情要追溯到上一年11月。每天，卡特丽娜都在弗利拼命地推进对切萨雷的防卫战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罗马的圣天使堡的牢狱中新关进了三个弗利囚犯。

其中一个名叫巴提斯特·德·梅道拉的，自称持有他的主人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写给教皇的信函。信的内容是伯爵夫人向教皇恳求和平解决战争。

可是，仅就这个信函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这封信被密封于一个夸张的信封里，而且上面还用红色的毛线布包了起来，这令人觉得奇怪。根据被捕的德·梅道拉的陈述，这封信的由来及传递是这样的：卡特丽娜把写好的信放在一个死于鼠疫的人的胸前，放了很长时间，浸透了毒。当教皇伸手取信阅读的时候，毒就会传染到全身而病倒。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死去。他说，伯爵夫人严命他亲自交到教皇的手中。这个夸张的封装是为了不让送信人中毒而做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失去了教皇这一后盾的切萨雷势必没落，卡特丽娜也就能保全自己国家的安泰了。

当德·梅道拉带着这封信抵达罗马时，遇到了旧友克里斯特弗洛·巴拉托罗内。这个男人以前曾是里亚里奥家的家臣，在吉罗拉莫死后，因为冒犯了卡特丽娜的情人雅各布而逃到了罗马，但他一直很希望再次回到弗利。他想做点儿什么来获得伯爵夫人的认可，从而再次加入臣子之列。所以，他想着若是对德·梅道拉的事情能够助一臂之力的话，这将成为他复职的绝好机会。德·梅道拉也出于旧友的关系而信任了这个男人，两个人一起前往梵蒂冈，请求拜谒教皇。

可是，侍从传话说要他们明天再来一趟，于是他俩当天便回去了。但巴拉托罗内对这件大事兴奋极了，对弟弟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个弟弟不巧正是教皇的护卫兵，而且胆小的他当夜值班的时候表现得很不

安。经队长一询问，他就全盘托出了。这三个弗利人立刻被逮捕，当即被投入圣天使堡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

毒杀教皇的阴谋仅仅作为阴谋，也是胆大包天至极的，何况谋杀者是那个与教皇的外甥结婚，见识了教皇在位时其近亲的权势，而后在教皇去世时又切身体会到他们悲惨没落的卡特丽娜。可以推测，她因为担心切萨雷对自己的威胁，所以想通过成功谋杀其父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而摆脱危险。

当时的教皇就如同现世之神，可不像今日这般不把教皇看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11月末的时候，在教皇给佛罗伦萨共和国发去的信函中，将卡特丽娜写成"那个制造不幸的女人""斯福尔扎的蛇是恶魔的手指尖儿"。

教皇刚开始时打算处死卡特丽娜，但后来又改了主意，对切萨雷下令将她抓捕并带回罗马。当时的历史学者、年代记的作者们都留下了字句："夫人策划了毒杀教皇。"（马基雅维利、威尼斯大使书简、布尔卡特）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它可能会被保罗·焦维奥赞美成"最完美的阴谋"。

可是，这里面并非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作为毒杀的手段来说，这过于幼稚，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而且，携带信函的德·梅道拉在弗利宫廷里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臣子，不能让人相信卡特丽娜会将此等大事交付于他。

第二，从事情败露到卡特丽娜被押送至罗马之间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可以理解，这是为了掩盖发现了阴谋。但是在那之后，又过了三个月，依旧没有公开；而且，卡特丽娜在那期间获得了客人般的待遇，被安置于梵蒂冈内的贝尔维德宫，到了4月下旬才突然开始审判。通过这些情况，也让人怀疑这可能是波吉亚家族一手"捏造"的谋杀案。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内，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关于这一阴谋的教廷文件。对于毒

杀教皇的阴谋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文件，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

此外，连教皇亲自出马进行审问的审判，最后也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据说将错就错的卡特丽娜采用了大声暴露该事件的战术，波吉亚一方才终止了持续审问。

可是，真相就像萨努多带有几分嘲弄语气写的那样，对于亚历山大六世来说，卡特丽娜虽然是一个女人，却危险至极。她拥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表亲；她在枢机主教中有三个有势力的亲戚：斯福尔扎、罗韦尔、里亚里奥；她因为第三任丈夫的关系，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有深厚的渊源。亚历山大六世似乎很担心将卡特丽娜释放自由后，她可能会与他们呼应，采取报复行动。

特别是卡特丽娜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将适用于法国的法律——不能在战场上将女人捕获为俘虏，这样的她是以托付于波吉亚教皇的形式被带到罗马的。在形式上，她不是教皇与切萨雷的俘虏。

对于这样的她，不能像对待昔日法恩扎的国主曼弗雷迪（Manfredi）一样，简单地杀死再投入台伯河就解决了。可是，也不能永远将她安置于贝尔维德宫。根据曼托瓦大使的通信，虽说是俘虏之身，但卡特丽娜挥金如土。而且，按照亚历山大六世方面的说法，她还曾经试图逃跑。要找一个尽可能价廉且能长期安置的场所，在罗马除了圣天使堡外别无其他。但是，要进入这个地方，就必须有相当合理的理由。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制造这个理由才演出了一场毒杀教皇嫌疑的审判。他们都在嘲笑亚历山大六世居然如此害怕一个女人。

无论怎样，都不能在她没落之后将其处决，但若给她自由又十分危险，最终只能将她软禁起来——卡特丽娜的入狱完全证明她是怎样一个大人物。譬如，卡特丽娜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是西斯都四世的外甥，弗朗切斯凯特是英诺森八世的儿子，但他们没落后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们。受到与他们相反待遇的就只有这位卡特丽娜，还有后来的切萨雷·波吉亚。

5月25日的夜里，仆人们看到在切萨雷的来访之后，伯爵夫人坐在椅子里放声大哭。接着，在次日的半夜时分，卡特丽娜被悄悄地从贝尔维德宫转移至圣天使堡，只允许她携带从弗利带来的两个女官同行。

从那时起，她大约在圣天使堡待了一年，其间情形不为人知。只有从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信件中提到她的一部分内容，从她那两个待在佛罗伦萨的儿子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才能稍微了解到一些。

传说被投入圣天使堡的人中没有一个生还者。不难想象，监禁于这座城塞中的卡特丽娜尝到了何等绝望的滋味。连最初在信中写道“夫人的坚强意志力强大得简直如同恶魔一般”的曼托瓦大使，在不久之后对她的印象都变成“深陷苦闷之中的夫人，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具有崇高的自豪感的人一旦沦落为屈辱之身，则因其自豪感而愈发感到苦闷。卡特丽娜也不例外。

让被捕的卡特丽娜痛苦的虽然是其屈辱的处境，但令其悲伤的却是两个年长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他们两个的薄情。以前，这两个男孩儿获得了比萨主教的席位，但现在，连长子奥托维阿诺都没有挑起国主的责任与气概，结果竟然向被俘的母亲请求尽力帮助他获得枢机主教的红帽子。

此外，母亲获释所需的活动资金，竟说以后再也不会送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耗费自己的财产来帮助母亲。面对这两兄弟的无情，跟随卡

特丽娜的司祭弗特纳提气愤不已："我只能认为是恶魔夺去了他们的感情与记忆。"他是那之后对卡特丽娜最忠诚、最尽心尽意的一个人。

就这样，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最骄傲也是最悲情的一年——1500年过去了。

1501年6月20日，一个法国骑士骑马来到了梵蒂冈宫殿。他对守卫报上了名字——伊弗·达莱格莱，申请与教皇紧急会面。

在会面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伯爵夫人应当适用于法国的法律，即不能在战场上俘虏女人。可是现在，伯爵夫人竟然还被监禁于圣天使堡，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法国国王，应当立即释放伯爵夫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已经逼近维泰博的法国军队将有所行动。

伊弗·达莱格莱自弗利攻击战之后，就对勇敢而美丽的卡特丽娜念念不忘。当时，他对切萨雷强行将卡特丽娜带回罗马的意志无情地妥协了。但是这一次，当他在征服那不勒斯的过程中听说了卡特丽娜悲惨的境遇后，就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在他强硬的谈判中，教皇首先妥协了。但是，切萨雷一直到最后都强烈反对释放卡特丽娜。尽管如此，已经征服了大半个罗马涅地方的他，在距离实现野心已经很近的时候，也不能割裂自己与最重要的后援者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也不得不默认释放卡特丽娜。

不过，波吉亚一方提出了条件。首先，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决议，卡特丽娜必须放弃对弗利及伊莫拉的主权，并将之转让于切萨雷·波吉亚。卡特丽娜必须在教皇的咨文上亲自签署名字。其次，必须支付2.5万达克特的赎金。在支付其中的2000达克特之时，伯爵夫人才

将得以释放。

法国骑士得到了这一结果后，急忙赶往圣天使堡。当他见到已经等候在房间内的伯爵夫人时，看到她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容颜时才放下了心。但当他听到她开始说话，便为她巨大的变化而刺痛了心。

这位老将已经看不到在一年半前认识的那位意大利最高女杰的痕迹了。虽然她还保留着凛然的贵族女人的气质，却不是曾经被称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那般大胆无畏的女杰，而变成吧嗒吧嗒掉着眼泪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的妩媚女人了。

卡特丽娜答应支付赎金，可是，在放弃弗利主权的咨文上，她怎么也不肯点头。只有回到弗利，她忍受这段屈辱的时光才有意义。

在近旁能够听得见圣彼得罗大教堂晚钟的一个房间里，从高高的小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已经黯淡了许多。薄暮笼罩在坐在椅子上的伯爵夫人和跪在一旁继续想要说服她的老将身上。卫兵拿来了烛火。

10天后的一天夜里，几个骑马的士兵悄悄地出了圣天使堡的大门。只见士兵们簇拥着一个骑在马上的女人的身影，那是时隔一年半重获自由之身的卡特丽娜。当一行人开始跨越圣阿格内塞桥时，此前一直勒住马监护他们一行人的一个骑士这才扭转马头离去。11年后的1512年4月，伊弗·达莱格莱与名将加斯东·德·富瓦[注]率领的法国军队一同浴血于拉文纳战场，死在了那里。

获释后的卡特丽娜住进了身份担保人——拉斐尔·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得知她被释放的消息，整个罗马都沸腾了。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门前，常常看得见很多身穿各种颜色服饰的侍从与马夫，他们正在等待宅邸内拜访卡特丽娜的主人们。前来祝贺卡特丽娜获释的大

部分都是从前受过西斯都四世厚待的人或者是奥尔西尼一派的人，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只是单纯想要见识一下这个著名女人的来访者。

大约在7月中旬的时候，教皇终于下达命令允许卡特丽娜离开罗马。因为她在1498年时取得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权，所以此后她将寄身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虽说是寄身，但事实上，她已经完全获得了自由。

数日后，她获得一个消息，称至今依旧对释放卡特丽娜耿耿于怀的切萨雷似乎在她的途中安排了刺客，所以她在半夜里乔装打扮，偷偷地沿台伯河而下，从海路取道佛罗伦萨，离开了罗马。

以前，丈夫乔凡尼·德·美第奇还健在的时候，卡特丽娜曾说过："我的第二故乡在佛罗伦萨的城墙之中。"现在，她就处于当时从未想到过的境遇中——每天都看着佛罗伦萨的城墙。抵达后不久，她受到了佛罗伦萨市民们的狂热欢迎，可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与俘虏时代不同的痛苦在等待着她。

远亲兄长洛伦佐·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私吞了其亡夫的遗产，所以她必须争取为自己与乔凡尼生的孩子也是她最小的儿子乔凡尼留下遗产。为了金钱而产生的亲族间丑陋的内斗，让她越来越筋疲力尽。

接着，她遭遇了更为深刻的亏空。对于央求母亲给予金钱的两个大儿子，1502年7月，卡特丽娜写了封信："在我的肩膀上有24张嘴巴和5匹马、3头骡子。为了养活他们，我甚至变卖了珠宝。"

可是，翌年，她遭遇到的重大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切希望。

1503年8月，教皇波吉亚死了。以前被驱逐的罗马涅地方的诸侯们，纷纷回归到原来的领地。卡特丽娜也赶紧让长子奥托维阿诺带领家

臣们急速前往弗利。可是，到达博洛尼亚的奥托维阿诺却折了回来，因为家臣们带来了信息：弗利与伊莫拉，特别是伊莫拉现在对切萨雷十分忠诚，而憎恨卡特丽娜的暴政，所以根本没有欢迎里亚里奥家族再次成为国主的意思。

即便如此，卡特丽娜也没有放弃。她以奥托维阿诺与威尼斯贵族之女结婚的条件，向威尼斯请求军事援助。可是，威尼斯虽然答应了此事，但在实施上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只让她等着。就在这一期间，罗马下达了最终决定。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罗马涅作为教皇国，对于归属尚未确定的弗利及伊莫拉，也坚决认定由教会直辖。

卡特丽娜做梦也没有想到，对自己及孩子们来说相当于亲戚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竟然对自己做出如此冷酷的行为。可是，枢机主教会议上下达了经过认可的教皇咨文，那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比任何人都期待这位新教皇即位的卡特丽娜，之前的一切幻想被击得粉碎。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因波吉亚家族的没落而掀起的全意大利的亢奋，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剩下的只是既成事实。至于希望以主权者的身份回归弗利的卡特丽娜悲壮的誓愿，也逐渐从人们的口中消失了。

尾声

“敬爱的伯爵夫人，正如我们看到您所写的众多信函那般，在您与我们一同跨越这个充满了困难与危险的时代里，您祈愿能够获得神灵的帮助，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都认为，您从神灵那里获得了指导，神灵们给予了您有效的建议与一切美好的灵感……我祈

祷您能够永远怀有这颗充满了仁德的心灵。我非常感谢您能够向我征求意见，我也希望派遣一个信徒或者僧侣到您的身边，以帮助实现您的委托。对于您对我的期望，今后我也将向神灵祈祷。”（萨伏那罗拉写给卡特丽娜的信，所署日期为1497年6月18日。）

卡特丽娜在其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在失去了国家和家族一切的时候，第一次听取了这个激情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忠告。从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搬到里卡尔迪宫[注]以后，默默生活的她，周围突然弥漫起宗教的香火。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日往夜来，这些看起来就是卡特丽娜晚年主要关心的事情。后世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在评论晚年的她时，认为她最终获得了圣灵的恩宠。虽然她是一个异教性质的文艺复兴的人物，但还是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结束了一生。

可是，这其实是夸大了。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所谓甜美温柔的事情，不是神灵的恩宠，而是金钱、权力与爱情。当失去这三者时，失去将其作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可能性时，她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就像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1509年5月29日傍晚，佛罗伦萨城的人们被突然传来的圣洛伦佐教堂的钟声吓了一跳。广场上与路上的人们停下了脚步，他们得知在那一天，那个在9年前曾经一个人面对切萨雷，让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的“意大利第一女杰”去世了，享年46岁。

卡特丽娜甚至没有被允许安葬于美第奇家族的墓地，也就是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亡夫旁边。主张为她举行1000次弥撒而奔走的是她晚年唯一的朋友——司祭弗特纳提。

---

1. 圣油也称为圣膏油，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30章22——25节，原料主要有香肉桂、菖蒲、桂皮和橄榄油。今已不限定橄榄油，任何植物油皆可。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

2.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1443——1488），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伊莫拉君主（在位时间：1473——1488）。

3. 肖像写真店，是一种使用于明星肖像的照片、印画纸。

4. 卡特丽娜虽然主持国政12年，但并不受百姓的爱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虽然治国时间短，但拥有很高的声誉。

5. 乔凡尼·德勒·邦德·内雷（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1498——1526），意大利的雇佣兵队长，美第奇家族中的一人。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的父亲，本名乔凡尼·德·美第奇。因在意大利战役中勇敢地抵抗查理五世的皇帝军队，后来被赞为“文艺复兴最后的雇佣兵队长”。利奥十世去世时，为表哀悼之意，他佩戴了黑带，所以被称为邦德·内雷。他的军队全部戴着黑色的绸带，枪上也绑了黑色的枪旗，因而他被称为黑队长。1526年，他在战役中患败血症去世。半年后发生罗马掠夺时，人们都感叹说，如果他还活着，就不至于变成这样了。

6. 萨拉逊（Saracen），中世纪时在欧洲世界中指代伊斯兰教徒的语言。

7.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8月24日，法国的天主教大量杀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8. 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的母后。

9. 穆佐·阿滕多洛（Muzzo Attendolo，1369——1424），15——16世纪统治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国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始祖。他作为那不勒斯公国的雇佣兵队长建立了功勋，获得了“斯福尔扎征服者”的称号。

10. 米兰城之塔，指米兰公国的要塞——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11. 玛丽亚·迪·萨沃亚（Maria di Savoia，1411——1469），据说她深居于为她建造的城堡中，仆人都是女性。因为丈夫握过她的手，所以她都不洗手，以表示对丈夫的爱。

12. 萨沃亚公爵家，欧洲贵族之一，开拓了萨沃亚，获得王号，成为撒丁岛国王，最终成为意大利的王室。1003年被封为萨沃亚伯爵，1416年升级为萨沃亚公爵家族。

13. 博纳·迪·萨沃亚（1449——1503），萨沃亚家的王族女儿，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任妻子。1476——1480年，她担任未成年的儿子的摄政。

14. 帕齐阴谋，1478年，佛罗伦萨的帕齐家准备暗杀其对手、美第奇家族的领主洛伦佐·美第奇。阴谋于1478年4月26日，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弥撒仪式上实施。美第奇兄弟遭到了袭击，弟弟朱利亚诺被杀害，哥哥洛伦佐负伤逃脱。暗杀者帕齐家的领主等近100人被处以极刑。与帕齐家族交好的教皇西斯都四世被激怒，攻破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王国同盟宣战（帕齐战争）。洛伦佐直面危机，亲自与那不勒斯国王会见，因此感动了那不勒斯国王，成功缔结和平。

15. 科拉·蒙塔诺（Cola Montano，15世纪上半叶——1482），人文主义教师，鼓吹罗马共和政体的理念与杀害暴君。

16. 马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共和政体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7. 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公元前87？——前42），罗马共和政体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8. 乔凡尼·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Giovanni Andrea Lampugnani，？——1476），米兰贵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兰普尼亚尼家族在米兰的地位很高，乔凡尼担任了数项公职，是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近臣。乔凡尼兄弟从地方的大修道院借贷了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大修道院院长去世后，继承者认为土地的借贷无效，强行命令其退出。兰普尼亚尼家族向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说明了情况，但政府没有介入此事。

19. 卡洛·维斯孔蒂（Carlo Visconti，？——1477），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对凌辱了妹妹的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心怀不满。

20. 吉罗拉罗·奥尔贾蒂（Girolamo Olgiati，1453——1477），米兰公国的政府官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他在阴谋者之中属于激进派。与其他人不同，他并没有对米兰公爵有怀恨之念。他告白说，是老师蒙塔诺教育民众奋起，为自由政体而杀害暴君。

21. 圣斯特凡诺是《圣经·新约》中的人物，犹太人基督教徒（36年左右去世）。他是基督教第一个殉教者，即为了信仰而牺牲了生命。他的纪念日有8月3日及12月26日。

22. “弗朗切斯科派”，13世纪时意大利兴起的天主教修道会的总称，广义上由“第一会”（男子修道会）、“第二会”（女子修道会）、“第三会”（在俗会）组成，现在其活动遍及全世界。

23.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 Popolo），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文艺复兴初期式样的教堂，拥有波波洛广场，与波波洛门相连。教堂内有著名的切拉西礼拜堂（Capella Cerasi）以及贝尼尼和卡拉瓦乔的珍贵作品，是罗马馆藏艺术品最丰富的教堂之一。

24.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他画的圣母子像非常出名。受尼德兰肖像画的影响，波提切利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

25. 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15世纪下半叶活跃于佛罗伦萨，以宗教画为主。

26. 弗拉·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期的画家，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代表画家。

27. 梅洛佐·达·福尔利（Melozzo da Forlì，143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画风接近翁布里亚画派。他是第一个成功实现缩短远近法的人，是15世纪杰出的壁画画家，也是弗利画派最重要的人物。

28. 彼得罗·里亚里奥（Pietro Riario，1446——1474），由西斯都四世任命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佛罗伦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

29. 拉斐尔·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1461——1521），由西斯都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比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9——1499）。

30. 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位于意大利的中东部马尔凯大区的安科纳，是面临亚得里亚海的疗养地，6世纪时发展成为拉文纳五大城市之一，进行东方贸易。

31. 法恩扎（Fae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陶器生产地，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了锡釉陶器烧制技术，为欧洲的陶艺做出了重要贡献。

32. 齐伯即英诺森，因其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齐伯（Giovanni Battista Cibo）。

33. 切塞纳（Ces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因马拉泰斯塔家族而繁荣起来，开设了欧洲最古老的市民图书馆马拉泰斯塔图书馆。18世纪至19世纪，这里出了三位教皇。

34. 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Ottaviano Riario，1479——1533），伊莫拉与弗利的君主（在位时间：1488——1499）。

35. 切尔维亚（Cerv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拉文纳，深受威尼斯的影响。1274年起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盐贸易。

36. 圣贝尔纳多教堂（Chiesa di San Bernardo），位于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市内的菲耶索莱与塞提涅亚诺山丘上。该教堂于15世纪时建造，与旧修道院相连，是一座由当地居民建造的巨大花岗岩式建筑，教堂的音响效果奇妙无比。

37. 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矫饰主义时期（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建筑家。

38. 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ucato di Toscana），16世纪至19世纪北意大利的国家，托斯卡纳大区的前身。

39. 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1630——1685），王政复古期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在位时间：1660——1685）。

40. 阿维尼翁俘虏时代指基督教的天主教、罗马教皇之座，从罗马移至阿维尼翁的时期（1309——1377年）、阿维尼翁教皇（Avignon Papacy）时代。

41. 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1489——1512），内穆尔公爵（duc de Nemours，1507——1512）。从母亲一方来说，他相当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1511年被任命为米兰总督。

42. 里卡尔迪宫（Palazzo Medici-Riccardi），原美第奇宫殿，1444年由米开朗琪罗设计建造。美第奇家族移居皮蒂宫殿后，此处便归里卡尔迪家族所有。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Prima veneziani, poi cristi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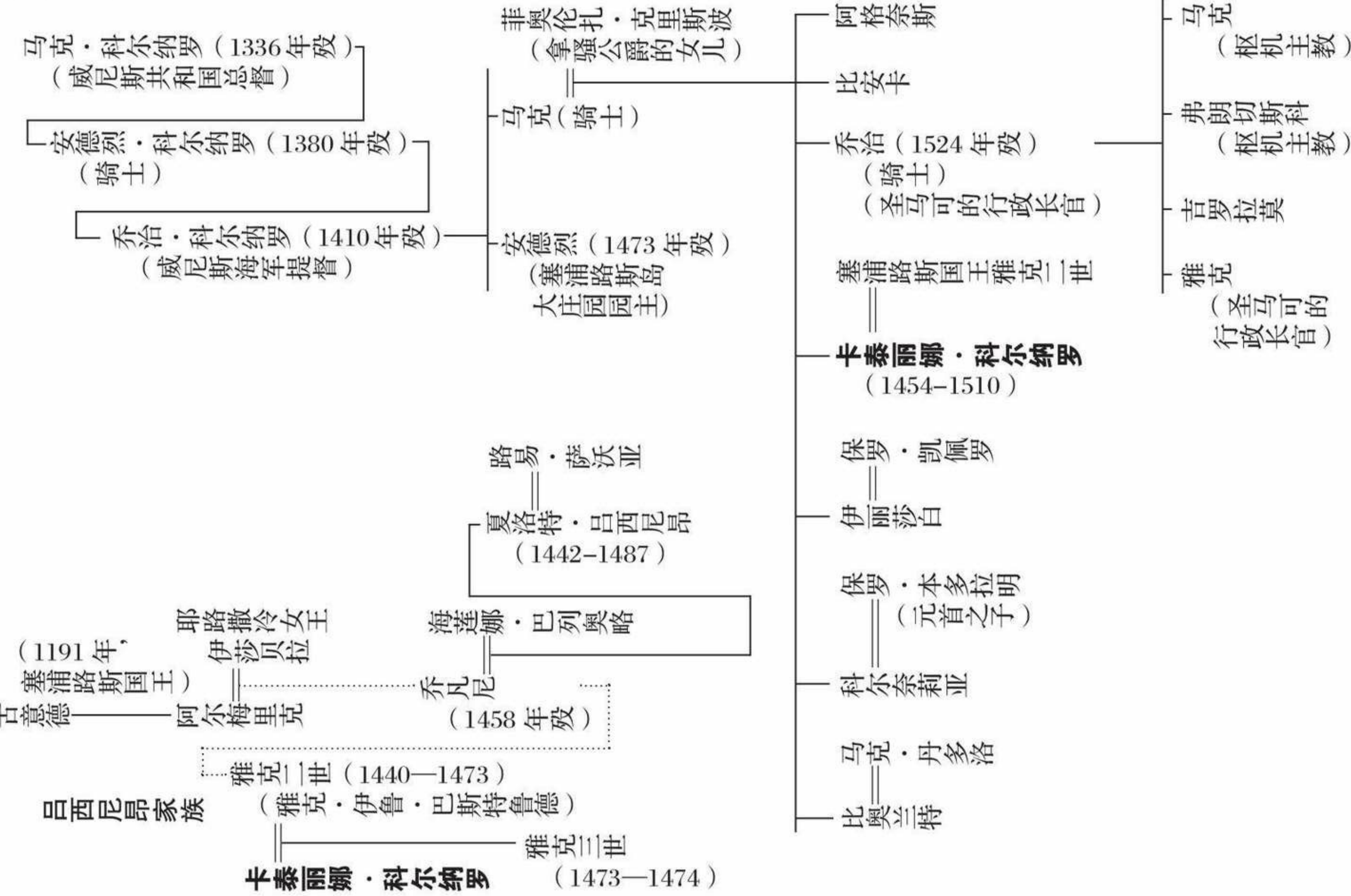
（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



提香画，收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注]

1.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以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闻名的美术馆。它1591年向公众开放，是欧洲最古老的近代美术馆之一，1982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佛罗伦萨历史区域的一部分。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家谱



科尔纳罗家族
马克·科尔纳罗（1336年殁）
（威尼斯共和国总督）
安德烈·科尔纳罗（1380年殁）
（骑士）
乔治·科尔纳罗（1410年殁）
（威尼斯海军提督）
菲奥伦扎·克里斯波
（拿骚公爵的女儿）
马克（骑士）
安德烈（1473年殁）
（塞浦路斯岛大庄园园主）
阿格奈斯
比安卡
乔治（1524年殁）
（骑士）
（圣马可的行政长官）
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1454–1510）
保罗·凯佩罗
伊丽莎白
保罗·本多拉明
（元首之子）
科尔奈莉亚
马克·丹多洛
比奥兰特
马克
（枢机主教）
弗朗切斯科
（枢机主教）
吉罗拉莫
雅克
（圣马可的行政长官）
路易·萨沃亚
夏洛特·吕西尼昂
（1442–1487）
海莲娜·巴列奥略
耶路撒冷女王
伊莎贝拉
（1191年，塞浦路斯国王）
古意德
阿尔梅里克
乔凡尼
（1458年殁）
雅克二世（1440—1473）
（雅克·伊鲁·巴斯特鲁德）
吕西尼昂家族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雅克三世
（1473—1474）

水上之都

1468年7月30日早上，卡泰丽娜被一反常态的乳母的惊叫声吵醒了。自从一个月前为婚礼做准备，她从帕多瓦的修女院被唤回威尼斯父亲的宅邸以来，还没有这么早被叫起过。好像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宅邸中慌乱的动静都传到了她面向运河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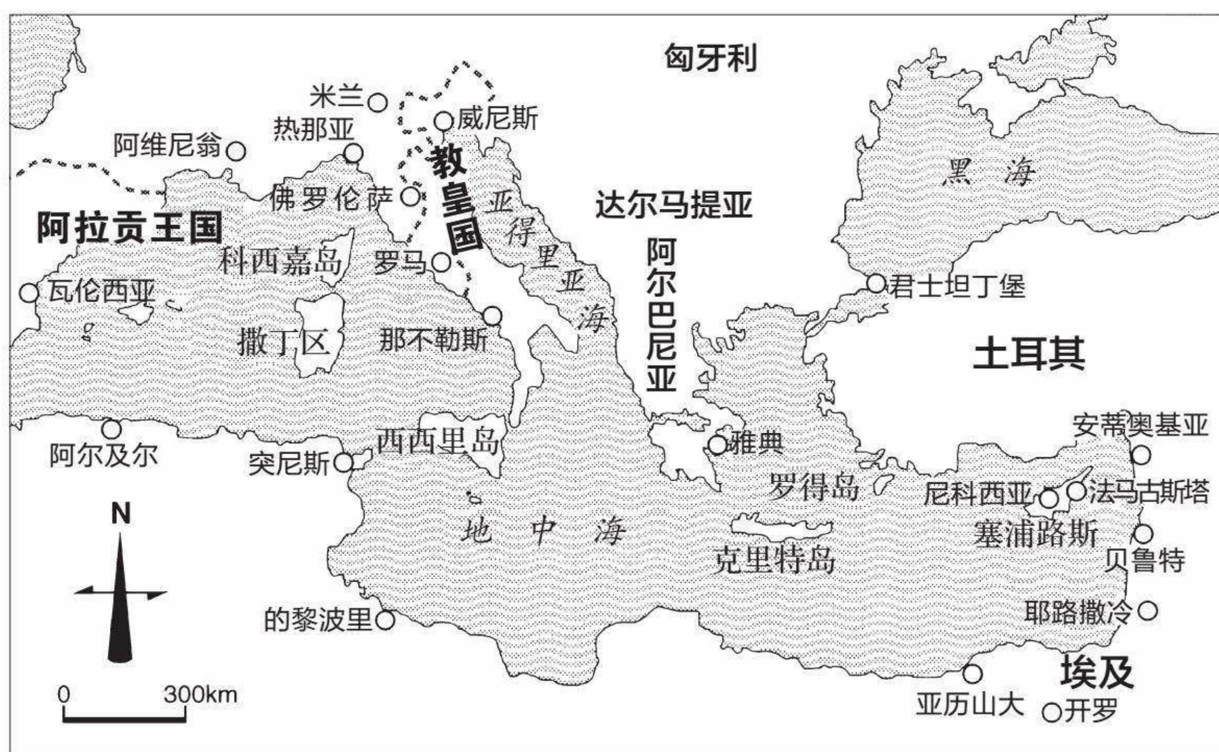
卡泰丽娜这才想起，今天是她的婚礼日。

母亲菲奥伦扎[注]进了房间。母亲与乳母好像都受到了惊吓。看着母亲进进出出，朝拿着服装与头饰进来的仆人下了无数次命令，刚满14岁的卡泰丽娜再也隐藏不住她的惊讶了。尽管如此，她还是顺从地让仆人给她化好妆，站好。她伸开两臂，一动也不动地让仆人们给她穿好衣服。在内衣的外面勒紧铁制的紧身胸衣时，她也很娴静，但在穿厚重的大马士革产的白色衣服，连乳母也不得不过来帮忙摆弄这夸张的服装时，她再也憋不住嗤嗤地笑出声来。就在衣服从头上套下去的瞬间，柔和的光芒穿透了眼前落下的厚厚绸布，让人闻到了一股上等丝绸特有的甜美芬芳。卡泰丽娜心中那颗总是非常快乐的少女心，感受到了这一切的骚动都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自豪感，这让她笑个不停。给她梳着头的乳母不知是不是因为激动的原因，将梳子卡在了头发上。她那慌慌张张的滑稽样子令卡泰丽娜又咯咯地大笑起来。

等到珍珠头饰佩戴好，梳妆打扮终于完成时，已出嫁的三个姐姐也进到房间内。母亲、姐姐们还有乳母跟仆人们围着完成新娘装的卡泰丽娜，一起发出华贵矫饰的声音，称赞她的美丽。当乳母不无骄傲地说“真像一位女王啊！”，嫁给了威尼斯一流贵族丹多洛家[注]、本多拉明家[注]和卡佩洛家[注]的姐姐们也都羡慕不已地附和着，祝福妹妹幸运地

嫁给塞浦路斯国王。

在仆人与姐姐们的簇拥下，卡泰丽娜由母亲牵着手，来到了大厅。只见在那里等待她的父亲马克身穿白貂裘皮[注]镶边的长款威尼斯贵族礼服，弟弟乔治身为家中嫡子，也披着少年人的短款斗篷，站在父亲的旁边。作为走遍地中海的巨商，常年在海上经受锻炼的这个一家之主——马克·科尔纳罗健壮的身躯里此时充满了喜悦。按照威尼斯贵族的传统，他在此迎接女儿。常年生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的威尼斯商人，为了能够在船上传递消息，养成了特有的拉长了尾音的口音，此时这个声音便将萦绕于她身边。“科尔纳罗家可是出过元首的门第，而你母亲的娘家拿骚[注]贵族也是与东罗马帝国[注]颇有渊源的家族。嫁到塞浦路斯王室的你，还接受了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养女的名誉，这样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有损于女王的称谓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地去吧。”父亲的这番话，唤起了卡泰丽娜心中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28岁年轻俊美的塞浦路斯国王，对那个有着丈夫等候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塞浦路斯淡淡的仰慕之情。



正在那时，一个跑进大厅的侍从更让沉浸于幻想中的她欣喜不已。侍从兴奋地说，威尼斯城简直就同“仙萨”[注]一般热闹。紧接着，管家恭恭敬敬地报告：“总督阁下的御用船只刚刚抵达了。”

出发的时刻到了。这艘由总督派来的御用船停靠在科尔纳罗家大门的石阶上，载着威尼斯贵族中门第最好，长得也最漂亮的40个贵妇人，她们将与卡泰丽娜一同前往举行婚礼的总督府[注]。正值早上退潮时分，运河的水位很浅，大理石的石阶下露出了绿色的苔藓。卡泰丽娜由乳母牵着手，慢慢地朝船走去。船身雕刻精致，涂成金色；船内及房檐用绯红色的毛毡装饰；船头飘扬着绣有圣马可狮子图案的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卡泰丽娜白色而弱小的身姿，就站在这艘御用船的中央。这时，御用船左右两侧的桨手们一齐将橹投入水中，一排金色的橹整整齐齐地将深绿色的水划了开来。

就像点了信号似的，在御用船的周围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贡多拉队伍也缓缓地开始在水上滑行起来。这支行驶在水面上的新娘队列不久就航行至大运河[注]，此处可以看到左边的里亚尔托桥[注]，然后向右拐弯，沿着大运河下游向河口的圣马可码头前进。为了庆祝共和国的女儿卡泰丽娜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婚礼，大运河两岸的大宅邸那些威尼斯独特式样的美丽窗口，都用垂下来的豪华挂毯华丽地装饰着。人们为了一睹华丽船队的主角卡泰丽娜的身姿，将两岸宅邸的窗口都挤得满满的。深绿色的水面上静静地驶过金色与绯红色的御用船，载着装扮美丽的贵妇人们。好似从旁照应一般，御用船前后左右都跟随着贡多拉船队，简直就像一张绚烂豪华的大型地毯覆盖在大运河的水面之上，慢慢地随波流去。

文艺复兴的时代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在财富及权势上比大

国西班牙、法国更占据优势的时代，尽管它只是一个都市国家。当然，它与其他意大利诸国如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米兰公国不能相提并论。通过统治东地中海，从10世纪左右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财富，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的手中之后，渐渐暗淡了荣光。即便如此，威尼斯也足以被美化成当时世界的宝石盒。更恰当一点儿说，15世纪是长年积攒起来的财富开始向外吐出的时期。在这个水上都市，排桨船与帆船上飘扬着绯红色旗帜，上面用金线刺绣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徽章圣马可狮子，满载着财富与力量，渐次到达又继续扬帆出航，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驶去，那里是当时被称为“东方”的莱万特海（东地中海）。当时，里亚尔托桥还不是用石头建造的，是用木头建造的；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怀疑的纯黑色的贡多拉，当时也是用金色或银色、象牙色的丝绸及刺绣装饰的，就是那样一个盛大华丽的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贡多拉之所以用纯黑色统一起来，是出于威尼斯共和国在1584年提出的一个通告。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在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不得不退出地中海统治权，因而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黑色贡多拉也许是“文艺复兴时代之花”威尼斯缓慢衰退的先兆。

突然，从圣马可钟楼传来了清澈的钟声，久久回荡于广场上空。这是通告婚礼的队伍现在正出了大运河的河口，将要抵达码头。百姓都想一睹为快，从总督府的玫瑰色墙壁外奔向码头。出了大运河，水上婚礼队伍在海洋上铺开了一面华丽的地毯般的船队，向着码头缓缓地从左面绕过去。那时，总督府的柱廊里排列着的奏乐队一齐吹响了号角。码头左右列坐的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分别身穿代表各自官职的礼服。圣马可教堂[注]的行政长官、红色长外衣的十人委员会[注]的委员们、身穿带有黑色天鹅绒领子的长外衣的元老院议员队列，还有身穿紫色长外衣的政府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些神态庄严地列坐的高官面前，14岁的卡泰丽娜身穿白色衣服，按照当时的新娘习惯将长长的金发披散于后背，走了下来。在响彻的庆祝钟声中，她在队伍的簇拥下朝总

督府大门行进。在穿过了卡尔门[注]的镀金大门时，一群白衣少女唱着歌欢迎新娘。队伍从她们中间穿过，她进门登上台阶。

当新娘进入大会议场[注]时，早已等候多时的人群中响起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壁画及天花板装饰的大会议场中，人头攒动，年代记中称人数多得几乎将大门都挤坏了。人群让开一条通道，新娘从中穿过走上台阶，元首就在正对面安坐着。然后，元首赐予她一张自己右前方的椅子。作为卡泰丽娜丈夫塞浦路斯国王的代理人，婚礼那天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被派遣至威尼斯的特使密斯特希尔，已安坐于她的对面，也就是元首的左侧。总督克里斯托福·莫罗[注]一身正装：披着用金线刺绣的披风，戴着被称为“号角”的总督礼帽。政府的高官们列坐于总督的背后。

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莫罗总督向大使递去一枚金戒指。大使作为新郎代理人，恭恭敬敬地将它戴在了卡泰丽娜的手指上。礼毕。

可是，卡泰丽娜并非就此出发去塞浦路斯岛的丈夫身边。因为塞浦路斯国王雅克[注]不久将要前来迎接她，所以她暂且返回父亲的宅邸。之后，为国王随时可能迎接她的那一天，在威尼斯利多[注]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着。可是，那一天迟迟不来，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背后活跃着威尼斯与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上的政治谋略。位于利多高地上的圣尼科洛修女院的窗口背靠威尼斯城，面向亚得里亚海，所以是最先看到船只结束地中海航海后开往威尼斯的地方。卡泰丽娜在此等待着由亚得里亚海北上而来，插着淡蓝色与银色的塞浦路斯王室旗帜的船只，一边被修女们称为“王后陛下”，一边虚度着不认识国王的日子。这种不安与焦虑的只是等待的日子，结果竟过了漫长的4年。当乳母注意到主人不再像从前一样欢笑的时候，卡泰丽娜已经到了18岁。这个年纪在当时，只要是良家女儿，就没有一个不嫁作人妻的。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

在地中海的东面，几乎与中近东国家接壤的地方中有一个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它是继西西里岛[注]、撒丁岛[注]之后的第三大岛。白色的地表上趴着橄榄树林，深邃的绿色峡谷，空气中溢出丰盈的阳光。岛的周围环绕着碧蓝色的大海与击打岩壁四溅的白色浪花。古希腊人将这座美丽的岛屿视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注]的诞生地。

如果有哪位读者想要通过比较近期的书籍正确了解塞浦路斯历史的话，我想您只要阅读乔治·希尔的《塞浦路斯岛的历史》[注]这本书就足够了。这本书撰写了塞浦路斯自创建至1571年的历史，即塞浦路斯从威尼斯的手中到最后沦为土耳其殖民地那年止。

可是，在此我并不想像希尔的书那样做精准的学术性的历史叙述。我想选用的是威尼斯历史学家马利皮埃罗的书，尽管他有一点儿历史事实叙述的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因为这本用威尼斯方言记载的年代记作者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与这一章的女主角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是同时代的人物。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作为元老院议员，同时还担任了海军要职，理应精通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最后，在他那部至今都被认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年代记》（Annals）中所体现出来的他那冷静而严峻的观点，可以视为当时富有教养的威尼斯人的典范。根据这些理由，我想马利皮埃罗的书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角之一的威尼斯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东方的。

《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

“我觉得在此叙述从前的人所写的基督诞生之前的塞浦路斯岛王国的历史有点儿多余……所以，我决定只写在古代人所写的东西中看不到

的却被人们记忆，留下来的东西。

“塞浦路斯岛将信仰改变成基督教的事情，根据古代的记录，那是通过手持圣马太[注]抄写的《圣经》的圣巴拿巴使徒[注]的传教。此后，过去了很多年，该岛连续17年深受大旱之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后漫长的36年中，该岛成了无人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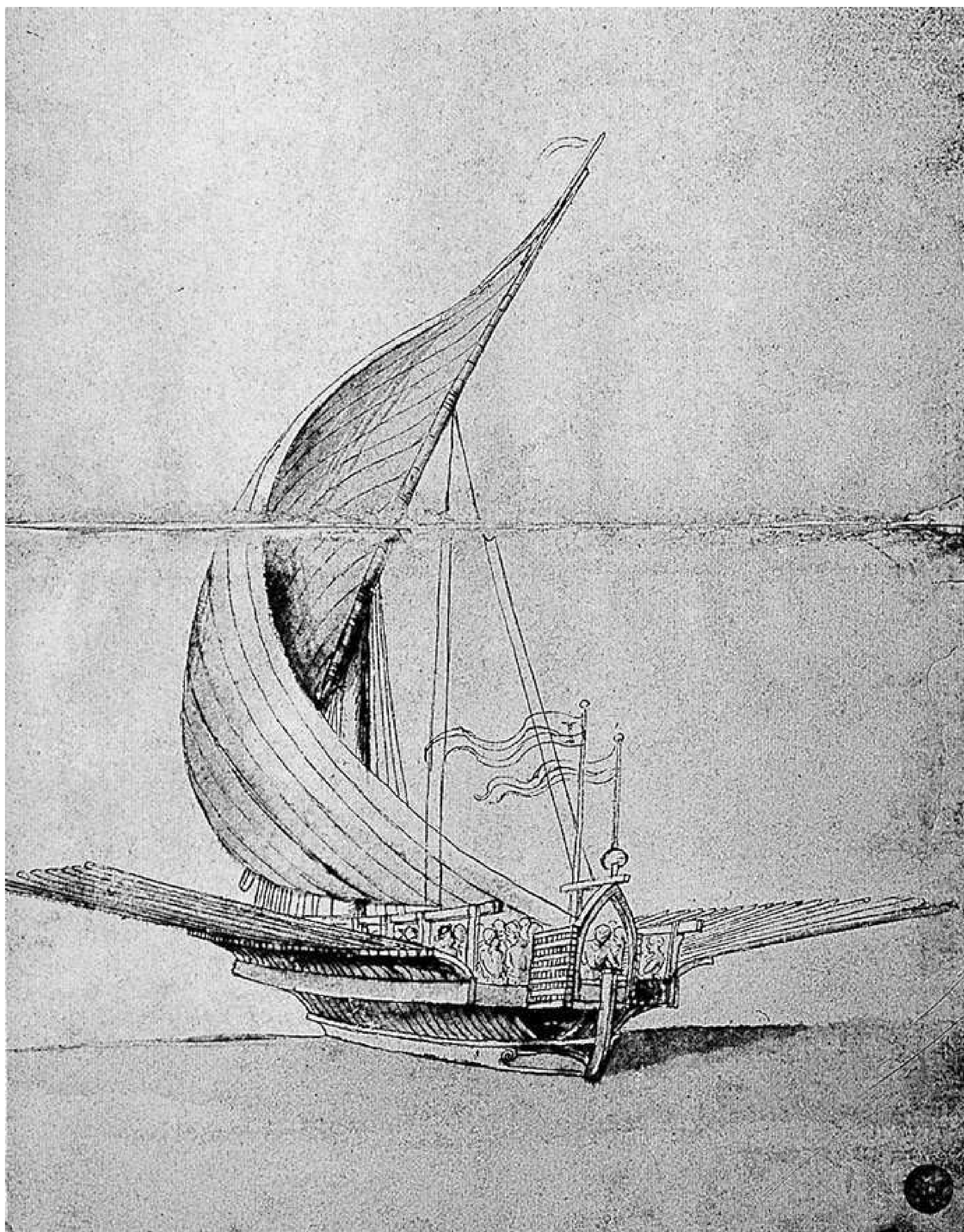
“在君士坦丁大帝[注]的时代，大帝的母后海伦娜[注]在耶路撒冷发现了我们神圣守护者（基督）的神圣十字架，她在归途中路过塞浦路斯岛马佐特地方的巴西罗伯特莫，在那里的奥林匹斯山[注]上建造起教堂。那座山现在也还被称为‘十字架山’（Monte della Croce）。母后将这座教堂中的神圣十字架的木头收起了一片。从那时起，下起了雨。于是，离开岛屿的人们都回来了，接着，其他人也回到了岛上。可是，海盗带来了灾难，于是人们跑到君士坦丁大帝那里，请求他派给他们一个能够保护岛屿的统治者。皇帝赐予了一个贵族公爵的地位，派遣他与很多‘斯特拉迪奥提’（即希腊骑士）一同来到岛上。他们的家族也跟随着来到此地。为了维持这些‘斯特拉迪奥提’，向岛民征收租税……从这时起，塞浦路斯在公爵及其家族、东罗马帝国皇帝之下被统治了880年。这一统治一直延续到1190年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德[注]来到岛上为止。英国国王本来是前往援助耶路撒冷国王古易顿的，可是，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所以理查德国王决定攻击塞浦路斯的统治者伊萨克。[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伊萨克曾经抓住了王后与国王的妹妹，意图侮辱她们。国王从利马索尔[注]港口上岸，在这里与伊萨克进行了战斗。战胜的“狮心王”理查德从此成为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可是，他立刻将岛屿卖给了圣殿骑士团。骑士团一开始的时候统治还算顺利，但最后却以惨淡收尾。

“当时骑士团非常辛苦地统治了岛屿约一年，最后因为与塞浦路斯的岛民发生了争执而被杀死了大部分，流血事件还波及了岛民。无奈之下，骑士团放弃了统治，离开了岛屿。他们将岛屿以10万达克特卖给了吕西尼昂家族的居伊[注]，因为居伊在这之前刚刚失去了耶路撒冷的领

地。从他开始，塞浦路斯王国诞生了第一位拉丁人统治者。他将自己的宫廷与耶路撒冷众多的拉丁人贵族一起移居此地。在这之后，他又活了三年。在他死后，1194年由弟弟阿尔梅里克继承了王位。阿尔梅里克是一个相当威严的男人，在这个男人的统治下，岛屿的情况转好……他向教廷申请，认可从此以后的塞浦路斯将成为一个王国，其统治者为国王。这一申请得到了批准，他戴上了王冠。过了不久，他迎娶了拥有耶路撒冷女王称号的伊莎贝拉作为王后，由此他也获得了耶路撒冷的王号。他是第二个拉丁人统治者，第一个拉丁人国王，统治了15年。在他死后，由儿子乌格继承王位并承袭了耶路撒冷的王号，又统治了13年。其后，乌格的儿子恩里克继承了王位，但他14岁就死了，没有留下继承人，所以母亲的表兄安提阿[注]的贵公子乌格来到塞浦路斯，当了国王……（1285——1361，延续了三个国王的统治。）

“接着，他的儿子、绰号为‘valente’（葡萄牙语，意为“勇敢的”）皮埃罗当上了国王。在他统治的时代，塞浦路斯很繁荣，法马古斯塔[注]港口居住了众多人口，城市变得漂亮起来。塞浦路斯开始了大买卖，与叙利亚也开始了贸易。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一个居住于法马古斯塔的叙利亚人通过贝鲁特航线的商业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收益的一部分在法马古斯塔建造了圣皮埃罗·保罗教堂。这个教堂被认为是最美丽的教堂，至今依旧用作野燕麦（Avena fatua）的仓库，但不知他是出于何种善心而建造的。这个皮埃罗国王针对不信任他的人组建了一个军队，很快又召集了岛内诸多勇敢的骑士，排桨船、商船等各种船只有100多艘。国王率领他们征服掠夺了亚历山大[注]，又征服掠夺了叙利亚一带靠近海岸的土地以及土耳其的土地。在实施了这么多伟大的事业之后，国王前往罗马。国王在罗马期间，将塞浦路斯的管理交给了洛卡斯伯爵，可是他背叛了国王的信任。国王得知了他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王后艾莱诺拉同谋的事情。国王回到塞浦路斯后召集了贵族审判所，按照国家的法律，对向国王宣誓了忠诚却伤害了其尊严的洛卡斯伯爵问罪。虽然他对自己的所有物——王后已经判处了苦役之刑，但是贵族审判所却判

定伯爵无罪，反而将通知了这件事的国王的执事判定为有罪。国王心里非常生气，对塞浦路斯人变得非常残酷，并侮辱了他们及他们的女人。国王派人建造了一所极其残酷的监狱，用于对塞浦路斯人的报复。岛民们不能就这般地顺从暴君，他们策划了阴谋，将国王杀死了……可是，从这时起，塞浦路斯的实力开始衰退了。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贵族审判所下达了不恰当的判决。



排桨船（拉斐尔的素描）

“在国王皮埃罗之后，儿子佩林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11年。母后艾莱诺拉将法马古斯塔港交给了热那亚人，他们在那里榨取了塞浦路斯的巨大财富。她还送给热那亚人用6艘排桨船装着的金银珠宝。可是，根据神的裁判，这些排桨船在航海的途中沉入了大海……就这样，热那亚人大约统治了法马古斯塔90年。与他们作战的皮埃罗国王的弟弟雅克·路金亚诺成了俘虏。

“在他被俘于热那亚期间，佩林国王死了。于是，塞浦路斯的家臣们准备选一个新国王。他们仔细考虑的结果就是将正统的王位继承者雅克从热那亚召回。雅克作为塞浦路斯国王回来的时候，以交付热那亚人法马古斯塔及其周围2莱加（约10公里）为条件。

“这个国王雅克一世大约统治了20年，他完成了与热那亚人战役中几乎被毁尽的岛屿重建。他还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尼科西亚[注]城塞，在城塞中修建了一座宫殿。1399年，他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伊亚诺斯。这个国王统治初期还是很好的，可是，后来岛屿遭遇了旱灾、蝗虫灾害、鼠疫之磨难。最后，苏丹挑起了战争。苏丹用大舰队将大批马穆鲁克人[注]送到了塞浦路斯。他们上了岛，在巴西罗伯特莫与国王的军队进行了战斗。国王战败，成了俘虏，1426年被送往开罗。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马穆鲁克人奔走于全岛，在烧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之后才离开。国王必须支付赎金，除了一次性支付的数十万达克特之外，每年还要交付地租，这个地租一直延续至今日。国王终于回到了岛上，而后，在1432年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乔凡尼[注]，他娶了希腊的海莲娜[注]为妻子。这个专制君主的女儿与国王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夏洛特[注]。这个国王的女儿与表哥萨沃亚[注]公爵的儿子贵公子路易[注]结了婚。乔凡尼国王去世的时候，路易公爵当上了国王，那是1460年的事情。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庶出的王子（即雅克二世）。这个男人篡夺了路易公爵的王位，之后统治了岛屿12年。他拥有英俊的容貌、强健而高大的身体。虽然从其力量及智慧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人，但他运气很好，眨眼间就获得了王冠……”

马利皮埃罗的《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到这儿才刚刚触及本卷的主题。从妹妹及其丈夫的手中夺取王位并拥有英俊容貌的这个男人，正是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结婚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年代记》中记述了在这之后年轻而大胆的国王雅克，被夹在大国威尼斯共和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境遇。威尼斯为了维护在地中海的现行制海权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土耳其则为了与这样的威尼斯分庭抗礼而开始了在地中海的可怕行动。雅克二世是如何守护一个小国塞浦路斯的独立的；他死后，作为遗孀的王后卡泰丽娜统治了动荡的15年；在威尼斯巧妙的外交下，塞浦路斯最终被并入威尼斯的过程；被禁止离开岛屿的王后后来的生活……《年代记》就这样一直写到1495年。

“私生子雅克”

“私生子雅克”，这是塞浦路斯的岛民带有亲切感情称呼成为卡泰丽娜丈夫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的绰号。出身于法国波尔托十字军骑士的名门、吕西尼昂家族的他，成了最后的国王。

1458年，乔凡尼国王在指定了下任王位继承人为女儿夏洛特之后死了。夏洛特当时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与葡萄牙王子结了婚，丈夫已经去世了。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儿子。当时18岁的这个儿子富有年轻人的朝气，大胆而聪明，国王也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但是父王也察觉到他那非同一般的野心，为了避免嫡出的女儿在继承王位时发生纠纷，他生前安排了这个庶出的儿子雅克担任尼科西亚（Nicosia）大主教。他认为，如果能够保证雅克在宗教界飞黄腾达，那么可能就不会触

动他对王冠的野心。

继承了王位的夏洛特对身边这个虽说是庶出但比她大两岁的野心家哥哥感到深深的不安。那个时候，她已经定了与表哥萨沃亚家族的路易的婚事。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她继承王位之后立刻下令逮捕哥哥。可是，这个18岁的大胆青年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雅克在6个非常亲密的家臣陪伴下，他们也是跟他同年代的朋友，在深夜里悄悄地翻过了尼科西亚的城墙。只有雅克一个人是骑着马的，其他6个人都是徒步逃跑到海边。黎明前，一艘小船载着这7个大胆无畏的开朗青年离开了岛屿。哥哥逃脱几天后，夏洛特通过来自开罗的商人得知，雅克与家臣们在经过了亚历山大后前往开罗与苏丹会面。

那个时候，雅克在苏丹的面前做了一番长篇演讲。

“按照塞浦路斯王室的历史，比起女人继承王位，虽然是庶出但是年长的男人的我，成为国王才更合情合理。而且，塞浦路斯与埃及很近，允许法国人国王（指路易）来做塞浦路斯的国王。我想对于埃及的苏丹来说，这绝不是聪明的方式。如果我坐上了王位，我保证永远与埃及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有一天我破坏了这一约定，就算让我在基督教教会的祭坛上强奸犹太女人，我也不会拒绝的。”

这番话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他巧妙地博得了苏丹的同感与同情。当时的埃及正是马穆鲁克王朝的时代。记录中写道，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苏丹对这位塞浦路斯国王的私生子——从前十字军骑士的后裔，而且是天主教教会的大主教——的极端异教徒的言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最后他断言说，可以强奸而且是在教堂神圣的祭坛之上强奸犹太女人——那是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哪怕只是碰到一点儿就会觉得受到玷污的犹太女人。苏丹一边大笑着，一边从椅子上站起，走到他的面前。苏丹将这个青年称为自己的儿子，甚至在开罗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给予了非同一般的厚待。此外还约定，他将登上塞浦路斯帮助雅克实现野心，将王位从妹妹的手中夺过来。

在此，我必须要说明的是，雅克主张基督教王国的王权。为了获得这一认可，他为什么找到了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苏丹？尽管地理上来说比较接近。当然，他作为塞浦路斯人，必须考虑到塞浦路斯所处的历史及地理的情况。即因为每年持续向埃及的苏丹缴纳地租，所以不知从何时起，苏丹在塞浦路斯岛内的权威变得高大起来，现在塞浦路斯已经处于不能忽视埃及的想法的处境了。另外，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埃及是除了波斯之外地理上最接近的强国。可是，雅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非基督教式行动，还有别的原因。天主教的教义——那才是雅克真正的敌人。如前所述，可以从雅克的语言中看出这一点。

首先，雅克在苏丹的面前称自己为男人。这种说法在大多数记录和年代记中都有所记载。他说自己虽然是庶出，但是个男人；男人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的。也许他的这一主张是符合规律的，但并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并不承认庶子，只承认向神发誓、由神认可的正式结合而生下的嫡子。按照这一观念，庶子只是罪恶结合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要被赐封为神的仆人——骑士称号，第一项资格就必须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不具有成为骑士资格的庶子，竟要继承骑士地位之上的王位，这在天主教教义中是荒唐的事。无论是幼子还是女人，只要是神认可的正式婚生的嫡子，就具有正统继承权。可是，在伊斯兰教徒的世界里并不这么认为，女人也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在没有嫡出的男子的情况下，庶出的男子也具有继承权。雅克虽然在事实上身为王子，但并没有正式加入户籍，所以被称为私生子。他之所以向异教徒苏丹寻求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其次，天主教教义即罗马教会不承认他的权利，那么他就不能获得其他基督教国家君主的认可。这是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神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托付给了教皇。皇帝及国王们具有保护神所认可的国内教徒的义务。所以，皇帝或国王首先必须获得神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教皇的认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所以由教皇举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教皇将皇帝或国王、贵族等一国的统治者逐出教籍，那么，那

个国家的人民则不再有义务服从这个统治者。这是因为，作为基督徒的国民只有义务服从教皇这个神的代理人认可的统治者。当时凌驾于统治者之上的天主教教会的武器——逐出教籍——的威力就在此处。根据二者的这一关系，即教皇与皇帝及其他统治者之间的纠纷关系，正是中世纪后期使得欧洲发生动摇的皇帝派对教皇派长期斗争的历史。

此处所示的是天主教世界，没有年轻的雅克插入野心的余地。因为他是神不认可的因罪恶结合而生下的庶子，所以教会也不会承认其正统性。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由教会认可其权威的基督教国家君主们的否定。这使得曾经的十字军骑士后裔雅克在祖先的敌人、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中寻求理解自己主张的对象。只是，以庶子的身份却可以就任大主教职位，有趣地体现出天主教教会灵活的现实性。

即便如此，基督教诸国之中的意大利都市国家默认了雅克的野心。因为比起天主教教义来说，意大利认为享受自己现世的权利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成为国王之后的雅克脱离了伊斯兰教徒之国而想要依附于基督教国家之时，他选取了意大利。自己的祖先吕西尼昂家族明明是法国血统，他却选择了意大利，而且是意大利中以现实性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共和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直奔其现实性而去。与雅克的策略相反，嫡出的夏洛特后来被逐出塞浦路斯的时候，先是向罗兹岛[注]上的罗兹骑士团，而后又向罗马教廷寻求帮助。

1459年，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次子路易结婚。

1460年，在开罗的苏丹宫廷内，每日尽情享受迷人日子的雅克其实并没有沉溺于其中，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的到来，也一定没有疏忽夏洛特的新丈夫路易在塞浦路斯岛内不受拥戴的情况。

然后，到了9月，他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大大小小80艘船满载着马

穆鲁克士兵，从亚历山大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得到苏丹援助的雅克的指挥下，4年内战开始了。雅克已经20岁了。他一登上塞浦路斯岛，就对两年前自己逃出塞浦路斯时就跟随着的那6个家臣委以重任，对其中一个名叫弗拉·朱利亚诺的僧侣授予了自己放弃的尼科西亚大主教的职位。

1461年，眼见形势不利的夏洛特逃出了塞浦路斯岛，经过罗兹岛后，前往罗马向教皇请求援助。丈夫路易也逃出了岛，但没有与妻子同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萨沃亚。他此生再也没有见到妻子，终老于此地。如此，全岛几乎都归于雅克的统治之下，只有藏匿于地处岛屿的叙利亚一侧的塞浦路斯第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港的热那亚人持续了抵抗。等到1464年8月这个地方也沦陷后，内战才终于结束了。岛民们带有亲切感情称呼的年轻的“私生子雅克”成功地将王位收入囊中。

成为塞浦路斯国王的24岁的雅克，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王冠的分量，就不得不面对诸多难题。首先，是从祖父那代起就向埃及的苏丹缴纳5000达克特地租。不惜予以帮助他实现野心的苏丹也没有开口说“你可以不用再缴纳地租了”。其次，这个祖父成为俘虏的时候需要支付的赎金，是向当时在塞浦路斯经商的威尼斯人借来的。这笔钱款非但没有偿还，还常常拖欠利息。理所当然地，执塞浦路斯经济牛耳的正是国王的债权者威尼斯商人。

从前，威尼斯商人的仇敌热那亚商人的势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差不多控制了法马古斯塔港。可是，国王自己在内乱中成功地将抵抗的热那亚人从法马古斯塔港赶了出去；他们的祖国热那亚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相比，内政不稳，因而没有余力去援助身处殖民地的本国国民。所以，现在热那亚商人也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问题集中于如何应对威尼斯商人，并且是针对其中势力最强的科尔纳罗家族。塞浦路斯王室的最大债权者是塞浦路斯岛内最大的砂糖园经营者威尼斯人科尔纳罗，这个科尔纳罗是卡泰丽娜的伯父

安德烈。安德烈·科尔纳罗的背后是当时号称莱万特（Levante）海上最强的海军势力的威尼斯共和国，而可怕的土耳其正开始威胁这个莱万特海的王者威尼斯。对于年轻的国王雅克与小国塞浦路斯来说，即将开始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决定了此后塞浦路斯的历史。

莱万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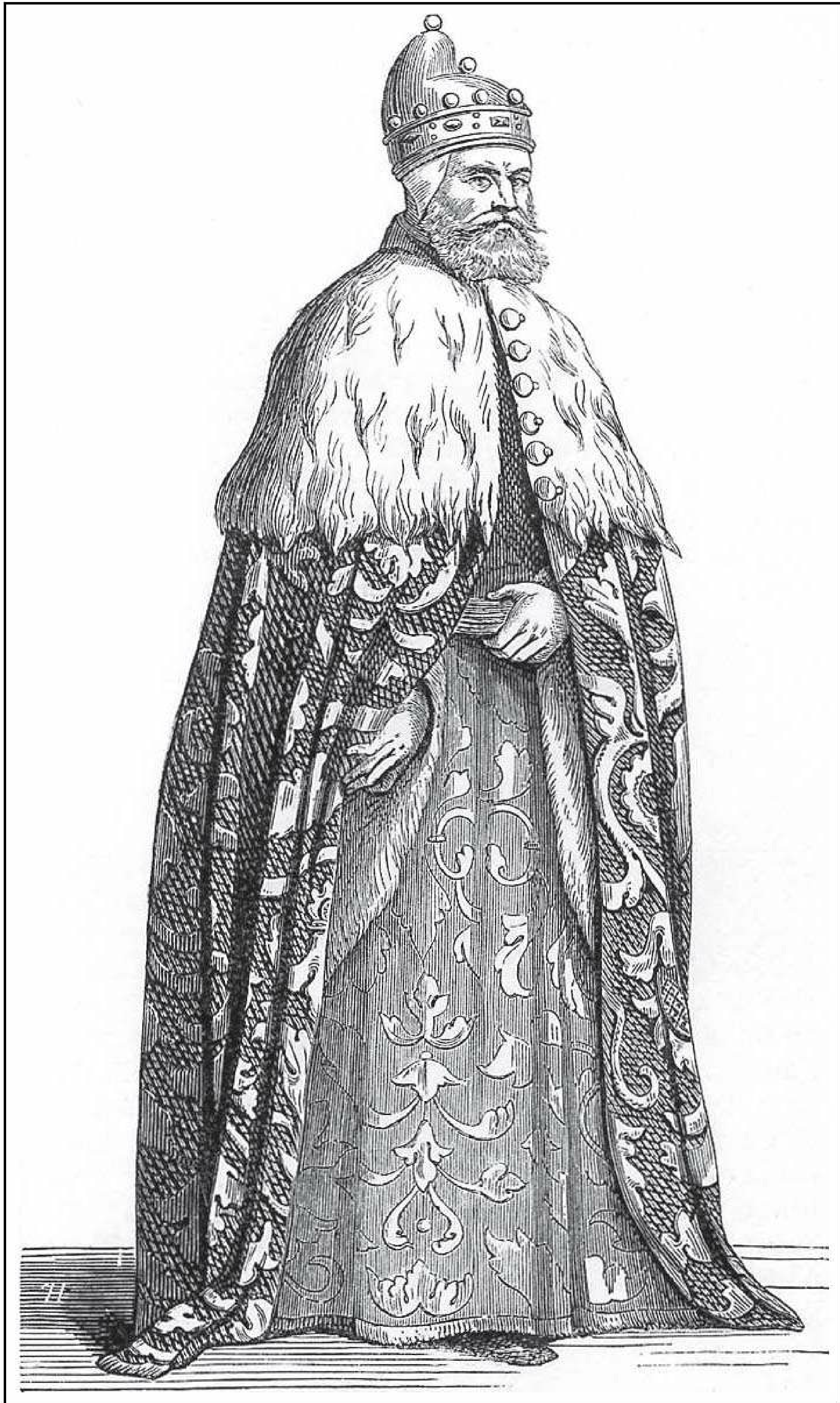
对于从1460年至1464年间“私生子雅克”强行夺取王位事件，威尼斯共和国在表面上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静观形势的发展，所以没有伸手援助被赶出塞浦路斯的夏洛特女王。在从罗兹岛前往罗马的途中，夏洛特的船受到了威尼斯海盗的袭击，全身被剥得精光。对于她的抗议，共和国只是官方表示了遗憾之意。同样，他们也没有帮助新国王雅克，只不过对这个青年的大胆气概好像抱有不小的好感。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目的的人是比较宽容的。当初同夏洛特联手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后来投奔到雅克的门下，共和国对此是默认的。对于严重监视着本国在海外的商人们行动的威尼斯来说，默认即意味着认可。只不过，当时以务实的政治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对这个私生子国王的认可并非单纯地持有好感，冷静的计算才是这个共和国行动的根基。

首先，夏洛特再婚的对象是出身于萨沃亚公爵家的路易公爵，萨沃亚家族通过女儿伯纳斯与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父亲）的婚姻，与米兰公国成为亲戚。而地中海的威尼斯的仇敌热那亚，当时属于米兰公国的领地。虽说夏洛特下台，被赶出了法马古斯塔港，但是萨沃亚、斯福尔扎两个家族的野心是想通过现今依旧拥有不小势力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热那亚商人重新拿回塞浦路斯，从而获得在地中海贸易中的踏板。夏洛特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任何借口，这令威尼

斯感到十分幸运。况且，雅克的后盾是开罗的苏丹。对于与埃及保有良好贸易关系的威尼斯来说，夏洛特所寻求援助的、承认她权力的罗马教会及米兰公国，那些国家与威尼斯在经济贸易上往来甚少，所以威尼斯更重视与地中海贸易中的商业对手埃及搞好关系，因此才认可了私生子雅克的王权。

但是，雅克也不能将注意力都放在欧洲的形势上，东地中海那个时候突然变得骚动起来，因为土耳其将其首都迁移至君士坦丁堡后，渐渐显露出对希腊诸岛的野心。他不得不对被伊斯兰教徒们包围着的塞浦路斯的未来担心起来。1466年的秋天，他派遣特使到威尼斯，传达了以下事项：1.对土耳其提出联盟建议；2.对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商人提供特权保证；3.请求对自己的婚姻提出建议。

对此，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在11月11日对特使做了如下答复：接受国王的提议，为达成对抗土耳其的联盟，将提供6艘排桨船及500匹马。另外，在国法上正式认可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经济上及司法上享有特权。关于第三点，则建议与东罗马帝国的后裔托马索·帕莱奥洛戈的女儿结婚。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威尼斯还没有考虑到让国王与威尼斯的女人结婚的事情。



翌年，上面的前两项都付诸实践。而第三项，对于结婚的事情，国王心中尚未做出决定。可是，一个没有预想到的建议却促成了婚事。那是当时在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中与国王最为亲近，而经济上亦具有强大势力的安德烈·科尔纳罗提出的。他向国王提议，国王的结婚对象可以考虑自己的侄女卡泰丽娜。承诺的好处是：将自己与自己的弟弟即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两人此前借给王室的钱款纳入赠给侄女的10万达克特陪嫁金之中。一个贵族子女之所以能够破例有这么高的陪嫁金，其原因正在于此。

可是，接受了提议的国王被吸引的是下面这一点。安德烈·科尔纳罗将自己的意向汇报给祖国威尼斯政府，威尼斯表示这个婚姻是促进应对塞浦路斯政策的好机会。于是，将新娘卡泰丽娜收为共和国的养女。由此，元老院决议，成为姻戚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后具有对付外敌、保护塞浦路斯王国的义务。至此，雅克国王也不得不下决断了。在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面前，小国塞浦路斯王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安全委身于某个大国。1468年的春天，国王派特使密斯特希尔去威尼斯，让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举行婚礼。7月30日，总督列席，举行了仪式。

至此，故事才刚刚回到本章开头的婚礼的场面。作为共和国的养女嫁给塞浦路斯国王的卡泰丽娜的豪华婚礼背后具有上述如此复杂的情况，这是充满了自豪的喜悦而且十分年轻的她所完全不了解的。

一年过去了。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丈夫的卡泰丽娜，没有收到一封塞浦路斯的来信。那是因为身处塞浦路斯的雅克国王对这个婚姻的关心开始淡漠的缘故。国王看到岛内的威尼斯人突然腰杆子硬了起来而体味到塞浦路斯的独立性受到了侵犯的威胁，这是一种在以往的

经济统治之上又触及了其王权势力而带来的权力危机感。再加上现在执掌塞浦路斯宫廷的国王直属的家臣们，也就是当初跟随雅克的那6个家臣都出身于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加泰罗尼亚，他们显然也不愿见到岛内威尼斯人的势力壮大。

留意到国王对于威尼斯的不安以及家臣们的敌忾心的，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那不勒斯也清楚塞浦路斯岛作为莱万特贸易据点的重要性，所以那不勒斯想在热那亚衰败之时取代独占莱万特贸易的威尼斯势力。对于在爱琴海上的威尼斯战役中获胜的土耳其苏丹，那不勒斯国王送去了祝贺战胜的信函，甚至还写道，那不勒斯可以从陆上进攻威尼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通过塞浦路斯国王的那6个家臣中的一个——那不勒斯人利佐·德·马林，偷偷地向国王雅克提议与阿拉贡家族的王室女儿结婚。

那不勒斯的这些举动，不可能逃过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威尼斯情报网的耳目。在察觉到这些信息后，1469年5月18日，威尼斯向塞浦路斯国王递交了对其不履行结婚的抗议，称国王对待共和国养女的冷淡态度可视为针对共和国的行为。

国王对这份抗议的回信，至今都没有人发现。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乔治及弗洛里奥·布斯特隆（Florio Bustron），对此都没有提及。也许，国王对那不勒斯有相应的计划，所以对这封抗议信忽视不管吧。婚礼如果没有实际举行的话，按照天主教教义，可以通过解释的方式认定为婚约无效。

可是，莱万特海形势的紧迫性越来越严重了。1453年，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沦陷而灭亡，这对欧洲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不安。在他们尚未从中恢复过来的1470年，雅典附近的内格罗蓬特公国[注]最终也落入土耳其的手中。虽然靠近陆地，但是内格罗蓬特岛的沦陷显示出陆军国家土耳其具有真正的海军实力。这对迄今为止掌控了莱万特

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受到巨大冲击的重大事件。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莱万特海上的政治与外交，从这一年起发生了变化。

因内格罗蓬特沦陷而受到打击的，并非只有将该岛作为本国海军基地的威尼斯。异教徒袭击过后不久，意大利诸国就觉得要团结起来。那不勒斯送给威尼斯海军10艘排桨船以作为援助。但同以往一样，意大利诸国的团结仅仅以迹象就告终了。那一年的12月，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再加上罗马教廷理应结成的对土同盟，也在不知不觉间不了了之。意大利诸国间非同一般的竞争意识，也使得这次同盟不能实现。唯有威尼斯，依旧被置于应对土耳其的正前方。

占领君士坦丁堡，称霸希腊诸岛，再加上这次内格罗蓬特的沦陷，土耳其迈向霸权的稳健步伐，对于在地理上相当于基督教国家最前线的塞浦路斯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不得不改变以往在威尼斯与那不勒斯之间权衡利弊的政策。站在十字路口的他，基于莱万特海域的既存势力而选择了威尼斯。1471年的春天，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重新提议建立对土同盟，并赠送了塞浦路斯的特产砂糖。接着，在翌年夏天，国王派特使去威尼斯迎接妻子来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特使因此事抵达威尼斯的时候，9月19日，威尼斯政府在接受国王的这一提议之上，向国王做出了如下官方答复：他们获得了土耳其正在为达达尼尔海峡[注]大海战做准备的情报，所以，让塞浦路斯所有的排桨船做好在冬天应战的准备，并将在翌年春天与威尼斯舰队合并，还计划从那不勒斯、罗马送来战舰。此外，任命特使安德烈·布拉加丁为王后卡泰丽娜的塞浦路斯随行者。布拉加丁特使不仅具有护送王后到塞浦路斯的任务，还要在航路途中顺道去罗兹岛，对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下达彻底执行对抗土耳其的命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感受到身边土耳其威胁的威尼斯对此做出了慎重的考虑。

1472年9月26日，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从婚礼那天起，过去了4年的岁月。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只是等待丈夫邀请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漫长的4年。虽被人尊敬地称为王后，但没有一个人比她自己更能体会在那样被称呼的身躯里所感受到的空虚。她也一定感到了被丈夫遗忘的妻子的不安与焦虑。一切都在她这个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着。关于她的这4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年代记作者们都没有提及一句。她不仅是被丈夫遗忘，也被所有人遗忘了。出航之日，曾经记录了4年前那场豪华婚礼的年代记作者们再次让卡泰丽娜登上了舞台。

这一天，为了送别前往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威尼斯总督在威尼斯政府的高官及贵族们的陪伴下，从圣马可码头一直来到了利多。来自塞浦路斯的三艘排桨船与威尼斯的四艘排桨船正在利多港忙碌地准备出航，这是跟随王后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舰队。各船的桅杆上已经准备好要升起的帆，可以随时扬帆起航。船长及乘务组全员各就其位，射手排列于船的栏杆处，领航员站在船头，舵手也站在其位，桨手每三人一列，各自的手里握好了橹。这个队伍一共有23列。在总督及全员站在港口的目送中，卡泰丽娜在布拉加丁的服侍下上了船。桨手们将橹摆成水平，长达7米的橹阵，从船的两侧一齐伸出的样子就像一只瞬间飞起的大鸟。而下一个瞬间，橹阵一齐沉入水面，桨手们开始有节奏地切割水面，7艘排桨船就这样渐次出了港。一离开港口，桨手便放慢了划桨，慢慢地鼓着风的帆高高扬起。船队眼看着加快了船速，南下亚得里亚海。

同15世纪时向着莱万特海出航的其他众多排桨船队一般，乘载卡泰丽娜的这支船队也沿着威尼斯船队常用的航线。从威尼斯出港的船队，首先停泊于当时属于威尼斯领地，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伊斯特拉半岛（Istria）的普拉（Pola）。在那里装载好水及食物后，从达尔马提亚

（Dalmazia）沿岸而下，到斯巴拉托（Spalato）再次补给水与食物。下一个停泊港是科孚岛（Corfù），在这里与其他威尼斯商船队会合，也是为了防备海盗而组成一个大船队，离开亚得里亚海后终于进入地中海。在下一个停泊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南端的摩德纳，大船队相互告别，各自奔赴目的地。军船队前往克里特岛（Crete），一些商船队回到爱琴海前往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船继续开往黑海的诸城市。其他的商船队在通过克里特岛之后前往叙利亚以及埃及。

卡泰丽娜的船队在摩德纳与其他船队告别后向东航行，这是为了去一下罗兹岛。在停靠罗兹岛的数日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大使们，与该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会面，商谈了土耳其对策。在这一站结束之后，船队开往贝鲁特，从贝鲁特到塞浦路斯的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只有几日的航程。

在长达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当船队抵达塞浦路斯岛时，本国威尼斯已经到了海风逐渐变凉的时候。这是出航在外的商船队为了在本国度过寒冬，满载着东方的奇珍异宝陆陆续续回到威尼斯的季节。冲着这些商船，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们带来购买商品的金袋与用来售卖的本国特产，一下子琳琅满目地出现在威尼斯城里，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那一带呈现出异国风情的热闹，也是在这个时候。可是，在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充足的阳光依旧将空气熏染得暖洋洋。

在塞浦路斯举全岛之力的盛大欢迎之中，抵达法马古斯塔港的卡泰丽娜接受了国王的迎接。当她通过铺上了金色毛毡的栈桥后，第一次站在塞浦路斯的土地上。聚集于港口的塞浦路斯岛民们情不自禁地感叹：“阿佛洛狄忒回到岛上了！”那天的卡泰丽娜美丽极了。比中等身材还要矮一点儿的她，乳白色的肌肤、丰腴得快要溢出来的体态；一头当时被称为威尼斯式金发、被太阳晒成亚麻色的长发；熠熠生辉的黑眼睛，让人联想到希腊人血统的高鼻梁的脸庞；再加上安详的举止，具有

当时吸引男人们眼睛的威尼斯女人的典型美。她从法马古斯塔港前往位于岛屿内陆的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并在那里举行了正式的王后加冕仪式。由32岁的魁梧丈夫守护着，完全忘记了4年等待之苦的卡泰丽娜在这块土地上，认识了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与表哥马克·本博。这让她觉得很有信心。可是，处于幸福巅峰的卡泰丽娜心里唯一觉得黯淡的就是，她看到了庶出的孩子们：在丈夫身边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那只不过是很小的阴影罢了。虽然她从当时的大都会威尼斯迁移至小国塞浦路斯，但是“东方”又是另外一个文化圈。基督教国家的塞浦路斯岛是一座混杂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古老而充满了甜美官能色彩的漂浮于地中海上的岛屿。

法马古斯塔之乱

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第二年的夏天慢慢地来到了。还有几个月，卡泰丽娜就要过完她在地中海的第一年生活。可是，岛外的莱万特海的风浪并不见平息的迹象。土耳其、佩鲁贾、埃及、威尼斯、那不勒斯，还有其他国家也纠缠不清——各地战役，而后缔结和平条约——总是交换着对象进行着。固定的敌对关系大约只有威尼斯对土耳其，其他诸国则随意地更换敌人与同伴，处于一会儿争斗、一会儿和好的状态。

塞浦路斯感到越来越不能作为的形势。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承认雅克王位的，除了对于基督教国家塞浦路斯来说本应是敌人的土耳其、佩鲁贾、埃及，也就只有威尼斯了。前女王夏洛特的丈夫的老家萨沃亚公国及其亲族米兰公国，理所当然的是反雅克的急先锋，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针对土耳其甚至准备组建十字军的庇护二

世之下的罗马教廷，断然拒绝承认他这个国王。不仅如此，还厚待前来罗马寻求援助的夏洛特，尽力助其复归王位。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都追随罗马的这一态度。塞浦路斯的王冠晃晃悠悠，只靠雅克的才能与势力支撑着。岛外与岛内都是如此。

可是，让这种微妙的均衡在一瞬间崩溃的时刻来了。7月7日，因为病名不清的急病，国王雅克二世死了，年仅33岁。关于国王所患病名，在塞浦路斯人记载的年代记与威尼斯的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一句话，只有拿巴杰洛写下的“Flusso di ventre”，直译就是“从腹部流出”。我们无法知道这在今日属于什么病。关于国王的猝死，虽然有传言说是夏洛特派的毒杀，但那只是单纯的流言，没有任何证据。可是，在这种局势不稳之中的国王之死，成为针对塞浦路斯的阴谋与煽动的导火索。而这对于威尼斯来说，意味着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绝好时期到来了。因为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土耳其帝国之际，塞浦路斯越来越具有军事及商业的意义。

婚后尚不足一年便失去了丈夫的卡泰丽娜，那时候已经怀孕7个月了。国王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如果卡泰丽娜生下的孩子是男孩儿，那么将由他来继承王位；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儿或者死亡，那么王位继承权由两个庶出的男孩儿中的年长者获得；如果他们都死了，王位由吕西尼昂家族中与国王雅克关系相近者继承。在上述任何情况中，王后卡泰丽娜至死都保有塞浦路斯主首[注]的权力。”在这之后，国王的遗嘱还记载了指定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为摄政，命家臣们协助他和王后的执政。

雅克国王临死之际，在王后的面前宣誓忠诚的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们，随着时日迁移，开始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们借协助王后卡泰丽娜的名义逐日扩张其势力，针对岛内的威尼斯人。

就好像呼应岛内的这些动向似的，岛外的夏洛特首先采取了行动。

她从滞留地罗兹岛派遣使者去见埃及的苏丹，告知国王雅克死后，这次王位应该属于自己，请求认可自己的权力。但是，埃及与威尼斯在贸易上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且就威尼斯在莱万特海上的海军实力来说，埃及也不希望与威尼斯制造事端，所以拒绝了她的请求，而且在几乎同一时候，接见了抵达开罗的王后派来的使节。这说明比起前女王夏洛特，埃及更认可的是成为王后的威尼斯女人。

可是，夏洛特并没有因为这第一阶段的失败而气馁。她还向当时处于罗兹岛近海的威尼斯舰队的提督莫切尼格[注]送去了信函，主张自己是王位的正统权力者。对此回信的提督，也就是在一年后成为共和国总督的提督莫切尼格，可以说他的回复具体地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观点。“所谓国家并不是靠法律来获得的东西，而是靠宝剑与力量（美德）获得的，像您这般贤明的女士却不明白，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雅克国王凭靠他的宝剑与力量赢得了塞浦路斯。那样的他，将王位留给了卡泰丽娜王后生育的孩子。对于塞浦路斯而言，您与王后，哪一位的权力才更正当是不言自明的。”夏洛特的计划至此挫败。

但是，塞浦路斯宫廷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岛内的威尼斯人势力扩张惊人，令家臣们坐立不安。国王去世后还没到两个月，8月24日，正在海莱斯彭特斯[注]海面准备与土耳其军队进行海战的提督莫切尼格，接到了本国威尼斯元老院下达的这个命令：“留下4艘或6艘排桨船以监视土耳其军队，率领其余舰队直达塞浦路斯。”

在提督接到这一命令的4天后，卡泰丽娜王后在塞浦路斯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接着，在9月16日，在法马古斯塔港口内外都停满了威尼斯大舰队之中，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提督莫切尼格列席，为刚刚出生的孩子举行新国王雅克三世的加冕仪式。塞浦路斯岛内，因为这个已故国王雅克二世的孩子的加冕，一时间似乎流露出平和的气氛。10月6日，威尼斯政府对滞留于塞浦路斯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指示，将5艘排桨船留在塞浦路斯，率领其余舰队回到任地摩德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

尼斯海军基地摩德纳，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从长年的海军生活引退，向后任交卸。根据本国的这一指示，莫切尼格与威尼斯大舰队一同离开了塞浦路斯。对于阴谋者来说，这正是绝好的时机。

威尼斯并不知道，在大约10天以前，两艘武装好的排桨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不勒斯港。指挥这些排桨船的是塞浦路斯岛担任最高司法职务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他非常隐秘地与那不勒斯国王商讨着策略并开始实施行动。11月10日，排桨船抵达塞浦路斯的圣乔治港[注]，将大主教一行放下之后，绕到法马古斯塔港，秘密地停泊于港外。大主教一行也从陆路前往法马古斯塔。12日，抵达法马古斯塔的大主教好像单独会见了塞浦路斯宫廷的家臣们。威尼斯驻塞浦路斯大使巴尔巴罗感到这个大主教的行动非常可疑，便向本国政府紧急通报可能有事件发生。

大使的预感应验了。两天后，从1473年11月13日到14日夜间，爆发了著名的史称“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叛乱。

大主教在滞留那不勒斯期间，与那不勒斯国王策划了阴谋。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1.杀死摄政会议中涉及的威尼斯人。2.解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海军武装。3.驱逐威尼斯政府驻塞浦路斯的政府相关者。4.剥夺王后卡泰丽娜的权力，使她承认以下事项，即让先王雅克的庶出女儿与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结婚，并给予阿方索王位第一继承权“王太子”之位。这一点正是目的所在。

由此，阴谋者由两派人构成。一派是受到那不勒斯国王后援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以及最初就跟随先王雅克的利佐·德·马林等6人，他们是塞浦路斯宫廷的新进家臣。另一派以前曾经是夏洛特派，后来臣服于雅克，成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元老重臣。他们在雅克死后，再次展开与前女王夏洛特之间的联系。这两派得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后援，在掀起反威尼斯的叛乱上达成了一致。

13日夜间爆发的这场叛乱，在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以及其他威尼斯人留下的记录中记载如下：

大主教与利佐·德·马林在那天半夜过后，进入了王后卡泰丽娜的房间。正要就寝的王后因他们的闯入惊吓得连声音都还没发出，守卫她的御用医生刚要抵抗就被利佐杀死在面前，甚至几乎就倒在卡泰丽娜的怀中。与此同时，察觉到王宫内不安的氛围，摄政也就是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及他的侄子马克·本博赶紧前往卡泰丽娜的住处。他们刚一进入王宫就被利佐杀死了，通过王后房间的窗户就能看见尸体躺在庭院的泥地上。王后被带走了，出生还不满三个月的幼王被阴谋者们从母亲卡泰丽娜的手中夺走。

一切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在停泊于港口的威尼斯排桨船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结束了。当他们注意到情况异常时，王后与幼王已经落入了叛党之手，岛内的威尼斯政府束手无策，相关者们也同样处于不能动弹的状态。

王后被带到停泊于法马古斯塔港外的那不勒斯的排桨船上，让她在那里与那不勒斯国王的特使会面。特使要王后亲笔写信向威尼斯本国传达：认可那不勒斯王子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女儿的婚姻，授予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王太子”称号。另外，杀害安德烈·科尔纳罗等人，是对他们平日里的贪婪行为进行的个人报复，而不是政治暗杀。这些都是王后卡泰丽娜被他们逼迫写的内容。她在有关伯父暗杀的事情上，按照阴谋者的所说写了信，但是在庶子们的婚事及其王位继承权上，只摇头拒绝。年幼的儿子连同塞浦路斯王室的印章被掳走了，出于担心，身为母亲的她才不得不有所妥协。

如果这是发生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身上，那她一定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可是，这个威尼斯女人卡泰丽娜与之不同。她是很像威尼斯女人的女人——享受着被保护的甜美的官能喜悦，是典型的威尼斯女人——完全不懂政治策略。

她的监护人后盾——威尼斯，行动向来慎重而敏捷。

原本预定在摩德纳向后任交卸的提督莫切尼格，在接到报告说两艘那不勒斯的排桨船正在逐渐靠近塞浦路斯之后，立即派遣了两艘排桨船开往塞浦路斯，以便打探那不勒斯的动静。然后，当大使巴尔巴罗从塞浦路斯发出的紧急报告到达本国威尼斯时，克里特岛的总督也向本国发来报告说塞浦路斯好像突然发生了异常状况。接到这些情报的本国政府向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指示，莫切尼格与后任的交接延迟，重新从自己的舰队中任命参谋长索朗佐为指挥官，率领8艘排桨船火速开往塞浦路斯。11月23日，自叛乱发生起第九天，威尼斯排桨船队到达了法马古斯塔港外。连同港内停泊的5艘排桨船在内，总共聚集了15艘排桨船队。威尼斯的这一阵势与那不勒斯的两艘排桨船之间形成了对峙状态。

可是，对于王后与年幼的国王被俘为人质，威尼斯无计可施，能够做的只有收容被阴谋者驱逐的巴尔巴罗大使及岛内威尼斯人。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

在这期间，阴谋者们为了向岛民显示他们爱戴的王后是自由的，于12月5日让她骑着马环绕广场，还去了教堂。威尼斯方面依旧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不过，那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2月15日，自叛乱发生后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个月，那天，阴谋者内部的矛盾爆发了。从前是塞浦路斯王室的重臣、现在依旧在策划着前女王夏洛特王位复归的罗卡斯伯爵和托利波里伯爵一派，与自“私生子雅克”国王从开罗逃亡时起就跟随着的、在国王死后与那不勒斯国王合作、力图排除威尼斯势力的利佐等人，即所谓新进家臣一派的对立发生了激化。

一直在慎重地等待时机的威尼斯当然不会错过阴谋者内部的这一分裂。威尼斯与本国政府、摩德纳的提督莫切尼格取得联系，终于采取了决定性行动。12月31日，700名士兵登上了法马古斯塔，首先成功地将王后及幼王从俘虏之身解救出来。而分裂之后不能采取统一行动的阴谋者们，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刻分成了两派逃跑了。利佐乘坐排桨船迅速逃出港外，托利波里伯爵等人也从陆路逃出了岛外，然后逃往夏洛特等待着的罗兹岛。指挥了塞浦路斯登陆战的参谋长索朗佐并没有穷追逃亡的阴谋者，而是以威尼斯的力量控制了塞浦路斯全岛的要塞。

翌年2月3日，由50艘排桨船组成的大舰队陪伴着，提督莫切尼格抵达塞浦路斯。他看到了一个完全处于威尼斯控制之下、已经恢复平稳的塞浦路斯。来不及逃跑的是阴谋者中不那么重要的几个人物，都被处以刑罚。但是，对于尼科西亚大主教则以圣职者不能被处以极刑为借口，将其护送回威尼斯。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对王后卡泰丽娜送去了平定叛乱的祝贺信，同时，对于因为处理这一事件而延迟引退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撤离塞浦路斯的命令。莫切尼格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将塞浦路斯统治的全权及10艘排桨船交给参谋长索朗佐之后，向着摩德纳出发了。

这场著名的法马古斯塔之乱的阴谋，就这么以失败告终了，只是为后来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提供了合适的名目而已。图谋将莱万特海统治的重要据点塞浦路斯吞并的威尼斯共和国，在此处下了巧妙的第一步棋。

大国的政治

1474年，正是这一年开启了之后15年间卡泰丽娜短暂的幸福统治。通过武力介入镇压了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威尼斯共和国，终于朝着合并塞浦路斯王国的野心开始推进实际的步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军事上，塞浦路斯已经彻头彻尾地被殖民化了。将王后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只是为了维持独立国家的外观，实际的目的是利用她而已。后代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将这15年视为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第一个时期。

在协助本国的养女王后执政的大义名分之下，威尼斯共和国对塞浦路斯实施的内政干涉，在其冷酷性、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周全性上，可以说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最强盛国家之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本质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威尼斯出色地维持了政治与武力的均衡，有效地灵活运用，一旦察觉到异常情况，就立刻派遣大舰队，凭借其威力摆脱困境。所以，以其威力为背景展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足以作为一个大国对待小国的政治的案例——历史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大国凭借武力对小国进行内政干涉的艺术佳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是出于对人性的考虑，都不是什么难题，难的只是将敏捷果断的军事行动与政治进行巧妙的调和而已。这是在所有的时代里被人们称为“智慧”的东西，在所有的时代里可以操纵历史现实的东西。

法马古斯塔之乱中，威尼斯的武力介入并非出自王后卡泰丽娜的援军请求，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中也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请求援军。这是

威尼斯方面以王后结婚时签订的契约之一——守卫塞浦路斯王国不受外敌侵犯——为盾牌进行的擅自介入。

在法马古斯塔之乱被镇压之后的15年中，对于不具备任何正当法律性的威尼斯的做法，当时的舆论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威尼斯受到了以罗马教廷为首的责难攻击。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了。支撑威尼斯这一做法的最大原因在于，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异教徒土耳其的威胁。诚然，地中海上最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但是，当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等到土耳其正式表现出兴趣时，已经是从此时起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塞浦路斯戏剧性地在法马古斯塔进行了最后的攻防战，落入了土耳其的手中。所以，所谓针对土耳其的这一理由，在15世纪下半叶的这个节点上，不过是威尼斯所高举的大义名分罢了。

而且，当时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们，例如至今依旧被高度评价为冷静而正确记述的萨努多、马利皮埃罗、拿巴杰洛等人，以及其他各种威尼斯政府的公文书里都确信，威尼斯合并塞浦路斯是共和国出于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后对他国实施的恩惠之一，因而塞浦路斯是非常幸运的。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们都公然责难本国威尼斯的做法。根据他们对塞浦路斯合并的记载，可以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吧。这是大国国民的局限性，似乎无论在什么时代也不会改变。此处不过是抹杀了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的存在罢了。

威尼斯一边让武装的排桨船舰队停留于港内，一边对塞浦路斯王国进行彻底的内政干涉。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发布了以下布告：

【内政】此后，塞浦路斯王国除了王室之外，与威尼斯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接受相同的政治机构。即，在幼王与王后之下，为协助王后执政设置两个行政官，名为“顾问”。他们每人每两年进行一次轮换。另外，

设置担任实际行政的行政官与领事各一人，任期也是两年。财政上，设置了两个财务官。军事上，塞浦路斯国内的最高决定由一个参谋长执行。另外，设置一个队长担任塞浦路斯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的警卫。如此，总计8人的官员都由威尼斯派遣，由威尼斯人担任，塞浦路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制度与克里特岛等其他威尼斯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相同。威尼斯政府对派遣至塞浦路斯的这8人严令，无论对岛民发出何等布告，都要以王后的名义进行。

【军事】威尼斯政府对接任莫切尼格之职的新任提督格里蒂（Andrea Gritti）给予了以下指示：从摩德纳、克里特两个海军基地时刻注意塞浦路斯的形势，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以防在出现万一的情况时能够立刻开往塞浦路斯。当察觉有异常情况时，不需要向本国政府报告；全权授予提督处理，可以依据提督的判断展开行动。

【外交】在格里蒂接受指示的同时，威尼斯驻那不勒斯大使也接到了本国政府的文件："关于法马古斯塔的阴谋，威尼斯的解释是，这是在尼科西亚大主教个人意见之下实施的事件。根据那不勒斯与我国的友好关系，也完全明白那不勒斯王国是绝对不会介入这般事情的。请如此转告给那不勒斯国王。"转达这样的话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外交辞令，但是因为两国毕竟没有开战，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参与了阴谋。国王回复如下："那不勒斯王国只想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平安发挥作用。"共和国政府即刻回应："如果那么担心塞浦路斯的话，那么从今以后，除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外，请不要向塞浦路斯开进一艘船。"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对于塞浦路斯的野心就此被遏止。威尼斯对米兰公国也进行了同样的交涉。如此，威尼斯遏制了意大利之中对塞浦路斯野心最大的两个大国的行动，两国在海军实力上来说都不是威尼斯的敌手。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敏捷的武力介入，使得背后的两国刚一开始行动就被打击了回去。罗马教廷以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名义对威尼斯这一强制做法表示了不满。但是，这对一直以来就明智地与教会划清界限的威尼

斯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如此一来，所有的方向都被威尼斯进行了加固，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要说在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对她有救命之恩，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是一个威尼斯人。当时，控制威尼斯人的思想，正如“十人委员会”中某一无名委员的发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至少威尼斯政府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15年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想了。

威尼斯将刚刚出生的年幼的国王雅克三世及其母亲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强行统治塞浦路斯尚不足一年，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1474年8月26日，在迎来了一岁生日的两天后，卡泰丽娜的儿子、年幼的国王夭折了。按照先王雅克二世的遗嘱，接下来的王位继承权将传给先王留下来的庶子中7岁的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的话，那么将传给另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了的话，则从吕西尼昂王室中选择亲缘关系最近的那个。无论如何，王位都由吕西尼昂家族的人继承。先王虽然确保了自己的妻子王后卡泰丽娜在其生涯中贵为塞浦路斯第一女性的地位，但是没有提及一句王后继承王位。因此，威尼斯就此失去了统治塞浦路斯的名义。可是，在土耳其帝国的强势崛起下，威尼斯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希腊殖民地。而现在，塞浦路斯作为莱万特海的最前线，军事、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目前以莱万特海上贸易为生的威尼斯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塞浦路斯。

另一方面，当年幼的国王夭折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内四处引起了骚动。大部分岛民出于对美丽而不幸的王后卡泰丽娜的同情，对失去了独子的王后宣誓忠诚；但也有一些岛民因为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侵犯而不安，对威尼斯的反抗情绪日益加剧。再加上一些少数派，虽然人数少，但问题是他们是反卡泰丽娜派的岛民。塞浦路斯宫廷中的重臣们大多属于此派。他们处于威尼斯人王后之下，害怕那越来越强大

的威尼斯势力，担心一步步朝着威尼斯殖民地化方向发展的塞浦路斯的将来。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其原因也与一年前法马古斯塔之乱失败的原因相同。塞浦路斯王室的世袭家臣们构成的一派，乘此机会再次向前女王夏洛特献计复归王位。曾经直属于先王雅克的新进家臣一派则打算推戴先王留下的庶子们。

在这种分散的反卡泰丽娜势力与反威尼斯势力的状态下，是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的。岛内四处接连不断地发生着小规模冲突事件。

岛内的这些动静被威尼斯驻塞浦路斯行政官逐一汇报给本国政府。9月，威尼斯政府向他们下达了如下指示："对于反威尼斯派与在王后的统治之下依旧热衷于谈论塞浦路斯独立的岛民，绝密制作这两派的所有塞浦路斯人名单，火速送至本国政府。"不久，塞浦路斯宫廷中的一个重臣在王后的名义下被押送去威尼斯，还有一人被驱逐到国外。

因此事件，塞浦路斯宫廷内发生了动摇，在尚未平息的10月末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向那不勒斯、米兰与罗马派遣特使，在正式告知雅克三世死亡的同时，递交了如下通知："国王死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埃及等异教徒势力的威胁以及其他一切叛逆行为的危害。"

与其说这是一个请求了解的通知，不如说是领土宣告。对塞浦路斯没有直接野心的罗马教廷，表面上给出了赞成的回答，但是内心并不希望将塞浦路斯交给教会不能指挥的威尼斯之手，而是希望塞浦路斯接受与教会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或者国家的统治。所以，虽然给威尼斯大使回复赞成的意见，但背地里又秘密地联系那不勒斯与罗马两大国家，意图推进反威尼斯同盟。

威尼斯很快就察觉到这一动向，对驻塞浦路斯参谋长索朗佐下达了严令："由威尼斯排桨船舰队封锁塞浦路斯岛周边海域，任命两个驻扎塞浦路斯的参谋长一直待在王后的身边不许离开，掌管塞浦路斯的全部

政务。另外，塞浦路斯全岛的城塞只交给完全忠诚于威尼斯的人之手。”按照这一指令，塞浦路斯近海的海上警备又追加了4艘排桨船，总计15艘威尼斯排桨船在平常监视着塞浦路斯的周边情况。此后，进入塞浦路斯港的船只几乎只有威尼斯的军舰或商船了。

可是，希望彻底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样的行动乐此不疲。同年11月，决定派王后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不过，只冠以个人名义。虽说如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们除了王后父亲到来的消息之外，同以往一样，还接到了按本国政府的决定方针对塞浦路斯进行管辖的指令。

翌年2月，马克·科尔纳罗到达塞浦路斯。马克虽然清楚本国政府派遣他的任务——协助确立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势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他首先想做的是改善女儿卡泰丽娜的艰难处境。卡泰丽娜也因为父亲的到来打起了精神。她第一次想对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表述自己的想法。以下录入的三封相同日期撰写的书信，显示了先是由养父威尼斯共和国赐予了王冠，而后又被剥夺了王冠的王后卡泰丽娜对于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傀儡的苦闷心情。

第一封信是1475年4月14日王后致威尼斯总督的，这封拉丁语长信看起来是书记官做的笔记，内容概括如下：“我本来祈祷，父亲的到来可以改善一些我作为王后的地位待遇，可是依旧同从前一样。不仅如此，威尼斯行政官们甚至拒绝修改以往的方针。所谓以往的状态，就是说对塞浦路斯岛民发布的通告都是他们制定的，我只是在送给我的文件上签名罢了。而送到我这边来的公文书也是先送给他们的，之后理应再还到我这里的，却连一次都没有执行过。对于塞浦路斯人的赏罚也是如此，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们本是被派来协助我这个王后的，可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协助者，简直就是凌驾于我这个王后之上的执政者。可以说，塞浦路斯的现状就是由他们实行了统治。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

此。我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两个仆人服侍着饮食，根本就没有王后该有的公开宴会；在去做弥撒时，也没有像样的队列。我就算想要做这些事，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也没有条件。我本来应该有每年一万达克特的养老金，但是他们连那个都不给我。我恳求总督阁下安排他们回到作为王后建议者的立场吧。”

第二封信也是王后致总督的。在用威尼斯方言亲笔书写的这封信中，她首先解释了自己另外亲笔写信的原因。因为考虑到书记官好像与威尼斯行政官们串通，所以第一封信在送给总督之前可能就已经被他们撕掉了。接着，她同第一封信里表现的一样，继续进行了申诉，最后说到威尼斯人行政官们在执政之际中饱私囊，并举了一个例子：以将塞浦路斯的自由民众卖给奴隶商人为名目，将其逮捕。他们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支付高额的赎金，这不仅让岛民感到人心惶惶，还导致塞浦路斯王国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另外，她还控诉连王后自己都不能自由地在岛内行动，这不仅仅损害了王后的尊严，而且完全将王后置于奴隶同等的地位。

上述两封信的结尾都署名为“您的女儿、王后卡泰丽娜”。卡泰丽娜并没有理解将她作为养女的共和国的真意。她单纯且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署名“您的女儿”，共和国就会听取她的诉说。相比之下，身为威尼斯贵族也曾经从事过共和国政治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虽说也是想要通过申诉改善女儿的处境，但作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现实视野令他采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

第三封信是马克·科尔纳罗致总督的：“这封信大概与王后的两封信同时到达威尼斯了吧。如果您认为她的两封信是在我的忠告下所写，那真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如此，我作为威尼斯的国民，作为对威尼斯共和国最忠诚的自己，证明信中所述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块土地上的王后实在是境遇悲惨，只有4名仆人和2位女官服侍。她的衣食起居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只有胳膊长的桌子上吃饭。她每天被分发当日的费

用，窘困得连10达克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我的其他几个女儿虽然嫁的不是王室，只是威尼斯的贵族之家，但她们的生活都比王后的现状要好很多。我自己在到达这块土地后，向威尼斯行政官们请求改善王后的困境，但是他们只声称前任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做不了。我看不下去王后的困境，甚至拿出了自己带来的300达克特。我担心将王后置于这般现状之中，将会引起敬爱王后的塞浦路斯人对威尼斯的敌对感情，甚至在威尼斯共和国推进对塞浦路斯王国的政策上可能产生重大的阻碍。因此，我才斗胆决定写信给您。”署名为“威尼斯人、马克·科尔纳罗”。

对于来自这对父女的申诉，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只是对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下达了每年保证支付给王后8000达克特年金的指示，至于其他申诉的事项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还继续下达了其他的指示，吩咐王后身边的人注意，为避免年轻遗孀的王后犯错误，包括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内，任何男人都不得与王后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像这般将塞浦路斯全岛设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威尼斯依旧不能放心。正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及其政体，是在对“人”本身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意大利其他诸国逐渐没落的时代，威尼斯以其现实主义的政体获得了与罗马教廷相同的坚如磐石的势力。

1476年10月30日，威尼斯的总督府内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这是由十人委员会的10个委员及总督、6个总督代理组成的17人“十人委员会”，与以往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样，又增加了23个长老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将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庶出的三个孩子，再加上法马古斯塔之乱时败北而流亡的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以及其他塞浦路斯的8个重臣的家属带到威尼斯来居住。被称为行动危险的重臣家族一开始列出了25个，最后集中于8个家族。这俨然成了人质。要将至少在

表面上是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塞浦路斯人设置为人质而带到威尼斯来，为了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需要召开重要的秘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赞成15票，反对14票，弃权11票。因为差距太小而重复了两次投票，但结果都与第一次相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重大决议延期了一个月才实施。一个月后，提督洛雷当（Lorédan）接受了“十人委员会”名义的极其秘密的指示。所示如下：“让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马里耶特·帕特拉斯[注]及庶出的王子与公主，再加上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等8个重臣的家属，乘坐排桨船至本国。在船上给予客人的待遇。但是，必须时刻监视着，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死亡。”这使得塞浦路斯全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对于惊恐的王后卡泰丽娜的恳求，带着本国政府的命令抵达塞浦路斯的提督洛雷当也只回答说这是履行任务。

次年一月，感慨着不幸的塞浦路斯人抵达威尼斯。塞浦路斯将他们在威尼斯经营的砂糖贸易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提供给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遗孤，让他们住在威尼斯市内的修道院里。重臣的家属们则自理生活费，也住在威尼斯的市内，被禁止私自出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威尼斯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逃脱，尤其是受到岛民爱戴的正统王位继承人国王雅克的两个遗孤与跟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订婚的雅克的女儿，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残酷的。两个王子后来与婢女成亲，只是在威尼斯的下层百姓中间终其天年；但是，在那不勒斯国王再三请求之下获得自由的公主，在两年后，被公布死于帕多瓦的修女院，死因不明。

可是，通过将主张王冠之权的人远远地隔离塞浦路斯，将反威尼斯的重臣们的家属控制为人质，威尼斯掐掉了塞浦路斯王国内可能引起骚乱的苗头。塞浦路斯在威尼斯这般强制政策下，虽然暂时保持了平静，但是岛外的动静却并非如此轻易就能压制住的。幼王死后，威尼斯强行让王后卡泰丽娜坐上了王位，在之后的15年中，也不得不持续实施了武

力威压。另一方面，与土耳其之间也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战斗与讲和，威尼斯一共有8次将它的大舰队停满了塞浦路斯的港口。正因为果断地实施了这些措施，那些反威尼斯的阴谋都破产了。

1475年8月，获悉前女王夏洛特与那不勒斯的4艘船开往亚历山大。共和国政府立即派遣数艘排桨船，乘载了150名克里特士兵前往塞浦路斯。

1476年6月，获悉那不勒斯国王派给儿子阿方索一艘大船及500名士兵，命其前往埃及；夏洛特则在罗兹岛等待时机。共和国政府在命令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所有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的同时，对罗兹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递交了如下警告："倘若骑士团对夏洛特采取协助行动，那么共和国以后就会将骑士团视为敌人。"对于深感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罗兹岛来说，除了屈服于威尼斯的胁迫外别无他法。

1477年8月，获悉夏洛特与埃及的苏丹之间频频联络。提督洛雷当从摩德纳海军基地率领全舰队开往塞浦路斯。

同年12月，获悉夏洛特到达埃及，受到苏丹的热烈欢迎。提督洛雷当率领24艘排桨船前往塞浦路斯。同时，停泊于莱万特海上的所有威尼斯国籍的船只，不论是商用还是军用都接受了全副武装的命令，被编入洛雷当指挥的舰队。

此前两个月前，共和国元老院通过议案，认为威尼斯的100家贵族具有承担保卫塞浦路斯的义务，命其移居塞浦路斯，但由于塞浦路斯的财政困难而暂时搁置。

1479年，获悉夏洛特与岛内数名家臣联系，计划在岛内掀起叛乱。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克里特基地派遣舰队开往塞浦路斯，同时全权委派提督洛雷当处置全体阴谋者。阴谋者们在洛雷当的拷问及审讯之下全盘托出。在预定叛乱的那个日子里，全体被处以绞刑。18年以来，被剥夺王

位的前女王夏洛特辗转于罗兹岛、罗马及意大利各地，最后甚至流落到埃及。为了夺回王位，她精力充沛地持续行动着，可这次失败彻底浇灭了她最后的热情。现在，连那不勒斯国王、埃及的苏丹也对她置之不理。离开埃及的她，在穷困潦倒之中，8年后死于罗马，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享年43岁。不过，这位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而没能拥有王国的女王的坟墓，被安置于梵蒂冈内。

1479年秋天，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抛弃夏洛特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正在悄悄地接近王后卡泰丽娜，策划着王后与他那身在埃及的儿子阿方索的婚事。王后虽然是威尼斯人，但没有尊严与实权，卡泰丽娜对此抱怨不满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当察知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一动向之后，威尼斯并没有通知王后任何消息，只是在岛的周围加强了舰队，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王后身边一举一动的监视。然后，将他们认为参与了策划的总理大臣费卡尔德传唤至威尼斯进行会谈，总理大臣自此再也没有回到塞浦路斯。

1483年1月，获悉两艘大船及500名士兵从那不勒斯出发开往莱万特，因遇到了恶劣天气，漂流至希腊海岸。共和国挑选了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年代记的著者）为海军将领，委派他掌管摩德纳与群岛之间的爱琴海海域。但是，马利皮埃罗海军将领的真正任务是监视希腊海岸上的那不勒斯船队的动向。

当时的服装



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提督



土耳其的苏丹



土耳其士兵

1487年1月，威尼斯虽然以前就知道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之间可能要发起战争，但是直到那一年才终于确证——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了。接着，似乎要证明这个行动似的，威尼斯接到土耳其军队提出为补给饮水及食物而要将船队停靠于塞浦路斯的申请。威尼斯立即下令，除了将两艘排桨船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作为警备之外，全舰队在海军将领托莱比桑的指挥下直达塞浦路斯。托莱比桑还接到了以下命令："为补给饮水及食物，每次只允许8至10名非武装的土耳其士兵登上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军官，无论何种方式，都禁止登岸。"可是，威尼斯政府的这一担心幸亏是多余的，因为土耳其在当年及次年，都没有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动由8万名士兵及120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的动向成为迫使威尼斯共和国改变对塞浦路斯政策的事件。虽然同以往一样，继续维持着王后表面统治独立王国的外观，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安心地将其作为殖民地了。威尼斯共和国打算扔掉其长年使用的伪装——迈向"塞浦路斯合并"之路。

1487年2月21日，全体元老院议员被召集于威尼斯总督府。当然，这是秘密会议。议题说明如下："要解除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威尼斯共和国合并。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圣马可的狮子旗飘扬在塞浦路斯的上空，明确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的领土，那么，根据现有的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中尊重相互领土主权一项，可以保护塞浦路斯的安全。"对于塞浦路斯合并的决议，大多数议员都持赞成态度，通过了议案。可是，尽管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王国，要强制推行塞浦路斯的合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态度，尤其是不能忽视自古以来就与塞浦路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埃及苏丹的意向，不能采取强制政策。虽然通过了塞浦路斯合并决议，但是下定决心命令提督执行却拖延了很久。他们在等待一个不会给人以强烈的合并印象而能

付诸实施的机会。

在秘密地举行决议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首先做好了三个布局。第一，通过大使向埃及苏丹透露，与其将塞浦路斯交给我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不如归属于威尼斯，这对双方更为有利。第二，在从威尼斯派到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之中，让王后卡泰丽娜的亲戚、尼科洛·莫切尼格与乔凡尼·康塔利尼两个人回到本国的任地。第三，同以往一样，即派遣舰队。元老院通过了在塞浦路斯增强大规模军备的议案，选举弗朗切斯科·普利乌利为新提督，对新提督下达指示：为了防备塞浦路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而能够立即、迅速采取行动，时刻预备好40艘排桨船。威尼斯就这样等待着实施合并塞浦路斯这一重大事件的时机的到来。

最后的反抗

一年过去了。王后卡泰丽娜尚不知晓任何情况。那不勒斯方面也只是感觉到威尼斯对塞浦路斯似乎要采取某种最终的行动。他们开始思考，如果就这么放任下去的话，将永远失去获得塞浦路斯的机会。对于那不勒斯国王来说，塞浦路斯完全归属于威尼斯则意味着那不勒斯势力想要进入莱万特海的任何道路都将被封死。

此前那不勒斯王国意图通过已故的雅克二世的庶出公主与自己的儿子结婚的手段获得塞浦路斯，但是公主被威尼斯带去作为人质，后来又死在了帕多瓦的修女院里，这使得他们的计划受到了挫折。还有一个手段是，以让儿子阿方索成为前女王的养子为条件，从而帮助夏洛特复归王位。但是这个手段也因为威尼斯敏捷的军事行动而失败。而且，夏洛特已经死于罗马。

因为这些失败，那不勒斯国王失去了手里所有的棋子。为了实现对

塞浦路斯的野心，他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选择了王后卡泰丽娜。这是自9年前起就开始的秘密行动，但因被威尼斯完美的情报网所洞察而不得已中止，如今旧话重提。相同的事情再一次回笼，这首先就是一个不利因素。再加上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个策略撞上了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警戒最完善的时期，这就更加不幸了。对于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恰当的合并塞浦路斯借口，只是等待着的威尼斯来说，以那不勒斯国王为首的阴谋者们正是应当欢迎的客人吧。阴谋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唯有卡泰丽娜一无所知。

至此，利佐·德·马林再次出场。在1473年的法马古斯塔之乱中，曾是主谋之一的他，在之后的15年中，一边逃避着威尼斯政府严厉的追捕，一边不停地周游地中海，周旋于那不勒斯、开罗、罗兹岛的各当权者之间。1476年，他的整个家族都被作为人质押送至威尼斯，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反威尼斯的执念。1487年，加上从开罗被召回的王子阿方索，费兰特国王、利佐·德·马林在那不勒斯进行着有关王后卡泰丽娜与阿方索婚姻的策略。利佐的任务是获得王后的承诺，确保从开罗的苏丹那里获得对于该计划的认可及援助。只要一得到王后的同意，就从那不勒斯与亚历山大火速派遣军舰开往塞浦路斯。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将急忙操办婚礼事宜了。

翌年，利佐首先出发去埃及，他成功地获得了苏丹对该计划的全面赞同。并且，苏丹还赐予他作为自己的大使。接着，利佐秘密前往塞浦路斯。这是在威尼斯严密监控之下的岛屿，他在王后身边的一个女官的帮助下秘密地见到了王后。卡泰丽娜对这个婚姻的话题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已经34岁的她，仅有过不足一年的婚姻生活，而且那还是15年前的事情，在那之后就是连绵不断地涌过来的难题与徒有虚表的女王的生活。她的心里开始倾向于与年轻的25岁阿方索王子的婚事。可是，对于威尼斯人的卡泰丽娜来说，答应这桩婚事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威尼斯。利佐虽然没有从犹豫不决的王后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但他觉得很有希望，欣然地期待着。

王后与利佐的会面，当时似乎没有被威尼斯方面所察知。但是，回到亚历山大的利佐，在街上遇到了威尼斯领事。他没有注意到领事，但领事绝对不会忘记威尼斯的这个重要监视对象。他立即向提督普利乌利汇报。此外，他还向提督报告，为了说服王后打算第三次前往塞浦路斯的利佐所乘的船只是法国籍，而船上并无载运货物。

商船上没有载运货物，这当然是奇怪的现象。接到亚历山大领事汇报的提督普利乌利将全舰队进行了伪装，从克里特岛海军基地开往塞浦路斯。但是，并不是直接开往塞浦路斯，而是停泊于能够看得见塞浦路斯岛最高山的山顶的海面上，等待时机。当太阳将要从克里特岛方向的水平线降下去，落日快要触及海面的时候，眺望员发现从西面的海上驶来一艘圆形商船，大叫了起来。排桨船立即包围了商船，提督命令商船停船。提督带领了一支武装队伍乘船过去，向商船船长说道："我知道这艘船上载了一位客人，请说出这位客人的名字。不说的话，就将船长及船员全部绞死。"船长因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受到很大的惊吓，马上就坦白了。利佐·德·马林从亚历山大乘上了船，在塞浦路斯下了船。王后与利佐原计划让商船在这附近的海域等待4天，在第四天的傍晚时分，海岸会发出信号。看到这个信号后，就驾驶小船去海岸边迎接利佐。

终于到了第四天，提督只留下了船长和一个船员，然后将这艘法国船上的其他所有船员全部转移至舰队中的排桨船上，让自己的部下中的威尼斯人乘上了这艘法国商船。等这些行动完成后，提督自己也移步法国船，命令全舰队撤离塞浦路斯岛海岸，使人看不到船影，在那里待命。那天的黄昏，落日将海面一瞬间染得金黄。金色的海面上，只听见远去的舰队整齐的划桨入水声。日落之后的大海，红得像是葡萄酒。此时还没有看到海岸发出信号。月光将海面映照成一片银色时，提督命全船熄灭灯火，从塞浦路斯海岸向叙利亚方向的海域移动。商船的后背映着月光，漂浮于黑暗中泛着银光的海面上，海岸上不见一盏灯影。在夜晚清凉的空气与沉默的苍穹下，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当月亮快要升到正空时，提督及全员都清晰地看到幽暗的海岸上灯光一闪一灭。商船也立即回应了灯光暗号，将小船放到海面。提督命令这艘船上唯一留下的一个船员（他是与船长一同留下的），不许发出一句声音，然后把他放到小船上。在桨声中，小船离开了。对于任何人来说，没有比小船回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更长的等待了。好不容易等到小船返回，横靠于法国船边。顺着船上垂下的绳梯，利佐登上了商船。他对着前来迎接他的一言不发的船长愉快地说道："一切都非常顺利，而且能够平安回到船上，我真得向神灵感谢。"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船长的身后现出提督的身姿，隐藏在一边的威尼斯士兵们向利佐猛扑上去。与利佐同行的塞浦路斯贵族托利斯坦·基布莱也被同时抓捕。在提督的面前，对这两人反复进行了严刑拷打。利佐与托利斯坦都不得不和盘托出这个以王后卡泰丽娜与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的婚事为主轴的反威尼斯阴谋。

等到利佐与托利斯坦全部坦白完毕，他们被排桨船押送前往威尼斯。这是一场戴着手铐脚镣的海上旅行。当他们乘坐的船到达科孚岛附近时，托利斯坦·基布莱一想到在威尼斯等待他的凄惨命运就忍无可忍。他吞下了藏在自己戒指中的金刚石粉末，在经历了数日的剧痛之后死在了船上。

1488年10月17日，单单护送利佐一个人的排桨船到达威尼斯。由"十人委员会"中的委员特别组成了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查，再次重复了拷打与审问。在总督府内的十人委员会室，在全体委员列席的面前，利佐再次坦白阴谋的全部内容。没有宣判刑罚，就直接将他关押进总督府内被称为"达巴索"的地牢。地牢中有48个单间，每间由高2.45米、宽2.55米、深5米的石头建造而成，用于床铺的长2.5米、宽74厘米的木制台子是唯一的家具。地牢的单间在一侧的墙壁上开了一扇小窗，窗上镶着铁栅，隔出3厘米的方格间隙。屋内的光线就靠走廊里的灯从这个小窗投射进来。

最先知道这一阴谋失败消息的是开罗的苏丹。利佐被提督逮捕后，法国商船的船员们立刻被释放了，但威尼斯并不知道其中混了一名利佐的秘书。释放后逃到罗兹岛的秘书，在那里用法语将事情经过写成信件，通知给开罗的苏丹。苏丹见信大怒，虽然这场失败的阴谋并不是他自己主动开始的。他更愤怒的是，威尼斯对拥有苏丹大使资格的利佐的处置。苏丹将导致这场阴谋失败开端的通风报信者——亚历山大的威尼斯领事打入了监狱。

现在，开罗的苏丹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那不勒斯国王知道这一情况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威尼斯政府对迄今为止各个阴谋背后的那不勒斯国王、开罗的苏丹、罗兹岛都没有派遣使节或发送信函以示抗议或警告，而代之以在利佐到达威尼斯的第五天，即10月22日，“十人委员会”进行了表决。表决的事项是一年前元老院已经通过的决议，就是那件绝密的、暂时搁置的“塞浦路斯合并”议案，现在终于要付诸实施了。出席者14人全部投了赞成票。决议的内容如下：“提督普利乌利将少数排桨船留在基地作为保护，率领剩下的全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当舰队在全岛布置完毕警备之后，提督与王后卡泰丽娜会面，以威尼斯共和国的名义对王后建议交付塞浦路斯王国，并建议王后回归威尼斯。这两项建议毕竟都要王后自己同意接受才可以，所以，为说服王后，十人委员会派遣王后的弟弟、科尔纳罗家族的一家之长、乔治·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但是，假如这些措施都不起作用，王后依旧持拒绝态度的话，那么，提督无论采取何等武力行为，都具有全权去执行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决议。”对提督普利乌利下达如上命令的16天之后，乔治·科尔纳罗从威尼斯出发去塞浦路斯。至此，王后卡泰丽娜以及塞浦路斯王国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另一方面，被关押在威尼斯总督府地牢中的利佐，在戒备森严与隔离的每一天中，根本就不知道塞浦路斯正在发生着什么。要了解这之后

的利佐的情况，就只能通过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撰写的著名史料《总督们的生涯》（*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了。因为，能有机会了解威尼斯政府最高机密的人，唯有萨努多。其他的年代记作者们，连塞浦路斯的乔治与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两个人也完全无从打听被押送回威尼斯的利佐的消息，所以也没有办法记录。萨努多是如何知道重要机密的，并且能够自由记录下来，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前文提到的他的著作也是代表作《日记》明白——这部一直记录到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的著述，被收藏于共和国的机密文件室，也不能自由出版。今天，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或者说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么，被认为不可或缺的萨努多的这部记录，在当时对肩负起共和国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发挥了教科书般的作用。

根据萨努多的记述，利佐在地牢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同样居住在威尼斯土地上、作为人质从塞浦路斯被押送至此的他的家族，就算知道利佐的境地，也没有办法见到他，甚至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生死。在无法自杀的严密监控之中，利佐并不知道王后卡泰丽娜被逼迫将塞浦路斯转让给威尼斯。王后答应了转让，在她离开威尼斯的两个月后，即1489年5月13日，利佐最终被宣判死刑。但是，死刑并没有被立即执行。在此之后，他又不得不忍耐了两年半的地牢生活。对于其他国家的家臣的处置必须慎重，特别是具有苏丹大使身份的利佐，在紧急关头时还有留他活口的必要。

终于到了14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萨努多也没有写明具体日期——运河上印着CDX[注]记号、时刻准备接受“十人委员会”指示的待命的贡多拉，静静地划进运河。贡多拉的船长受到了“十人委员会”的传唤。命令船长极其隐秘地将利佐押走。船长下到了地牢。利佐赤着脚，被斗篷裹着身体，麻袋从头套下，被盖得严严实实的。船长将那样的他带到了总督府中的十人委员会的武器室。利佐以前就一直要求在公众面前执行自己的死刑，就算被带到这间武器室，他也不停地主张这一要求。可是，“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沉默不语。在暗淡的武器的光阵中，放了

一个箱子。利佐两手被缚，站在箱子上面。屋梁上吊着一根钢绳，将他的头绕了一圈。箱子被踢倒了。尸体被装进袋子，运往穆拉诺岛[注]。在岛上的圣克里斯托弗教堂的后院挖了一个坑，尸体就连着麻袋一起被扔了进去。

对于公开宣称利佐病死于牢中的威尼斯，开罗的苏丹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因此与威尼斯断绝国交却并没有持续长久。在土耳其的威胁面前，将威尼斯转为敌人将对埃及产生巨大的不利。威尼斯甚至连这一点都计算好了。可是，不管怎样，事情结束了。威尼斯通过巧妙分析政治形势，完全做到了先发制人。

“塞浦路斯合并”

塞浦路斯的冬天是从内陆开始的。所以，连位于首都尼科西亚的王宫在秋天结束的时候都必须搬迁至海岸边的法马古斯塔。当然，因为是地中海的岛屿，所以不像威尼斯的冬天那么寒冷。即便如此，也许是习惯吧，宫廷一般都会在春来之前待在法马古斯塔。

1489年，卡泰丽娜小小的宫廷也像往年一样来到了法马古斯塔。可是，这一年对于卡泰丽娜来说不同寻常。迄今为止，从王宫的窗户向外看着港内停泊得满满的威尼斯排桨船，王后都会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依仗；但是现在，她觉得那是从自己的周围将她捆绑起来的巨大而可怕的存在，令她不安。

这种不安的感觉，她觉得是从上一年的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从那天托利斯坦的妹妹也是自己的女官艾莱娜将利佐带来的那时开始。她想起利佐当时熠熠生辉的眼睛，低沉而激动的声音，逼近自己而不放弃说服自己的身姿，头发中已见白发斑驳。看着他，听着他的话，

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抵达塞浦路斯时，认识了来到船上迎接自己的亡夫的身边跟随着的那位年轻俊美的青年利佐。她虽然被第三次前来的他给说服了，但那时也很不安。不过，那个时候的不安是自己在选择人生之际所感受到的一种情绪高涨的不安。

将那种情绪高涨的不安变成现在这种可怕的不安的是艾莱娜带来的利佐被捕的消息，消息在威尼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哥哥托利斯坦也被捕了，艾莱娜吓得浑身发抖，紧紧依偎着卡泰丽娜说道："我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王后陛下也与我一同逃跑吧。他们知道王后陛下答应了婚事。"可是，那个时候她还不想跟随艾莱娜一同逃亡罗兹岛。她只单纯地认为，祖国威尼斯是不会对自己的养女做什么坏事的。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员们的态度也同以往一样，对她十分殷勤。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内容，她只是感到他们明明知道却一言不发的冷酷。直到这个时候，卡泰丽娜才注意到，宫廷里的女官们在她未察觉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大部分都被换成了新面孔。尽管如此，还剩下一些她从威尼斯出嫁时就跟随着的女官们。也许是因为亲如骨肉的年轻的艾莱娜去了罗兹岛的缘故，这个冬天，她觉得特别寂寞。

卡泰丽娜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去艾莱娜所在的罗兹岛，可是她依旧很犹豫。

1月24日清晨，法马古斯塔港的人们吃惊地看到从朝霭中驶来大批船只。当霭雾消散，只见港内港外都停满了大舰队。绯红色的布上刺绣了圣马可的狮子旗，一面面飘扬在排桨船的桅杆上方。它们将冬日的地中海特有的深邃而暗淡的天空，渲染得鲜明而华丽。

就在那个时候，王宫的卡泰丽娜被告知提督普利乌利来访。打扮完毕，进入会客室的卡泰丽娜认出了熟悉的提督身边坐着弟弟乔治，大吃一惊。虽然已经17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是卡泰丽娜并没有忘记一群姐妹之中唯一的弟弟乔治的面容。提督向太过于意外而说不出一句话的她，照例郑重地致以问候，然后退下。之后，只留下他们姐弟两个。

弟弟马上开始了劝说。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决定合并塞浦路斯王国。因为除了合并之外，不能保护塞浦路斯不受任何外敌侵犯。王后回归威尼斯之后，也依旧受到女王的待遇，每年有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保障。讲到这儿，弟弟忽然压低了声音：“十人委员会知道一切。姐姐答应与敌国的王子结婚的事情，现在又想逃到罗兹岛的事情都知道。”然后他继续说道，威尼斯共和国会将这次王后的行为视为对共和国的背叛，但是这取决于王后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卡泰丽娜无法掩盖她的动摇。“对于已经习惯于住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作为女王生活的我，先是赐予我王冠，而到了现在又要我归还。威尼斯的诸位难道不满于在我死后将塞浦路斯收入手中吗？王位是我死去的丈夫留给我的东西，我怎么会有抛弃它的想法。至少等我死后……而且，想想岛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卡泰丽娜哭泣着。有一小段时间，屋内一直沉默着。眼下，港口的喧嚣虽然没有传到建造于高处的王宫里，但是停满港口的圣马可的狮子旗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弟弟并没有打算结束对话。他继续说道：“姐姐，比起塞浦路斯，您更应该考虑祖国威尼斯。因为，在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未知，政治形势又如此困难之际，谁也不能保证您不被赶出塞浦路斯。也不能说，塞浦路斯人对这段漫长的被女人统治的岁月不感到羞耻。要解除这个不知什么时候降临到姐姐您身上的危险，只有一个决定与一个方法。没有儿子的您，只有将王国转让给威尼斯，回归威尼斯。在姐姐您刚继承王位的时期，形势不像今日这么困难的时期，共和国帮助了您，让您满意地统治了王国。但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周边已没有一方安全之地。当所有的征服欲望都瞄准这个王国的时候，元老院才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就算您没觉得危险，去年夏天如果没有共和国军队的援助，塞浦路斯恐怕已经落入土耳其之手了吧。姐姐您也许会逃跑或者被捕，成为奴隶，被押送至君士坦丁堡。现在这个时期，哪怕一点儿小错误都可能导

致重大后果，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并不是无用功。所谓幸运，是来自各个方向，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即便是朋友，也并不一定只在做好准备的时候才来帮助好运的。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之间路途遥远，但是大海更大。这一点请您好好考虑。

“将王国赠予共和国，姐姐您的名字将会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年代记与记录的作者们也会把一个女性市民成就的伟大决心，写成共和国成就之中最美丽的东西吧。就算您在塞浦路斯居住了很长时间，也应当表现出您是生育了您的国家的一员、是那个城市的一员、家族的一员。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威尼斯都没有像今天这般等待她（他）的到来。哪怕威尼斯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我想也要对生育了自己的城市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更何况那个城市是被称为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威尼斯。

“迄今为止，姐姐您身为女王，能够幸运地持续统治，都应该想到是共和国的恩惠。如果您拒绝了这样的共和国的请求，那就是恩将仇报。到那时，共和国可能会认为您的拒绝并非出于您自己的意志，而是因为我的想法。如果变成那样的话，威尼斯全城都将憎恨我，科尔纳罗家族也将无法逃脱这些报复吧。但是，如果姐姐接受了共和国的请求，那么不仅对您自身，对科尔纳罗家族都将带来好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将因何时使用、如何使用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获取最后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神灵为了考验他的仆人的好坏，则试验仆人。在这试验的面前，无论怎样祈祷或牺牲，都是无用的，只能执行神灵所期望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威尼斯人来说，难道不应该认为，威尼斯这一最伟大、最美丽的都市所期望的东西正是与神灵的期望相一致的吗？”乔治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

卡泰丽娜流着泪听着，好不容易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也努力像你一样考虑。只是，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得到这个王国，并不是出于我的意志，而是出于你的力量啊。”

卡泰丽娜只说了这几句话便借口还有其他事务，离开了席位。她疲倦至极，丝毫没有感受到和弟弟久别重逢的激动感情。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卡泰丽娜过得异常忙碌。她必须将塞浦路斯全岛的主要城市一座座地进行巡视。为了向岛民表示，这是塞浦路斯的王后卡泰丽娜根据自己的意愿将王国转交给共和国的。她穿着以前埃及苏丹送给她的用白貂裘皮制作的女王长袍，与提督普利乌利一同维持着赋予她作为王后的最后仪式。她必须头戴王冠，进入尼科西亚、赛里纳斯与利马索尔这些城市，出席广场上举行的仪式，将曾经升起的塞浦路斯王室吕西尼昂家族旗帜降下，代之以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在这之后，从城市里走出来的卡泰丽娜的头上已没有了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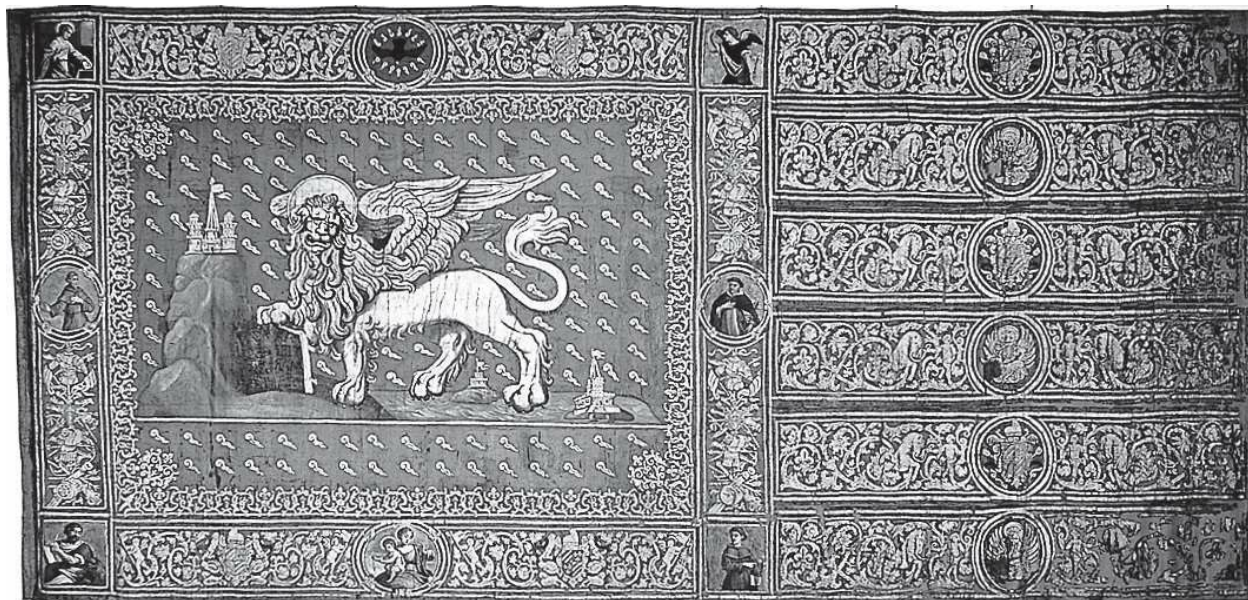
2月26日，在法马古斯塔举行了最后的仪式。卡泰丽娜在这一天穿上了好似丧服一般的黑色刺绣服装。在她的座位前面，淡蓝色的质地上绣着银线与狮子的吕西尼昂王室的旗帜被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绯红色质地上绣着金色圣马可狮子的旗帜，高高地飘扬于俯瞰港口的上空。那个时候，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依次发射起礼炮。仪式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塞浦路斯岛从这时起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两周后，卡泰丽娜永远地离开了塞浦路斯。从她18岁时成为王后来到这个岛以来，已经过去了17年。

归乡

到了6月，亚德里亚海上回旋着从达尔马提亚山峰吹来的风。所以，经由亚得里亚海来到威尼斯的船只，比起秋天来船速自然会慢得多。卡泰丽娜在经过了舒畅的漫长海上旅行之后，所乘坐的船只抵达威尼斯的利多港时，已是从塞浦路斯出发3个月后的6月6日了。在利多

港，总督助理前来迎接。他转告说，今晚请在圣尼科洛修女院里休憩，明早总督及政府高官都会前来迎接，一同前往威尼斯。总督到利多迎接她属于国宾待遇。卡泰丽娜在圣尼科洛修女院——曾经在去塞浦路斯之前度过了4年的这所修女院——迎来了时隔17年后在威尼斯的第一个夜晚。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翌日，大海有点儿汹涌的迹象。不过，初夏的威尼斯的天空毕竟还是黯淡。圣马可教堂前的旗杆上，巨大的绯色与金色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在海风中高高飘扬。广阔的圣马可广场与港口附近的小广场上都挤满了人，周围建筑物的柱廊下也被广场上溢出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为了一睹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的到来而汇集在一起的。

钟声开始敲响。从钟楼的上方，从时钟塔的上方，在初夏的威尼斯辽阔的天空中，响起了清澈的声音。那时，从排列于港口左边的军舰上传出轰鸣的礼炮声。女王到达了。

用金色与绯红色装饰的总督的礼仪船“殿下礼舟”[注]笔直地驶进圣马可码头。“布琴特洛”是一艘长34米、宽7米、高8米的排桨船，整个船身涂成金色，用绯红色的天鹅绒帐篷罩着。船首飘扬着威尼斯的国旗——

圣马可狮子；从船舱处伸出左右各21根涂成金色的桨，每一根都由4个桨手握着，有节奏地切入水面。在这个“殿下礼舟”的帐篷里，并排坐着卡泰丽娜与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注]。总督夫人及威尼斯贵族的名门富人们竞相奢华地列坐于周围。在外围则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在这艘豪华船的周围围绕着同样装饰华丽的贡多拉，它们将“殿下礼舟”包围了起来，形成一个扇形，向着码头前进。贵族夫人百人、政府的高官及大贵族百人，在这一天伴随着卡泰丽娜从利多一直同行至威尼斯，当时的记录对他们一行做了描述。从抵达圣马可码头的“殿下礼舟”走下来的卡泰丽娜受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威尼斯贵族的欢迎。她穿着一件低胸黑色天鹅绒衣服，按照塞浦路斯的习惯，用白色的面纱将头罩了起来。头上的塞浦路斯王冠勉强压住被海风掀弄着的面纱。

队伍以卡泰丽娜及总督为首，通过了小广场，在那右边是总督府，进入了圣马可广场。一行人在此止步，因为要在圣马可教堂的正面举行仪式。卡泰丽娜的弟弟乔治·科尔纳罗因对共和国做出的种种功绩而被与卡泰丽娜并排站着的总督封为“圣马可骑士”（Cavaliere di San Marco）。

这个仪式结束后，一行人进入了圣马可教堂。在那里举行转让仪式。首先朗读事先制作好的证书，上面写着卡泰丽娜怀着巨大的喜悦将塞浦路斯王国赠予威尼斯。然后，总督起身，赞美女王卡泰丽娜深思熟虑的决定及其对威尼斯的美好感情，最后对赠予塞浦路斯王国表示了感谢。接着，卡泰丽娜与总督在塞浦路斯转让证书上相互签名。在这些结束之后，卡泰丽娜走向祭坛，总督也跟随其后。卡泰丽娜伸开双手，将她头上的王冠摘下。她用双手托着王冠，献给了总督。那时，列席的人们看到从卡泰丽娜袖子里露出的白色蕾丝在教堂微弱黯淡的金光之中若隐若现。总督接受了王冠，仪式完毕。

此后的三天，作为共和国国宾的她，旅居于当时访问共和国的宾客使用的客房——费拉拉公爵宅邸。这个宫殿在1621年以后成为土耳其商馆[注]，今天依旧使用这个名称。在那三天里，昼夜不断的正餐与舞会，没有让她得片刻空闲。卡泰丽娜沉浸于其中，尚未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忘记塞浦路斯，威尼斯的华丽让她只觉得十分开心。被人们称为“女王陛下”，自己也在那个中心里。因为，在没有爵号的威尼斯贵族女人之中，只有她，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女王。

结束了费拉拉公爵宅邸的三天国宾生活，卡泰丽娜搬到弟弟乔治的宅邸。乔治在父亲去世后搬出了圣保罗[注]的宅邸，在大运河沿岸的圣卡夏诺地区（San Cassiano）建造了豪华宅邸。这座宅邸至今都被称为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从费拉拉公爵宅邸出来，面向里亚尔托桥，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就位于同侧稍微下游的地方。隔着大运河，还能看见对岸美丽的“黄金宅邸”[注]。

来到威尼斯的第二个星期，6月20日，卡泰丽娜迎接了总督巴尔巴里戈派来的使节。使节带来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由共和国政府决定、经总督认可的有关于她今后的事项。即，她一生都拥有阿索洛[注]地区的领主地位，从这块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每年得到8000达克特的养老金。另外，可以像以往一样，世代沿用吕西尼昂王室的封号。因此，今后既可以称呼她为塞浦路斯、亚美尼亚、耶路撒冷女王，还可以增加一个阿索洛夫人的称号。由此，决定了卡泰丽娜的第二个人生。

然后，这张证书上的各项决定都是有背景的。首先，姑且不论阿索洛的领主仅限于她一代，而且所谓领主，也只是徒有虚名。依旧设置了威尼斯行政官，守卫兵也由威尼斯安排。不仅如此，还给他们增加了新的任务——经常在卡泰丽娜的身边进行监视，不让被威尼斯合并的塞浦路斯岛民寻得名分——为挽回独立而策划反威尼斯阴谋。切断他们与他们所谓的“被软禁的塞浦路斯女王”之间的联络，这才是威尼斯方面的目的。



詹蒂利·贝利尼(注)画《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注)

其次，关于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事情。在证书上写着，即便在阿索洛收益较少的情况下，也将保障这笔金额。可是，以往的收益从来没有少过这个数字的。其真正的意思是，为了防止卡泰丽娜财政过于丰腴而设置了手闸。之后，养老金也被威尼斯规定在当年用光就是一个实证。

表面上，共和国对她似乎供奉了最高礼节。但是，卡泰丽娜的真实境遇是，位于美丽的高地却过着被软禁在距离威尼斯50公里开外、处于充分监视之下的阿索洛豪华的囚徒生活。尽管如此，卡泰丽娜本人并没有注意这个内幕，就算她注意到了，也不会对那样的事情有所关心的。这个女人总是非常欣喜地签上名字：“卡泰丽娜，塞浦路斯、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女王，阿索洛夫人。”

此处，我想对卡泰丽娜离去之后的塞浦路斯稍微做点儿记录，后世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作为威尼斯对塞浦路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

威尼斯派去了巴尔达萨雷·托雷比桑任第一届总督，在他下面安排

了7个行政官。在威尼斯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的经济状况似乎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或许因为这个，民心也沉稳了下来，没有制造阴谋或掀起叛乱。

威尼斯通过这些措施，成功地实现了塞浦路斯的内政管理，但是面对岛外的莱万特海上土耳其势力的增大，却没有突围的路径。自卡泰丽娜转让塞浦路斯大约百年后，土耳其终于公开了对塞浦路斯的野心。从1570年7月24日到翌年8月16日，是历史上著名的法马古斯塔攻防战，战役非常惨烈。当时，相对于塞浦路斯与威尼斯4000人的混合防卫军，土耳其实际的进攻者为7.5万名。战败的防卫军，无论女人或孩子都被杀害。队长马卡托尼奥·布拉加丁因为拒绝投降，最终被活活剥皮，作为战利品被献给了土耳其苏丹。此时，作为基督教国家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塞浦路斯完全屈服于土耳其帝国。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将威尼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的塞浦路斯作为舞台。在萨努多的《日记》里记载了1508年，克里特岛总督克里斯托福·摩洛在从塞浦路斯返回的船上妻子去世的情况。奥赛罗是一名黑人，摩洛这个名字中也含有黑人或者皮肤黑的人的意思。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只将海军晋升为本国的贵族来巩固政权。提督的职务不仅有特别的权限，而且很有名誉，他们在退休之后，很多人成了共和国的总督。这与殖民地的总督是相同的情况。外国人或者黑人，是绝对不可能当得上的。不知道莎士比亚是确信“摩洛”这个名字带有黑人的意思，还是他明明知道，但为了特意强调威尼斯的异国情调而使用了黑人呢？

不管怎样，土耳其夺去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造成了重创。在长达5个多世纪里，掌控了莱万特海及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势力，自此以后，轰然崩塌。而后，在1645年至1669年的24年岁月中耗费了1.26亿达克特经费，在死者多达10万人的克里特岛攻防战中败北之后，威尼斯将地中海的主权彻底让给了土耳其。发现了新航线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发展，虽然对威尼斯的衰退产生了少许影响，但是让威尼斯衰退的真正

敌人可以说是土耳其。因此，为了摒除土耳其的威胁而全力以赴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海上的世界第一发达国家，却只能让步于后进新兴之国如西班牙与葡萄牙，见证它们进入新世界去摘取荣誉。

诗人拜伦后来将这场克里特岛攻防战咏叹为威尼斯的《伊利亚特》注。法马古斯塔攻防战也同样是悲怆的结局，既然成为诗人美丽的题材，那么其势力也到了尽头。其他国家的诗人是否将其写成了诗歌不得而知，但是这两大攻防战令威尼斯人也为它凄美的结局而落泪。当初以巧妙的策略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那个透彻的威尼斯合理主义，去哪里了呢？

同一时期逗留于威尼斯的法国人乔曼·杜·贝雷在观看了威尼斯第一大节日“仙萨”——总督与海之女神的婚礼——这场炫耀威尼斯海洋势力的节日活动之后，写下了这般讽刺的话：“Ces vieux cocus vont èpouser la mer. Don’ t ils sont les maris, et les Turcs les adultères””（这些鳖幻想着跟大海女神结婚，却不知他们威尼斯人虽成了丈夫，但土耳其人才是真正的情人）。

终焉

有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

只认识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位优雅而快活的妇人，与曾经当了15年之久的塞浦路斯女王，与在阴谋与叛乱的恐怖中生

存下来的人是同一个人。被12个女官与80个贵族簇拥的卡泰丽娜，是那个小小的宫廷的中心，愉快地度过华贵的每一天。阿索洛在所有的意味上来说，都与塞浦路斯不同。与有着干燥的空气、炙人的阳光、温润的地中海风，光与影清晰的塞浦路斯相比，位于北意大利高地上的阿索洛处于布伦塔河[注]与皮亚韦河[注]两条清流之间，清澈的空气与茂密的树林非常赏心悦目。在欧洲，塞浦路斯至17世纪末都盛产与今日香槟一般地位的芳醇的葡萄酒，阿索洛附近是没有强烈香气的格拉巴酒[注]的著名产地。

卡泰丽娜在阿索洛度过了她之后的21年余生。她觉得只要自己的小宫廷是快乐而华丽的就足够了。因为她没有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那种期待艺术氛围的野心，所以无论是什么客人，她都欢迎。如果没有客人了，她甚至会自己亲自去威尼斯寻找。威尼斯共和国在举行什么重大宴会时，也都会邀请她。而且，在那样的场合中，总是给卡泰丽娜预备第一席位。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丈夫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一同访问威尼斯是在1481年，那时她还在塞浦路斯。但是，在1493年米兰公爵夫人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1502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访问招待宴会上，卡泰丽娜都出席了。甚至她还在威尼斯举行的宗教仪式上露面，那个场景被制作成绘画，现在挂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注]。1500年詹蒂利·贝利尼绘制的《十字架的奇迹》[注]中将当时46岁的她那肥胖的身姿暴露无遗也是一个实证。总之，她就是个爱四处露面的女人。

她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从塞浦路斯抵达威尼斯时所受到的国宾级礼遇、获赠阿索洛地区，以及后来在威尼斯宴席上处于第一席位，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自己表示的敬意。她并不知道，威尼斯真正的意思在于向世间显示，合并塞浦路斯乃是女王卡泰丽娜出于对执政困惫的主动转让。而且为了合并后能够顺利统治塞浦路斯，威尼斯判断，对卡泰丽娜的境遇做如此华丽的安排更为有利。

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宫廷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的历史中稍有留名，那

是沾了诗人彼得罗·本博的光。本博也是卡泰丽娜的亲戚，他那部可以称为恋爱论的《阿索洛的人们》[注]就是在这个卡泰丽娜的宫廷内写成的。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在阿索洛举行的一个女官的婚礼宴会上，三个贵族与三个女官关于爱情进行了一场讨论。据说女王也参加了，但她并没有发言。这场社交会话分成了三个部分：1.什么样的爱情是正确的，什么样的爱情是错误的。2.女人与毁灭，爱情与痛苦。3.情欲恋爱与精神恋爱。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好而正确的爱情，是对美的无止境渴望，在神灵的面前神圣而永不泯灭。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

可是，当时最美丽的女人与具有高度修养的上流夫人们都是本博的朋友，他甚至还做过臭名昭著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情人，后来虽然育有三个孩子却依旧凭借天生的社交才能升到了枢机主教。这位俊美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而他撰写的与他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著作，特别是这部《阿索洛的人们》只能说是陈腐的女性社交界的产物。不过，这倒成为了解卡泰丽娜周围情况的资料。就是这个本博，没有把作品捧给卡泰丽娜，而是献给了他曾经的恋人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1501年7月10日，总督府里召开了内阁会议。总督因为风湿病犯了而缺席。他对作为圣马可教堂的行政长官乔治·科尔纳罗骑士的代理人巴提斯特·莫罗西尼与路易·马利皮埃罗、检察长尼科洛·多尔费因三人提出了要求，让他们全都披着黑色的斗篷出席会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被允许发言的他们发布了一个消息——今天早上4点，乔治阁下的姐姐、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在胃病发作的3天后病逝，享年56岁。他们是为了通知这个消息才来到内阁会议的。因为总督缺席，所以由评议员路易·普利乌利代表全体内阁陈述了对女王之死的哀悼之词。接着，

内阁会议决定为死去的女王敲响12下圣马可教堂的钟声。

当天下午，元老院也收到了卡泰丽娜的讣告。于是，决议在两天后的12日，由乔治·科尔纳罗担当丧主举行葬礼，内阁会议及元老院议员全体成员、威尼斯大主教及其他主教，以及其他众多贵族都必须列席。

当天夜里，其实已经到了次日凌晨时分了，“雨啊风啊，大如鸡蛋的冰雹好似在空中绽放的火花一般，变成可怕而猛烈的暴风雨”。在这暴风雨之中的守灵夜，卡泰丽娜的遗体用弗朗切斯科宗派的修女服包裹着，装在灵柩里被抬往圣卡西亚诺教堂（Chiesa di San Cassiano）。灵柩的旁边只跟着两个僧侣及手持十字架与烛台的两个少年，没有一个亲戚。从弟弟乔治的宅邸到这座教堂，从后门抄近道不足50米。这条狭窄的小道，宽度只有一个人伸开双手的幅度，小小的送葬队匆匆忙忙地穿行于其中。风雨太大，蜡烛刚从屋里出来便被吹灭了。暴风雨中只听得僧侣忙碌的祈祷声与棺材在拐角处碰撞的声音。刚一到圣卡西亚诺教堂，淋成了落汤鸡的僧侣与少年，还有搬运棺材的两个壮工就将棺材放下，消失了踪影。教堂里的人见没有一个亲戚或政府官员同行，便也只是出来迎接了下就消失了。在宽敞的教堂的黑暗之中，只有一个被丢弃的她的棺材。

次日清晨，在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放了一夜的卡泰丽娜的棺材被抬往举行葬礼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注]。葬礼排头行进的是大十字架与威尼斯大主教、斯巴拉多大主教、费尔特司教、莫切尼格修道院院长等威尼斯宗教界的高位圣职者们，各自身穿光彩炫目的金银色圣袍，后面跟随着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他们也身穿了表示各自官职的最正式的礼服。再后面是唱着赞美歌的圣歌队。在毕恭毕敬抬着棺材的几个侍从的后面并排跟着丧主乔治·科尔纳罗与总督的代理，最后是科尔纳罗家族的全体成员及其亲戚，以及其他威尼斯贵族的队伍，延绵相续，没有尽头。棺材用镶饰了金色花边的黑色天鹅绒罩着，上面摆放着20年前自从卡泰丽娜让出塞浦路斯以来一直收藏于圣马可教堂里的宝物——塞浦路

斯的王冠，仅限于今天，将它从那里取了出来。

为了让这支华丽而肃穆的送葬队从肉类市场（今天的鲜鱼市场）的岸边渡过大运河，到达对岸的圣索菲亚区，大运河上仅在今日排满了小船，在上面铺设了厚木板，架出来一座桥。送葬队从上面缓慢地走过。从这里开始，送葬队里加入了威尼斯各宗派的僧侣和修女，他们手里的那些多得无法计数的烛台与火把将火光映在早上的运河水面上，显得变幻无常。

在举行葬礼仪式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里特别设置了祭坛，棺材就安放在那上面。跟随着送葬队前来的人们全体就席。葬礼由威尼斯大主教主持，《威尼斯史》的作者安德烈·拿巴杰洛[注]念了悼词。仪式就此结束，列席者全部散去。

漂亮的伪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卡泰丽娜·卡尔纳罗的一生就是被威尼斯这样的伪善所鼓动，所粉饰了。伪善，若是那些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伪善”的人做出了伪善的行动之后，岂止是没有作用，那散发出来的俗不可耐的臭气甚至能令人们纷纷中毒。可是，对此心知肚明的人们，他们所做出来的伪善，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可以说具有艺术的美感。文艺复兴的时期的威尼斯人所具备的如此坚强的精神，在500年之后的今天，只残留为回响于地中海上空的哄笑罢了。只有拥有自由的精神与敏锐的感觉的人才听得见那洪亮的哄笑。

---

1. 菲奥伦扎·克里斯波（Fiorenza Crispo），卡泰丽娜的母亲，是锡罗斯岛的领主尼古拉斯·克里斯波（Nicholas Crispo）的女儿。
2. 丹多洛家，威尼斯贵族。在威尼斯共和国时代，丹多洛家族中出了4个统领。
3. 本拉多明家（Vemdramin），威尼斯贵族，建造了世界最古老的赌博俱乐部——本拉多明宫殿。
4. 卡佩洛家（Cappello），威尼斯富裕的贵族。

5. 白貂裘皮（Ermellino），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礼服被称为“王者的毛皮”。

6. 拿骚（Haus Nassau），发祥于德国西部莱茵地域的欧洲贵族、皇室。虽然只有一代，但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7. 东罗马帝国，指4世纪左右实行东西分裂统治以后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域。

8. 仙萨（Sensa）是威尼斯语，在意大利语中意味着“ascension”(升天），祈愿永远的繁荣。在威尼斯，它是庆祝海的女神与元首结婚的最大的节日。

9. 总督府（Palazzo Ducale），兼元首的官邸、官厅。

10. 大运河（Canal Grande），威尼斯运河，将城市分成S型的两部分。

11. 里亚尔托桥（Ponte di Rialto），威尼斯大运河上架设的四座桥梁之一，也被称为“白色的巨象”。

12. 圣马可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意大利威尼斯最有名的大教堂，拜占庭式代表建筑。它面向圣马可广场，与总督府相连。建筑内金碧辉煌，祭坛上有镶嵌了2000颗宝石的屏风。

13. 十人委员会，1310年至1797年间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机构，负责情报、谍报。与总理府的成员一起构成十人委员会，合计17人，但称为“十人委员会”，任期一年。

14. 卡尔门（Porta della Carta），位于总督府和大教堂之间，又被称作纸门（Porta della Carta）。

15. 大会议场，国会会议场，共和国国会，可容纳1000——2000人。

16. 克里斯托福·莫罗（Cristoforo Moro，1390——1471），意大利政治家、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在位时间：1462——1471）。

17. 雅克二世·德·吕西尼昂（Jacques II de Lusignan，1438？——1473），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西里西亚——阿美尼亚国王（在位时间：1464——1473），被称为“私生子雅克”（Jacques le bâtard）、“大主教雅克”（Jacques l’ archevêque）。

18. 利多（Lido），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南面的细长岛屿，也称为利多岛，是威尼斯市的一部分。

19. 西西里岛（Sicilia），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南方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西西里洲。

20. 撒丁岛（Sardegna），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面、科西嘉岛以南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它在地中海是仅次于西西里亚岛的第二大岛，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撒丁里洲。

21.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

22.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A History of Cyprus, George Hi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1948，I, II, III）。

23. 圣马太（Matthew the Evangelist），《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人物，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

24. 圣巴拿巴使徒，《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初期基督教教会成员，十二使徒之一。

25. 盖乌斯·弗拉维乌斯·瓦勒留斯·君士坦丁（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因其再次统一帝国、发展了专制君主制而被称为“大帝”。

26. 海伦娜（Helena，246/250？——330），古罗马帝国的皇后，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基督教会的圣人。

27. 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坐落在希腊北部，近萨洛尼卡湾，是塞萨利区与马其顿区间的分水岭。其米蒂卡斯峰高2917米，是希腊最高峰。为了与南面相邻的“下奥林匹斯山”相区别，它又称“上奥林匹斯山”。奥林匹斯山是奥运圣火精神源头，是古希腊成为欧洲文化发源地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西方文明起源之地，也是希腊神话之源。

28. 理查德一世（Richard I，1157——1199），金雀花王朝第二代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1189——1199）。其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其勇猛而被称为“狮心王”（Richard the Lionheart），被视为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模范。

29. 1184——1191年，塞浦路斯总督伊萨克·科穆宁曾脱离拜占庭而独立。

30. 利马索尔（limassol），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又名“莱梅索斯”，塞浦路斯南岸城市，傍阿克罗蒂里湾。

31. 居伊·德·吕西尼昂（Guy de Lusignan，1159——1194），吕西尼昂伯爵的儿子，法国骑士。他与耶路撒冷女王西比勒·德·耶路撒莱（Sibylle de Jérusalemm，1160？——1190）结婚而成为耶路撒冷国王。1190年西比勒死后，伊莎贝拉成为女王，但居伊没有放弃王位。他在1192年获得塞浦路斯后才放弃了王位。1194年去世后，由哥哥继承塞浦路斯王位，以后持续了吕西尼昂皇家的塞浦路斯王国。

32. 安提阿（Antiochia），土耳其南部的小城市安塔基亚（Antakya）的古称。公元前300年左右，由古叙利亚王国的塞琉古（Seleukos）一世建设为首都，后来成为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一代基督教会的中心地。

33. 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塞浦路斯东部法马古斯塔地方的主要城市，位于海湾的中央部，是塞浦路斯水位最深的港口。

34. 亚历山大（Alexandria），仅次于开罗的埃及第二大都市。公元前332年，由希腊国王建造而成。

35. 尼科西亚（Nicosia），塞浦路斯首都，位于塞浦路斯岛美索里亚平原中部，濒临派迪亚斯河，北依横越岛国北岸的凯里尼亚山脉，西南同青松苍翠的特鲁多斯山遥遥相望，海拔约150米。

36. 马穆鲁克人（Mamlūk），指伊斯兰世界里奴隶出身的军人。

37. 乔凡尼，即让二世·德·赛普勒斯（Jean II de Chypre，1418——1458），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国王（在位时间：1432——1458）。在继承塞浦路斯国王称号之前，他具有名义上的安蒂奥基亚公爵称号。

38. 海莲娜（1428——1458），东罗马帝国巴列奥略王朝的王室女儿之一。

39. 夏洛特·德·吕西尼昂（Charlotte de Lusignan，1444——1487），塞浦路斯女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女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女王（在位时间：1458——1464）。

40. 卡萨·迪·萨沃亚（Casa di Savoia），统治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及法国、法语圈瑞士一带的边境伯爵贵族。

41. 路易·德·萨沃亚（Louis de Savoie，1436——1482），法意国境的萨沃亚家族的公子，与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结婚后，获得塞浦路斯共同统治者的王位（在位时间：1459——1464）。

42. 罗兹岛（Rhodes），位于爱琴海南部安纳托利亚半岛沿岸的希腊领岛。

43. 内格罗蓬特公国（Lordship of Negroponte）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封建主在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之一，领有今希腊优卑亚岛。1204年由塞萨洛尼基王国国王孟菲拉侯爵博尼法斯将其新领地优卑亚岛分封给佛兰德斯贵族而建立。全岛于1470年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服。

44.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将与地中海相连的爱琴海，以及与黑海相连的马尔马拉海相连接的狭窄的海峡。

45. 主首（Signora），对已婚者、年长者的称呼。

46. 拉扎罗·莫切尼格（Lazzaro Mocenigo），出身于威尼斯共各国的活跃于17世纪的提督，意大利第70届总督，即彼得罗·莫切尼格（Pietro Mocenigo，在位时间：1474——1476)。

47. 海莱斯彭特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

48. 圣乔治港（Porto San Giorgio），是亚得里亚海最大的渔港及观光港，历史上有诸多名人在此休假，比如拿破仑的弟弟。

49. 马里耶特·德·帕特拉斯（Mariette de Patras，？——1503），塞浦路斯国王让二世的希腊人爱妾，雅克二世的母亲。

50. CDX（Consiglio dei Dieci），意大利语，意为“十人委员会”。

51. 穆拉诺岛（Murano），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本岛的东北方向，在马拉尼运河沿岸的岛屿。

52. 殿下礼舟（bucintoro），指威尼斯总督所乘坐的排桨船。在1798年威尼斯共和国被拿破仑灭亡之前，在每年复活节时举行的仪式（与大海的婚礼）上，总督都会乘坐该船出港，在亚得里亚海上进行表演。其中第四艘、1729年处女航的总督船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宫殿一般豪华，长35米，高8余米，配备了168个桨手及40多个船员。总督的椅子安置于

船舱后方，船首装饰着代表了正义的剑与天平。不过，这艘船在1798年拿破仑征服威尼斯时被破坏。

53.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1420——1501），威尼斯总督（在任时间：1486——1501），是第七十三任总督马尔科·巴尔巴里戈的弟弟。

54. 土耳其商馆（Fondaco dei Turchi），13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式样的商馆，1621——1838年为土耳其商馆。这是共和国准备的商馆，供土耳其人及波斯人用于住宿、商品仓库、交易场所。19世纪修复，现为市立自然博物馆。

55. 圣保罗，威尼斯6个地区中最小的一个区，可以眺望大运河，拥有圣保罗教堂、美丽的宫殿及市场。

56. 黄金宅邸（Ca’ d’ Oro），面对威尼斯大运河的宅邸中最美丽的一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外壁使用金箔与各种色彩的装饰而被称为黄金馆。该宅邸由威尼斯贵族孔塔里尼建造，该家族在1043——1676年间出了8个威尼斯总督。

57. 阿索洛（Asolo），位于威尼斯以北60公里外的丘陵地带。它是古罗马人建造的城市，现在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这座城市虽小，却因为很多著名人士喜爱它而闻名世界。

58. 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派的画家。威尼斯的文艺复兴美术迟于佛罗伦萨，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迎来黄金时代。

59.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Procession of the True Cross in Piazza San Marco），1496年，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0. 《伊利亚特》（Iliad），据说是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古希腊诗歌作品。

61. 布伦塔河（Brenta），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全长174公里。

62. 皮亚韦河（Piave），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在注入大海的河流中，是意大利国内第五条长河。

63. 格拉巴酒（Grappa），意大利特产蒸馏酒，白兰地的一种，酒精度为30——60度，是意大利很受欢迎的一种餐后酒类。

64.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Gallerie dell’ Accademia），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美术馆，1750年由当地画家乔凡尼创建的美术学院发展而来，现在主要收藏了14世纪至18世纪威尼斯派绘画，尤其是威尼斯派的第一代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等人的代表作。

65. 《十字架的奇迹》（Miracolo dell Croce），创作于1500年，现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6. 《阿索洛的人们》（Gli Asolani），关于柏拉图式爱情的三篇散文。

67. 圣阿波斯托利教堂（chiesa dei santi apostolic），11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罗马风格的代表建筑物。

68. 安德烈·拿巴杰洛（Andrea Navagero，1483——1529），著名的人文学者。

后记

1966年11月，由于阿诺河[注]泛滥，佛罗伦萨遭遇了大洪水。淫雨连绵，水量增加，山里面流出的水流与满潮时大海的逆流，正好在老桥[注]一带相会，溢出的河水形成浊流，袭击了整个城市。

3天后，我从罗马出发，到达佛罗伦萨。潮水已经退去了，可是，与水一同流出的重油，在距离墙面5米高的上方留下了鲜明的黑色印迹，清晰地显示出这场洪水的威势。城里面臭气熏天，热的食物只有咖啡。其中，很多学生正忙碌着将美术品搬运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抢救那些埋在烂泥里的古书。

我参加了由普莱维特利教授指挥的负责国立古书馆的小组。那个组里女学生很多，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她们从泥地里挖掘出大量的古书，将其分为手稿与印刷书，一页一页地仔细清洗，在中间夹上吸水纸。这样的作业每天都在持续着。就在这进行期间，我渐渐地清楚了一个月前粕谷先生邀我写一本《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这个题目应该如何开始着手梳理了。如果只是阅读现代人撰写的历史书，那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可是，那样一来，与用英语、德语、法语所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书就没什么差别了。怎样才能做到不通过后世人的过滤镜而直接迫近那个时代生存的人呢？那就是，只能通过亲自查阅尽量多的原始资料。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在此期间从未间断地给予我温暖的鼓励与建议的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以及编辑部的塙嘉彦先生，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对于经常前来与我相会，每次都给我提出宝贵忠告的林达夫[注]先生，也表示感谢。我记得，在从先生位于藤泽[注]的家中告辞出来的归途中，因为太清楚自己的无能了，身体甚至簌簌发抖般的战栗。

我也绝对不会忘记感谢荻原延寿[注]先生。他通过自己的撰写经验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历史学家也能允许想象。”先生的这句话，在我撰写期间，犹如远雷一般在我的头脑中隆隆作响。

我在意大利的学业，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蒙雷阿莱[注]的枢机主教、贝隆齐女士[注]等，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意大利的朋友们的名字。所以，我就只留下一个人的名字，献上我简单的谢意——茱塞佩·西莫奈[注]。

1969年3月1日于东京

盐野七生

---

1. 阿诺河（Arno），流经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河流，全长240公里，注入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2. 老桥（Ponte Vecchio），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上的桥梁，正如其名字的意大利语表述，它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梁。
3. 林达夫（1896——1984），日本思想家、评论家，著有《文艺复兴》等西方精神史、文化史、文明史方面诸多著作。
4. 藤泽，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
5. 萩原延寿（1926——2001），日本历史家，著有《远崖》等诸多著作。
6. 蒙雷阿莱（Monreale），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巴勒莫。
7. 贝隆齐（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文学界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与丈夫于1947年创立了意大利最权威的文学奖Strega奖，对年轻文学家寄予了厚望。
8. 1970年3月，盐野七生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概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的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后离婚）。

参考文献

[缩略符**]**

A. S. 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 S. L.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N. A. =Nuova Antologia

S. P. R. =Atti e memorie della Reale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e provincie di Romagna

所有资料尽量使用发行年份较新的资料。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料

■ 当时的记录、年代记

ALBERI, E.,*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durante il secolo XVI*, Firenze, 1839——1863.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2——1854:*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Giovan Pietro Cagnola*(1023——1497)*; Storia di Milano scritta da Ciovanni Andrea Prato*(1499——1519)*; Cronaca di Milano scritta da Ciovan Marco Burigozzo*(1500——1544)*; Degli Annali Veneti dall'anno 1457 al 1500 del Senatore Domenico Malipiero, ordinati ed abbreviati dal Senatore Francesco Longo;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Milizia*

Italiana dal XIII al XVI secolo raccolti negli Archivi della Toscana e preceduti da un discorso di G. Canestrini; Cronaca della città di Perugia dal 1492 al 1503 di Francesco Matarazzo detto Maturanzio; Memorie perugine di Teseo Alfani dal 1502 al 1527; d'ARCO, C.,*Notizie di Isabella Estense moglie a Francesco Gonzaga, aggiuntivi molti documenti inediti che si riferiscono alla stessa Signora, all'istoria di Mantova ed a quella generale d'Italia*;*Documenta aliquot quae ad Ronani Pontificis notarios et curialespertinent; Sommario della Storia d'Italia dal 1511 al 1527 composto da Francesco Vettori.*

BEMBO. P.,*Opere complete*, Milano, 1808——1810.

BURCHARDI, J.,*Diarium sive rerun Urbanarum commentarii ab Anno*

MCDLXXXIII ad Annum MDCI, Paris, 1883——1885

CONTI di FOLIGNO, S. dei,*Le storie dei suoi tempi dal 1475 al 1510*, Roma, 1883.

CORIO, B.,*Historia di Milano*, Venezia, 1554.

FRANCO, G.,*Habiti d'huomeni et donne Venetiane con la processione della Ser. ma Signoria et altri particcolari cioè trionfi feste cerimonie publiche della nobilissima città di Venetia* , Venezia, 1617.

GUICCIARDINI, F.,*Storia d'Italia*, Roma, 1968; Ricordi, Milano, 1951.

INFESSURA, S.,*Diario della città di Roma* (1294——1494), Roma, 1890.

JOVII, P.,*Opera quotquot extant omnia illustrata*, Basel, 1578.

Machuavelli，N.，*Opere complete*，Milano，1960——1965；《マキアヴェリ》（《世界の名著》第16卷，会田雄次责任编辑，《君主論》池田廉译，《政略論》永井三明译），东京，1966。

PII II PONTIFICI MAXIMI,*Commentarii rerun memorabilium quae temporibus suis contigerunt*, Frankfurt, 1614.

PLATINA, B.,*Vita Sixti VI*, Venezia, 1562.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Editio Palatina》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733:*Marini Sanuti Leonardi filii patricii veneti 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 (1421——1493)*;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Venezia*na scritta da Andrea Nacagiero, Patrizio Veneto.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Editio Altera*G. Carducci &V. Fiorini, Città di Castello-Bologna, 1900——:*Il diario romano di Gaspare Pontani* (1481——1492);*Iacobi Volterrani Diarium Romanum ab Anno MCCCCLXXIX ad Annum MCCCCLXXXIV*;*Diario de Sebastisno de Branca Tedallini* (1485——1524);*Diario di Antonio de Vascho* (1480——1492); PRIULI, G., I*Diarii* (1494——1512);*Diario Ferrarese dall’anno 1409 fino al 1502 di autori incert*; ZAMBOTTI, B.,*Diario ferrarese* (1476——1504);*Johannis Burckardi caplle pontificie magister ceremoniaru mLiber notarum ab Anno MCCCCLXXXIII ad Annum MDVI*.

SAMUDO, M., I *Diarii* (1496——1533), Venezia, 1879——1903.

VECELLIO, C.,*Habiti antichi e moderni*, Venezia, 1598.

■ 后世历史学家的著作

BURCKHARDT, J.,《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世界の名著》第45卷，柴田治三郎译），东京，1966。

CIPOLLA, C.,*Storia delle Signorie Italiane dal 1313 al 1530*, Milano, 1881.

COGNASSO, F.,*Società e costume. L'Italia nel Rinascimento*, Torino, 1965.

GREGOROVIUS, F.,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m V bis zum XVI Jahrhumdert*, Stuttgart, 1886——1896.

LAMANSKY, VI.,*Secrets d'Etat de Venise*, St. Petersbourg, 1884.

PASTOR, L. von,*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Freiburgi. Br., 1901——1930.

PORTIGLIOTTI, G.,*Rinascimento. Porpora, pugnali, etère*, Milano, 1924.

ROMANIN, S.,*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ezia, 1852.

SISMONDI, S. de,*Histoire des Re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Paris, 1809——1818.

关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AMADEI, F.,*Cronaca Universale della città di Mantova*, Mantova, 1954——1957.

BACCHELLI, R.,*La congiura di don d'Este*, Milano, 1931.

BALDINI, M.,*Don Giulio d'Este. Poema drammatico*, Modena, 1930.

BELLONCI, M.,*Lucrezua Borgia*, Milano, 1939;*I segreti dei Conzaga*, Milano, 1963.

BONGIOVANNI, G.,*Isabella d'Este marchesa di Mantova*, Milano, 1939.

CARTWRIGHT. J.,*Isabella d'Este marchioness of Mantua*, London, 1903.

CONIGLIO, G.,*I Gonzaga*, Milano, 1967.

CROCE, B.,*Curiosità storiche*, Napoli, 1921.

FRATI, G.,*Giuochi ed amori alla corte di Isabella d'Este,A. S. L.III, IX, XXV*,Milano, 1898.

LUZIO, A.,*Isabella d'Este e il sacco di Roma*, Milano, 1908;*La Calleria dei Conzaga venduta all'Inghilterra*, Milano, 1913;*Isabella d'Este e i Borgia,Connuovi documenti*, Milano, 1916;*Isabella d'Este e la corte sforzesca,A. S. L. III, XV, XXVIII*, Milano, 1901;*Isabella d'Este nei primordi del papato di Leone X e il suo viaggio a Roma nel 1514——1515,A.S.L.IV, VI, XXXIII*, Milano, 1906;*Isabella d'Este e Francesco Gonzaga promessi sposi,A. S. L. IV, IX, XXXV*, Milano, 1908;*La reggenza di Isabella d'Este durante la prigionia del marito. 1509——1510,A. S. L.IV, XIV, XXXVII*, Milano, 1910;*Isabella d'Este di fronte a Giulio II negli ultmi tre anni del suo pontificat,A. S. I.IV, XVII, XVIII, XXXIX*, Milano, 1912;*Federico Conzaga ostaggio alla corte di Giulio II,Archivio della Reale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IX*, Roma, 1886;*Precettori di Isabella d'Este*, Ancona, 1887;*Isabella d'Este e Giulio II,Rivista d' Italia*, Milano, 1909;*Isabella d'Este nelle tragedie della sua casa,Atti e memorie della Reale Accademia Virgiliana,* Nuova V, Mantova, 1912;*La Madonna della Vittoria del*

Mantegna,*Emporium*, Bergamo, 1899;*I ritratti di Isabella d’Este*,*Emporium*, Bergamo, 1900.

LUZIO, A., & RENIER, R.,*Delle relazioni d’Isabella d’Este Conzaga con Ludovico e Beatice Sforza*,*A. S. L.II, VII, XVII*, Milano, 1890;*Francesco Gonzaga alla battaglia di Fornovo(1495)secondo i documenti mantovani*,*A. S. I.*V, VI, Firenze, 1890;*MantovaeUrbino. Isabellad’EsteedElisbettaGonzaganellerelazionifamigilarienellevicendepolitic* Torino, 1893;*Illussod’Isabellad’EstemarchesadiMantova*,*N.A.LXIII, LXIV* & *LXV*, Firenze-Roma, 1896;*Laculturaelerelazioniletterariedi Isabellad’EsteGonzaga*,*GiornaleStoric XL*&*XLII*, Roma-Torino, 1899——1903;*Garadiviaggifraduecelebridamedel Rinascimento*,*IntermezzoI*, Roma, 1890.

MALAGUZZI-VALERI, F.,*LacortediLudovicoilMoro. Lavitaprivatael’arteaMilano*, Milano, 1913.

关于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ADEMOLLO，A.*AlessandroVI, GiulioIIeLeoneXnelcarnevalediRoma. 1499——1520*, Firenze, 1886; Lucrezia Borgia e la verità，*ArchivioStoricoProvincialediRoma*, Roma, 1887.

ALVISI, E.,*CesareBorgiaducadiRomagna. Notizieedocumenti*, Imola, 1878.

BACCHELLI, R.,*LacongiuradidonGiuliod’Este*, Milano, 1931.

BALDINI, M.,*DonGiuliod’Este. Poemadrammatico*, Modena, 1930.

BELLONCI, M., Lucrezia Borgia, Milano, 1931.

BENDEDEI, N.,*LetteraalponteficeAlessandroVIperglisponsal diLucreziaBorgiaconAlfonsod'Este*, Ferrara, 1889.

BELTRAMI, L., (POLIFILO),*LaguardarobadiLucreziaBorgia*, Milano, 1903.

BOSCHI, G.,*LucreziaBorgia*, Milano, 1929.

CAMPORI, G.,*Unavittimadellastoria, LucreziaBorgia,N. A.II*, Firenze, 1866.

CAPPELLETTI, L.,*LucreziaBorgialastoria*, Pisa, 1876.

CATALANO, M.,*LucreziaBorgiaduchessadiFerrara*, Ferrara, 1920.

CHIAPPINI, L.,*GliEstensi*, Milano, 1967.

CIONINI, N.,*AngelaBorgiaeunapaginadellastoriasassolesedelsecoloXVI*, Modena, 1907.

CROCE, B.,*LaSpagnanellavitaitalianadurantelaRinascenza*, Bari, 1922.

DELL' ORO, I.,*IlsegtetodeiBorgia*, Milano, 1938.

DE ROO, P.,*MaterialforahistoryofpopeAlexanderVI*, Bruges, 1924.

FELICIANGELI, B.,*IlmatrimoniodiLucreziaBorgiaconGiovanniSforzasignorediPesaro*, Torino, 1901.

FERRARA, O., *IlpapaBorgia*, Milano, 1953.

FRIZZI, A., Memorie per la storia di Ferrara, Ferrara, 1791——1809.

FUSERO, C., *CesareBorgia*, Milano, 1958; *IBorgia*, Milano, 1966.

GANDINI, L. A., *LucreziaBorgianell'imminenazdellesuenozzeconAlfonsod'Este*, *S. P. R.*, Bologna, 1902.

GATTI, B., *LetterediLucreziaBorgiaaM. PietroBembodagliautograficonseruatiinuncodicedellaBibliotecaAmbrosiana*, Milano, 1859.

GREGOROVIUS, F., *LucreziaBorgia. Secondodocumentiecarteggideltempo*, Firenze, 1874.

LUZIO, A., *Isabellad'EsteeBorgia. Connuovidocumenti*, Milano, 1916.

MEDIN, A., *IlDucaValentinonellamentediNiccolÒMachiavelli*, *RivistaEuropea*, Firenze, 1885.

MENOTTI, M., *IBorgia. DocumentiineditisullafamigliaelacortediAlessandroVI*, Roma, 1917.

MORSOLIN, B., *PietroBemboeLucreziaBorgia*, *N. A.LII*, Firenze, 1885.

PEPR, G., *LaPoliticadeiBorgia*, Napoli, 1945.

PORTIGLIOTTI, G., *IBorgia*, Milano, 1913.

SORANZO, G., *StudiintornoapapaAlessandroVIBorgia*, Milano, 1951.

WIRTZ, N.,*ErcoleStrozzipoetaferrarses,AttiememoriedelladeputazioneferraresediStori* Ferrara, 1906.

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BERNARDI, A., (NOVACULA),*Cronacheforlivesi*, Bologna, 1896.

COBELLI, L.,*Cronacheforlivesi*, Bologna, 1874.

ALLODOLI, E.,*GiovannidalleBandeNere*, Firenze, 1929.

ALVISI, E.,*CesareBorgiaducadiRomagna. Notizieedocumenti*, Imola, 1878.

AMADORI, C.,*LaCaterinaSforzadiP. D. Pasolini*, Forlivesi, 1894.

BELLONCI, M.,*LucreziaBorgia*, Milano, 1939.

BONDI-SOLIERI, B.,*MadonnaCaterinadiForli*, Faenza, 1955.

BRASCHI. A.,*CaterinaSforza*, Bologna, 1965.

BURRIEL, A.,*VitadiCaterinaSforzaRiario*, Bologna, 1795.

CERATO, M.,*CaterinaSforza*, Roma, 1903.

CIAN, V.,*CaterinaSforza*, Torino, 1893.

COSTA, P.,*LamentazionidiCaterinaSforzaRiario*, Lugo, 1932.

FUSERO, C.,*CesareBorgia*, Milano, 1958.

GALLI, R.,*ImolatralaSignoriaelaChiesa*, Bologna, 1927.

MARINELLI, L.,*CaterinaSforzaalladifesadeisuoidomininellaRomagna*,*S. P. R.IV*21&22, Bologna, 1932.

MASI, E., Caterina Sforza,*N. A.II*,*CXXIX45*, Roma, 1893.

MEDIN, A.,*IlDucaValentinonellamentediNiccolòMachiavelli*,*RivistaEuropea*, Firenze, 1885.

MONCALLERO, G. L.,*DocumentiineditisullaguerradiRomagnadel1494*,*Rinascimento*, Firenze, 1953——1955.

MONTI, A.,*LaroccadiRavaldino. CaterinaSforzaeGiovannidalleBandeNere*,*ForumLiviiII1——2*, Forli, 1927.

MORSIANI-QUADALTI, D.,*Delluogodov'emortalacontessaCaterinaSforza, signorad'ImolaediForli*, Bologna, 1880.

OLIVA, F.,*VitadiCaterinaSforza*, Forli, 1821.

PASOLINI, P. D.,*CaterinaSforza*, Roma, 1893;*NuovidocumentisuCaterinaSforza*,*S. P. R.*, XV, Bologna, 1897.

PEPE, G,*LapoliticadeiBorgia*, Napoli, 1945.

RENIER, R.,*CaterinaSforza*, *GazzettaLetteraria*30——31, Torino, 1893.

RICOTTI, E.,*StoriadellecompagniediventurainItalia*, Torino, 1847.

ROSSI, G.,*VitadiGiovannide’Medici*, Milano, 1833.

SALTINI, G. E.,*CaterinaSforza,A. S. I.*, Firenze, 1894.

SANI, S.,*CaterinaSforzaeilDucaValentino,VitaNuova*, Bologna, 1925.

VILLARI, P.,*Ni c co lòMa chiave l liei soui te m pi*, Fi ren ze, 1877.

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Firenze, 1842——1854:*DegliAnnaliVenetidall’anno1457al1500delSenatoreDomenicoMalipiero ordinatiedabbreviatidalSenatoreFrancescoLongo*III; GAGNOLA,*Questose’lPiantodeNegroponte; LapersadiNigroponte; PerditadiNegroponte, scrittaperFratelacopodellaCastellana*.

BUSTRON, F.,*CronacadiCipro,* Mas-Latrie,*Collectiondedocumentsinèditssurl’ histoiredeFrance*, Paris, 1879.

COLBERTALDO, A.,*IstoriadiCaterinaCornerreginadiCipro,BibliotecaMarciana*, Venezia.

CORNET, E.,*Leguerredeivenetinell’Asia*, Wien, 1852;*LetterealSenatodiGiosafatteBarbaro*, Wien, 1852.

LUSIGNANO, S.,*HistoriadiCipri*, Bologna, 1573.

BAILLY, A.,*LARépubliquedeVenise*, Paris, 1946

BATTISTELLA, A.,*Unnuovodocumentosull’acquistodiCiprodapartedellaRepubblcadiVenezia,*

LettereedArtiLXXX, Venezia, 1920——1921.

BOSIO, I.,*HistoriadellasacraReligioneetIII.maMilitiadiSanGiovanniGierosolimitano*, Roma, 1619.

BROWN, H. F.,*StudiesinthehistoryofVenice*, London, 1907.

CENTELLI, A.,*CaterinaCornaroeilsuoRegno*, Venezia, 1892

CERONE, F.,*LapolticaorientalediAlfonsod'Aragona,ArchiviostoricoperleprovincieNapo* &*XXVIII*, Napoli, 1902——1903.

CESSI, R.,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enezia, 1942;*UnfalsoeroedellarivoltadiFamagosta,AttidelRealtelstitutoVeneto,* Venezia, 1911.

DUDAN, B., II dominio Veneziano di Levante, Bologna, 1937.

FORCELLINI,*Straneperipeziediunbastardodicasad'Aragona*, Napoli, 1915.

GHINZONI, P.,*GaleazzoMariaSforzaeilRegnodiCipro,A. S. L.VI*, Milano, 1879.

GUERDAN, R.,*L'orodiVenezia*, Milano, 1967.

HILL, G.,*AhistoryofCyprus*, Cambridge, 1940——1948.

LANE, F. C.,*Venetianshipsandshipbuildersofthe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LOREDANO, G. F.,*Historie de' Relusignani*, Henrico Giblet, Venezia,

1653.

LUZZATTO, G.,*StoriaeconomicadiVeneziadel IX al XVI secolo,* Venezia, 1961.

MAGNANTE, G.,*Documenti mantovani sulla politica di Venezia aCipro,ArchivioVeneto-TridentinoVIII,* Venezia, 1925;*L'acquistodell'isoladiCiprodapartedellaRepubblicadiVenezia,ArchivioV* *5* &*6*, Venezia, 1926.

MANFRONI, C.,*StoriadellaMarinaItalianadallacadutadiCostantinopoliallabattagliadiLepa* Roma, 1933;*IcolonizzatoriitalianiduranteilMedioEvoed ilRinascimento,* Roma, 1933.

MARANINI, G.,*LaCostituzionediVenezia*, Venezia-Firenze, 1927——1931.

MAS-LATRIE, L. de,*Histoiredel'iledeChypresouslerègnedesprincesdelaMaisondeLusignan*, Pairs, 1855;*Nouvellespreuvesdel'histoiredeChypre*,*Bibliotêquedel'écoledeschartes*, Paris, 1871——1874;*Documentsnouveauxservantdepreuvesal'histoiredeChypre*, Paris, 1882.

MOLMENTI, P.,*StoriadiVenezianellavitaprivata*, Bergamo, 1910——1911.

SIMONSFELD, L.,*CaterinaCornaro,ArchivioVenetoXXI,* Venezia, 1881;*Civiltàvenezianadel' 300,* Firenze, 1956;*Civiltàvene-zianadel' 400,* Firenze, 1957;*CiviltàVenezianadelRinasc-imen -to*, Firenze,

1958;*TrattatodeltitoloregiodovutoallaserenissimaCasadiSavoiainsiemeconun*
Torino, 1633.

插图来源一览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素描》，达·芬奇画，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胸像》，克里斯托弗罗·罗马诺作，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Scala, Firenze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肖像》（《斯福尔扎祭坛画》局部图），作者不详，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Archivi Alinari/Giraudon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肖像》，同上。

《新婚的房间》，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哀悼基督》，曼特尼亚画，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Scala, Firenze

《费代里科·贡扎加肖像》，提香画，普拉多美术馆（马德里）© Scala, Firenze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私人藏品，©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伊莎贝拉的“书斋”》，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圣凯瑟琳的议论》局部图），平托瑞

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基督的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托瑞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波吉亚寓所》，梵蒂冈美术馆内©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切萨雷·波吉亚肖像》，作者不详，威尼斯宫美术馆（罗马），© Scala, Firenze

《阿方索·德·埃斯特肖像》，提香画，帕拉提那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彼得罗·本博肖像》，拉斐尔画，布达佩斯国立美术馆（匈牙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尤利乌斯二世》（《将赫利奥多罗驱赶出神殿》局部），拉斐尔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肖像》，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意大利）© Foto Giorgio Liverani di Liverani Monica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澳大利亚）©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米兰城之塔》©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肖像》，波拉伊奥罗画，乌菲齐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画，都灵皇家图书馆（都灵/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西斯都四世与外甥们（局部）》，美洛佐·德·弗利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肖像》，波提切利画，西斯廷教堂（梵蒂冈）©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洛伦佐·德·美第奇肖像》，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Giraudon

《乔凡尼·德·美第奇》，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提香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排桨船》，拉斐尔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礼服》，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肖像》，丁托列托画，卢浮宫博物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土耳其的苏丹》《土耳其士兵》，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科雷尔美术馆（威尼斯），© Museo Corre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詹蒂利·贝利尼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译者跋

女性与合理主义

“文艺复兴”原本是欧洲的一种文化现象，即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Renaissance在现代日语中一般使用音译“ルネサンス”，不过此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使用了“文芸復興”这个汉语词，将文艺复兴时代称为“復興期”。这个译词不单指文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使用。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作者盐野七生，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女性。这让笔者在阅读之前首先涌现的疑问就是：日本人写欧洲史？还是女性写作？在现代出版极度繁盛的状况之中，一个日本女性写作的欧洲史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她为何要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她笔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一

盐野七生青年时代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些重要事件：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1968年，美国将小笠原诸岛归还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以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达到顶峰。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是“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海外旅行放开、四大公害疾病暴发

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

盐野七生顺着海外旅行的热潮到了意大利。她在日本的学习院大学文学系攻读了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1963——1968年游学意大利。1966年9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与中央公论社的总编粕谷一希先生相遇，受其邀请开始撰写《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作品刊登于1968年4月、6月、9月号上。

这就是一个日本女性写意大利的开始。1970年3月，盐野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约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虽然他们后来离婚了，但茱塞佩·西莫奈是盐野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后记中唯一留下名字的意大利朋友。此后，诸如《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等，佳作频出。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一写就是15年，一年一本。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女性，在78岁的2015年时依旧勤奋地写出了《希腊人物语1：民主政治的开端》。

本书是盐野写作生涯的开端之作，不仅对于“作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撰写的《优雅的冷酷》《海都物语》等作品的引子，也早已种在了此书中。

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讲了四个女人的故事，四个女人在人际关系上有所关联，但这个关联在叙述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处理得亦很淡泊，所以基本可以将四章视为四个独立的故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

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这个美丽的女人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自身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的饵食，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所以，当丈夫被俘虏时，她向教皇、法国皇帝等一切有声望的人求救，但是她坚守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他们以解救丈夫为借口而将铁蹄踏上自己的国土，哪怕被威胁杀了她的丈夫。她亲历了罗马劫掠，将美貌的女官当作政治交际的工具，营造了她那间今日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

第二个女人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因为声名显赫的亚历山大教皇父亲与切萨雷哥哥的缘故，她成了典型的“被男人左右命运”的女人，而左右她的正是女性最为关心、最为痛心的“婚姻”。美貌绝伦的她不得不成为棋子，出嫁了三次。在这一期间，她有过抗争，也有过与他人的恋爱与不伦。波澜万丈之后，她与第三任丈夫和睦相处，为家族添子传宗。她的生命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所以尽管是悲剧，她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在与这个名字的荣光及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第三个女人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是个太不寻常的女人，一个拥有阿滕多洛乡野武夫的血统、美貌与英勇兼备，勇敢之处甚至可以用悍妇来形容的女人。她最著名的事迹恐怕就是站在城塞上，面对着以她

的两个孩子为要挟的敌人，从从容容地掀起裙摆，大声喊道：“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本书第185页）可是，如果不是这般强悍，又有谁能保卫弗利？在众叛亲离、无所依赖之际，谁能奋勇而起，为故土而战？如果卡特琳娜的对手不是叱咤整个意大利的切萨雷，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她的命运也许能够被改写。这位意大利的女杰，对待敌人的报复极其残忍，可那个前提是敌人杀害了她的丈夫与恋人。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那是一种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的特点——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不是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

晚年的时候，她忽然从一个异教徒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默默生活。不过，这不是“回归”，而是在失去了金钱、权力与爱情之后，无可选择或者说已经一败涂地之际，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们也是如此，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第四个女人是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与前三个女人相比，她的生平显得十分黯淡，尽管她贵为塞浦路斯女王，却是一生都被威尼斯共和国所操纵的傀儡。她在十四岁的豆蔻年华举行了只有丈夫代理出席的婚礼，在等待了四年之后才终于前往塞浦路斯，到年轻英俊的丈夫身边。可惜，这样美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便因丈夫突然患病离世结束了。这之后，在威尼斯共和国成功地平定法马古斯塔之乱之后，她以被解救的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在威尼斯强大的军事及政治干预下，当上了美丽的地中海风情的塞浦路斯岛的女王。这一当便是十七年。丈夫过早离世，儿子一岁便夭折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该如何熬过漫漫长夜？她也曾经有过反抗，但与其说是反抗威尼斯，不如说，她对新的婚姻、新的生活有所憧憬。当塞浦路斯毫无悬念地被威尼斯成功合并后，她交出了女王的王冠，以贵宾身份回归威尼斯，成为优雅而快活的阿索

洛夫人。

卡泰丽娜是一个单纯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本书第296页）无论威尼斯怎样将其作为政治布局中的一个棋子，她也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丈夫、国家与生活的模式。所以，至于她是不是棋子，就不具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因为她本人根本无所谓。

三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女人们》选取的就是最为著名的这四个女人，她们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处世，各人虽自有活法，却依旧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的书斋入口处挂着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Nec spe nec metu）。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教皇父亲及哥哥掌控了命运，但她对他们的感情并非憎恨，反而是亲切的、相当崇拜的。就像作者在前言中写她自己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大多数的

女性对于政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卷入其中，看得都比较次要。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与周围的人。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曾真正投身于战场之上，虽然落荒而逃，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赞扬。她的一些“下流”的话语与行为，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低俗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盐野说自己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只是因为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笔者以为，卡泰丽娜是普通女性的一类代表，胸无大志，只希望拥有小小的平静的家庭幸福，并没有什么不好。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当时的她们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行为，走过了一生。谁也不能说，换一种人生对她们来说就更为合适。

然而，女性有着“女人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宏大视野，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周围的小圈子的安危，不能瞻望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奥二世等人相比，是微小的存在。那些男人被认为贯彻“极善至恶”[注]的雄壮的政治。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们，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是男人的牺牲品。作者从一开始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在此书中，卢克雷齐娅与卡泰丽娜的命运或许会让人有所质疑，但如果从她们对“命运”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憎恨，而只是接受的一点来看，接受即意味着一定的合理性。

写女人的故事，大多会令人联想到性爱，带有暧昧的幻想。《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描绘，毕竟是以“历史”为重心的传记类小说，但作者已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她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理解，那就是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本书第47页）

伊莎贝拉才华横溢，虽然因为机缘错失了与米兰公国的执政者伊鲁·摩洛的婚姻，在妹妹死后，她与伊鲁·摩洛关系亲密，但并无出轨行为。她对丈夫的情人们（其中还有著名的卢克雷齐娅）并无过多的烦恼，反而为她两个弟弟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女仆而产生纠纷痛苦不堪。

卢克雷齐娅的性爱向来是世间饶有兴味的谈资。她结了三次婚，还有数个情人。但是比起这些，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她与教皇父亲，与哥哥切萨雷的乱伦。可是，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完全不见这些闲言碎语。当然，书中描写了她的父亲、兄弟与妯娌之间的一些关系。不过，字面相当干净。

卡特丽娜一章描写了一场战争与一个阴谋，没有任何花边绯闻。至于从威尼斯远嫁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在婚前默默地等待了四年，在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婚姻之后便成为一个寡妇。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养女，她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被禁止与任何男性往来。15年后，当她刚要被利用于一场婚姻而心中若有期待时，这个计划又被威尼斯政府粉碎。

因此，四个女人的人生与作者精辟的指摘似乎是联系不起来的，但是作者的指摘却并没有错。她的对象应该是在说此书中的男人们，尤其是切萨雷或亚历山大教皇。

四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之后作者又写了40多年，出版了《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等60余种作品。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故事，它有一个前缀“文艺复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代表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盐野在《文艺复兴是什么》一书中，以设问——回答的形式，通过佛罗伦萨、罗马、基安蒂的格列韦、威尼斯四个城市，分别描绘了文艺复兴每一个时期的特点。这本书最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是澄清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换言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个分离的问题。不能说文艺复兴因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它是不完整的。在该书的结尾，作者将“文艺复兴是什么”的“什么”落在了“慧眼”与“克己”两点上。

慧眼的意思就是“发现”。本着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怀疑”，去重新看待，就能看到很多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意思。作者的解释是这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是人。人具有善恶两个属性，所以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不能将责任转嫁到恶魔的身上，所以要自我约束，要有坚强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所见作者崇尚的文艺复兴的坚强个性，尤其是她钟爱的切萨雷·波吉亚，也许就是这个解释的体现。

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给读者的体会就是，即便像亚历山大教皇、波吉亚家族那般乱伦、滥杀与残暴，像卡特丽娜那般强悍与残忍，他们的品格也是受到世人高度评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性恶”“狡猾”并不是贬义词，反而是赞美之词。盐野在一篇题为“恶的建议”的文章中说：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大家都是善人，都很正直，不论怎样、不论到什么时候都好像一个中学生，实在没有出息。”[注]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

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的人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在那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的可能性都是打开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在高度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需要向外、对世界发出声音，而这方面的日本外交，在盐野的眼中，显然是很欠缺的。“在美国有一个笑话，说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四种人。美国哲学家、英国作曲家、德国喜剧演员、日本花花公子。因为花花公子需要具有以最小投资获得最大利益的才能，而日本的外交官往往与之相反。”[注]她的这一认识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粕谷一拍即合，《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受邀之后的半年即写出150页，而后变成了一本书。

译者[注]乙未秋于沪上

---

1. “极善至恶”的日语原文为“善悪の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这个词语大概是尼采的用语，或者是《道德的谱系》（1887）的姐妹篇书名。尼采否定了以往的传统道德奴隶道德（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的善恶标准，而追求古希腊那种超越了善恶观念的人的形象，意图树立起肯定坚强生存的道德。
2. 参见盐野七生、山崎正和《恶的建议——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悪のすすめ——善の無知より悪の狡知に学べ》），载《諸君》12（1），1980年1月，第148——162页。
3. 参见盐野七生《一个出版人的死》（《ある出版人の死》），收入藤原书店编辑部编《名伯乐——粕谷一希的世界》（《名伯楽　粕谷一希の世界》），东京，藤原书店，2015年。
4. 李艳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京大学学术博士。